武俠世界



$2.00

779

·特別介紹·



小鬼子傳奇故事：**電腦殺手** 上官庸·著



電腦是廿世紀末的嶄新發明，對於人類的貢獻，實在難以估計，然而却有人僱請兇手，千方百計要去破壞本市所有的電腦，究竟是爲了什麼？本故事案中有案，曲折離奇，是新時代的新創作！是期隆重刊出，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四八四五七八號

武俠世界

第77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愛情結晶□□煩惱·鬥氣夫妻黃泉相見·綁票驚魂·神父寃魂煉靈堂內·九龍兩宗離奇狙擊·風流小生的一齣悲劇·滿城風雨話三狼·死亡約會·情牽生觀音一兇三命·香車美人桃花刦·小西湖畔香魂·舞女香閨無血謀殺·半邊利剪滿屋腥風·奇女弒父法網超生·飄綫妙賊

二十年來香港驚人罪案

全書二十一萬六千餘言
定價每册港幣四元三角

部份鏡頭首次公開！ 河洛先生 長期搜集材料 精心選述

小鬼子傳奇故事

電腦殺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爆破電腦　炸死疑兇

踏出「市立監獄」剎那間，曹炳文暗暗下了決心要改過自新，雖然王獄長用揶揄的口吻說：「曹炳文啊！我看你賊性難改，過了十天半月，又會在這裏再見到你了。」

曹炳文轉頭望了「市立監獄」一眼，那是他二十年來經常進去的地方，然而，以後的日子中，他將不會再涉足其中了！

他告訴自己：要改過自新！

遠處有一個人向他走過來，他瞥了一眼，認得是「扯綫仔」皮小二。

皮小二滿面笑容，向他走了過來。

「曹炳文，歡迎你光榮出獄！」皮小二說着伸手要替他提包袱。

曹炳文望也沒望他一眼，洒開大步，把包袱扔在背上，從今天起，他要和這些人斷絕關係，甚至再也不見他們的臉。

「曹炳文，郭大哥在前面的車子中等你，」皮小二亦步亦趨地追來：「大夥兒今天要設宴替你接風。」

曹炳文忽然站定了脚步，正色道：「皮小二，告訴郭大哥，他的手下再也沒有我曹炳文這個人了！」

皮小二臉色一變，望着他，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時，一輛豪華房車向曹炳文駛了過來，西裝煌然，口啣雪茄的黑社會大頭目郭雄在車中叫道：「炳文，上車吧！」

曹炳文睬也不睬他，逕自向巴士站走了過去。

郭雄的車子自後緩緩地跟上來，他在車中叫道：「炳文，上車來吧，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

「對不起，我沒有時間！」

郭雄見他語氣堅定，向車中兩個手下使了個眼色，兩名手下會意，倏地打開車門，跳下車來，向曹炳文撲了過去，一左一右挾持住他，拉了上車。

「喂，你們——」曹炳文還沒說下去，忽覺腦際一陣劇痛，被人用硬物擊暈了。

郭雄向皮小二招招手，等他跳上車時，司機一踩油門，車子如飛一般向前急馳。

一個多小時，車子在郊區一幢別墅戛然而止，曹炳文剛巧也在這個時候甦醒過來，他觸撫着腦頂，「嘖嘖」呼痛。

郭雄側頭望他一眼，笑道：「炳文，剛才實在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總之，我不會虧待你的。」

曹炳文疑惑地望着郭雄，實在猜測不透他強行擄掠自己到他「總部」而來的目的。

這時，幾名大漢都已下了車，郭雄站在車畔，道：「炳文，下來吧！」

在這種情形之下，曹炳文知道反抗也是無用，只好緩緩地跨下車來。

郭雄領着他來到大廳，穿過一條甬道，在一道房門停了下來。

「我要和你單獨說幾句話。」郭雄一面將房門打開，一面滿意地望着曹炳文。

曹炳文搔着頭皮，未入獄前，他也是郭雄的手下，只是每次有任務交給自己時，都是寥寥數句，從來不會像現在這般隆重。

郭雄有甚麼任務要交給自己？

在隔壁設備的房中坐了下來，郭雄燃上雪茄，道：「炳文，你上次因藏有毒品被捕，他們判你一年半，可是你算算看，到今天為止，你坐了多少的監？」

曹炳文詫異地望着郭雄，忽然低呼了起來，道：「原來是你——」

「不錯，是我花了點錢，提早七個月將你弄出來的，」郭雄得意地笑道：「你以為他們大發慈悲，將你提早釋放？」

曹炳文口唇掀動了一下，半晌才道：「郭大哥，我決定重新做人了！」

「人各有志，我不會勉強你繼續替我做事。」郭雄出乎意料之外的大方，道：「我早已看出來了，你不是我們這一類人。」

「那麼——」曹炳文抬起頭來，呆呆地望着郭雄，道：「你為甚麼要將我弄出來？」

郭雄狠狠地吸了幾口雪茄，在室中來回踱着步，却不回答。

「究竟是為了甚麼？」

郭雄取下雪茄，凝視着曹炳文，正色道：「在你決定重新做人之前，我要你為我辦一件事，最後一件！」

「我——」曹炳文臉上露出猶豫的神色。

「炳文，只要你替我辦妥了這件事，我答應你，日後絕不再騷擾你，同時，我更會給你一筆足夠做點小生意的本錢。」郭雄凝視着曹炳文，問道：「怎麼樣？」

曹炳文沉吟了一下，道：「甚麼事？」

「這椿差使其實我隨便叫個人去做都可以，可是你是專家——」

曹炳文瞪大了雙眼，道：「你要我去爆夾萬？抑或銀庫？」

「不，」郭雄淡然一笑道：「是電腦！」

× ×

小辣椒拿起紙袋，向王小克走了過去，道：「小鬼子，時間到啦！」

王小克正躺在帆布床上假寐，聞言睜開一隻眼睛，懶洋洋地答：「我眼瞓，今天休息一天，好不好？」

「不行！」小辣椒踏上前去，抓住王小克的足踝，向上一提，道：「快起來！」

這時，白小妹則提着餸菜入門，見了兩人的情形，詫異問道：「你們在幹甚麼？」

「他想偷懶，不到曹大嫂那兒去！」

白小妹白了王小克一眼，道：「小鬼子，我早已說過你只有五分鐘的熱度，剛開始一個多月，便想偷懶了！」

王小克澀然一笑，緩緩地坐直起身，却沒有下床的意思。

「我看你呀，一輩子都要做文盲！」小辣椒指着他的鼻子，冷冷地道：「人家曹大嫂免費教我讀書認字，你還要偷懶！」

王小克咬了咬牙，踏下床來，他想到當初自己下過大決心，一定要多認幾個字，以免將來長大後在社會做事處處碰到困難，如今開始了一個多月，怎能半途而廢？

小辣椒見他下了床，這才露出一絲笑容，將紙袋拋給他，道：「走吧！」

臨出門前，白小妹叮囑道：「好好用心，你們補習完了回家，有幾樣好餸菜獎勵！」

王小克搔了搔頭，跟着小辣椒離開家門。

曹大嫂的木屋在百步級附近，是一間殘舊不堪的建築物，屋前有一道水渠，經常積着污水，冷天時還不覺得怎樣，熱天的時候簡直臭氣撲人。

在那道水渠的上面，有一塊木板蓋在上面，但那並不濟事，每逢滂沱大雨傾注而下時，臭水便跟着湧了出來，若非曹大嫂在門口加築了一道水泥防水堤，屋內幾乎每逢下雨，便要水浸。

兩人來到木屋前，小辣椒正要踏進大門時，屋內忽然轉出一人，差點和她碰了個滿懷。

小辣椒定眼一看，自屋內出來的正是曹大嫂。

曹大嫂是一個三十歲出頭的少婦，臉上雖然脂粉不施，衣着也樸素異常，却掩蓋不住她的天姿國色，王小克有時候甚至這樣想：曹大嫂年輕的時候，一定比白小妹或小辣椒更要漂亮！

「曹大嫂！」小辣椒親熱地叫了她一聲。

曹大嫂好像匆匆忙忙要趕去甚麼地方似的，道：「今天我有點事，不能替你們上課了。」說完，逕自向百步級走過去。

王小克和小辣椒望着她逐漸遠去的背影，相對聳了聳肩。

「早知道曹大嫂沒有空，我還可以睡一會哩！」王小克轉身向回家的小徑走去。

「奇怪，看曹大嫂那種匆匆忙忙的樣子，她究竟要趕去甚麼地方？」小辣椒喃喃地道。

「唉！曹大嫂平日也經常匆匆忙忙出街，這有甚麼好奇怪的？」

「不，她平日出街都打扮得很漂亮的，況且，也不是這個時候才出去的。」

王小克調頭向曹大嫂的木屋望去，屋內竟然有燈光，隱約有收音機的廣播聲傳了過來。不由眉頭一揚，道：「曹大嫂家裏有人？」

小辣椒轉頭望了一眼，道：「這也不稀奇，可能曹大嫂的丈夫回來了。」

「咦？曹大哥不是被判入獄了嗎？」王小克道：「怎會在家裏？」

兩人相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地點着頭，剎時間，他們決定去看看。

接近木屋時，那陣收音機廣播的「沙沙」聲越來越響，王小克探頭進去一看，果然看到「曹大哥」——曹炳文坐在長枱上，枱上擺滿了許多無綫電器材和儀器，正在做着實驗。

「曹大哥！」王小克踏進屋去。

曹炳文聽到有人叫他，先是渾身一顫，當他看到進屋的是隣居王小克和小辣椒時，這才

吁了一口氣，笑着和兩人打招呼。

「唔。」曹炳文淡淡地應了一聲，埋首在一架無綫電收音機之間。

王小克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他們都為曹炳文態度的冷淡而感到意外。

「曹大哥，你的無綫電修理店可以重新開張了吧？」王小克笑着說：「我那架老爺原子粒收音機壞了，拿到電器店修理，他們竟然要收我二十塊錢，眞是太離譜了！」

「哦？」曹炳文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拿來給我看看。」

「好。」王小克拉了小辣椒一把，向大門走去。

「你想回家拿原子粒收音機來給他修理？」小辣椒低聲問。

「不錯，」王小克笑着說道：「反正曹大哥又不收我的修理費。」

小辣椒含嗔白了他一眼，道：「你就會貪這種便宜！」

不久，王小克拿着一架原子粒小型收音機，單獨來到曹炳文的木屋，曹炳文扭開關掣，側耳一聽，道：「小意思，只是電阻有問題而已。」

「幾時可以修好？」王小克問。

「過幾天吧，」曹炳文說着又集中精神在一具袖珍無綫電控制儀上。

王小克聞言一呆，旣然小問題，為甚麼要幾天才可以修理好？況且，曹炳文是附近一帶的「天才電器家」，不論甚麼家庭電器用品，也不論破爛到甚麼程度，一經他修理之後，立時可以「起死回生」，王小克雖然心下存疑，卻沒有把話說出來。

這時，背後忽然傳來脚步聲，王小克回頭一望，原來是曹大嫂回來了，她手中拿着五包香烟。

王小克向曹大嫂點頭打招呼，曹炳文卻急不及待地自妻子手中接過那五包香烟。

王小克望了那五包香烟一眼，都是硬盒裝，售價最便宜的牌子，像曹炳文這種潦倒的電器修理匠，自然吸不起名牌香烟了——他想。

曹炳文匆匆拆開香烟，王小克正要告辭離去，忽然聽到曹炳文問道：「小鬼子，你抽不抽烟？」

「抽。」王小克答。他以為曹炳文會遞一口給自己，不料他將盒中的香烟全取了出來。

「你拿去吧，」曹炳文把香烟捧着送到王小克面前，道：「我不抽烟的。」

王小克愕了一愕，旣然不抽烟，買這許多香烟回來幹甚麼？

在王小克疑惑的眼光下，曹炳文一包一包地把香烟拆開，將香烟倒出來，五包一共一百枝香烟，用一個紙袋包住了，遞給王小克。

剎那間，王小克明白了，曹炳文要的只是那個硬紙造成的烟盒！

「曹大哥，你用烟盒來裝收音機？」王小克好奇地問。

曹炳文臉色微微一變，向王小克揮着手，道：「小鬼子，你走吧，收音機修理好後，我送來給你。」

王小克懷着詫異的心情，離開了曹炳文的木屋。

「炳文，」曹大嫂望了王小克的背影一眼，道：「剛才為甚麼將香烟送給他？」

「我又不抽烟，」曹炳文答道：「為甚麼要浪費？」

「可是你從事的這件工作要絕對守密，小鬼子和警方的周探長好像有聯繫的。」曹大嫂担憂地說。

曹炳文淡淡一笑，道：「別胡思亂想了，即使我的工作發生差池，也沒有人會懷疑到我的目的。」

「總之小心一點，」曹大嫂秀眉微蹙，道：「我可不希望再等你幾年。」

「放心好了，」曹炳文停下工作，起身摟住妻子的纖腰，柔聲道：「這一次的工作再輕易不過，只要將無綫電控制器弄妥，便可以進行工作了。」

「你說他們將給你多少酬勞？」

「五萬元！」曹炳文得意地笑道：「以前我跟郭大哥做過無數次的世界，都不曾得到這樣高的酬勞。」

「為甚麼他們付你這樣高的酬勞？」

「也許物有所值吧。」

「炳文，」曹大嫂輕輕將丈夫推開，秀眉緊蹙着，問道：「他們為甚麼要請你去對付幾具電腦？」

「我怎麼知道？」曹炳文聳着肩，說道：「總而言之，他們付錢，我做事，幹我們這行的，最忌問三盤四，那對自己和別人都沒有好處。」

「做完這件工作後，你便從此洗手不幹了？」曹大嫂凝視着丈夫，問：「嗯？」

「是的，」曹炳文堅定地點着頭，道：「即使他們出再高的待遇，我也不會幹了。」

曹大嫂的雙眉非但沒有因為丈夫的這幾句話而舒展開來，反而皺得更緊……。

×　×

曹炳文望一望腕錶，是晚上十時三十分了，他將枱上的幾個烟盒放入袋中，躺在床上向妻子道：「我走了。」

曹大嫂聞言坐直起身，道：「今晚？」

「是的，」曹炳文簡短地答：「今晚。」

「你——小心一點。」

「唔。」曹炳文向妻子點了點頭，打開大門，離開了家。

他沿着百步級來到鬧區，由於最近政府實行燈火管制的關係，街道上行人稀少，街燈黯淡。許多店舖都提早關了門。

經過街口的「祥記咖啡室」時，他猶豫了一下，推門進去，以前，他每次出差工作，都要喝點酒壯壯胆，今晚是一年多來第一次担負任務，而且是這樣特別的任務，自然要藉酒精壯壯胆子不可。

一踏進咖啡室，老遠便看到有人在向他招手，他定眼一看，竟是「小鬼子」王小克。

王小克面前放着一個酒杯，枱上有一瓶大號啤酒，坐在卡座上自斟自飲。

曹炳文向他走了過去，問道：「自己一個人？」

王小克應了一聲，招呼他坐下來，道：「來杯啤酒怎樣？」

「我正想來喝杯啤酒，」曹炳文毫不客氣地自隣枱取了個玻璃杯過來，拿起酒瓶，從杯子裏倒酒出來，一面問道：「你經常來這裏喝酒？」

「唔，小妹和小辣椒都不會喝，」王小克答：「所以，我只好來這裏自斟自飲了。」

曹炳文一口將杯中的啤酒喝光，招手叫伙記再拿幾瓶酒來。

「我那架收音機修好了沒有？」王小克問道。

「明後天大概行了，」曹炳文向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我剛從獄裏出來，家裏有好多東西要收拾。」

「曹大哥，監牢的生活到底怎樣？」王小克好奇地問。

「你說呢？」

「我又沒坐過牢，怎知道？」

曹炳文搖着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那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既黑暗，又罪惡，

普通人被關在裏面，也會變神經！」

「曹大嫂不是經常去探你嗎？」

曹炳文苦笑了一下，道：「我在獄裏近一年了，她來過兩次！」

王小克聞言一呆，這樣說來，曹大嫂經常匆忙出門並非是去探監的了。她去那裏？

王小克記得好幾次在百步級碰到曹大嫂，問她要到那裏去時，她都立即答道：「探監。」然而，曹炳文竟然說他坐了將近一年的監，曹大嫂才去探過他兩次！

顯然地，曹大嫂是在說謊，她去的是見不得人的地方！

王小克還不及細想，曹炳文已拿起酒杯，道：「來！為我的恢復自由身乾杯！」

王小克擧起酒杯，和他對碰一下，一飲而盡。

「小鬼子，我聽我老婆說，你和小辣椒最近正在讀書認字？」

王小克澀然一笑，向他點點頭。

「唔，那很好，在這個劇進的時代中，一個目不識丁的人，是沒有辦法和人競爭生存下去的，」曹炳文語重心長地道：「你要好好努力。」

「是。」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以為自己下過決心要讀書認字，但這一次的決心卻下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大。

曹炳文又喝了幾杯酒，取了一張鈔票出來放在枱上，道：「我走了。」

「曹大哥，這一頓讓我請好了，」王小克急忙將鈔票拿了起來，想塞回曹炳文的袋中，但曹炳文已經頭也不回地走了。

王小克高聲問道：「曹大哥，你要到那裏去？」

曹炳文回頭望了他一眼，並沒有答話，逕自推開玻璃門，離開了「祥記咖啡室」。

他在門口伸了個懶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見有一輛的士駛過來，伸手截停了，跳上車去。

「中區。」曹炳文向的士司機說。

「中區甚麼地方？」司機問。

「到時我會叫你停車。」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如飛般向前馳去，曹炳文閉起眼睛，靠在座墊上。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中區，這一帶白天人頭攢動擠擁異常，但一到晚上卻是水靜河飛，連路人也看不到一個。

曹炳文吩咐司機將車子在一間銀行門前停下，付過車資，踏下車來。

他雙手插在褲袋中，朝前走去。

附近的辦公大廈林立，都是國際知名的大公司，曹炳文目不斜視，只是牢牢地望着不遠處的一幢大厦。

那幢大厦樓高二十二層，是最近才落成的寫字樓大厦，專門租給洋行作辦公之用。

大厦前有一個大招牌，但由於節省能源，燈火管制的關係，招牌上的霓虹燈並沒有開亮。不過，曹炳文即使看不到招牌上的字，也知道那是「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

來到「新時代大厦」前，曹炳文向內打量了一眼，轉身向一條冷巷走去。

冷巷裏堆放着許多木箱雜物，曹炳文左右望了一眼，見附近並沒有人行，提氣跳上木箱之內，向一道圍牆爬了上去。

圍牆的高度只有一丈左右，與其說是築來防禦盜賊，倒不如說是為了裝飾之用，曹炳文很輕易地自圍牆上翻身而下，進了「新時代大厦」。

面對着不遠處的一道鐵門，曹炳文自袋中取出一雙手套戴上了，然後，緩緩地向鐵門走去。

當然，那鐵門是關住，並且自內反鎖了的，但這並難不倒曹炳文，他自袋中取出一條鐵綫，向匙孔撥弄着。

大約十分鐘之後，忽然「的」地一聲，鐵門的鎖被他弄開了。

他搭住門柄，輕輕地將鐵門打開，閃身而入。鋪着光可鑑人的雲石地板上，聳立着幾座「鐵箱子」。曹炳文自然知道，那幾座「鐵箱子」便是電腦的記憶系統。

除了那幾座電腦之外，偌大的辦公室內，還有許多文件櫃和寫字枱。

曹炳文凝視着那幾具電腦，足足有一分鐘之久，然後才向其中一具走去。

在進行這種工作時，他已經翻閱過不少有關「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的資料，知道面前這幾具電腦，其實只是一具而已，只不過將記憶系統分開排列而已。

同時，他更加知道，只要將當中那一具最大的「中樞」破壞了，其他的幾具便隨之癱瘓不能工作。

所以，他筆直地向着當中那具電腦走了過去。

在那具電腦中樞繞了一圈之後，曹炳文自袋中取出一個香烟盒，附在鐵板上，說也奇怪，那香烟盒便像有磁力一般，牢牢地吸住了。

曹炳文臉上露出一個滿意的笑容，緩緩退開，從後門離開，翻上圍牆……五分鐘之後，他站在「新時代大厦」對面，等候期望着的情形出現。

這時，一輛的士自遠處駛來，曹炳文截停了它，跳上車去，道：「東區百德街。」

當司機踩下油門之際，曹炳文自袋中取出一個袖珍無綫電控制儀，按下其中一個小掣，背後立即傳來一個轟然爆炸聲。

「甚麼事？」司機吃了一驚，把車子停下來，轉頭向後面望去。

「也許是車子爆胎吧？」曹炳文迅速把控制儀放入袋中，淡淡地說。

「不會的，汽車爆胎的聲音，那有這樣大？」司機臉上罩着驚疑的神情，說道：「好像是炸彈聲！」

「炸彈？」曹炳文淡淡一笑，道：「我們這裏又不是英國倫敦，沒有暴亂份子，那兒來的炸彈？」

司機懷着疑惑的心情開動了車子，車廂裏的曹炳文臉上露出勝利者的笑容——像他預期的一樣，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被爆炸後，警方出動了大批人馬到現場調查，然而並得不到甚麼綫索，惟一的結論是：電腦被人惡意地安下炸藥爆炸。

周探長被命負責調查這樁「電腦謀殺案」，但由於資料匱乏，全無任何綫索，因此有不知如何下手之感。不過幸好沒有傷人，損壞的電腦自有保險公司代為賠償，周探長對這樁案並不重視。

這一天，王小克和小辣椒如常到曹大嫂處補習，兩人均是聰明有逾常人之輩，因此，很快便認識了不少生字，曹大嫂拿出一張當天的報紙，說道：「你們試看看，這個頭條新聞說甚麼？」

王，小兩人瞥了標題一眼，不約而同地答道：「新時代電腦被炸。」

曹大嫂滿意地點一點頭，道：「內文說甚麼呢？」

兩人仔細閱讀着內文，總算看出了一點內容，粗畧向曹大嫂說了一遍。

「很好，你們再用功下去的話，用不着再過三個月，便懂得看報紙了。」

「曹大嫂，都是你的教法好，」小辣椒道

：「我在鄉下讀書時，老師上課時，我們都悶得睏了過去。」

「大嫂以前是個教書的，」曹大嫂笑着說：「由於你們的目的只在認字，所以教起來並不困難，其實中國字之中，常用的不外那三兩千個而已。」

兩人向她點了點頭，曹大嫂又道：「你們繼續溫習一下吧，我去買餸，等一下來要默生字的。」

「好。」

曹大嫂離去後，王小克拿着報紙，道：「世界上的奇事越來越多了，現在竟然有人謀殺電腦！」

「甚麼謀殺電腦？」

「你看，報紙上這樣登的，」王小克得意洋洋地道：「這幾個字我都認得。」

小辣椒凝眼一看，道：「原來是一篇特寫稿！」

就在這個時候，曹炳文自外回來，見王小克和白小妹拿着報紙在研究，笑道：「小鬼子，怎麼啦？你們在看甚麼新聞。」

王小克抬頭望了曹炳文一眼，道：「曹大哥，今天甚麼事這樣高興？」

曹炳文呆了一呆，說道：「你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前幾天碰到你的時候，你總是愁眉苦臉的，沒有笑容，」王小克道：「對啦，我猜你一定是賭外圍馬贏了錢。」

曹炳文微笑着搖了搖頭，說道：「我老婆呢？」

「曹大嫂出去買菜。」小辣椒搶先答。

「今天晚上你們在這裏吃飯吧，」曹炳文說：「我買了許多叉燒燒鵝來加料哩！」

「好啊！」王小克和小辣椒都是饞咀之人，況且和曹家熱不拘禮，王小克急忙道：「我下去買幾瓶啤酒。」

「好，好，」曹炳文微笑道：「等一下將你婆婆和白小妹也請過來，反正東西多着。」

王小克答應了一聲，起身向大門走去，曹炳文道：「小鬼子，記得帶錢！」

王小克回頭一看，見曹炳文手中拿着一張百元巨鈔，正等待自己接下。

「曹大哥，幾瓶啤酒的錢我還有，」王小克向他笑一笑，道：「總不成白吃你的！」

他來到門口，正想踏出大門時，忽然有個人影向屋內奔來，若非王小克見機得快從旁避過，勢非和那人碰了個滿懷。

王小克定眼一看，原來是一個廿八九歲，身材瘦削的男子。

那男子也不向王小克道歉，逕自向曹炳文走去，道：「炳文，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

王小克見那人附耳在曹炳文耳畔說了幾句話，曹炳文臉色一變，用手搔了搔頭。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這才轉身向外走去，不料曹炳文將他叫住，說道：「小鬼子，你過來！」

那男子一雙細眼上下打量着王小克，曹炳文已經主動趨上前來，道：「小鬼子，我今晚有點要事，不能在家招待你們了，改天才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酒，怎麼樣？」

王小克若有所失地點了點頭，小辣椒知趣地走出來，道：「小鬼子，曹大哥有事，咱們還是回家吧。」

「對不起，對不起！」曹炳文將兩人送出門來。

兩人剛踏出木屋，便聽曹炳文向那男子道：「皮小二，有甚麼事快說吧！」

那男子見王小克和小辣椒尚未走遠，生怕說的話被兩人聽到，仍然緘默着。

王小克和小辣椒都是聰明人，那會不知道他的用意，於是加快了腳步，離開曹炳文的木屋。

「小鬼子，你聽過皮小二這個名字不曾？」小辣椒低聲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沒聽過，可是看他的樣子，絕對不會是好人。」

「曹大哥為甚麼要和這種人在一起？」

「我聽人家說過，曹大哥以前因為染上毒癖，被迫和黑社會的人為非作歹，賺取金錢購買毒品吸食，他上次被警方捉入監獄，就因為身上藏有毒品的原因。」

「那皮小二來找他幹甚麼？」

王小克聳了聳肩，說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會不會來慫恿曹大哥再跟他們一起為非作歹？」小辣椒問。

「這個很難說，」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不過我看曹大哥是不會答應他的。」

× ×

「探長，我們的兄弟抓到一個涉嫌潛入『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破壞電腦的疑犯！」陳警官一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便興高采烈地報告。

「真的？」周探長霍地站直起身來，剎那間，他想到「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的爆炸案，如果兩樁案件同為一個人做的話，便可以輕易地破案了。

「他就在三樓的拘留室中。」

「把他帶來，」周探長道：「我要問幾句話。」

「是！」陳警官答應了一聲，轉身離去，不一刻，帶着一個雙手戴着鐐銬的男子出來。

「探長，」陳警官道：「我們有人盤問過他了，他一句話也不肯說，只肯告訴我們，他的名字叫曹炳文！」

「哦？」周探長雙手按在枱上，緩緩地站了起身，一雙灼灼的目光望定了頭髮蓬鬆的曹炳文。

曹炳文神色自若地站在當地，望也不望周探長一眼。周探長心下有氣，問道：「你叫曹炳文？」

「不錯。」曹炳文簡短地答。

「你企圖去破壞『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的電腦？」周探長又問。

曹炳文傲然站着，口唇動也沒動一下。

「上次『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的爆炸案，是不是你的傑作？」

曹炳文仍然像一尊石像似地站着，不發一言。

「喂，我在問你的話，你聽到沒有？」周探長提高了聲音。

「聽到了。」

「那你回答我！」周探長大力一拍枱子，咆哮道：「你究竟受何人指使，為甚麼要這樣做，快說！」

曹炳文仰起來了頭，正眼也不望周探長一下。

「喂，你是啞巴不成？」

「探長，在沒有正式開庭審訊我時，我是有權不回答你的任何問題的！」曹炳文冷冷地說。

周探長萬料不到一個鄉下佬的大漢，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禁又急又氣，緊握住拳頭，剎那間實在無法可施。

「況且，我是有資格請律師，將我保釋出去的。」曹炳文說。

周探長忍不住罵了一句粗口，道：「帶下去！」

陳警官答應了一聲，吩咐警員將曹炳文帶回三樓的拘留室。

「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周探長問：「這姓曹的以前有沒有案底？」

「我正叫他們調查，」陳警官回答：「等一下報告便可以送來了！」

周探長握着手在辦公室內踱來踱去，對付不同類型的犯罪份子，他都有不同的手段，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摸清曹炳文的底細才是。

二十分鐘之後，有關曹炳文的資料夾送了進來，周探長只翻閱了幾頁，低呼了起來道：「原來他竟是一個慣竊，專門爆炸夾萬和銀庫的！」

陳警官翻閱着另一份文件，插口道：「他一個星期前才由『市立監獄』放出來，想不到立即又犯案了！」

「可是——」周探長皺起了眉頭，道：「根據曹炳文以前的案底，他都是為了金錢才爆破夾萬銀庫，這一次的對象為甚麼全是電腦？他能從電腦處得到甚麼東西？」

「也許有人指使他這樣做的。」

「誰？」周探長道：「動機呢？」

陳警官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周探長推開面前的一大叠文件，伸了個懶腰，然後看一看腕表，是下午七時多了。

他站了起身，走到窗口去，從警察總部的窗口望下去，街道一片寂靜，不遠處街燈下，站着一個女人。

周探長向那女人看了一眼，大約三十歲出頭，打扮得十分趨時，暗想莫非是街頭流鶯？可是，這種想法，立時被自己打破了，如果真是「街頭流鶯」的話，不會這麼早便開始兜生意。

同時，如果真是那種人的話，怎會到警局外面兜生意，那不是自投羅網嗎？

當周探長離開窗口時，陳警官拿了兩杯熱氣騰騰的咖啡進來，道：「探長，喝杯咖啡提提神吧，那姓曹的在我們手裏，總不怕被他逃了！」

當周探長拿着咖啡杯湊近咀唇時，突然一聲巨響，整幢建築物震了一震，咖啡自杯中濺出來，將周探長身上的衣服弄濕了。

那一聲爆炸聲過後，辦公室外便傳來喧嘩的人聲。

「甚麼事？」陳警官目瞪口呆地問。

「有炸彈爆炸！」周探長說着放下咖啡杯，逕自向外奔去。

周探長一跑出辦公室，便遇上了高警目，他一把拉住了高警目，問道：「上面發生了甚麼事？」

「三樓的臨時拘留所發生了爆炸！」高警目說着匆匆忙忙向樓梯口奔去，這時候陳警官也跟了出來，周探長向他打了一個眼色，向三樓奔去。

兩人來到三樓，值日警官連忙趨上前，周探長問道：「有犯人企圖逃走麼？」

「不，有人將自己炸死了！」

周探長聞言呆了一下，在臨時拘留所中自殺，而自殺的方法又是利用一枚炸彈，這件事看來有點蹊蹺。

他忽然想起了剛才自己所接見的曹炳文，暗叫了一聲「糟糕！」

那值日警官領着周探長來到剛被炸開的牆壁之前，救護人員自室內搬出一具屍體，周探長只向他望了一眼，便知道早已斃命了。

「這事怎麼發生的？」周探長問。

「天曉得！」值日警官回答：「沒有人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是誰？」

站在一旁的高警目立刻將一個文件夾打了開來，道：「姓曹，名炳文！」

周探長聞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果然是他！剛才看到那副血肉糢糊的臉孔時，已隱約辨認到了。

周探長頓了頓腳，道：「你們拘捕他的時候，有搜過他的身嗎？」周探長望着工作人員清理現場，忽然覺得腦際間一片迷茫，一片灰白。

高警目面有惶色，口中訥訥地道：「大概有吧？」

「甚麼大概有？」周探長正色道：「作為一個警務人員，回答問題時是這樣的嗎？」

「可是……如果他身上藏有炸彈的話，我相信是可以一眼便望出來的。」

「是嗎？」周探長踱進了那間被炸得四零五落的拘留室，以他的經驗，要將房間炸成那樣，所用的炸彈，必定是十分強烈的一種。

「我想，這一定是自殺，」陳警官跟着周探長踏進拘留室，道：「他身上藏着一枚小型烈性炸彈。」

「也許，」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可是，他為甚麼要炸死自己？」

陳警官緘默了。

本來以為可以旋即破案的「電腦謀殺」案，如今因為曹炳文的死去，又開始一點頭緒都沒有了，周探長頹喪地回到他的辦公室。

就算不是為了「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的爆炸案，這件意外也使周探長添上了煩惱，試想想，利用炸彈自殺，而且是發生在警察總部的臨時拘留所內，不是很匪夷所思嗎？

更重要的一點是：死者曹炳文所犯的罪，根本不是一個大罪，以本市的法律來說，殺人都不必判死刑，就算他真是破壞「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的電腦，罪名也不過坐幾個月的監而已。他為甚麼要自殺？

周探長猜不透那是為了甚麼，只隱約地覺得，這件事有着極神秘的內幕。

這時，門「篤篤」地響了起來，周探長道：「進來！」

陳警官拿着一個文件夾，踏了進來。

「探長，經化驗師的化驗報告，那是一種烈性炸藥！」陳警官說。

「唔，很奇特的死法！」

「像這種自殺方法，四十多年前，本市也發生過一次，」陳警官道：「他也是利用炸彈炸死的。」

「一樣在警署之中？」

「不，在監獄裏，」陳警官回答：「他被判坐電椅。」

「所以說，曹炳文的自殺，很值得懷疑，」周探長凝望着窗外，道：「我們要找出原因來的！」

陳警官點着頭，說道：「第一步應該怎麼走？」

周探長回頭看着他，道：「到那間廿一世紀電腦公司去，也許可以查到一點端倪。」

翌日上午，周探長和陳警官踏進「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時，一個禿頭的中年男子立時向他們迎了上來。

「兩位是——」

周探長取出了證件，道：「我們是警方人員，來調查昨天下午有人企圖搗壞你們公司的電腦的案件。」

「好極了，」中年男子伸出手來，道：「我是這裏的總經理，卓敏。」

「卓先生。」周探長和他握了握手，打量着「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內部設備。

「請這邊來。」卓敏領着兩人來到會客室中，沿途，周探長跟着排列得異常整齊，好像文件櫃般的電腦，暗自感到時代是越來越進步了。

五六年前，電腦只是歐美的發明品，本市

只聞其名，而想不到五六年後，不但許多銀行都擁有電腦，甚至規模較大的洋行，也有電腦設備。

至於出租電腦爲顧客服務的東西，生意更是應接不暇，機器已經逐漸代替了人力了。

「由於幾天前『新時代電腦公司』發生爆炸案，董事局開過緊急會議，一致通過採取更嚴密的保安措施，」卓敏道：「我們廿四小時都有保安人員守着，所以，我們認爲不該會發生甚麼意外的，不料昨天下午——」說着嘆了一口氣。

三人在會客室坐定後，周探長問道：「卓經理，貴公司的業務通常是——」

「我們通常爲客戶作市場調查，」卓敏答：「而且是本市最具權威的市場調查，看到外面那具電腦嗎？它們是我們的神經中樞。」

「市場調查？」陳警官問：「那是甚麼玩意兒？」

「是這樣的，我們的市場調查，包括人口，購買力等等，當有一種新產品運到本市之前，出口商要想知道在本市的銷路，譬如說：白領階級的購買力如何，學生青年的購買力如何，家庭主婦又如何，」卓敏滔滔不絕地說：「我們將調查所得，賣給客戶，他們便會決定將那樣貨品運來本市銷售，同時，運多少？化多少廣告費？廣告以甚麼類型的顧客作對象等等，都包括在內。」

「電腦可以給你們答案？」

卓敏點着頭，道：「是的。」

「可以告訴我們昨天下午的情形嗎？」周探長問。

卓敏沉吟了好半晌，才說道：「昨天下午四時半左右，我們的工作正進行到最緊張的關頭時，那個姓曹，名叫炳文的男子突然進來，說是總公司派來的，要檢查一下電腦有沒有毛病。」

「你給他檢查了？」周探長問。

「沒有，我回答他說，我們的電腦工作得很正常，用不着檢查，並且叫他離去。」

「他有沒有出示身份證件？」周探長問：

「譬如說職員證之類的東西？」

「有的，他取出了一張職員證，可是，像這種證件，要僞造一張，並非難事。」卓敏回答。

「就在那個時候，他破壞電腦了？」

「沒有，他只是走近電腦，好像有所企圖的樣子，我們因爲有了『新時代電腦』的前車之鑒，所以特別小心，幾個職員立時上前拉住他，」卓敏道：「他想掙扎，我們立即召警抓了他去。」

「哦！」周探長道：「這樣說來，他只是企圖破壞電腦，還不會付諸於行動。」

「他臨走前，大力地踢了B組一腳，」卓敏道：「還大聲地叫道：『我總有一天要炸了你！』」

「許多人都聽到這句話？」

「是的，你們的探員還未錄過口供。」

周探長望了陳警官一眼，暗想爲甚麼這件事發生時，竟然不通知自己，而當是一般案件來處理。

周探長站了起來，道：「我們可以出去看看那具被他踢過的電腦嗎？」

「當然可以。」

三人來到那具電腦之前，卓敏指着一處凹了下去的鋼板，說道：「他那一腳，踢得並不輕。」

「其實內部並沒有甚麼損傷哩。」周探長道。

「可是，『新時代』的電腦，却損傷不輕的。」

陳警官同意地點了點頭，道：「不錯，有人謀殺了一具機器。」

「可是，這一腳的代價却是一條命！」周探長若有所失地道：「陳警官，我忽然想到，這不是一宗自殺案！」

「哦？」陳警官詫異地望着他：「難道這是一宗謀殺案？」

「照目前的情形來看，不會是謀殺案，」周探長道：「可能是意外。」

「唔，倒有這個可能。」

「可是，他爲甚麼要企圖搗毀這具電腦？」陳警官不明地問。

「也許——」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因爲電腦的發明，使許多人失業，這批失業漢寄恨於電腦，於是買兇來謀殺它，即是說：毀掉它！

「我看曹炳文身上的炸彈是準備來炸毀這副電腦的，卓經理却拒絕他檢查，他便功敗垂成。」

「卓經理，如果這具電腦被毀，對你們公司的業務會不會有影響？」

「這個當然會，」卓敏仰首想了一會，才答道：「我們公司有一批調查報告書，要在下個星期二交給客戶，如果電腦遭受破壞的話，是沒法完成這件調查工作的了。」

周探長緩緩地向他點一點頭，看到文件櫃只有張小卡片寫着「聯邦飲料有限公司」，那是本市一間異常著名的洋行屬下的公司。

「你們正在替『聯邦飲料有限公司』做調查工作？」周探長問。

「不錯，」卓敏道：「這是『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轉交給我們的工作。」

「爲甚麼？」周探長詫異地問。

「因爲他們的電腦被炸，爲了及時交出報告書，只好委托我們。」

「噢！」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謝謝你，卓經理，我們會再和你接觸的。」

離開「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時，陳警官道：「咱們回去看看有甚麼新發展吧？」

周探長抬頭望着天空，道：「曹炳文的地址你帶了出來沒有？」

「帶出來了。」

「資料上說他有一個妻子，對不對？」

「對。」

「那麼，我們到他的家裏去看一看怎樣？」周探長側頭問。

陳警官拿出一張紙條，望了上面的地址一眼，道：「探長，這個地方不正是小鬼子所住的嗎？」

周探長接過紙條一看，咀角不由泛起了笑容，道：「不錯，小鬼子也是住在這個木屋區的。」

半個小時之後，周探長和陳警官上了百步級，在木屋區居民的指引下，來到曹炳文的木屋。

周探長見木屋門緊閉，伸手敲了敲門。

半晌，門「呀」地一聲打了開來。

「先生，你們找誰？」滿面憔悴的曹大嫂出現在門口。

「請問這裏是姓曹的嗎？」周探長上下打量着她。

曹大嫂望了周探長一眼，啜泣起來。

「你是曹太？」

曹大嫂緩緩地點着頭，聲音嗚咽，道：「他……他死了。」

「我們知道，」周探長取出證件，遞到她的面前，道：「曹太，我們是警方人員，有幾句話想和你談談。」

曹大嫂猶豫了一會，道：「請進來。」

周探長和陳警官踏進木屋，曹大嫂搬了兩

張椅子過來，道：「請坐。」

「曹先生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我是今天早上看到報紙才知道的。」曹大嫂低聲啜泣着。

「曹太，你先生是做甚麼的？」

「他有點小生意做，」曹大嫂答：「我們在樓下開了一間小型電器店，專門替人修理電器。」

「曹先生學過電器？」

「我們婚前，他在電專學校讀過兩年。」

曹大嫂說話時不斷啜泣着。

「可是曹先生入過獄，在他入獄期間，你們的電器店一樣營業嗎？」

曹大嫂搖着頭。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曹先生以前都在店內做工夫？」

「不一定，他經常把電器搬上樓，整夜修理。」曹大嫂回答。

「就在這裏修理。」

「是的。」曹大嫂答。

周探長向屋內打量一眼，只見木屋右邊角落有一張長方型工作枱，枱上堆放着不少儀器，有原子粒，有拆開了的收音機，還有一些電線，枱子是凌亂不堪。

周探長站了起身，向那張工作枱走去，取了一枚原子粒在手中玩弄，一面更仔細地打量着枱上的東西和雜物。

他的眼光被幾個香烟盒子吸引住了，枱上竟然有七個硬盒裝的香烟紙盒。

這時，陳警官也踏上前來，道：「曹炳文一定是個大烟癮的老槍，否則不會有這麼多香烟盒在工作枱上了。」

「可是，當你踏進這屋子時，你嗅得到香烟味嗎？」周探長問。

陳警官呆了一呆，道：「沒有啊！」

「唔，再看清楚一點，房裏所有烟灰盅之類的東西？」周探長又問。

陳警官游目四顧，發現不到烟灰盅。

「地上可有烟蒂？」

陳警官俯首一看，搖了搖頭。

「現在，你明白了嗎？」周探長低聲問。

「我明白了，」陳警官叫了起來，周探長向他打了個眼色，他這才把聲音壓低，問道：「炸彈是裝在香烟盒裏的？」

周探長滿意地向他點點頭，道：「不愧是我的好助手！」

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離開工作枱，周探長問道：「曹太，你先生抽烟嗎？」

「他——」曹大嫂仰起首來，道：「有時候抽，有時候不抽，問來幹甚麼？」

「沒有甚麼，」周探長忽然問道：「你剛才說是今天早上看到報紙，才知道曹先生的死訊的？」

「是的。」曹大嫂補充了一句，道：「不過在我看到報紙後，你們的人也打了電話來告訴我這個不幸的消息。」

周探長打量着陳設簡陋的木屋一眼，果然發現一架衣車上放着一具電話。

「我——」曹大嫂又開始抽泣了：「我甚至不知道他被你們拘捕了，炳文會去幹這種傻事！」

「曹先生最近手面有沒有突然闊了起來？」周探長問：「在外面胡亂揮霍或添置什麼東西？」

「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曹先生最近可曾有過一筆來歷不明的金錢？」周探長問話時，雙眼凝視着曹大嫂。

「沒有，」曹大嫂嗚咽着回答：「我們一向過得不太寬裕，尤其是最近物價高漲，生活更加不好，炳文以前有過一種癖好，可是出獄也已經戒除了。」

「曹先生出獄後，可有什麼人來找過他？」周探長又問。

「這個——」曹大嫂仰首望了一望，答道：「前天晚上有一個人找過他。」

「哦？」周探長急忙追問：「誰？」

「那人姓皮，好像叫小二。」

「皮小二？」周探長喃喃地道：「這個名字好熟，他長得怎樣？」

「高高瘦瘦，眼睛很小，」曹大嫂道：「好像不是什麼好人。」

「他來幹什麼？」

「我不大清楚，」曹大嫂答道：「那天我剛自外面買菜回來，在門口碰到他們，他們剛巧要出去。」

「謝謝你，曹太！」周探長一面向大門走去，一面道：「你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警官先生，你們認爲炳文是不是……被人謀殺的？」

「目前還不能肯定，」周探長答：「可能只是一種意外。」

離開曹家時，陳警官問道：「要不要去找小鬼子談談？也許他可以供應一點曹炳文的資料給我們？」

周探長望了望腕錶，道：「這個時候他多半不在家了，還是改天再說吧。」

兩人下了百步級，向停泊在附近的車子走去，周探長說道：「你駕車吧，我要好好的思索一下。」

說着燃上了一口烟，坐到駕駛座旁邊去。

「有了什麼頭緒？」

「我們要將那個皮小二找出來，」周探長道：「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兩人回到警局後，周探長立刻下令檔案部的人調查「皮小二」其人，並且立刻將他的資料送來。

陳警官資歷比較深，在周探長的吩咐下，前往檔案部協助調查。

當陳警官離去後，周探長按下對話機的一個掣，道：「高警目進來。」

「是的，周探長。」

不一會，高警目踏進辦公室，周探長問道：「負責搜查曹炳文的警員是誰？」

「讓我查一查。」高警目說着轉身離去，不一會，周探長案頭的電話響了起來。

「喂？」周探長拿起了話筒。

「周探長，是一個姓梁的警員。」

「叫他立刻來見我。」周探長的聲音透着興奮。

五分鐘之後，一個年紀不超過十九歲的青年警員敲門進入周探長的辦公室，向他行了一個禮，道：「周探長有什麼吩咐？」

「是你負責搜查爆炸案死者曹炳文的身的，對不對？」周探長問。

「是的。」

「你搜出了什麼？」

「那只是初步搜身而已，」梁警員回答：「我搜出了一串鎖匙，一些銀幣和一個珍袖原子粒收音機。」

「有沒有香烟？」

梁警員沉吟了一下，道：「好像有，不過，我們向來不將疑犯的香烟扣留的。」

周探長道：「在他被帶進警局時，可曾打過電話？」

「我循例提醒他可以打電話給他的律師，」梁警員回答：「但他只是淡淡一笑。」

周探長道：「那麼，他到底有沒有打過電話？」

梁警員想了好一會，才道：「有的，他打

過一個電話。」

「打給誰？」周探長神色緊張地問：「是不是打給一個叫皮小二的人？」

「不，是打給他的妻子。」

周探長聞言，心中陡地一亮。

「他在電話中說些什麼，你可會聽清楚？」周探長問道。

「我沒留心聽，事實上，我……我以爲他只不過是一個神經失常的瘋漢而已，沒有料到他——」梁警員澀然一笑，道：「我猜他大概是打電話回家告訴他太太被捕的消息吧？」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好，你可以出去了。」

「是！」梁警員向他行了一禮，正欲轉身離去時，周探長忽然又道：「梁警員，把死者的遺物拿來給我看看。」

「是！」

這時，陳警官拿着一個文件夾踏進辦公室，劈口便道：「探長，皮小二是本市黑社會頭子之一郭雄的手下，他的詳細資料在這裏。」

周探長向那文件夾瞥了一眼，卻沒有興趣看下去的樣子。

陳警官詫異地問：「探長，你又發現了新的綫索嗎？」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雙眉緊皺着，道：

「曹太剛才向我們撒了一個大謊！」

「哦？」

「她回答我們的問話時有點不盡不實。」

「從那一點看出來？」

「剛才我問過拘捕死者曹炳文的梁警員，他說，曹炳文打過一個電話給他的太太，」周探長道：「而曹太卻說，她是在翌日看到報章的消息時，才知道她丈夫被警方拘捕，同時因爆炸斃命的。」

陳警官瞪大了雙眼，訥訥地道：「可是……可是她爲什麼要騙我們？」

「我就是猜不透，」周探長喃喃地道：「既然她給我們假口供，那麼，她所提的這個皮小二，可能並無其人存在。」

「可是這皮小二是犯案纍纍的黑社會份子啊！」陳警官急忙說：「怎會不存在？」

「陳警官，正因爲曹太給予假口供，所以，我有理由懷疑她一切的供辭，對不對？」

「對。」

「那麼，她供出來的這個皮小二，說不定是故意靠害的，」周探長凝視着陳警官，道：

「你說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可能性當然有，」陳警官猶豫了一下，道：「可是無論如何，我們總該傳訊這個皮小二，也許她這個口供是眞的呢？」

「皮小二自然要傳訊，」周探長沉吟着，道：「只不過押後一點，目前，我們要先查一查，看看曹太爲什麼要對我們扯謊。」

陳警官同意地點了點頭。

這時，辦公室的門打了開來，梁警員拿着一個紙包，遞到周探長面前，道：「周探長，這些便是死者曹炳文的遺物了。」

周探長伸手接了過來，道：「很好，謝謝你。」

梁警員轉身離去時，周探長拆開紙包，裏面果然是一串鎖匙，幾個輔幣，還有一個袖珍型的原子粒收音機。

周探長扭開那個收音機，湊近耳畔一聽，卻皺起了眉頭。

「探長，我看這不是一具收音機，」陳警官對電器有點常識，他凝視着那原子粒收音機，道：「它像一具無綫電控制儀。」

「哦？」

「不信你拆開來看看。」

周探長小心翼翼地把它拆了開來，即使像他這種對無綫電毫無常識的人，也一眼看得出來：那不是一具原子粒收音機！

陳警官仔細端詳着它，半响，才低呼了一聲，道：「不錯！它是一具無綫電遙控掣。」

「莫非是用來控制炸彈自動爆炸的？」周探長雙眼一亮。

「很有可能。」陳警官忽然一拍大腿，道：「我明白了！」

「曹炳文設計了這種遙遠控制儀，可以控制炸彈爆發，」陳警官滔滔不絕地說下去：「這種發明，本來是用來炸毀那具電腦的，它比計時炸彈更方便。後來事敗，控制儀器被我們搜出來，但炸彈仍然在他的身上——」

陳警官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下來，滿面惶恐之色，張大了口，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你想到什麼？」周探長擦一擦鼻子問。

「會……會不會是那個負責搜查他的梁警員，一時手癢拿了這具控制儀調弄，將炸彈引爆？」

「不錯！」周探長霍地拿起了案頭的電話，道：「着梁警員進來！」

不一會，滿面疑惑的梁警員又應召進入辦公室，周探長指着枱上的遺物，道：「當你從死者身上搜出這些東西時，可曾動過它們？」

梁警員臉上現出迷茫的神色，忙不迭地搖着頭，道：「我把曹炳文身上的東西搜出來後，便放進存物柜中，動也沒動過一下。」

「眞的？」

梁警員急忙回答：「當時還有一個姓范的警員協助，他可以做證。」

「——」周探長摸了摸下頷，道：「好吧，你可以出去了。」

梁警員離去後，周探長道：「難道是炸彈失靈自動爆發了？」

陳警官望着那具設計精巧的無綫電控制儀，道：「沒有這個可能，曹炳文是個很出色的電器技師，他不會犯這種錯誤。」

「這樣說來，究竟是什麼原因引致炸彈爆發呢？」周探長問。

陳警官緘默着。一時間也整理不出半點頭緒來。

周探長自高背椅上站起身來，踱到窗口，望着街心呆呆出怔。

「曹太向我們說過，她在曹炳文被炸死的翌日早上，才自報章上獲到消息，甚至不知道她的丈夫被捕的？」周探長轉頭望着陳警官。

「是啊！」

「可是，梁警員卻說，曹炳文被捕後，打過一個電話給他的妻子，這不是很矛盾嗎？」

「我們不是正在爲曹太的口供而傷腦筋嗎？」陳警官苦笑了一下說。

兩人緘默了半响，周探長忽然一拍枱子，道：「有了！」

陳警官詫異地望着他。

「記得工作枱上的空烟盒嗎？那一定是曹太在接到丈夫的電話之後，立刻將烟盒中的炸彈取了出來，」周探長道：「炸彈既然有幾盒，控制儀自然也可以有幾具，那天晚上就在爆炸發生之前，我看到街燈下面有個女子站着……對了，她的身型和曹太極爲相似，同時，我還好像看到她手中拿着什麼東西在調弄着！」

「好傢伙，謀殺親夫來了！」陳警官叫了起來。

「是她的好機會，」周探長更不懷疑地道：「這種機會是我們替她促成的。」

「可是，爲什麼她要謀殺親夫？」

「很難說，她年輕貌美，却嫁了一個不走正路的曹炳文，可能有人看上她，而這個人比曹炳文更有前途，所以，她趁這個機會殺了他，一了百了，而又神不知鬼不覺，哼，妙計妙

計！」

「周探長，既然這樣，咱們還猶豫什麼？立刻去拘捕她吧！」

「唔，只要在她家中搜出另一具控制儀，咱們便有了證據，同時，說不定可以查出曹炳文爲什麼要爆炸電腦的目的！」

陳警官早已趨上前去打開辦公室的門，兩人匆匆趕到停車場，跳上周探長那輛性能極佳的小型房車。

深山激鬥　倖逃虎口

王小克提着擦鞋箱，一級一級地向上爬着，不一會已經到來到百步級的盡頭。

每一次收檔回家，他總是靠在百步級盡頭的欄杆處休息一下，然後再朝自己所居住的木屋走去，然而這天他沒有停留，筆直向曹大嫂的木屋走去。他在電視新聞報導的節目中，看到曹炳文因企圖炸毀電腦不遂而在拘留所中「自殺」的新聞，縱使曹大嫂不是他的義務補習老師，站在鄰居的立場，也應該去向她慰問一番。他來到了木屋之前，見木屋門虛掩着，不敢貿然推門入內，伸手在門板上敲了兩下。

屋內沒有人回答，王小克心下納罕，莫非曹大嫂出去了？

可是，在這個盜賊四起，治安不靖的當兒，如果曹大嫂不在家，也應該將屋門鎖上了才離家的，沒有理由將屋門虛掩着。

所以，王小克肯定曹大嫂一定在屋內，也許只是睡着了而已。

「曹大嫂！」王小克叫了一聲。

屋內沒有人回答。

王小克咬了咬唇，腦際忽然閃現一個念頭：曹大嫂會不會因爲丈夫之死悲慟過度，一時想不開自殺追隨丈夫於泉下？

想到這一點，王小克不由渾身打了一個寒顫，決定推門進去看個究竟。

他伸手將屋門推開一道小縫，探首向內望去，依稀看到曹大嫂躺在床上，身上蓋着被子，面向着牆壁，好像正在酣睡，這才吁了一口氣。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忽然有一隻手搭了上來，王小克渾身一震，只聽小辣椒的聲音傳進耳朵：「小鬼子，你在幹什麼？」

王小克回過頭來，見小辣椒提着飯盒站在背後，顯然是剛剛下班回來。

「曹大嫂的事你知道麼？」王小克問。

「唔。」

「你說咱們要不要進去安慰曹大嫂一下？」王小克低聲問。

小辣椒向內張望了一眼，道：「曹大嫂好像睡着了，是不是？」

王小克將屋門再打開一點，向床上的曹大嫂望去，見她一動也不動地，好像是酣睡着，也像一具屍體般。

「小辣椒，你走近去看看好嗎？」

小辣椒遲疑了一下，道：「好。」

王小克將屋門推開，望着小辣椒向大床走了過去，小辣椒來到床前，低聲叫道：「曹大嫂！」

床上的曹大嫂並沒有應她，小辣椒又踏前幾步定眼一看，忽然發覺棉被上好像有點血漬，心下陡地一跳。

「曹大嫂！」小辣椒伸手推了推曹大嫂的身子。

然而，曹大嫂並沒有動，小辣椒知道事情有蹊蹺，用手將她的身子扳了過來。

就在曹大嫂的臉孔向着小辣椒的那刹，屋中「叮噹」一聲，小辣椒手中的飯盒摔下地去，跟着，她尖叫一聲，轉身向屋外奔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小辣椒撲在王小克懷中，渾身抖索着，道：「她……她死了！」

王小克心中猛地一震，向曹大嫂望去，只見她雙目圓瞪，臉上沒有半點血色，死狀極其恐怖。

由於小辣椒剛才用手一扳，所以，蓋在她身上的棉被滑落了下來，雪白的棉被上染了一大片的血漬，床上的床單也有一大灘鮮血，開始向外蔓延了開來。

王小克比較鎭定，他輕輕將小辣椒推開，踏進木屋內去。

他首先想弄清楚一點：曹大嫂究竟是怎樣死的！

從曹大嫂面上的神情看來，她死前經過驚嚇，但並沒有任何傷痕，致命傷，可能就在身上！

王小克輕輕地揚起了被子，赫然看到曹大嫂心窩處插着一把匕首，那匕首直入至柄，鮮血兀自從刀鋒處淌了出來，顯然死去不久！

從她的死狀看來，必然不是自殺，而是被人謀害的！

王小克輕輕將被子放下，剎那間腦際一片迷茫，曹大嫂被誰謀害的？爲何會在曹炳文被炸身死的翌日遭到毒手？

「小鬼子！」小辣椒在屋外叫道：「你快出來，咱們要立刻報警！」

王小克又望了床上的屍身一眼，踏上前去，將被子拉了起來，蓋住曹大嫂的臉孔，這才轉身踏出木屋。

「小鬼子，快打電話報警！」小辣椒叫道：「曹大嫂家裏就有電話。」

王小克這才想起曹炳文爲了替附近鄰居修理電視電器用品，特別申講了一個電話，向屋內望了一眼，見電話放在衣車上，於是趨上前去。

剛拿起了電話筒，屋外便傳來周探長的聲音：「小辣椒，發生了什麼事？」

王小克放下電話筒，見周探長滿面疑惑地衝進屋來。

當他看到床上的被單時，心下已經明白了幾分，先深吸了一口氣，才上前揭起了罩着曹大嫂屍身的被單。

「你們剛剛發現的？」周探長頹喪地問。

「不錯。」王小克答。

「在此之前，什麼人來過這裏？」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們剛下班，不知道。」

陳警官拿起電話，撥了一個電話回警局，吩咐派黑箱車及兇殺組的人員前來辦事。

不一會，曹大嫂遇害的事已經傳遍了整個木屋區，所有的居民都趕來想瞧個究竟，陳警官擋在門口，勸告各人離去。

廿餘分鐘後，警車的「嗚嗚」聲傳了過來，警方大批人員來了。

周探長在屋內搜索了一會，在床底下發現了另一具無綫電遙控器，然而，這具東西目前對他也沒有什麼用途了！

當曹大嫂的屍體被舁上担架時，周探長將王小克拉到一邊，低聲問道：「小鬼子，你對這件事有什麼見解？」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姓曹的平日可有什麼仇家？」

王小克搖着頭，道：「我不大清楚。」

「小鬼子，你一定要幫幫我！」周探長懇切地道：「他們兩夫婦先後斃命，我懷疑是被人謀害的！」

「曹大哥的死我不大了了，可是曹大嫂却很明顯的是被人謀殺的，」王小克道：「兇器甚至還在她的身上！」

這時，一個探員匆匆忙忙地奔到周探長身畔，道：「探長，總部有無綫電話給你。」

「什麼事？」

「廿一世紀電腦公司被人拋擲炸彈爆炸了，」那探員回答：「好像有人受傷！」

周探長雙眉一揚，向屋外衝去，一面道：「小鬼子，你跟不跟我一道去看看？」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好！」

小辣椒接口道：「我也去！」

三人匆匆奔下百步級，來到周探長的座駕車前，一個便衣探員將無綫電通訊器交給周探長。

「什麼事？」周探長問道：「我就是周探長。」

「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發生爆炸案，據報有兩個守衛受傷，」對方道：「副局長吩咐你立即趕到現場去看看。」

「是。」周探長掛上咪高峯，跳上車去，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怎樣，你去不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打開車門，先讓小辣椒上了車，這才跳上車去。

沿途，周探長粗畧將「謀殺電腦」的事說了出來，王小克忽然問：「探長，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一點。」

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即想到，那是自己的一種潛意識——求助的潛意識！

他澀然一笑，道：「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那兩個死者是你的鄰居，姑勿論你們的交情如何，站在鄰居的立場，總想替他們伸寃報仇嗎？」

「這次有沒有好處給我？」

周探長咬了咬唇，側頭道：「我想電腦公司會出獎金的。」

「那要看看他們出的獎金有多少了！」

說話間，車子已經來到了「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的大廳門前，只見附近一片瓦碎，大廳的門口被炸得面目全非，顯然是威力極大的炸彈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

周探長的車子在幾輛警車旁戛然而止，他首先跳了下車。

一個警員向他奔了過來，定眼一看，正是處理「新時代電腦有限公司」的高警目。

「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周探長望着救傷人員正將兩個受傷浴血的守衛人員搬上担架，一面問：「有沒有捉到可疑的人？」

「沒有，」高警目搖着頭：「甚至沒有目擊者！」

「那兩個守衛的情形怎樣？」周探長担心地問。

「受的傷不輕，有一個兩條胳臂全斷了，」高警目答道：「另一個不見了一隻左腿。」

「有沒有生命危險？」

「斷腿的那個剛才甦醒過一會，斷斷續續地向我們的人說看到一輛車子飛馳而過，有人自車中拋擲一件物事，跟着爆炸便發生了。」

「唔，吩咐他們好好照料這兩個守衛，」周探長道：「千萬不能讓他們死！」

「是！」

周探長向內望去，只見「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內的幾具電腦，都已經被炸得不復原形了！

王小克望着警方人員在現場執拾碎片，小辣椒忽然問道：「小鬼子，你說會不會有人事門要對付電腦公司？」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向周探長走了過來，道：「探長，本市有多少間電腦公司？」

周探長呆了一呆，訥訥地答不出話來，就在這時候，忽然看到有個禿頭男子，氣急敗壞地向自己奔了過來，定眼一看，正是「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卓敏，心中陡地一亮。

卓敏奔到周探長跟前，驚惶地道：「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卓先生，你是電腦界的先進，請問本市一共有多少間類似『新時代』和貴公司的電腦公司？」

卓敏沉吟了一下，道：「還有一間。」

「叫什麼名？」周探長問。

「叫『世界電腦服務有限公司』，」卓敏答道：「也是本市三家電腦服務公司中規模最大的一間。」

「謝謝你！」

王小克擦了擦鼻子，道：「探長，我看你還是加派人手去保護『世界電腦服務有限公司』吧，下一間可能輪到它了！」

周探長一言不發，逕自走到一輛警車前，取下無綫電通訊器的咪高峯，吩咐派人保護「世界電腦服務有限公司」。

「小鬼子，你說曹大嫂的死和這宗爆炸案有關係嗎？」小辣椒問。

王小克踢着地上的碎玻璃，並沒有回答。

周探長向他走了過來，道：「小鬼子，跟我到醫院去看看。」

「對不起，我肚子餓了，」王小克道：「我回家吃飯去。」

周探長猶豫了一下，道：「好吧，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王小克拉着小辣椒的手向外走去，一面笑道：「我們認得路，你忙你的事去吧！」

「好，那麼我們再聯絡。」周探長說着踏上車去。

「探長，你聽過皮小二這個名字嗎？」王小克忽然問道。

周探長雙眉一揚，探首出車窗之外，問道：「你在什麼地方聽到這個姓名的。」

「曹炳文死前，有這樣的一個人找過他，」王小克道：「你可以調查一下，也許這個人和曹大嫂的死會有點關聯。」

周探長擦一擦鼻子，向王小克點了點頭。

王小克拉着小辣椒的手，向附近巴士站走過去，小辣椒問道：「小鬼子，你眞的打算幫周探長的忙？」

「咦？我剛才說過麼？」

「但我看你的樣子，好像想助他一臂之力破案的樣子，」小辣椒凝視着王小克，道：「是不是？」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曹大哥和曹大嫂對我們都不錯，他們死得這樣慘，如果我能力做得到的話，自然要把謀殺他們的兇手找出來。」

「你認爲連曹大哥也是被人謀害的？」

「那還用得着說？」王小克道：「曹大哥不是一個漠視自己生命的人！」

「這樣說來，謀害曹大哥的兇手，會不會和謀害曹大嫂的同爲一人？」

王小克雙眼凝視遠方，沉吟了半晌，才道：「很難說。」

這時，一輛巴士駛了過來，在站前停下了，王小克拉着小辣椒上車。

× ×

周探長把玩着那具自曹家搜到的無綫電遙控器，辦公室的門忽然「篤篤」地響了起來。

「進來！」

門開處，陳警官帶着一個相貌猥瑣的男子走了進來，周探長一眼便認得出是皮小二——檔案中有他的照片。

皮小二滿面悻悻然之色，一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便嚷道：「你們到底在攪什麼鬼？我又沒有犯法，帶我來這裏幹什麼？」

周探長緩緩地站了起身，道：「皮先生，請坐！」

皮小二料不到周探長的態度竟會這樣溫和，先是呆了一呆，跟着提高了聲音，道：「我的時間是異常寶貴的，有什麼話快問。」

周探長遞上香烟，說道：「皮先生，抽烟嗎？」

皮小二冷然地搖着頭，道：「探長，有話便問吧！」

「我只是想問你可認識曹炳文這個人？」

「曹炳文？」皮小二沉吟了一下，道：「認識的，可是我告訴你，他是死在你們警署裏，和我可一點關係也沒有。」

「誰說過和你有關係了？」周探長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皮小二，「你何必作賊心虛？」

「探長，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皮先生，你不用裝蒜了，」周探長指着案頭的一叠文件，道：「你是什麼底細，我們十分清楚！」

皮小二冷冷地「哼」了一聲，道：「那又怎樣？我這幾年來不曾犯過案，我已經改過自新了！」

「是嗎？」周探長淡淡一笑，說道：「可是我們所得的資料顯示，你仍然在爲郭雄做事哩！」

「郭先生是本市的殷商，他屬下員工不下一千人，我幫他做事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周探長乾笑一下，因爲皮小二說的是事實——郭雄表面上是一間大洋行的老板，但他私底下的經營的非法生意，却數不勝數，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

「好吧，讓我們言歸正傳吧，」周探長說道：「曹炳文以前也一度是郭雄的下屬，是不是？」

「他打的是散工，」皮小二答：「沒有固定的薪水的。」

「曹炳文前天被炸身死的事，你已經知道了吧？」

皮小二聳了聳肩，道：「差不多全市的報紙都以這件事作頭條新聞，我當然知道。」

「問題在——有人看到你在曹炳文死前去找過他。」周探長說。

皮小二臉色一變，剎那間說不出話來。

「皮先生，你不必否認了，如果你要指證的話，我們隨時可以找人來。」周探長接着說道。

「——」皮小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低聲道：「是的，我是去找他。」

「找他幹什麼？」

「商量一些生意。」

「什麼生意？」

「我見他甫出獄，也許有意思開一間小士多，」皮小二道：「所以想找他合作。」

「他答應了？」

「他說要考慮，」皮小二嘆了口氣，道：「可是我還得不到他的答覆，他便死了！」

「在你們那次會晤中，他有沒有談到要去破壞電腦的事？」

「我——我一點也不知道！」皮小二道：「他沒有提過。」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雙眉微微皺了起來，緊隨着時代的進步，犯罪份子也越來越狡猾和精明了，好像皮小二所表示出來的一切，便好像全然不關自己的事一般。

事實上是否如此？

周探長自然不會輕易相信皮小二的話，然而，在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皮小二和曹炳文之死有關之前，自己是不能向他採取任何行動的。

他向皮小二揮了揮手，道：「好，你可以走了！」

皮小二非但沒有感激的意思，反而悻悻然地對着周探長道：「探長，希望你們下次不要這樣貿貿然傳我問話，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有着正當職業的守法市民了！」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目送皮小二踏着輕快的步伐，離開了辦公室。

就在這個時候，案頭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喂？」周探長一手抓起話筒。

「你是周探長嗎？」對方是一個惶急的男聲：「我是姚回，『世界電腦服務公司』的董事長姚回。」

「什麼事？」周探長心下一懍，暗想莫非「世界電腦服務公司」又發生了意外？

「我剛剛接到一個恐嚇電話，對方恐嚇我說，要炸毀我的電腦公司！」

周探長這才吁了一口氣，只要未成事實，警方是可以採取緊急行動加以保護的。

他道：「電話是打到你的寫字樓還是你的家裏？」

「寫字樓，」姚回惶急地道：「就在五分鐘之前，探長，你一定要加派人手來保護我的公司，我不願看到像『新時代』和『廿一世紀』的事重演在我的身上！」

「姚先生，你放心好了，」周探長安慰他：「目前，我們有兩架巡邏車在貴公司附近保護，我相信是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

「但對方在電話中說，只要我們開門營業，他們便會不擇手段地來對付我們，『新時代』和『廿一世紀』就是一個例子。」

「他在提到『新時代』和『廿一世紀』？」周探長心中一動。

「不錯。」

「你們現在還照常營業嗎？」周探長又問道。

「當然！」姚回答道：「自從『新時代』和『廿一世紀』兩間電腦公司被炸後，他們的客戶都把工作轉托給我們，這是一筆很大的交易！」

「姚先生，你放心好了，我們一定會負責保護貴公司的安全的——」周探長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匪徒在電話中有沒有提到什麼條件？」

「條件？」姚回不解地問。

「那是說，他們沒有要你付予一筆數目很大的金錢？」

「沒有，」姚回答道：「他在電話中強調，要我們立即停止營業！」

周探長皺起了眉頭，這個恐嚇電話的目的太也奇特了，看來爆炸電腦公司的歹徒，目的只是想令電腦公司停止操作而已。

周探長又想，舉凡犯罪份子做案時，必定有個「動機」，而停止電腦公司操作的利益是什麼？

他忽然想起陳警官的一番話，莫非由於電腦代替了人力，製造不少失業的工人，他們寄恨於電腦，因此才千方百計地要毀滅它們？

目前，除了這個假設最成理由之外，似乎沒有其他的原因了。

周探長掛下了電話後，立時離開總部，驅車到「世界電腦服務有限公司」去察看現場的保安情形。

「世界電腦服務有限公司」的大厦巍峨宏偉，樓高三十五層，地下是陳列室，二樓至十樓闢爲辦公室，以上層數則租給洋行作寫字樓之用。

周探長向停在「世界電腦服務公司」大厦門口的警車走了過去，一個沙展認得周探長，立時趨上前來。

「這裏情形如何？」周探長問。

「沒有什麼動靜，」沙展向周探長行了個

軍禮，道：「我們緊密監視來往的路人，同時搜查停泊在附近的車輛。」

周探長見大厦兩邊都架起了鐵馬，車子要經過大厦門前時，都被先行檢查一番，在這種情形之下，匪徒想進行破壞也難了！

周探長勉勵了那沙展幾句，逕自向大厦大堂走去。

守在大厦門口的警員向周探長行了一禮，周探長問道：「他們的寫字樓在幾樓？」

「三樓，」那警員反問：「探長是不是要去見他們的董事長？」

「唔。」

「董事長室在十樓。」

「好，謝謝你。」

周探長踏進電梯後，按下一個十字，電梯門緩緩地關了。

在職員的指引下，周探長來到一個門前，他伸手要去啓門，怎料門自動地開了，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豪華的辦公室。

然而，辦公室中坐着惟一的一個女職員，她抬頭望着周探長，道：「閣下是——」

周探長急忙取出證件，道：「我是警方的周探長。」

女職員仔細望了那張證件一眼，向周探長甜甜一笑，道：「我是姚董事長的女秘書何嘉麗，探長和董事長有約？」

「不，我想看看他而已。」

「好，請進去吧。」何嘉麗說着拿起電話低聲說了幾句話。

周探長聞言一呆，辦公室中似乎沒有其他門戶，何秘書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在這個時候，前面一道牆壁忽然左右分了開來，出現在周探長眼前的，是一間面積寬敞，裝飾擺設極其豪華的辦公室。

坐在流綫型寫字枱後的姚囘，是個五十開外的男子，他身材中等，相貌堂堂，衣着十分整齊，這時正俯首在翻閱一叠文件。

周探長踏着厚厚的地氈，向姚囘走去。

姚囘抬起頭來，望了周探長一眼，道：「探長請坐！」

「剛才那個恐嚇電話就是在這裏接的？」周探長問。

「不錯，」姚囘答道：「是何秘書先接到，然後駁到我的房中的。」

「匪徒沒有警告你不許報警？」周探長問道。

姚囘搖了搖頭，道：「沒有。」

「請問貴公司的主要業務是——」

「我們通常代客戶做數，」姚囘答：「還有其他凡是電腦做得來的工作，我們都做。」

「可以將詳細的業務範圍給我看看嗎？」周探長問。

「當然可以。」姚囘按下案頭一個小掣，吩咐何秘書將公司的業務範圍項目表拿進來。

不一會，何秘書將一個文件夾送了進來，姚囘道：「探長，請你過目。」

周探長拿過來翻了一翻，那項目表寫得十分清楚，除了所需時間和費用外，還包括了各種業務的詳細情形。

當周探長翻到最後一頁時，被其中一個項目吸引住了，那是「市場調查」。

「貴公司也代做市場調查？」周探長問。

「啊，是的，」姚囘答：「不過這是最近才加入的項目，多數是外國殷商委托的。」

「姚先生，我可以看看貴公司的客戶名單嗎？」周探長問。

「這個——」姚囘猶豫了一下，道：「我們公司的客戶名單，本來是要保持秘密的，如果你——」

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只是過一過目而已，絕對不會宣揚出去。」

「這倒沒有問題，」姚囘笑了一笑，道：「其實這是由於最近一間外國殷商要求我們保密，才成立的規定。」

「爲什麼要保密？」

「我不大清楚，」姚囘道：「有道商場如戰場，有時候是需要這樣做的。」

「那間要求貴公司保密的公司叫什麼名？」周探長好奇地問：「他們要貴公司做什麼工作？」

姚囘遲疑了一下，道：「是法國一家異常著名的大酒廠，他們要求我們作市場調查。」

「名稱呢？」

「蒙特雷奧，」姚囘答道：「本市的代理商是『聯邦飲料有限公司』。」

周探長聞言一呆，喃喃地道：「有關聯邦飲料有限公司的市場調查報告不是由『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做的嗎？」

「不錯，但從今天起，便移交給我們了，」姚囘道：「因爲『廿一世紀』的電腦已經被炸壞。」

「哦——」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他隱約覺得事情有了一點曙光，但那綫曙光十分微弱，直至目前，自己還看不清楚。

姚囘按下對話機的掣，吩咐何秘書將客戶名單拿進來。

周探長細心地翻閱了一遍，發覺都是本市或外國著名的廠商，「世界電腦服務有限公司」的服務對象，都是超級公司。

「好，謝謝你，」周探長看過名單，站了起身告辭：「我會遵守諾言替你們守密的。」

姚囘將周探長送出門口，担憂地問：「探長，依你看，如果我們繼續照常營業的話，會發生什麼問題嗎？」

「這個很難說，」周探長習慣性地擦擦鼻子道：「不過我們會盡力保護你們的安全。」

「謝謝，」姚囘道：「一切靠你們了！」

× ×

小辣椒向屋外走去的時候，王小克喚住了她，道：「小辣椒，你去那兒？」

「到曹大嫂的屋子去。」

「幹什麼？」

「昨天把飯盒摔在曹大嫂屋裏，忘記檢囘，」小辣椒道：「剛才想帶飯囘工廠時才想起來。」

「你不怕有鬼？」小鬼子故意問。

「我才不怕！」小辣椒一面說着，一面向外走去：「曹大嫂最疼我。」

「小辣椒，快點囘來，够鐘上班啦！」白小妹自後追上去，叮囑道：「今天小巴好像罷駛，咱們要擠巴士上班哩。」

「得了！」

小辣椒望了望腕錶，是上午八時正，工廠九時上班，暗想還有一個小時，白小妹太緊張了。

她來到曹大嫂那棟木屋前，見屋門關閉，伸手推了一推，竟然應手而開。

由於窗子全都關上了的關係，屋內黑漆一團，小辣椒自恃眼力好，等眼睛習慣黑暗後，立時向地下搜索昨天掉在地上的飯盒。

然而，地上雜物堆滿了一大堆，那裏有飯盒的影子呢？

小辣椒暗想，一定是警方的工作人員將它丟在一旁，那鐵飯盒是她花了十幾塊才買囘來盛載熱飯囘工廠午餐之用的，一定要將它找出來。

小辣椒游目四顧，搜索着飯盒的影子，忽然，她看到在工作枱的枱底下，那鐵飯盒正斜靠在一邊，不由大喜過望，蹲下地去，伸手抓住鐵飯盒的把柄。

就在這個時候，屋外傳來一陣腳步聲，小辣椒腦中念頭一閃，暗想必定是白小妹來催促自己了，正想拿了飯盒便起身，忽聽屋門「呀」地一聲打了開來，跟着，有人嗆咳了一下。

小辣椒一聽到那聲嗆咳，心下不由一懍，來人是個男的！

小辣椒腦際間閃起了無數的念頭：這人是誰？爲什麼鬼鬼祟祟地來到曹大嫂的屋內？

伸出去的手凝住了，同時，小辣椒也屏住了氣息，靜伺那人的行動。

只聽又是「呀」地一聲，原來那人轉身將木門掩上了，小辣椒乘機爬進了枱底下，一雙精靈的眸子，望住那個高大的背影。

就在這個時候，那人轉過身來，小辣椒定眼一望，發現正是在附近開了一間士多店的「書生」麥昌！

麥昌大約三十餘歲，結過一次婚，妻子在兩年前去世了，如今是鰥夫，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很喜歡看書，所以，有個綽號叫「書生」。

麥昌是偵探小說迷，平日小辣椒去向他買東西時，總見他手中拿着偵探小說，由於他平易近人，所以，附近的隣居都很喜歡他。

可是，麥昌爲什麼會鬼鬼祟祟地出現在曹大嫂的家裏？

小辣椒心頭念轉，然而剎那間怎能得到答案？

只見麥昌遲疑了一下，向上面放着電話的那架衣車走去。

他走到衣車之前，揭起了車罩，伸手在裏面摸索了一會。

不久，他好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放入袋中，轉身匆匆忙忙地走了。

麥昌離去許久，小辣椒才透了一口氣，心中疑團叢生，照麥昌剛才的行動看來，他似乎知道衣車中藏着什麼東西，然後才來攫取的。是誰告訴他？

同時，他在衣車底下取去的是什麼東西？小辣椒只知那件物事體積不大，但究竟是什麼東西，黑暗中卻瞧不清楚。

小辣椒拿了飯盒，自工作枱下爬了起來，躡足上前朝外一探，見屋外並無人影，趨上前去，伸手向衣車底摸索了一會，裏面一點東西也沒有，這才打開屋門，飛也似地逃囘家去。

「你看，快八點半了！」白小妹橫了小辣椒一眼，道：「快裝飯吧！」

小辣椒一面裝着飯，一面道：「剛才我在曹大嫂屋中碰到了一個人。」

「誰？」王小克問。

「你們猜猜！」

「周探長？」

「不，」小辣椒道：「是那個『書生』麥昌！」

「麥昌？」白小妹幫小辣椒將餸菜放進飯盒，詫異地道：「開士多店的那個麥昌？」

「不錯，他鬼鬼祟祟地在曹大嫂家裏偷取了一件物件，然後逃了。」

「什麼東西？」王小克問。

「我看不清楚，」小辣椒咬着咀唇，半晌才道：「小鬼子，你們說曹大嫂的死和他有沒有關係？」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聳着肩。

「唔，如果知道麥昌自衣車底取了什麼東西出來，也許眞相便可大白了！」小辣椒道。

「可是他怎會告訴你？」

「咦？我們可以暗中調查呀！」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你想做私家偵探麼？」

「曹大嫂死了，以後再也沒有人教我們讀書認字，哼！我小辣椒絕對不放過害死曹大嫂的兇徒！」

「來，咱們上班吧！」白小妹將飯盒遞給小辣椒，道：「快要遲到啦！」

小辣椒和白小妹各自提着飯盒出門，王小克拿了擦鞋箱自後跟上去。

三人來到百步級前，不約而同的向着左邊的木屋望去，以前這個時候，曹大嫂多數正在屋外盥洗，如今，曹大嫂和他們，已經人鬼殊途了。

王小克和兩女在街口分手，他在中區擺檔，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工廠却在南區。

王小克目送白小妹和小辣椒擠上了巴士，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提着擦鞋箱，向不遠的「昌記士多」走了過去。

「昌記士多」的老板麥昌正在忙着應付顧客，他見了王小克，輕鬆地笑着問：「小鬼子，想買些什麼？」

「你忙你的吧，我可以等。」

麥昌向他打了個手勢，逕自招呼其他的顧客，忙了半個小時，客人終於都散去了，麥昌拍拍手掌，笑道：「早上的生意特別好，因爲孩子們上學都買幾個麵包囘學校。」

王小克向他露出一個笑容，凝視着他。

「啊！對了，你要買些什麼？」

「不，」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我什麼也不想買。」

「想找我聊天？」麥昌燃上一口香烟，王小克瞥眼間，發現是曹大嫂買來給曹炳文裝炸彈的那種牌子。

「昌哥，給我一口烟怎樣？」

「好，好！」麥昌轉身自一個鐵罐裏取了一口香烟出來，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伸手接過，詫異地問：「昌哥，你怎麼把香烟裝在鐵罐裏？」

「啊！我拆了幾包香烟，只好把它裝在鐵罐中了，」麥昌答道：「否則會走味的。」

「這種香烟是硬盒裝的，」王小克噴了一口烟，漫不在意地問道：「爲什麼要把它拆開來？」

麥昌先是一呆，隨即笑道：「有人向我要這種烟盒。」

「曹大嫂？」王小克出其不意地問。

麥昌臉色一變，但立刻逝去，笑道：「噢？你怎麼知道？」

「我在曹大嫂家中見過許多空烟盒。」

「是嗎？」麥昌神態極不自然地朝王小克笑笑，狠狠抽了幾口烟。

「曹大嫂死得眞慘。」王小克道。

「可不是嗎？」

「你和曹大嫂很要好？」

麥昌神色又是一變，烟灰震動着落下地，他瞪大了一雙眼，望住王小克，半晌，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噢，是的，她是我的老主顧。」

「我不是指這一點。」

麥昌渾身抖索一下，驚惶，詫異交集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

「你……你這這句話是甚麼意思？」麥昌訥訥地問，語調充滿了恐懼。

「你應該明白，」王小克望定了麥昌，道：「還用得着我說嗎？」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甚麼！」麥昌把香烟往地上一抛，用脚踩熄，跟着轉身向內走去。

王小克正要起身向他追過去，忽覺背後被人用手一拍，他轉過頭來，一個西裝煌然的男子正瞪住他，道：「你就是小鬼子？」

王小克見他望住自己的眼光十分奇特，心下一懍，反問道：「你是誰？」

「我是你的朋友，」男子向他招招手，道

：「你跟我來，我有幾句話問你。」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前望去，只見街上泊着一輛房車，車門開着，車子的引擎也開動着。

「我不認識你，」王小克退後一步，戒備地望住那男子，道：「我不會跟你走的。」

男子臉上露着笑，右手插在西裝袋裏，向微鼓的袋子望了一眼，道：「如果你不跟我走，你猜會發生甚麼事？我的槍，是裝着滅聲器的！」

王小克臉色一變，定眼向男子的西裝袋望去，從它的形狀看來，果然是一枝裝着滅聲筒的手槍！

「來吧！」男子左手向王小克招着，道：「我們沒有惡意的。」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希望可以找到障碍物撲過去躲避，然而，「昌記士多」前是一片曠地，附近沒有甚麼雜物，這時麥昌又走進士多內廂，看不到外面的情形。

正猶豫時，忽覺後領一緊，一個大漢自旁衝了出來，抓住王小克衣領，道：「小兄弟走吧！」

先前那男子立時趨上前來，手槍隔着衣服抵住王小克。笑道：「聽聽話，好不好？」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跟他們走了。

上了車後，王小克緘口不言，既不問他們是甚麼人，也不問他們要帶自己到甚麼地方去，經驗告訴他：只要靠自己去追尋答案才是眞的。

車子在超級公路上奔馳着，一個多小時後，來到郊外一幢豪華別墅，車子在台階前停下時，王小克看到一個高瘦漢子向前奔來。

刹那間王小克腦中一亮，知道這些人的底細了！

「皮大哥，小鬼子帶來了！」

皮小二笑嘻嘻地踏上前來，替王小克打開車門，道：「小鬼子，請下車！」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一時之間實在猜不透他爲甚麼要叫人用槍威迫自己來到此地。

皮小二搭住王小克的肩膊，向內廂走去，在大廳右邊一個房間坐了下來，皮小二摸出香烟，遞了一口給王小克，說道：「先抽口烟再說。」

王小克摸不透對方的企圖，暗想自己絕未得罪過他，諒來不會有甚麼危險，當下毫不客氣地接過了。

皮小二急忙替王小克燃上火，一面問道：「你和曹炳文很熟。」

「咦？你怎麼知道？」王小克假裝呆了一呆。

「小兄弟，在我面前不必表演這一套了，」皮小二笑了一笑，道：「我在他家見過你一次，記得嗎？就在他暴斃之前的那個晚上。」

王小克端詳了皮小二半晌，才「呀」地一聲，拍了拍大腿，道：「難怪這樣面熟！」

「小兄弟，我那天去找曹炳文，並無碰過任何人，除了你和你另外一個女朋友之外。」

王小克詫異地望住皮小二，碰到自己有甚麼大不了？

「可是——」皮小二接着道：「警方竟然知道我去找過他，你說，這不是很奇怪嗎？」

王小克霍然一笑，道：「呀，難道警方竟然有預知之明？」

皮小二忽然一拍枱子，霍然站起身來，怒道：「別再在我面前要花樣了，究竟是不是你告訴他們的？」

王小克呆呆地望了皮小二一眼，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皮小二怒道：「你笑甚麼！」

「皮大哥，你太多疑了！」王小克道：「警方有不少綫人，那曹炳文剛從監獄放出來，說不定警方早已派人暗中監視他，你和他一接觸，自然爲警方所知了。」

「——」皮小二搔了搔頭，喃喃道：「他媽的，我怎麼想不到這一點？」

「皮大哥，我說你其實亦不用煩惱，曹炳文是死在警察總部的拘留室，和外人一點關係都沒有，」王小克道：「警方只不過爲了推諉責任，所以才胡亂查問和曹炳文見過面的人而已。」

皮小二聞言雙眉一揚，道：「你怎知道警方查問過我？」

「你剛才自己說的，既然警方知道你見過曹炳文，當會查問你了，對不對？」

皮小二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不是你向警方提供的消息了？」

王小克「哈哈」一聲笑了出來，道：「我爲甚麼要這樣做？警方沒有給我任何好處，我也犯不着得罪像皮大哥你這種英雄的呀！」

皮小二牽唇一笑，道：「算你識相！」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篤篤」地響了起來，一個大漢推門進來，道：「皮大哥，那兩個女子也帶來了！」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向外望去，果然看到白小妹和小辣椒在兩名大漢的挾持下，被推了進來。

「小鬼子！」小辣椒一見了王小克，便向他撲了過去。

皮小二向那兩個大漢揮了揮手，道：「沒事了，你們出去吧！」

大漢答應了一聲，轉身離去，王小克愕然地望着皮小二，道：「皮大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剛才我以爲是你向警方提供的消息，所以，把你的同伴也請了來。」皮小二笑道：「現在大家誤會冰釋，你們可以走了。」

小辣椒張口要說話，王小克急忙向她使了一個眼色，道：「小辣椒，你們快快上班去吧，否則又要被扣薪水了。」

小辣椒提着飯盒，向房外走去。

皮小二將他們送了出來，低聲向王小克道：「剛才發生的誤會，希望你們不要向別人提起。」

「不會的，」王小克毫不猶豫地答：「提來幹甚麼呢？」

皮小二大喜，塞了一張鈔票在王小克袋中，道：「這算是一點小意思，希望你們不要見怪。」

王小克拍拍袋子，向皮小二笑了一笑，道：「皮大哥，你這個朋友算是交上了！」

皮小二將他們送到別墅門口，正欲吩咐司機將王小克三人送走，一個大漢匆匆奔了過來，在皮小二耳吩說了幾句話。

皮小二臉色霍地一變，露出了爲難的神情來。

「郭大哥吩咐你一定要辦到的！」大漢望了王小克等三人一眼，轉身入內。

皮小二沉吟了一下，趨上前去打開車門，這時臉上又露出笑容，道：「來，上車吧，我送你們入市區。」

小辣椒首先跨進車廂，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互相使了個眼色，這才俯身踏進車廂。

皮小二向那個挾持王小克來此，西裝煌然的大漢道：「小馬，你也來吧！」

小馬臉上露着詭異的笑容，隨後踏了上車廂。

「你們要到那兒去？」皮小二側頭。

「先到市區再說吧。」王小克伸手捏了捏小辣椒，面上却若無其事地道。

「好。」皮小二逕自坐上駕駛座，發動了車子，向別墅外緩緩駛去。

車子在公路上飛馳了一會，忽然向一條小徑駛去，王小克問道：「皮大哥，你好像駛錯方向了。」

「是嗎。」皮小二從倒後鏡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咱們先兜兜風怎樣？」

「皮大哥，我這兩個朋友還要上班，」王小克道：「要兜風的話，還是改天吧！」

「今天的天氣這樣好，正是開車兜風的好時光，」皮小二哈哈笑道：「上不上班有甚麼關係呢？」

王小克陪着他乾笑兩聲，心下却暗自焦急，知道皮小二受到「郭大哥」指示，要解決了自己三人，眼看車子一到荒僻之地便會下手，這便如何是好？

白小妹和小辣椒也心知目前處境，只有向王小克望去希望他可以想辦法自救。

王小克向兩人打了個眼色，示意暫時保持鎭定，到時才想法應付。

不一會，車子來到一個草坪，皮小二一踩煞掣，車子戛然而止。

那「小馬」幾乎在車子停下之際，便跳下車去，手一揚，已經握着一把裝着滅音器的手槍在手。

「下來吧！」

皮小二打開車門，緩緩地踏下車來，王小克佯裝驚疑不定，訥訥地問：「皮……皮大哥，你……你不是說要送我們回去嗎？」

「不錯，」皮小二冷然一笑，道：「不過是送你們去另外一個地方。」

王小克臉色一變，暗想自己所料果然不差，他們要向自己下毒手了。

王小克在車中不知已經轉了多少念頭，却想不出逃走之法，只得强擠出一絲笑容，道：「皮大哥，大丈夫應該言出必行，你——」

皮小二不待他說下去，便插口道：「這並非我的意思，是我們郭大哥生怕你們離去後向人隨便亂說，所以才出此下策而已。」

「皮大哥，我可以向你發誓，」王小克急忙道：「無論如何我們不會向外人提片言隻字，你做做好心，放了我們走吧。」

皮小二搖了搖頭，道：「小兄弟，我本來是很喜歡你的，無奈這是一個命令！」

小馬踏了上前，道：「皮大哥，還跟他多說廢話則甚？下手吧！」說着舉起槍來，便欲向王小克發射。

「且慢！」皮小二叫道：「咱們要做得不露痕迹才好。」說着自懷中拔出一把小劍，又道：「用手槍會留下彈頭和子彈殼，還是用這個吧！」

小馬點了點頭，將槍插回腰間，也拔出一把小刀來，向王小克三人走了過去。

王小克見他們捨槍取刀，眼中不由一亮，只要他們不用槍，自己便有逃生的機會了！

「皮大哥，你聽我說——」王小克迎上前去，臉上現出驚懼的神色，當他接近了皮小二，忽然大喝一聲，一拳向皮小二腹部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的第一式「初試啼聲」！

白小妹和小辣椒知道王小克會驟起發難，就在他一拳擊出時，叱喝了一聲，左右向小馬攻了過去。

皮小二和小馬以爲憑自己兩人之力，要對付區區三個小童，況且手中又有利器，眞可以說是易如反掌，然而，他們正犯上了「輕敵」的錯誤！

王小二自從跟龐清學了「威風八路拳」之後，經常有機會派用場，這時已將八式「威風八路拳」練得滾瓜爛熟，皮小二不料他有此一着，小腹吃了一拳，登時痛得彎下腰來。

王小克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倘若讓皮小二有喘息機會，說不定他會改變初衷拔槍對付自己，是以一拳又一拳地向他身上要害攻去。

皮小二面門吃了王小克一拳，只覺雙眼劇痛，金星亂冒，大叫了一聲，掩着臉，向後退去。

王小克見皮小二手中利劍掉在地上，當下毫不考慮地拾了起來，向他腹部刺去。

皮小二正用手掩住雙眼，因此看不到王小克手中已多了一把利劍，被王小克刺了個正着，慘叫一聲，仆倒下地。

王小克見一擊得手，不由大喜，握着鮮血淋淋的利劍，轉頭向白小妹和小辣椒看。

只見小馬要取腰間手槍，却被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攻勢阻住了！

原來白小妹和小辣椒在王小克的指導下，也練成了「威風八路拳」，不過她們畢竟是女流之輩，龐清教授給王小克的威風八路拳，王小克只發揮了四成的威力，而王小克教給白小妹和小辣椒後，兩人更是連兩成的威力也發揮不出來。

饒是如此，也把小馬打得毫無還手之力。

王小克知道只有趁早打發了這個小馬，使他沒有機會拔出腰間的手槍，否則，自己三人絕難倖免。他握着利劍加入了戰團。

小馬向伏在地下的皮小二望了一眼，見他動也不動，不知是死還是活，又見這三個小童原來拳脚如此了得，心下已經慌了，只想儘速逃離。王小克看透他的心意，忽然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一劍向小馬小腿刺去。

小馬「啊呀」大叫一聲，腿一軟仆跌下地，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已拔出了腰間的手槍，「噗」地一聲發射了一槍。

王小克只覺耳際一熱，子彈貼着耳朶呼嘯而過，不由大驚失色，奮不顧身地撲了上去，一劍向小馬胸膛刺了下去。

那一劍直入至柄，小馬慘叫一聲，身子起了一陣微顫，半晌才靜止了。

王小克驚魂甫定，站直起身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上前摟住王小克，已經嚇得面青唇白。

「他……他們死了？」白小妹囁嚅地問。

王小克定眼一看，見兩人身上染滿了鮮血，但胸口兀自起伏着，知道只是受了傷而已，道：「一時三刻還死不了。」

「要不要再補上幾刀？」小辣椒踏上前去，伸手便欲去拔插在小馬右胸的利劍。

「不要！」白小妹驚呼了起來。

「小妹，斬草除根才是安全之策？」小辣椒望定了白小妹，道：「難道你想他們來向我們尋仇嗎？」

「可……可是我們怎能殺人？」白小妹聲音微顫。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他們先想加害我們的，」小辣椒咬了咬牙，道：「這叫做咎由自取，怪不得我們了。」

說着，踏上前又要去拔插在小馬胸前的利劍，王小克知道白小妹心腸較軟，急忙道：「小辣椒，咱們還是趕快離開此地吧！」

小辣椒見王小克也贊同白小妹的意見，呶了呶小咀，道：「怎樣離去？這裏離市區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咱們可以到大馬路截車。」

小辣椒雙眼一轉，道：「小鬼子，咱們可以將他們的車子駕走！」

「你會駕車？」王小克問。

「駕車還不容易？」小辣椒興緻冲冲地爬上駕駛座，道：「只要踩油門便行了！」

王小克生性好玩，經小辣椒一言提醒，不禁也是躍躍欲試，向白小妹望去！問道：「怎

樣?」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這條通向大馬路的小徑也很遠，咱們先在草坪上試開開看，如果行的話才把車開出去吧。」

「好!」王小克說着跳上車去。

皮小二剛才下車時，以爲只需一會便可將三人解決，因此並沒有熄掉引擎，小辣椒將手掣放了下來，推上一波，慢慢鬆了「吉列子」，右脚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竟然緩緩移動了!

三個人歡呼了一聲，然而，車子忽然一陣顫動，死火了!

「怎麼了?」小辣椒詫異地道。

「一定是你不懂得控制『吉列子』和油門，」王小克道：「你下車讓我試試。」

「去你的，我不行你便行?」

「周探長教過我開車，」王小克道：「而且，我坐他的車子時，經常留意他開車的一連串動作，信不信由你，我可以開得比你好!」

「——好吧!」小辣椒下車讓王小克坐上駕駛座。

王小克扭着車匙，將車子的引擎打着了，慢慢地放着「吉列子」，一踩油門，車子向前移動了。

「你看!」王小克得意地說道：「還是我行!」

小辣椒向他扮了個鬼臉，白小妹道：「你先試試兜圈子看看。」

「好，」王小克一踩油門，車子加快速度，向前馳了出去。

「不要太快!」白小妹叫道。

「小鬼子，你會不會轉二波行車?」小辣椒跟着大聲問道。

王小克有意在兩女面前露一手，當下踩下「吉列子」，轉上了二波，可是由於他技術還不純熟，油門踩得太少，車子劇烈一顫，又死火了!

小辣椒奔上前去，道：「看來你是不行，還是讓本姑娘來吧!」

王小克急忙又打着了火，推上一波，車子緩緩向前移動着。

小辣椒打開了車門，跳了上車，王小克一扭軚盤，車子兜了個圈，在白小妹面前停定，道：「小妹，上車吧!」

「你——你眞的行?」

「爲甚麼不行?」王小克道：「你看，車子不是會動嗎?」

「用一波行車，羞也羞死了!」小辣椒刮着臉笑道。

「管它哩，反正我們只是想利用它代步到路口截車而已。」

別墅驚魂　荒郊探秘

白小妹上了車後，王小克一踩油門，車子怒吼着朝那條小徑駛去。

小辣椒一面指指點點，一面批評王小克的技術，王小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試着轉上了二波，這一次倒沒有死火，車子向前加速衝刺。

「開慢一點!」白小妹叫了起來。

「放心，不會有事的。」

「喂，小鬼子，你够胆用三波嗎?」小辣椒忽然問道。

「我爲甚麼不敢?」

「用三波行車會怎樣?」白小妹問。

「車速會更快。」小辣椒答。

「別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白小妹急忙道：「那兩個壞人害不到我們，倘若我們撞車死了，那才倒霉!」

「喂，小鬼子，你試試用三波呀!」

王小克緊緊把持着軚盤，沒有轉波的意思，白小妹望了小辣椒一眼，道：「小辣椒，你再亂來我以後不替你洗衣服了!」

小椒辣向白小妹吐了吐舌頭，不敢言語了，原來小辣椒好玩，生平最怕的便是洗濯衣物，平日的衣物都由白小妹代洗。

王小克經小辣椒一提，本來想試試用三波行車，可是每架車子的構造都不同，他不知道三波應該向那邊推，所以一直用着二波。

車子倒也保持在時速二十幾咪的速度，只是油門聲大了一點而已。

十餘分鐘後，大馬路已經在望，三人歡呼了一聲，道：「到啦!」

王小克興奮下，想不到前面的路傾斜向下，一樣將脚踏在油門上，於是車子飛馳而下。

白小妹首先叫了起來：「慢點!」

「快踏煞掣!」小辣椒也大吃一驚。

說時遲，那時快，一輛豪華房車自馬路駛來，王小克的車子攔腰向它撞去。

「砰」地一聲巨响，兩架車撞上了。

王小克也在這個時候及時踏上煞掣，車子一震，又死火了!

三人定過神來，向被撞的那輛車子望去，竟然是一輛嶄新的「勞斯萊斯」，車身已被撞得凹了進去。

王小克知道自己闖了禍，暗叫一聲糟糕，只見一個中年紳士自勞斯萊斯中下來，怒氣冲冲地走到王小克車子前面。

他望了汽車一眼，臉上閃過一陣詫異的神色，轉向車廂望來。

當他看淸楚坐在車中的是三個未滿十八歲的少男少女時。不由呆了一呆。

王小克向他擠出一個笑容，道：「先生，對不起，撞到了你的車子。」

「你——你自己下來看看吧!」中年紳士臉上又現出了怒容：「這裏是十字路口，你們應該在路口停車的，這——」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是的，是的，都是我們不對，請你送我們回警局吧!」

中年紳士呆了一呆，訥訥地道：「爲……爲甚麼要送你們回警局?」

「控告我危險駕駛呀!」

中年紳士望了王小克一眼，臉上靑一塊白一塊，在那裏又氣又急，却是說不出話來。

王小克望着他奇特的表情，心下暗暗詫異，又道：「先生，怎麼樣?」

中年紳士望了王小克一眼，又望了損傷的車身一下，頓了頓足，却仍然說不出話來。

這時，坐在前座的司機下了車來，道：「波士，你想怎樣?」

中年紳士望望腕錶，焦急地頓一頓足，忽然吁了口氣道：「算了吧!我們在趕時間!」

說着，逕自轉身向他的豪華房身走去。

「喂，先生，你不載我到警局報案嗎?」

王小克打開車門，跳下車來。

中年紳士攢上車廂，沒有理睬王小克的叫喚。

「喂!先生!」王小克趨上前，道：「你不能這樣便走了的呀!」

中年紳士啼笑皆非地將頭探出車外，道：「你究竟想幹甚麼?」

「你不載我到警局報案?」

「算了，我已經自認倒霉。」中年紳士說着向司機打了個手勢，道：「開車吧!」

「喂，你不能走!」王小克心中一動，暗想這正是敲竹槓的大好機會，叫道：「你把我這架車撞成這樣，非賠點錢來不可，否則我怎向車主交待?」

中年紳士苦笑了一下，道：「小老弟，是

你撞我還是我撞你?你說淸楚點好不好?」

「反正——反正我的車也撞壞了，你自認倒霉，我可不認，」王小克道：「你總該賠點錢給我，好讓我向車主交待。」

「你這輛車是借來的?」中年紳士望着車頭凹了下去的房車問。

「是啊。」

「向誰借的?」

「這個你不用理，」王小克道：「你要嘛載我去警局報案，要嘛賠錢!」

中年紳士啼笑皆非地道：「小老弟，老實告訴你，我認識這輛車的車主，只要你告訴他是和我相撞弄成的，他一定不介意。」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道：「先生，你貴姓?」

「我叫朱浩東，」中年紳士答道：「聯邦飲料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王小克喃喃將他的名字唸了一遍，正要再和他說話時，司機已經將車子開走了。

「小鬼子!」小辣椒自後拍了他一下，道：「算了，我們還是等截別的車吧!」

王小克向公路望去，那裏有其他車子的影子。

白小妹這時也下了車來，道：「那人爲甚麼不要你賠：」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奇怪，我一提上警局，他便神色一變，像他們這種有錢人，難道也怕打官司嗎?」

「未必是怕打官司，」小辣椒道：「可能是怕入警局!」

王小克正要答話，白小妹忽然歡呼了一聲，道：「有車來了!」

原來那是一輛來往市區和郊區的十四座小巴，王小克急忙將它截停。

來到市區時，已是下午二時多，三人剛才一上車便感肚餓，幸而白小妹和小辣椒的飯盒未失，三人分來吃了。這時，精神抖擻商量下一步的行動。

「小鬼子，你說咱們現在應該怎辦?」白小妹問。

「當然先向周探長報告一切，」王小克道：「剛才咱們險險沒命哩!」

「對，等警方派救傷車去將那兩個傷者送到醫院去，」白小妹道：「但願他們還沒死才好!」

「你怕警方控告我殺人罪?」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那是自衞，沒有罪的!」

說話間，車子已經來到警察總部大廈前，王小克急忙叫道：「有落!」

司機急忙一踏煞掣，車子戛然而止，王小克付過了車資後，便和白小妹，小辣椒先後下車。

三人來到周探長的辦公室時，周探長正對着電話筒在吩咐：「這件事要儘快辦妥!」

他一抬頭，見了王小克等三人，不由一呆道：「世界電腦股分公司，又接到了恐嚇電話了!」

「哦?」

周探長道：「昨天他們已經接到了一個，今天一早，董事長姚同又在他家中接到一個!哼哼!看來那些『電腦殺手』是認眞的了!」

王小克雙眼一轉，道：「你沒有在電腦公司的電話裝上錄音機?」

周探長臉一紅，道：「昨天我一時想不到，現在已經派人加緊去辦理了。」頓了一頓，道：「怎麼樣?你們有甚麼好消息給我?」

「是壞消息——」王小克將早上所發生的一切說了出來，只聽得周探長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半响，他吁了一口氣，才道：「現在那兩個歹徒和損毀的車子仍然在郊區?」

「是的。」

「好!咱們立刻到現場去!」周探長的聲音透着興奮，道：「我早已知道電腦爆炸案和郭雄有關了，這正是最有力的證據。」

周探長領着三人來到停車場，一面吩咐陳警官派救傷車和工程車自後趕來。

一個多小時後，四人已經來到出事的十字路口，周探長將車子停了下來，道：「損毀的那輛汽車呢?」

王小克向車窗外望去，只見馬路上空蕩蕩地，那裏有損毀的汽車的影子?

白小妹和小辣椒也是大出意外，吶吶道：「咦，怎麼……怎麼不見了?」

「會不會被人拖走了?」周探長側頭問。

「咱們上去草坪看看!」王小克道。

「好!」周探長一扭軚盤，向那條小徑駛去，一面拿起無線電通訊器，將現場的地址告訴隨後趕來的救傷車和工程車。

車子來到那塊大草坪時，王小克向前一指，道：「那兩人就在——」說到這裏，話聲戛然而止，瞪大了一雙眼睛，望着前面的草地呆呆出怔。

「人呢?」周探長問。

一望無遺的草坪上，那裏有皮小二和小馬的踪跡?

王小克打開車門，跳下車來，向皮小二和小馬剛才伏身之地奔了過去。

草地上有被重物壓過的痕跡，然而就是不見了兩人的影子!

周探長，白小妹和小辣椒也下了車，向王小克走了過來。

「怎麼啦?」周探長問。

王小克沒有答話，只是蹲下地來，打量着面前的草地。

「他們被人搬走了!」王小克忽然叫了起來：「探長，不信你仔細看看，草地上還遺留下血漬!」

周探長湊上前一看，依稀看到草叢間血漬殷然，才乾掉不久。

「唔——」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是被人搬走了。」

「一定是那個『郭大哥』搬走的!」小辣椒道。

王小克抬起頭來，凝視着周探長，等待他的意見。周探長猶豫了一下，道：「那個小馬所持的手槍，你們臨走前並沒有帶去?」

「沒有。」

周探長站起身來，喃喃地道：「看來那輛撞爛的車子也是被他們拖走的。」

「可是……可是他們怎會知道那兩人遇了害?」王小克疑惑地道：「我們離開這裏，才不過兩個多小時!」

「小鬼子，你說會不會是那個姓朱的去通風報訊的?」小辣椒道。

「那一個姓朱的?」周探長詫異地問。

「就是和我們撞車，乘勞斯萊斯的那個，他好像是甚麼『聯邦飲料公司』的董事長，」王小克道：「對了，他的車子是朝那座別墅駛去的!」

周探長眼前一亮，忽然好像想起了甚麼東西似的，道：「我們下去看看。」

王小克隨着周探長來到車旁，問道：「探長，你想去那幢別墅看看?」

周探長微微一笑，並不答話，親自將車子發動，等衆人上車後，這才向小徑駛去。

來到小徑口時，周探長將汽車停下，打開車門，踏下車去。

他蹲下地來，凝視着地上一塊油漬出怔，半响才道：「剛才就在這裏發生撞車的?」

「不錯。」

周探長站起身來，這時遠處也傳來救傷車的「嗚嗚」聲了，王小克問道：「探長，我們要不要到那幢別墅去看看。」

周探長回過頭來，望着王小克，道：「爲甚麼要去打草驚蛇？」

「你已經有了頭緒？」

「不錯。」周探長滿懷欣心地道：「曹氏夫婦之死，日內便可以破案了。」

「探長，你爲甚麼這樣肯定？」王小克試探着問道。

周探長得意地笑了一笑，並不答話，親自向駛來的救傷車迎了過去。

刹那間，王小克感到一陣不快，是周探長的態度使他有這種感覺的！

當周探長對於整樁案件沒有半點頭緒時，曾經婉言要求自己加以協助，一旦得了點蛛絲馬跡，便現出一副「過橋抽板」的模樣來了！

王小克以前幫周探長破過不少案件，他並沒有冀圖周探長報答，只是他極端不滿周探長現在的態度！

小辣椒也看了出來，她向周探長的背影呶了呶咀，道：「哼！臭美麼！」拉了王小克一把，道：「不要幫他這種人！」

王小克見周探長向救傷車的人員比劃着，他胸中不斷在想：事情是沒有周探長所料的簡單的！

爲了曹炳文夫婦雪寃報仇，自己無論如何要去摸清一件事——麥昌在這事件中扮演甚麼角色！

× ×

王小克掀高了衣領，左右望了一眼，向不遠處那條冷巷走去。

冷巷兩旁堆放着垃圾，一陣風吹過來，鼻端嗅到垃圾的腐臭味，王小克皺了皺眉頭，卻沒有退縮的意思。

他來到一道木門前，蹲下身子，從縫隙間張望進去，那是一個破落的天井，和外面差不了多少，到處堆放着垃圾。

他側耳一聽，屋裏沒有聲响，這才伸手搭住門柄，向下一扭。

那道門自然是鎖住了的，然而像那種舊式而殘破的門鎖，怎難得倒王小克呢？他取出一條鐵絲，插進匙孔之中撥動着。

他的動作十分輕，因此一點聲响也沒弄出來，半晌，「的」地一聲，鎖被弄開了！

王小克並沒有立即開門進去，反而將身子貼在牆上，窺伺動靜。

五分鐘過去之後，屋內仍然沒有半點聲响，他才躡着足踏上前，輕輕打開了木門，閃進入內。

天井過去便是厨房和厠所，這種舊式唐樓的建築物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大廳中隱約透出燈光，王小克向窻子竄了過去，在窻簾布縫隙間向內一望，客廳中沒有人。

他眼珠一轉，打開通向內裏的一道玻璃門，閃身而入。

大廳四處堆放着貨物，都是些罐頭汽水之類，「昌記士多」早已打烊，只不知道麥昌睡着了沒有。

麥昌的卧房緊緊關着，燈光從房門底下透了出來。

王小克知道麥昌喜歡看書，莫非這個時候還在看他的小說，躡足上前，從匙孔中望進去，麥昌靠在床上，手中拿着一個金手鈪。

那金手鈪是女裝的，上面鐫滿了精緻的花紋，麥昌愛不釋手地撫弄着那金手鈪，忽然，王小克發現他面頰上掛着淚水！

像麥昌那樣的大男人，竟然躲在房間裏偷自飲泣，倒很令王小克出乎意料之外。

只見麥昌忽然把金手鈪掩在胸前，噤聲低呼：「慧芬！慧芬！」

王小克一聽到那兩個字眼，心頭不由一震，「慧芬」正是曹大嫂的名字！

麥昌爲甚麼會在房內偷喊曹大嫂的名。同時，他手中拿着的那個金手鈪，會不會是那天潛入屋中，在衣車底偷取的物件？

王小克暗中轉着念，麥昌忽然放不金手鈪，爬了起床，拿了一塊手帕，小心翼翼地將金鈪包住了，放在枕頭下。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轉身奔到幾箱叠起來的啤酒箱後面，凝視着房門。

不久，房門開了，麥昌已披上了外套，好像要出門的樣子。

王小克向大廳的壁鐘望去，已經是深夜十一時多了，他要到甚麼地方去？

麥昌熄了房中的燈，向大門走去，「彭」地一聲，大門關上了！

王小克從啤酒箱後面閃身出來，奔到房中，在枕頭底摸到了那個用手帕包住的金手鈪，湊到光亮處一看，只見那是一個兩多重的金手鈪，上面好像有字刻着。

王小克凝眼一看，依稀看到是「慧芬吾愛，昌贈」幾個小字。

「好傢伙！」王小克喃喃道：「果然是和曹大嫂私通！」

當王小克自曹炳文的口中聽到曹大嫂只探過他兩次監時，便懷疑曹大嫂經常外出的原因了！

從這隻金手鈪看來，他心底下更加確定，曹大嫂在丈夫入獄後，受不住寂寞和麥昌私通上了，而麥昌送了她這隻金手鈪，她遇害後，麥昌怕兩人的姦情被揭發開來，於是偷偷潛入曹大嫂的家，將它偷了回來。

王小克望着那隻金鈪呆呆出怔，從麥昌剛才的神情看來，他對曹大嫂似乎尙未忘情，那麼，他不會是殺害曹大嫂的兇手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把金手鈪放入袋中，轉身向天井中奔去，不一會，自冷巷中走了出來。

他游目四顧，只見麥昌正在前面路上踽踽獨走。

王小克心中一動，暗想何不跟踪他究竟要到甚麼地方去？

麥昌雙手插在袂袋中，慢慢地向前走着，一點也不知道有人自後跟踪。

王小克望着他的去勢，心中忽然一動：麥昌向百步級走去！莫非他又要到曹大嫂的屋中去？

等麥昌上了百步級後，王小克才自後跟上，只見麥昌緩步走着，十多分鐘，才上了百步級。

麥昌的背影在百步級的盡頭消失時，王小克才三級作兩級地奔了上去。

來到木屋區前的一片曠地時，王小克首先向曹大嫂的木屋望去，不見麥昌的人影！

他向前一望，原來麥昌竟然朝着自己所住的木屋走過去。

這一下大大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心底下叫道：「他原來想來找我！」

可是，麥昌來找自己幹甚麼？

王小克念頭一閃，暗叫不妙，莫非自己早上的一番話引致麥昌下了殺機？

他悄然奔了上前，身子貼在阿發所住的木屋牆上，探首向外窺伺。

麥昌在王小克的木屋前猶豫一下，緩緩地伸手要去敲門。

王小克一見他這個動作，心頭下一塊大石立時卸了下來——如果麥昌要對自己不利的話

，他是絕不會公然敲門的，因爲他知道屋內還有白小妹和小辣椒，還有盲眼的婆婆。

然而，麥昌的手，才伸到一半，忽然凝住了！

王小克大感迷惑，他在猶豫些甚麼？

忽然，他聽到麥昌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轉身向百步級走去。

王小克在他經過自己身前時，忽然現出身來，道：「昌哥！」

麥昌嚇了一跳，定眼見是王小克，不由驚喜交集，道：「小鬼子，我正要找你！」

「我到祥記去喝啤酒，」王小克若無其事地道：「昌哥，這樣晚找我幹甚麼？」

麥昌四週望了一眼，似乎怕被人見到的樣子，低聲道：「小鬼子，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好不好？」

王小克見他語氣懇切，於是點了點頭。

兩人向百步級前的曠地走去，在一塊光滑的大石上坐了下來。

「昌哥，到底有甚麼事，你不妨老實說出來，」王小克深意地望着麥昌，道：「大家是鄰居，沒有難題不可解決的。」

麥昌似乎滿腹心事，輕輕地嘆了口氣，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昌哥，我小鬼子是最够朋友的，」王小克道：「如果你有甚麼難題，只要我幫得到忙，我一定盡力。」

「這個我知道，」麥昌訥訥地說道：「關於早上……早上你問我的那幾個問題，我……我……」

王小克見他支支吾吾的樣子，心底下不禁暗暗好笑，說道：「就是關於你和曹大嫂之間的事？」

麥昌臉色一變，顫聲道：「你……你到底知道了一些甚麼？」

王小克其實只是一知半解，卻淡淡地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麥昌瞪着一雙驚駭莫名的眸子，望定了王小克，道：「你……你是怎樣知道的？」

「昌哥，首先我要你回答我一個問題，」王小克道：「曹大嫂是被誰殺死的？」

「當然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王小克說道：「是誰呢？」

麥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但願我知道！」

王小克呆了一呆，聽他的口氣，也不知道到底是誰下手殺了曹大嫂的了。

「哼！如果被我查到誰是兇手，我……我……」麥昌捏住了拳頭，恨恨地道：「我一定要殺了他，爲慧芬報仇！」

「昌哥，你和曹大嫂是甚麼時候開始的？」王小克問。

麥昌沉吟了一下，道：「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在曹炳文未入獄之前？」

麥昌緩緩地點着頭。

「你很愛她？」

麥昌又點着頭，忽然問道：「小鬼子，我們之間的事很秘密，你到底是從甚麼地方得悉的？快告訴我！」

「你今天晚上來找我，爲的就是查問清楚這件事？」王小克反問。

「唔。」麥昌向他點點頭。

「昌哥，老實告訴你吧，你和曹大嫂的事除了我之外，並沒有人知道，」王小克安慰他：「你放心好了。」

噗地一聲，麥昌身子一陣抽搐，緩緩地倒下地去，
王小克急忙滾到大石後躲避。

麥昌問道：「可是……可是你又怎會知道？」

王小克伸手入袋，取了那個金手鈪出來，在麥昌限前一揚。

麥昌神色大變，道：「你……你……」

「昌哥，既然你老實告訴了我，這個手鈪你便拿回去吧，」王小克道：「將來也好做個紀念。」

麥昌微顫着手接過那個金手鈪，道：「原來剛才你在我家中！」

「是的，」王小克道：「那天你到曹大嫂家中，自衣車底取這個金手鈪時，剛巧被人看到了。」

「誰？」麥昌神色緊張地問，似乎多一個人知道這件事，自己便多一分不安全。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說道：「是我！」

麥昌這才吁了一口氣，道：「小鬼子，請你替我保守這件秘密，好不好？」

「人都已經死了，還提來幹甚麼？」王小克安慰他道：「你放心，我不會故意去破壞曹大嫂生前的清譽的。」

麥昌聞言大喜，正要起身向王小克稱謝，忽聽「噗」地一聲，麥昌身子一陣抽搐，緩緩地倒下地去。

王小克認得那是裝了滅聲器的槍响，心下大吃一驚，急忙滾到大石後面。

只聽「噗噗」聲不停，大石粉屑紛飛，子彈射個不絕。

不一會，槍聲停了，四下裏恢復一片寂靜，只有麥昌低低的呻吟聲。

這一下變故太過突然，事前一點都沒有預測，王小克已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個不停。

他定過神之後，探首向外望去，只見一個大漢正向百步級下衝去。

不久，下面傳來汽車怒吼聲，兇手殺人之後，驅車逃去了。

王小克急忙將麥昌扶了起來，道：「昌哥，你怎麼啦？」

麥昌胸膛中了一槍，大腿也吃了一顆子彈，傷勢甚重，他睜開了眼睛，向王小克苦笑了一下。

「你……你信不信？」麥昌斷斷續續地說：「殺……殺慧芬的兇……兇手……一定就是剛才那……那人……」

王小克點了點頭，只見麥昌拿着金手鈪交在自己的手中，斷續道：「你……你拿去吧，千萬不要被別人發現，尤……尤其是上面刻着的小字……」

「是。」

麥昌喘着氣，忽然好像廻光反照一般，道：「小……小鬼子，曹……曹炳文是我和慧芬殺死的！」

王小克聞言一呆，暗想麥昌眞非臨死前胡言亂語起來？

「不……不騙你，那……那是我想出來的計劃，」麥昌道：「慧芬在接到炳文的電話後，立刻取了一具同樣構造的無線電控制儀跑到警署外面，就……就這樣便把曹……曹炳文殺死了！」

王小克忽然想到一樣東西，那是：曹炳文當時正替人執行着爆炸電腦的任務，會不會幕後主使者惱怒曹大嫂殺了他，這才向她下毒手的？

眼見麥昌氣若游絲，已經只剩下最後一口氣，急快追問道：「昌哥，曹大嫂有跟你想到曹大哥在爲甚麼人做事嗎？」

「我……我們以爲可以長相厮守了——」

麥昌問非所答地道：「我們可以不必再偷偷摸摸了……」

「昌哥！」王小克搖着麥昌的身子，焦急地問：「昌哥！曹大嫂有向你提到曹大哥在替誰做事嗎？他爲甚麼要爆炸那些電腦？」

麥昌雙眼一睜，死在王小克的懷中。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輕輕地將麥昌的身子放下地。

由於剛才的槍聲太輕，而且又是在深夜，木屋區的人全入睡了，沒有人知道曠地前發生了命案！

王小克緩緩地站起身來，望着那金光閃閃的手鈪呆呆出怔！

「他們爲甚麼連麥昌也不肯放過？」

王小克走到那塊大石之前，望着上面纍纍的彈痕，腦中念頭一閃，忽然想到剛才那個兇手的對象會不會是自己？

王小克細心一想，當槍聲響起時，麥昌正起身擋住自己的身前，就在那刹間，他中槍倒地了！

顯然的，剛才的第一顆子彈是瞄準着自己，只不過剛巧由麥昌頂替了而已！

想到這一點，王小克不由全身如陷冰窖之中——有人謀殺自己！

用不着說，行兇的人，必定是皮小二派來的！

王小克加快了脚步，向木屋奔過去，叫醒酣睡中的白小妹和小辣椒，聞言驚駭不已，穿了衣服隨着王小克來到百步級前，望着麥昌的屍身，瞪大了美眸，不知如何是好！

「小鬼子，快報警！」白小妹道。

「是！」王小克想起曹大嫂屋中有電話，於是奔了過去，一脚踢開屋門，向衣車奔了過去，拿起電話，撥下「九九九」。

× ×

「小鬼子，你再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重新再說一遍，」周探長面色凝重問道：「好不好。」

王小克清了清喉嚨，將昨晚發生的事說了出來。

「那個金手鈪呢？」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在這種情形之下，看來是不能將麥昌和曹大嫂之間的秘密瞞住的了，他伸手入袋，將那金鈪取了出來。

周探長凝視着那金鈪，過了半晌，才道：「你認爲聘請曹炳文去爆炸電腦的犯罪集團，寄恨於曹大嫂殺了曹炳文，因此才下手將她殺了？」

「除了這個理由之外，還有其他的嗎？」王小克反問。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我也同意你的解釋，不過，他們爲甚麼要爆炸那些電腦？」

「這是你們警方的責任了，」王小克道：「你們應該設法查出來！」

「我們正在查，」周探長伸了個懶腰，道：「現在事情已經有了眉目，曹炳文的死也有了解答，剩下來的是『電腦殺手』的主持者和動機了！」

「還有我的安全！」

「哦？」

「可不是嗎？他們試過兩次要謀害我了，」王小克道：「你應該立即採取行動，拘捕那幢別墅的主人。」

「小鬼子，慢慢來！」周探長笑道：「你可知道那幢幢的主人是誰？」

「大不了是個暗營醜業的名流！」

「他是本市新興的黑社會勢力頭子！」周探長道：「在沒有搜集到足夠的證據之前，我們是不能貿然採取行動的！」

「那你對我的安全有什麼保障？」

「小鬼子，你幾時變得貪生怕死，胆子如鼠了？」周探長笑問。

王小克有一陣不悅，道：「他們企圖謀害過我兩次，自然會有第三次，第四次，我總不成躲起來不見人！」

「你可以躲起來的，」周探長笑着道：「而且我可以負責你躲起來的一切費用。」

「什麼意思？」

周探長比了個手勢，道：「簡單得很，既然你怕被歹徒謀害，那就設法躲起來，由我供應一切的費用。」

「躲在什麼地方？」

「隨便你，酒店，公寓，抑或我的家中都可以。」周探長道。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周探長出怔，他爲什麼突然間對自己這樣好？

「你不是說過要我幫手嗎？」王小克問。

「最初是的，」周探長伸了一個懶腰，道：「可是我已經掌握了破案的綫索。」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原來如此！

「小鬼子，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就在酒店替你訂一間房，」周探長道：「當然是套房，還有你的家人可以暫時住進去。」

「那——那要許多錢哩！」

周探長微微一笑，道：「住到破案爲止，即是說，住到你的性命安全爲止，你以爲要花許多錢？」

王小克「哦」地一聲，聽周探長的語氣，好像破案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什麼原因形成周探長有這種信心呢？王小克腦際間飛快地盤算着。

「怎麼樣？」周探長問。

「你以爲住在酒店裏一定安全？」王小克說。

「起碼比你的木屋安全得多了，」周探長道：「酒店廿四小時有人看守，而且，我會關照他們特別關心陌生的人。」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問道：「住到你破案爲止？」

「當然。」

「好吧。」

周探長滿意地笑了起來，上前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

當王小克將周探長的「義舉」告訴白小妹和小辣椒時，兩人都呆住了，白小妹問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也許他眞是一片好心。」王小克答。

「周探長？」小辣椒嗤了嗤鼻，道：「除非是轉了性！」

「那也難說得很，」王小克道：「我以前幫過他許多忙。」

「像周探長這種人，是記過不記功的。」小辣椒冷冷地說。

「不論如何，他叫我們搬到酒店去住沒有錯，反正又用不着我們出錢，」王小克道：「有第一流大酒店的套房住還想怎樣？」

「你答應他了？」白小妹問。

「是的，」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現在他的車子就在下面等。」

「啊！他親自來接我們到酒店去？」白小妹瞪大了一雙美眸。

「是呀，否則酒店怎肯租房給我們？」白小妹搖着頭，苦笑道：「眞是奇跡，眞是奇跡！」

「隨便收拾點衣物吧！」王小克催促道：「不能讓他等得太久。」

半個小時後，三人扶着盲眼的婆婆步下百步級，向周探長的車子走過去。

周探長早已將車門開了，幫王小克扶着婆婆上車。

在一間二流酒店下榻後，周探長搓着手，欣慰地道：「好啦，現在只要你們不出酒店一步，我敢担保一定安全！」

「喂！周探長！」小辣椒踏上前去，道：「我們這幾天不能上班，公司會扣薪水，也由你負責賠償？」

周探長呆了一呆，苦笑道：「你們當我是財神爺不成？」

「但，這個方法是你想出來的。」小辣椒道。

「可是我全爲了你們的安全着想。」

「我們不上班便沒有薪水支取，沒錢便沒飯吃，沒飯吃便——」

「好了好了！」周探長不待小辣椒說下去，便說道：「我照計你們的薪水便是，這行了吧？」

小辣椒才笑了笑，住口不言了。

「你們肚子餓便叫東西吃，酒店裏有中餐和西餐供應，」周探長頓了一頓，又補充一句，道：「可是每頓飯不能超過五十塊，否則我將來沒錢埋單的。」

「放心好了，我們知道。」白小妹道。

周探長這才吹着口哨，離去了。

「小鬼子，」白小妹拉了王小克過去壓低聲音道：「你有沒有發覺，周探長似乎爲安排了我們在酒店中而覺得開心哩！」

王小克點頭道：「不錯，我相信他不會是爲了我們從此可保安全而開心。」

「那究竟是爲了什麼？」

「對了，會不會他掌握到破案的綫索，可是又怕我搶先跟他爭功？」

「你又是警方的人，」白小妹猶豫了一下，道：「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小辣椒插口道：「正因爲小鬼子不是警方的人，所以，他才不能老是被小鬼子搶先破案，這樣一來，不是表示警方的無能嗎？」

「說得也是道理，」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其實這是周探長枉作小人，我怎會和他爭功勞？警方又不付我獎金的！」

「對啦！獎金！」小辣椒忽然一拍枕頭，大聲叫了起來。

「什麼獎金？」白小妹轉頭望定了她。

「一定是電腦公司懸獎緝捕炸毀電腦的歹徒，」小辣椒道：「所以，周探長怕我們捷足先登，將獎金領取了去！」

王小克眼珠一亮，奔到電話几去，拿起話筒，撥了一個號碼。

當接綫生接聽電話時，王小克道：「麻煩你將這幾天的早報送來三零四室好嗎？」

「這幾天的早報？」接綫生不明所以。

「總之是上星期六至這個星期二的報紙，請你們派人送來三零四室。」

「——好吧。」

不一會，侍應生將一叠報紙送了進房，王小克摸了一個輔幣作爲打賞，關上房門後，道：「小妹，你識字比我們多，留心看看有沒有電腦公司的懸獎啓事。」

「好。」

三人將報紙攤在房中地氈上，一頁一頁地翻着看，不久，終於被他們找到了，那是當天的早報，套紅的「懸獎啓事」就登在第一版！

王小克和小辣椒雖然自曹大嫂那裏學到了不少生字，但看起來比較吃力，白小妹一掃眼，立即道：「新時代和廿一世紀聯合懸獎五萬元，緝捕惡意炸毀電腦的歹徒歸案！」

「對啦！」王小克一拍大腿，道：「難怪周探長這樣好心，嘿嘿，五萬元扣掉我們的房租伙食，他可以賺四萬九千餘元，這筆生意自然是做得過的！」

當王小克說這一番話的時候，語氣顯然甚爲興奮，因爲周探長這樣做的原因是怕自己棋先一着破了案去領獎，換句話說，周探長相信自己的能力。

當一個人的才能被人忌怕時，自然是值得高興的。

「豈有此理！」小辣椒道：「卑鄙的周探長！」

「我說他可憐才對，」白小妹淡淡一笑，道：「如果他對自己有信心，如果他認爲小鬼子不會比他早一步追查到兇徒，他不會這樣做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白小妹比小辣椒大一歲，思想畢竟比較成熟和有深度。

「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王小克望着兩人。

「周探長既然怕你搶了他的功勞和那五萬元獎金，我們就故意和他比賽一下，氣氣他！」小辣椒說。

白小妹沉吟着，半晌才道：「我相信曹大嫂是那些歹徒殺的，爲了替她報仇，我們該出點力。」

王小克望着窗外，道：「周探長以爲我們蒙在鼓裏不知道他的用意，他未免太小看我們了！」

「對！」小辣椒道：「無論如何要和他鬥一鬥！」

「怎樣鬥法？」王小克問。

小辣椒瞠目結舌，好一會才訥訥地道：「設法……設法去將那些歹徒找出來！」

「怎樣找？」

「也許我們應該先去查一查，看看周探長手中掌握了什麼綫索再說。」白小妹道。

「不錯。」王小克雙眼一轉，又道：「其實不必查他，我自己也發現了一個綫索。」

「什麼綫索？」小辣椒急忙問。

王小克咀角泛起一陣笑容，拿起電話，叫接綫生搭上警察總都的號碼。

「你想找周探長?」小辣椒問。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對着話筒道：「請問周探長在嗎?」

「他還沒回來。」對方答。

「如果他回來的話，請你告訴他打個電話給王小克。」

「好的，」對方問：「你的電話是——」

「他知道的。」

掛下電話後，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小鬼子，你究竟找周探長幹什麼?」

王小克側頭望着她，微笑道：「像你剛才所說的：氣氣他!」

「好極了!」小辣椒拍着手，道：「等一下最好讓我來跟他說話，担保氣得他七竅生烟，暴跳如雷!」

王小克淡淡一笑，靠到沙發上閉起眼睛，陷入思維之中。

不一會，電話响了，小辣椒跳上前要去拿電話，不料王小克自後摟住了她，道：「讓我聽!」

「為什麼一定要你聽?」小辣椒道：「我聽不行嗎?」

白小妹趨上前拿起電話，「喂」了一聲，道：「請等等。」說着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道：「你的電話。」

王小克接過電話，「喂」了聲。

「小鬼子嗎?找我幹什麼?」是周探長的聲音。

「周探長，我只是想告訴你，你白費心機了!」

「你說什麼?」周探長呆了一呆。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王小克冷笑道：「你怕我搶在你頭裏破案，令你的發財美夢成空!」

「——」周探長大出意料之外，道：「誰……誰說的?」

「我看到報紙了，」王小克道：「電腦公司懸獎五萬元!」

周探長道：「那又怎樣?」

「你稀罕那五萬元，所以出賣了我，出賣了朋友，」王小克道：「把我軟禁在酒店裏，是不是?」

「胡說!」周探長咆哮着道：「我是一片好心!」

「探長，別口是心非了，」王小克道，「如果你以為我像你在乎那五萬元的話，你是太看小我了!」

「看小你?」周探長哈哈地笑起來，道：「據我所知，你小鬼子連五毛錢也是好的!」

王小克心下生氣，道：「可是我却不會為五萬元而出賣朋友!」

「天曉得!」周探長道。

王小克道：「探長，你信不信我可以早你一步破案?」

周探長哈哈地笑了起來，說道：「小鬼子，這樁案件，不比以前那幾樁，前幾次你是誤打誤撞才破了案的，這次你一點綫索頭緒也沒有!」

「如果我真的可以破案呢?」王小克沉聲問。

「——除非你有我所掌握的資料，」周探長輕蔑地笑着道：「或者你發錢寒，為了那五萬元——」

「哼!你瞧着好了，即使我破了案也不會在乎那筆錢，我寧願拿出來做善事，或者捐給公益金!」

「哈哈!你是這樣的人?」

在周探長朗笑聲中，王小克掛斷了電話。

「怎麼啦?」白小妹問。

「太豈有此理了!」王小克氣呼呼地道：「周探長看不起人!」

小辣椒接口道：「這叫做狗眼看人低!」

「小鬼子，你真的有了破案的綫索?」白小妹低聲問。

王小克先是點了點頭，隨即又艱澀地搖着頭，喃喃道：「也許只是我一時錯覺而已，我總覺得有一個人和這件案很有關係。」

白小妹和小辣椒異口同聲地問道：「那人是誰?」

「朱浩東!」王小克道：「那個什麼飲料公司的老板!」

× ×

風很大，刺骨的寒風迎面刮了過來，王小克不由自主打了個寒顫。

他掀高了衣領，將手揷在褲袋中，瑟縮着身子，向前面不遠處一幢紅瓦別墅走去。

那別墅背山面海而建，附近「淺水灣」是本市有名的泳場，每逢週日假期，成千上萬住在市區的人，都蜂湧而來，在綠波間載浮載沉消遣時光。

然而，此時的淺水灣却一片死寂。

天剛黑，街燈也剛亮了起來，然而那暈黃的燈光對於照明偌大的淺水灣道並沒有用處，別墅前樹影婆娑，仍然透着一陣陰森恐怖的感覺。

王小克來到那幢別墅左側，仰首望一望高約丈餘的圍牆，還有圍牆上佈滿的鐵蒺藜，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要爬上那道圍牆並不難，難的是如何越過圍牆上刺人的鐵蒺藜!

王小克游目四顧，看到不遠處有一棵大樹，有一樹幹橫伸進別墅中，眼光不由一亮。

他奔到大樹前，提了一口氣，矯捷有若靈猿一般爬上了樹，從樹上向別墅中望去，原來是一個種滿了花卉的花園。

花園中有假山，也有人工築成的小溪，小溪邊點綴着無數的小燈，雖然政府呼籲「節省能源」，那些小燈還是開着，隱約看到小溪中有金黃色的鯉魚在游來游去。

王小克望着眼前的景像，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有錢人真懂得享受——誰不知道「聯邦飲料有限公司」的老板朱浩東是本市的千萬富翁兼社會名流?

王小克自袋中取出一個鐵盒子，抽出一端細若魚絲的繩頭，繫在樹幹上，用手扯了一扯，將繩索自鐵盒中拉了出來，沿着它輕易地落到花園中。

他把鐵盒放在一塊假山石上，拔了幾把草蓋住，然後向前走去。花園旁是車房，那架被撞得車身凹進去的勞斯萊斯泊在那裏，朱浩東沒有出去!

別墅是複式建築物，大廳中有燈光，王小克躡着足來到窗前，由於窗帘布並沒有拉上，所以，王小克可以將大廳中的情形一覽無遺。

他放眼向大廳望去，偌大的客廳沒有半個人影!

反正客廳不是他的目的地，他來此的目的，只是想查一查朱浩東和電腦爆炸案究竟有沒有關係。

他拍拍袋中的玩具手槍和一個假面具，在適當的時機中，它們是可以派用場的。

就在王小克想轉身向外走去時，別墅前忽然傳來一陣汽車的馬達聲，跟着，喇叭聲响了起來。

王小克心頭一喜，不論來的是誰，都可以從他們的言談間得到進一步的資料。

他蹲下身來，望着大廳的入口處。

一個傭人匆匆地自內廳奔出去開門，跟着，樓梯口出現了一個穿着名貴睡衣的中年男子，正是朱浩東!

朱浩東雙眉緊皺，凝望着大廳入口處。

當他期待的人出現時，他擠出一絲笑容，迎了上去，王小克調頭一看，不由呆了，來的竟然是周探長。

周探長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而且好像跟朱浩東有了預約似的?

剎那之間，王小克實在猜不透其中原因。

只見周探長趨上前跟朱浩東握着手，道：「對不起，朱先生，打擾你了。」

「沒關係沒關係，」朱浩東向周探長作了個請的姿勢，道：「請坐請坐!」

周探長毫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周探長，究竟有什麼貴幹，請說吧。」朱浩東臉上露着忐忑不安的神色。

「朱先生，你可曾聽過曹炳文這個名字?」周探長問。

「就是上個星期的新聞人物。」

「不錯。」

「啊!我是在看電視報告才聽到的。」朱浩東問：「到底有什麼事?」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每當他思索着怎樣開口說話時，便有這個手勢，王小克異常清楚，周探長的話題要接觸到核心了，所以尖起了耳朵。

「相信朱先生也聽過郭雄這個名字?」

「當然，他是本市有名的人。」

「我的意思是說，你和郭雄很熟吧?」

「可以這樣說，不過，我們只是生意上的往來而已。」朱浩東答。

「據我們所知，曹炳文以前是跟郭雄做事的。」

朱浩東雙眉一揚，道：「那又怎樣?」

周探長又擦了擦鼻子，道：「朱先生，請問你做什麼生意?」

「洋酒批發，」朱浩東答：「我的公司叫『聯邦飲料有限公司』。」

「朱先生，你可知道有人在調查你們公司的營業額嗎?」

「那倒不足為奇，外國的總廠經常會調查產品在其他城市的銷量如何。」

「可是他們先後委托了『新時代』和『廿一世紀』電腦有限公司，而且兩間公司都被人炸毀了電腦。」周探長道。

朱浩東雙眉一揚，道：「探長，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你以為和我有關係嗎?」

「我這樣說過嗎?」

「你顯然是懷疑我。」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可以這樣說，我所以在這個時候來找你便是因為如此，如果我有證據的話，這時候你應該在警局和我說話了，是不是?」

朱浩東臉色一變，霍地站起身來，道：「對不起，我沒有空和你談下去了。」

「朱先生!我勸你還是冷靜一點，聽我把下面的話說下去。」

朱浩東咬一咬咀唇，重新坐了下來，說道：「我聲明在先，如果你的話涉及了人身攻擊和法律問題的話，我一樣可以延請律師指控你的。」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道：「據我所知，貴公司所代理的某牌子洋酒，在本市很暢銷，可有這件事?」

朱浩東點一點頭，臉上閃過一陣異樣的神色。

「可是，在外國的總公司蒙特雲奧酒廠，收到的訂單不多，」周探長試探着問：「是不是有人在本市釀製假酒頂替?」

周探長的話未說完，朱浩東怒喝一聲，道：「你是在指控我麼?」

「朱先生，我並沒有這樣說過，」周探長語氣平靜：「不過，如果利用這種方法賺錢，倒是很聰明的，一方面代理那種酒，另一方面再釀製私酒頂替，成本低，利潤高，同時又不怕被正牌貨控告——」

「你胡說!」朱浩東提高了聲音：「沒有這回事!」

「朱先生何必動怒?」周探長心平氣和地說：「我們只是傳說而已。」

朱浩東悻悻然地望着周探長，緘默着。

周探長又道：「我們不妨再作一個假設，當總公司發現那隻牌子的酒在某城市十分暢銷，但訂單却一天少過一天的時候，便下令追查，剛巧聘請本市的電腦公司代辦，為了使真相不明，只好請人去破壞電腦公司了!」

「周探長!」朱浩東冷笑着道：「你的想像力認真豐富啊!」

「過獎了。」

朱浩東忽然自袋中取出一張支票，遞到周探長的面前，道：「周探長，這是一點心意，補助一下退休金的。」

王小克看到朱浩東這一個舉動，不由暗自叫道：「好傢伙!他不打自招了!」

「你在賄賂我?」周探長冷冷地問。

「不!我說只是一點心意。」

周探長望着那支票，是一個「五」字，後面加上四個「零」。和「新時代」，「廿一世紀」所懸獎的數目一樣。

「假使我接受了它，我要為你做些什麼?」周探長望着他。

「你什麼也不用做。」朱浩東聳聳肩，說：「大家心照不宣。」

「憑這張支票，我就可以拉你坐牢!」

「但你不會的，因為五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我認識很多有勢力的人，包括你們的署長在內!」朱浩東的神色，恢復了鎮定。

周探長神色一變，霍地站起身來，接過他那張支票：「朱先生，跟我走吧!」

「你說什麼?」朱浩東楞楞地問。

「跟我回警局!」

「我犯了什麼罪?」朱浩東問：「你有什麼證據?」

「這張支票就是證據!」周探長道：「走吧!你的第一個罪名是賄賂警方人員!」

朱浩東的神色顯得出乎意料以外地鎮定，說道：「周探長，你會發覺這樣做是非常愚蠢的!」

望着周探長將朱浩東押解了出去，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也覺得，周探長這樣做對整樁事無補。

忽然，他發覺頸頸間有一陣暖氣噴了過來——那是有人站在後面呼吸的關係。

也許那人剛才來到，也許已經站在自己背後很久了，剛才由於集中精神在聽周探長和朱浩果的對話，因此發覺不出來。

姑勿論如何，背後站了一人而自己竟然不知道，王小克只覺全身僵住了，竟然不能回頭去看究竟是什麼人!

半晌，一個溫和的聲音，傳進了耳朵：「小兄弟，這一幕戲完了，你有興趣去看第二幕嗎?」

王小克這才回過頭去，站在背後的是一個眸子閃閃有光的英俊青年，正含笑望住他。

「你——你是誰?」王小克驚疑地望着那人問。

「先不要理我是誰，你有興趣看第二幕嗎?」青年含笑問。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向他點點頭。

「那好!我們走吧!」

× × ×

周探長將朱浩東帶進警局的拘留室後，道

：「朱先生，請屈就一個晚上吧，希望你身上不要再藏有炸彈！」

「我要打個電話！」

「隨便，」周探長滿懷信心地笑道：「你要打幾個電話都行！」

說罷，周探長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陳警官追了上來，道：「探長，你拘捕了『聯邦飲料有限公司』的朱浩東？」

「不錯，要破這幾樁案，要着落在他的身上。」周探長笑着說。

「我看不會這樣容易吧？」陳警官道：「我們目前並沒有什麼證據！」

周探長拿出那張支票，笑道：「你看這是什麼？」

陳警官接過去一看，瞪大了雙眼，口中訥訥地道：「這……這是他賄賂你的現……現金支票？」

周探長得意地點點頭，道：「不錯，憑這張支票，我就可以控告他了！」

陳警官皺起了眉頭，道：「探長，朱浩東這人很不簡單，他怎會笨到授人以柄呢？」

「哈哈，這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周探長輕鬆地笑着說：「總之這次他被我抓到把柄的了！」

就在這個時候，案頭的電話忽然響了起來。周探長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周探長，我是區局長。」

「區局長，有什麼吩咐？」周探長心下一慄，恭敬地問。

「我要你立刻將朱浩東釋放！」

「可是他——」周探長的心陡地一跳，壓力果然來了！

「他企圖賄賂你，是不是？」區局長嘆了一口氣，道：「周探長，你太大意了，在他將那張支票交給你時，他可會聲明那是補助退休金的？」

「是啊。」

「朱先生經常捐助我們的警察退休基金，這不是第一次了，」區局長道：「而且，在他將支票交給你後，他並沒有要求你為他做任何事，既然如此，你憑什麼扣留他？」

周探長拿着電話筒呆呆說不出說來，自己的確沒有想到這一點。

區局長又道：「剛才他打過一個電話給我，說是如果你不立即釋放他的話，他會聘請本市最著名的律師保釋，然後再控告你誹謗罪，周探長，他和許多法官是好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

「那麼，」區局長語氣嚴峻，道：「釋放他！」

說罷，區局長掛下了電話，周探長向陳警官望了一眼，苦笑着。

「怎樣了？」

「區局長要我將朱浩東釋放。」

陳警官雙眉一揚，遲疑着說道：「你怎麼說？」

周探長聳着肩，苦笑道：「我有什麼辦法？只好釋放他了。」

「就這樣便宜了他？」

「有什麼法子？」周探長說着拿起案頭的電話，吩咐將朱浩東釋放。

× × ×

王小克兩道疑惑的眼光，牢牢地望着身畔瘦削陰鷙的青年男子。

青年男子向他淡淡一笑，說道：「看什麼？」

「你——你到底是誰？」王小克詫異地問道。

「你猜猜看。」青年男子咀角泛着分不出是智慧還是狡黠的笑意。

王小克雙眼一轉，搖了搖頭，道：「我猜不着。」

青年男子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前趕路，道：「我卻知道你是誰。」

「哦？」王小克愕了一然。

「你是『小鬼子』王小克，對不對？」青年男子側頭望着王小克，咀角仍然泛着笑意。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你……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青年男子得意一笑，說道：「我怎會不知道？」

說話間，兩人已經來到淺水灣停車場，青年男子領着王小克來到一輛小型「福特」房車前，打開車門，向王小克作了一個「請」的姿態。

「我們——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王小克問。

「咦？剛才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青年男子答道：「我要帶你去看一齣好戲。」

「什麼好戲？」

青年男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如果你有勇氣跟我去的話，便請上車，如果沒有勇氣，那咱們在此分手吧！」

說罷，逕自坐上司機位，將車子的馬達打着了火。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終於踏上車去。青年男子側頭向他笑一笑，道：「小鬼子果然名不虛傳，並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

王小克霍然一笑，不貪生怕死是假的，為了和周探長鬥一口氣，也為了那五萬元獎金，勢非冒一冒險不可。

從周探長猝然造訪朱浩東這一點看來，周探長已經掌握了不少破案的綫索，而眼前這個年輕男子似乎對整樁事件所知甚多，也許自己跟着他會發掘到進一步的資料和證據。

車子緩緩駛出去時，王小克又想：目前的情形已經逐漸清楚了！朱浩東是個釀造私酒的酒商，由於總廠聘講電腦公司代作「市場調查」，他怕那隻牌子的洋酒在本市的眞正銷量為總廠得悉，從而查出他釀製假酒頂替的犯罪行為，因此，聘請本市黑社會頭子郭雄去破壞電腦。

電腦不能操作後，自然無從進行「市場調查」，而朱浩東的犯罪行為也不會被揭發了！

郭雄將這樁差使派給曹炳文執行，可惜他失手被擒，而後被曹大嫂和麥昌串謀殺了，郭雄遷怒曹大嫂，於是派人將曹大嫂刺殺。

誰是殺害曹大嫂的兇手？王小克心中已經有了一個概念：那多數是皮小二！

可是，這時候去查誰是殺害曹大嫂的眞正兇手已經無關重要了，因為罪魁禍首是朱浩東和郭雄！

朱浩東和郭雄是本市有名的人物，要他們繩之以法，除非掌握到十足的證據。如今，周探長面臨的也正是這個難題。

車子朝着中區公路駛去，王小克從思維中驚醒過來，他側頭望一望那青年男子，心底下疑惑頓生：這神秘男子的身份是什麼？他是朱浩東抑或郭雄的人？

「電腦爆炸案終於被周探長破了！」王小克試探着問。

「你說什麼？」

「我說，電腦爆炸案被警方的周探長破了，」王小克道：「剛才，他已經將朱浩東拘捕了。」

青年淡淡一笑，道：「那沒有用的，朱浩東很有點勢力。」

「你認識他？」

「我當然認識他，」青年笑道：「問題是

他不認識我。」

「你認為周探長拘捕朱浩東對整樁案件無濟於事？」王小克又問。

「當然，」青年咬了咬唇，道：「如果朱浩東是一個這麼容易對付的人，他也不成為朱浩東了！」

說話間，後面忽然傳來電單車的聲音，青年朝倒後鏡一望，只見一輛電單車正風馳電掣而來。

王小克聽到「軋軋」機聲，也不由自主地調頭去看，只見一道强烈眩目的車頭燈向前射來，急忙將眼光避開，青年喃喃地道：「奇怪，這麼晚了，把車子開得這樣快，很容易出事的！」

話聲甫畢，電單車「嗖」地一聲，越過了汽車，片刻間消失在黑暗中了。

「好傢伙！」青年叫了一聲：「我已經開到七十咪，他的車速起碼一百咪。」

「他在趕什麼呢？」

「天曉得！」青年苦笑一下：「都市的青年都喜歡尋找刺激——」

青年話還沒說完，忽聽前面「隆」地一聲巨響，跟着火光一閃，那聲音在寂靜的夜間聽來更加刺耳。

青年雙眉一揚，道：「糟糕，失事了！」

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前面山坳處一片火光，不由也感到一陣惋惜。

青年一踩油門，車子加速向電單車失事場所飛馳而去。

不一會，車子已來至肇事地點，青年將車子停下，搶先跳了下車，向倒臥在血泊中的一個男子奔去。

那男子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夾克，伏在地上動也不動，未知死活，電單車則倒在附近樹叢之間，由於電油外溢，火勢正逐漸蔓延開來。

「你看看他死了沒有，」青年一邊叫着，一邊向火場奔去：「我先將火撲滅，否則要釀成火災！」

王小克料不到他想得如此週到，遲疑了一下，扶起那男子，只見他雙目緊閉，咀角，雙頰，額頭都是鮮血，若非有鋼盔護着頭，這時恐怕腦漿四溢了。

直搗黃龍　人贓並獲

王小克探一探男子鼻息，見他受傷雖重，卻仍然有呼吸，這才定下心來，向青年望去，原來他早已抓了一把樹枝，正在撲打蔓延開來的火勢。

青年動作敏捷，那火勢初起不久，被他一番撲救，不一會已經熄了。這才拋下樹枝，一面抹着汗水，一面向王小克走過來。

「他怎麼了？」青年問。

「還沒有死。」

「哦？」青年蹲下地來，拿出打火機劃上了火，利用打火機的光驗視男子傷勢，半晌，才「拍」地一聲將打火機熄了，道：「咱們要趕快將他送到醫院去。」

王小克呆了一呆，附近全是荒凉的郊區，離市區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又沒有公衆電話亭，如何將他送到醫院去？

青年站起身，四週望了一眼，皺起了眉頭，道：「如果不將他立即送醫院的話，他絕對活不過今天！」

「反正你有車子，不如你送他到醫院去吧？」王小克說。

青年猶豫着，剎那間難以下決定。

半晌，他終於咬了咬牙，道：「人命攸關，看來只好自我犧牲一下了。」說着俯身抱起那男子，向停泊在附近的車子走去。

王小克急忙自後跟上前，替他打開後廂車門，幫手將受傷的男子扶上車。

兩人合力把男子放在後廂車座上，這才踏上車去，青年將車子掉了頭，循來路而回。

「我們的好戲看不成了？」王小克問。

「唔，」青年緩緩地點着頭，道：「救人要緊，反正未必有收穫的。」

王小克楞了一楞，道：「什麼收穫？」

「我們打算去看的好戲，可能與我們所尋求的東西有幫助，」青年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王小克眼前一亮，道：「剛才你說人命攸關只好自我犧牲，原來指的就是這一回事？」

「不錯。」

「先生，你是警方的人？」

「我像嗎？」青年淡淡一笑，反問。

「那麼，為什麼你要——」王小克雙眼一轉，忽然低呼了出來道：「你是私家偵探！」

青年扶着駕駛盤，咀角又露出了笑意，道：「小鬼子畢竟是小鬼子，瞞不了你！」

「你是『世界電腦服務公司』聘請來的私家偵探？」王小克問。

「不，」青年道：「這下你可料錯了。」

「那麼你的僱主是誰？」

「好吧，我告訴你，」青年道：「我的僱主是外國一間大酒廠，廠名叫蒙特雷奧，朱浩東代理那隻洋酒，就是他們出產的。」

「啊！他們雙管齊下，一面叫電腦公司調查市場，一面越洋聘請你調查朱浩東釀造私酒的證據。」

青年點着頭，道：「我以前是商業犯罪科的探目，後來才離開警界，參加了一間偵探社的工作。」

「現在可以告訴我你的姓名了吧？」王小克問。

青年微笑着道：「好吧，我告訴你，我姓吳，名道洪。」

「吳大哥，你手上有什麼證據？」

「經過這幾個月來的調查，終於被我發現了朱浩東釀造私酒的基地，」吳道洪道：「剛才我就是想帶你去那個基地看一看的。」

「啊！你怎麼不早說！」王小克道：「只要查悉釀造私酒的地點，朱浩東便逃不出法律的制裁了！」

「未必，」吳道洪苦笑搖着頭，道：「朱浩東從來不到那個基地去，所有的行動，都由他幾個忠心耿耿的下屬代策代行，就算警方勘破了釀製私酒的基地，捉到的也只不過是幾個傀儡而已，眞正的幕後主持人朱浩東，仍然可以逍遙法外。」

「這樣說來，咱們是沒有辦法對付朱浩東這斷的了？」王小克問。

「除非我們掌握到確實的證據，否則——」吳道洪笑了一下，道：「暫時是沒有可能將他繩之以法的。」

就在這個時候，車廂後那個受傷的男子忽然低低呻吟了一聲。

吳道洪急忙把車速減低，轉頭去看，只見那男子雙眼微開，斷斷續續地道：「朱老板下令，把……把一切毀……毀去。」

王小克和吳道洪對望了一眼，心中都想到了同樣的事情。

吳道洪一踏煞掣，車子戛然而止，他凝視着那男子呆呆出怔。

「警……警方已經查……查到了……快快將一切毀去……」男子說到這裏，雙腿一伸，氣絕死了。

吳道洪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咱們應該怎樣做？」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把他送回剛才

電單車失事的地方去，然後，我們照原定的計劃，到那個基地去看看。」

「好！」吳道洪將車子掉了頭，向電單車失事的地點疾馳而去。

「難怪他把電單車開得這樣快，」王小克道：「原來是去通風報訊！」

「如果私酒廠被毀的話，咱們要抓朱浩東的把柄就更難了！」吳道洪焦急地道：「所以，要快點趕上，儘可能設法阻止他們！」

「剛才你說要帶我去看一齣好戲，原來你早已料到朱浩東有此一着了？」

「不錯，以朱浩東的為人，他被周探長拘捕時，一定會下令毀掉一切有關他犯罪的證據，」吳道洪道：「幸好這個報訊的失事而死，否則這當兒私酒廠已經化成一片灰燼了！」

說話間，車子已經來到電單車失事之所，兩人合力將那男子搬下車來，放在他剛才臥身之地，這才轉身上車。王小克問道：「吳大哥，咱們就這樣到朱浩東的私酒廠去嗎？」

「你有沒有勇氣？」吳道洪問。

王小克拍拍胸膛，道：「什麼沒有勇氣？你帶路好了！」

吳道洪笑了一笑，道：「好。」一踩油門，車子向前疾馳了出去。

不一會，吳道洪忽然將車速減低，王小克詫異問道：「怎麼啦？」

「找個隱蔽的地方泊車。」

王小克心下恍然，看來車子已經接近了目的地，為使對方不會發覺自己的踪跡，絕不能將車子駛得過近。

吳道洪終於找到了一塊長滿野草的曠地，將車子直駛過去。

車子停定之後，吳道洪問道：「這裏安全嗎？」

王小克向四週的環境望了一眼，只見四面都是三四呎高的矮樹叢，根本發現不到，於是點了點頭，道：「這個地方再理想不過了。」

兩人先後下了車，王小克向前面一座樹林指去，道：「私酒廠是不是在那一邊？」

「不錯，」吳道洪點了點頭，道：「不過是在林子的後面，從這裏走去，大約要半個小時的腳程。」

「嘩！」王小克不由自主伸了伸舌頭，道：「這麼遠！」

「這樣對他們來說才安全。」吳道洪說着，自袋中取出一個袖珍電筒，向四週照射了一遍，道：「那條隱蔽的小徑就在前面。」

王小克隨着吳道洪向前走去，不一會，果然發現樹林中有一條人工築成的小徑，蜿蜒着向內伸去，只是小徑鋪滿了樹枝樹葉作掩飾。

兩人踏着地下的樹葉，緩緩向前走着，由於許多葉子已經乾枯，所以「簌簌」聲響，在深夜裏聽來特別刺耳和清晰。

又走了一會，吳道洪忽然將手一伸，拉住了王小克，低聲道：「前面不遠處有人守衛，我們小心一點，不要被他們發覺。」

王小克點了點頭，躡足向前走去，饒是如此，仍然發出輕輕的「簌簌」聲。

吳道洪皺起了眉頭，低聲道：「咱們這樣走去，用不着接近他們的基地，便會被他們發現了！」

王小克雙眼一轉，說道：「可是有什麼法子？」

吳道洪這時已經熄了電筒，拉着王小克的手，沉吟半晌，說道：「咱們捨正路摸索前進吧！」

王小克聞言雙眼一亮，小徑旁長着柔軟的野草，雖然也有落葉，但踏上去卻不致弄出過大的聲響，於是領先踏上草地。

就在這個時候，樹林外傳來電單車的機聲，王小克和吳道洪對望了一眼，緩緩地點着頭，暗想朱浩東做事果然週詳，跟着又派了第二個傳訊者。

電單車的機聲越來越近，一道強烈的車頭燈也跟着出現，兩人互相打了個眼色，躲在一棵大樹的樹幹後，等電單車飛馳過後，才快步向前奔去。

兩人奔了好一會，只見前面隱約有火光，大概便是朱浩東釀造私酒的基地了。

「前面就是他們的基地？」王小克問。

「不錯。」吳道洪道：「小心一點，廠房方圓一百碼之內，都有守衛，莫被他們發覺才好。」

其實用不着吳道洪關照，王小克早已放輕了腳步，向前走去。

兩人來到一個凸地的小山丘後，伏下身緩緩地爬上去向下一望，只見參天的大樹下，擺滿了大鐵桶，想必是釀造私酒的用具！

在一列系「鐵桶陣」後面，還有幾座更大的鐵鼓，幾盞火水燈吊在樹梢上用作照明工具，十餘個漢子正在忙碌着。

王小克抬頭一望，只見樹蔭濃密得逾乎尋常，把偌大的一塊曠地的上空遮住了，定眼一看，才發現原來那些樹蔭有的是人工造成的。

「小鬼子，你看！」吳道洪忽然拍了拍王小克，噤聲道。

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只見那個騎着電單車而來的漢子，正自一個帳幕中走了出來，向幾個大漢指指點點，吩咐他們做事。

「他想幹什麼？」王小克喃喃地。

「這還用得着說嗎？自然是下令毀掉這座私酒廠了。」

王小克定眼一望，果然看到幾個大漢操起利斧，向「鐵桶陣」走了過去。

「不錯，他們要毀掉這一切！」吳道洪雙眉緊皺，道：「等一下他們弄破所有的鐵桶，酒精漏出來後，便會放把火將它燒個乾淨的了！」

「可是這是座樹林，如果用火燒的話，有可能釀成大火災，把整個地區都燒光的啊！」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

「你看，他們不是正在準備撤退嗎？」吳道洪向着帳幕那邊指去，只見有個大漢雙手捧着一個鐵箱，放在電單車的車後，用繩子綑綁着。

這時，遠處已傳來「砰砰」的聲音，那幾個手持利斧的大漢，正操斧向鐵桶鑿去，手起斧落，鐵桶立時破了，一股液體自內噴射了出來。

王小克離現場雖然有一百餘碼，仍然也嗅到一陣酒精味。

「小鬼子，你猜這些私酒如果釀造成後，可以值多少錢？」吳道洪忽然問。

王小克側頭呆呆地望着吳道洪。

「一共五百多萬元！」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朱浩東拚命釀造私酒，那有這許多銷路？」

「怎會沒有銷路，他代理『蒙特雷奧』總廠的那隻洋酒牌子，在本市的銷路居第一位，同時，東南亞一帶的市場也由他供應，他手中訂單之多，便是再多一座這樣的私酒廠，也來不及交貨哩！」

「怪不得他發大財了！」

吳道洪望着那些大漢揮斧鑿鐵桶，喃喃道：「如果他的如意算盤一直這樣打下去，估計每年可以賺三千多萬元！」

眼見曠地上一大半鐵桶鑿穿了，另幾個大漢正要加入行列，忽聽一聲暴喝：「停手！」

王小克和吳道洪心下一懍，眼光向前搜索着發聲之人，只見那幾個拿着斧頭的大漢果然

停了手，愕然回顧。

這時，樹林四週忽然奔出十餘個勁裝大漢，人人手中都有武器，為首的一個手中提的竟然是輕機槍，而槍咀正對着持斧的幾個大漢。

「把斧頭放下來！」大漢嚴峻地喝道。

那幾個大漢面面相覷，一時間不知聽命好抑或違抗好。

一個穿唐裝綢衫的中年漢子自帳幕中踏了出來，他咬着長約尺許的土烟斗，逕自向提手輕機槍的男子走去。

「左國成！別動！」大漢暴喝一聲，槍咀轉過來對着他的胸膛。

左國成取下土烟斗，上下打量着大漢，忽然「啊」地一聲，「呵呵」笑道：「我還以為是誰，原來是郭大哥的第一得力助手『火龍』龍三兄弟！」

「火龍」龍三冷哼了一聲，道：「左國成，我奉郭大哥之命前來接收這裏！」

他此言一出，左國成固然驚愕不已，便是王小克和吳道洪，也是大出意料之外。

左國成呆呆地望住了龍三，半晌說不出話來。

「聽到嗎？我奉郭大哥之命，前來接收這裏的。」龍三手中輕機槍一揚，冷然道：「你們若是要命的便不得妄動，否則休怪我槍下無情。」

龍三說話之間，他背後的十餘名大漢紛紛包圍了上來，手中短槍指着左國成的下屬。

「龍三兄弟，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左國成手中的土烟斗微微顫動着，顯然心底下驚愕無已：「咱們向來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啊！」

「哼！這是上頭的事，咱們只有聽命的份兒，」龍三語氣稍為強硬，說道：「左兄弟，我勸你叫他們把傢伙拋下地，由我們暫時看管吧！」

左國成見龍三所帶來的人個個都有武器，己方絕非敵手，不由嘆了一口氣。

「快叫他們放下傢伙！」龍三叫道。

左國成咬住土烟斗不斷吸着烟，只聽烟斗中的烟絲「嗤嗤」作響，烟霧嬝嬝而升，剎那間好像仍未下定主意。

龍三已經有點不耐煩，踏前一步，道：「左國成，你——」

話未說完，左國成烟斗一揮，烟咀中燒得發紅的一塊烟絲像流星地向龍三面門射去，這一下猝起發難，任何人都意料不到，只聽龍三「啊呀」一聲慘叫，眼珠被左國成的烟絲射個正着，掩住雙眼大叫大跳。

左國成一擊得手，跟着欺身向前，探手奪了龍三的輕機槍，飛快將烟斗插在後頸項之間，扣住槍掣，轉身指着龍三帶來的那十幾個大漢。

這變故兔起鶻落發生猝然，那十幾個大漢定眼瞧清楚形勢時，已經身在機槍槍咀威脅之下，其中一個揚起手來，左國成比他更快，一扳槍掣，「砰！」地一聲，那人右手中彈，手槍「砰」地掉下地去。

「別動！」左國成叫道。

手持利斧的大漢見左國成反敗為勝，均是又驚又喜，紛紛操起了利斧，奔上前去，將驚惶失措的十餘個大漢包圍了起來。

「把他們的手槍繳下來！」左國成大聲叫道。

「是。」幾名大漢答應了一聲，上前將龍三一衆手下的短槍，利刃繳了下來。

左國成見己方已控制了大局，這才取了烟斗含在口中，一面向龍三走去，道：「龍三，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來聽聽。」

龍三雙眼紅腫，左眼甚且被炙燒得睜不開來，他冷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既然你不肯說，那就得罪了！」左國成向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呶呶咀，道：「把他們全綁住！」

那大漢取了一紮繩索，分別將龍三和他的手下綑綁了起來。

左國成一手提着輕機槍，一手拿着土烟斗，瞧着龍三等人被綁之後，才道：「好，我們依計行事，撤離這裏吧！」

「左二哥，這些人呢？」一個大漢問。

「把他們也帶走吧，他們的老大和我家主人是好朋友，在不明到底是甚麼原委之前，我們還是不要傷了大家的和氣。」

幾名大漢聞言又提起了斧頭，向附近的鐵桶陣走去。王小克和吳道洪對望了一眼，說道：「吳大哥，這個姓左的辦事倒是小心謹慎得很。」

「他是朱浩東手下第一紅人，那枝烟斗是純鋼煉製而成，比尋常的刀劍還要厲害，」吳道洪低聲道：「是個不容易對付的腳色。」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瞧他剛才舉手投足之間對付龍三反敗為勝，也知道是個十分厲害的人物了。

「朱浩東既然有這樣厲害的手下，為甚麼要轉聘郭雄的人去炸毀電腦？」王小克問。

「也許他生平只做走私漏稅的生意，有關採用暴力的行動，便委托郭雄去做，」吳道洪道：「剛才那左國成不是說過嗎？朱浩東和郭雄是好朋友。」

王小克不由想起那天在郊區撞車的事來，當時朱浩東曾指着被撞的車子說：「車主是我的朋友。」看來朱浩東匆匆忙離去的原因就是要去找郭雄，難怪皮小二和小馬，被郭雄救走了。

左國成吩咐手下將龍三等人押到一棵大樹旁，催促另外幾名大漢立即收拾細軟，準備撤退。

王小克見那些鐵桶差不多已經被鑿穿，側頭問道：「我們應該怎辦？」

吳道洪皺起了眉頭，剎那間也沒有主意。半晌，他才道：「等一下他們便要放火了，我看還是早點離開這裏吧。」

「你——你剛才不是說過要設法阻止朱浩東將這些證據毀去的嗎？」

「可是你說該用甚麼法子？」吳道洪無可奈何地聳着肩：「單憑我們兩人之力，是敵不過他們的。」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正打算站直起身，忽然發現有個硬物頂住自己的背脊，跟着，一個冰冷的聲音傳進了耳朵：「不要動，也不要出聲！」

一聽到那個聲音，王小克不由全身如陷冰窖之中，緩緩地調過頭去，手中握着短槍指住自己的正是皮小二！

在皮小二身後，還有廿餘個漢子，個個勁裝打扮，手中都握着短槍、小劍，或西瓜刀。

王小克一見這副情勢，不由暗叫了一聲苦，剛才只顧觀看下面情形，竟然疏忽了背後有人悄然掩近。

是一個大漢也用槍指脅着吳道洪站立起身，皮小二道：「阿清，阿萬，你們兩個留心看着這兩人，其他的隨我衝下去。」

王小克見那十餘名大漢悄然無聲地向前竄出，暗想一場好戲就要開演了。

皮小二身上傷口未癒，此時却一馬當先帶頭向左國成衝去。

左國成偶爾一瞥眼發現皮小二帶了十餘個大漢向己方衝來，急忙提起輕機槍瞄準，一面叫道：「皮小二，停步！」

皮小二手一揚，背後十餘個大漢立時停了

去勢，他將短槍揷回腰間，一步一步向左國成走去。

「我叫你站着！」左國成厲聲喝道。

「左先生，」皮小二淡淡一笑，道：「我們郭大哥已經親自出馬來到此地，不信你看看四下裏全被我們包圍住了！」

左國成疑惑地向四週望了一眼，皮小二揚聲大叫道：「兄弟們，站出來，讓左先生看看吧！」

他話聲甫落，樹林四週立時出現了無數勁裝漢子，個個身材魁梧，肌肉結實，把樹林當中那塊曠地包圍住了。

王小克料不到郭雄竟然會調動了這許多手下前來爭奪一個私酒廠，心下暗暗詫異。

左國成見了當前陣勢，臉上不由也是勃然變色，微顫着聲音道：「你們……你們到底意欲何爲？」

皮小二道：「郭大哥的意思是，這間私酒廠你家主人已經經營了一段不短的日子，若是付之一炬，實在太可惜，因此，希望你們不要將它毀去。」

「可是我剛才接到主人命令，一定要將它毀去不可。」左國成道。

「我說這酒廠不能毀！」一人朗聲叫道。

左國成循聲音望去，只見郭雄正笑吟吟地自人叢間擠了過來。

「郭大哥，你好！」左國成見獨霸一方的黑社會頭子郭雄果然親自出馬，只得上前和他打招呼。

「唔，左國成，你帶了這些夥伴走吧，這裏的一切交給我便行了。」

「可是我家主人——」

「全由我負責，」郭雄不耐煩地向他揮揮手，道：「你快走吧！」

左國成似乎對郭雄忌憚了幾分，聞言遲疑了一下，終於咬着牙道：「好吧。」

當左國成轉身離去時，郭雄向皮小二招了招手，道：「你派幾個手足駐守這裏，其他的人各自回家吧。」

「是！」

這時，龍三等人已被同伴解了綁，紅着臉過來和郭雄招呼。

郭雄見龍三臉上被灼傷了一大片，拍拍他的肩膊，道：「龍兄弟，回去好好休息吧，過幾天事成之後，我重重有賞。」

「多謝大哥。」

王小克和吳道洪在兩名大漢押解下，向郭雄走了過去。郭雄凝視兩人半晌，道：「你就是和我作對的小鬼子？」

王小克硬着頭皮點了點頭，一顆心却怦怦亂跳起來，不知郭雄要怎樣對付自己。

郭雄的眼光轉向吳道洪射去，冷然道：「你就是甚麼偵探社的私家偵探嗎？」

吳道洪點了點頭。

「哈哈！你查到了一些甚麼，唔？」

吳道洪緘口不言，郭雄向皮小二招了招手，指着兩人道：「把他們帶回去好好看守住，這兩人將來對我也許有用處的。」

「是。」

王小克這才卸下心頭一塊大石，照郭雄的話聽來，自己的性命暫時是無碍的了！

只要郭雄不立刻下手殺害自己，便有辦法逃出魔掌——王小克這樣想。

× × ×

朱浩東背負着手在大廳中踱來踱去，偶爾抬頭望一望壁鐘，面上現出焦躁的神色。

「他媽的！怎麼還沒有消息？」他喃喃地說道。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忽然「鈴鈴，鈴鈴」地響了起來，朱浩東雙眉一揚，奔近電話几去，拿起了電話。

「喂？」

「朱老哥嗎？」對方是一個熟悉的聲音：「我是郭雄。」

「啊，甚麼貴幹？」朱浩東疑惑地問。

「哈哈，貴幹是沒有，我只要和你說幾句話，」郭雄的語氣十分輕鬆，道：「有空出來一下嗎？」

朱浩東望了望壁鐘，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猶豫着道：「這……這樣晚了，有甚麼話就在電話裏說吧。」

「電話裏說不大方便，」郭雄道：「我們還是當面說話比較好。」

「到底是甚麼事？」

「見面再說吧，」郭雄問：「你來我這裏，還是我到你那裏？」

朱浩東沉吟了一下，道：「好，你來我家裏吧。」

「我準半個小時之後到。」

掛下電話之後，朱浩東雙眉緊緊地皺了起來，郭雄剛才語氣奇特，難道有甚麼事故發生嗎？

他雙手背負，踱到大廳口，向別墅外望去，外面黑漆一片，連鬼影都沒有一個。

忽然，一陣汽車的馬達聲自遠處傳來，朱浩東雙眉一揚，露出喜色。

汽車在別墅前停了下來，早有傭人上前將鐵柵打開，只見左國成匆匆忙忙地奔了進來。

朱浩東一看左國成臉上的神色，便知道發生甚麼意料之外的事了。

左國成向朱浩東點了點頭，逕自向內走去。朱浩東和他來到書房之中，先關好房門，才問道：「我吩咐你的事都做好了？」

左國成面色凝重，向朱浩東搖了搖頭，道：「沒有。」

「爲甚麼？」朱浩東心下一懔。

左國成將剛才發生的事粗畧說了一遍，只聽得朱浩東雙眉緊鎖，半晌說不出話來。

「郭雄這樣做到底是甚麼意思？」朱浩東喃喃地道。

「也許他在覬覦你的經營？」

「郭雄不是一個笨人，他明知道警方已經在懷疑我的經營，十六咪的基地遲早都會被他們發現，怎會突然霸佔了它？」朱浩東道：「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朱老板，我看他一定會和你聯絡，將他的原意說出來的。」

「不錯，他等一下便要到這裏來了。」

左國成臉色一變，道：「朱老板，那你要小心一點，最好帶把槍在身邊，以防他——」

朱浩東不待他說下去，便揮了揮手，道：「我的作風和郭雄不同，動刀動槍不是我本行，再說，郭雄也知道我在社會上的地位，他是不敢亂來的。」

「那麼，我留下來以防萬一吧？」左國成取下烟斗含在口中燃火。

朱浩東沉吟了一下，道：「好，你躲在書房中，如果有甚麼變故時才現身。」

「是。」

這時，外面傳來汽車的喇叭聲，朱浩東臉色一變，道：「他來得好快！」匆忙向外走去，順手掩上了書房的門。

朱浩東來到大廳時，郭雄已自外走了進來，朱浩東見他隻身而來，這才舒了一口氣，趨上前去，道：「郭老大，請坐請坐！」

郭雄老實不客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左右望了一眼，道：「左國成還沒有回來嗎？」

「他回來過了！」朱浩東在郭雄對面坐了下來，道：「剛才的一切到底是甚麼意思？」

「哈哈，老哥聰明過人，難道還猜想不到

嗎？」郭雄反問。

朱浩東隱約猜到郭雄的意圖，只是不敢相信郭雄會用這種手段對付自己，因此佯裝不明，道：「郭老大，這兩天小弟被警方煩得要死，到底是甚麼意思，實在猜測不透，還請老大指敎。」

郭雄取出一支雪茄含在口中，劃着打火機燃上了，緩緩地噴着烟霧，道：「朱老哥，你這幾年可賺了不少錢吧？」

朱浩東心下一懔，臉上却不動聲色，道：「托賴老大照應，倒還賺得一口飯吃。」

「朱老哥你過謙了，」郭雄取下雪茄，「呵呵」地笑道：「我聽人家說，你這幾年經營得法，多多少少也賺了幾千萬哩！」

朱浩東聽他特別强調「經營得法」那四個字，神色不由一變，尷尬地陪笑着。

「我們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還是開門見山吧——」郭雄說着吸了口雪茄，兩道灼灼的眼光望定了朱浩東。

「老大請說。」

「是這樣的，我最近在股市中虧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老實說，現在的我是外强中乾，還欠下了銀行一筆錢。」

朱浩東並沒有答話，他正在盤算着應對之法。

「銀行最近又向我追還欠債，可是我那兒還有錢還債呢？」郭雄道：「以朱老哥你和我的交情，如果你不幫我這個忙，這一關我是過不了的啦！」

朱浩東雙唇一動，終於擠出這幾句話來：「你要多少？」

郭雄聽他這樣說，臉上露出笑容，道：「我常說朱老哥够義氣，眞是沒錯的，既然你肯幫忙，那我也不客氣了，哈哈。」

「到底多少？」

「五百萬！」

「你說甚麼？」朱浩東霍地自沙發上站起身來，驚愕地望定了郭雄。

郭雄張開五隻手指，一字一頓地道：「五百萬！」

「你……你當我是甚麼人？」朱浩東微顫着聲音道：「我還以爲最多不過三五十萬，五……五百萬這個數目，簡直……簡直滑稽！」

「朱老哥，如果你的經營被警方查到的話，你說滑稽不滑稽？」

朱浩東臉色大變，道：「原來你阻止我毀去那個基地的原因就是想利用它來勒索我！」

「朱老哥，你是聰明人，你應該懂得怎樣做的。」郭雄說着站了起身，說道：「我告辭了。」

「且慢！」朱浩東急忙叫道。

郭雄轉回頭望住朱浩東，等待他繼續說下去。

朱浩東猶豫了一下，才道：「大家有話慢慢商量，何必匆匆離去？」

「朱老哥，你放心，三日內我絕對不會向警方告密的，」郭雄笑了一笑，道：「不過三日後，如果你仍然不能助我渡過這個難關的話，那便難說得很了！」

朱浩東心下有氣，道：「即使警方勘破了那個基地，也不能證明是由我經營的！」

「是嗎？」郭雄淡淡一笑，道：「你信不信我手上握有足够的證據，證明你是幕後主持人呢？」

「甚……甚麼證據？」

「總而言之，如果你肯助我渡過難關，那麼證據將不會成爲證據，否則你好自爲之了！」郭雄說着向門外走去。

朱浩東急忙追上前去，道：「老大，你老老實實開個數目來，如果我做得到的話，一定盡力助你，免得……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五百萬！」

「我沒有這麼多錢！」

「朱老哥，我已經調查過了，你這幾年賺了不少錢，而且完全投資在地產業上，僅是一幢『商業中心大厦』，便替你賺了幾百萬，你還敢說沒有錢？」

朱浩東呆一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朱老哥，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郭雄走後，左國成自書房中走了出來，朱浩東望了他一眼，問道：「剛才的話你都聽到了。」

左國成向他點了點頭。

「想不到爲了請他派人去炸毀幾具電腦，却攪成這個地步。」朱浩東苦笑一下，道：「你說我現在應該怎樣做才好？」

左國成緊揑着拳頭，道：「幹掉他！」

朱浩東雙眉一揚，道：「用甚麼方法？」

「總之將他幹掉，不論用甚麼手段。」

「你——辦得到嗎？」

左國成仰首沉吟了一下，道：「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只好去試試了！」

朱浩東拍拍左國成的肩膊，道：「好，那就交給你去做吧，事成之後，我重重有賞。」

× × ×

王小克和吳道洪靠着牆壁並肩而坐，在他面前，有一道木門，外面還有鐵閘，房間丁方五十尺左右，放着兩張帆布床，沒有窗，空氣從木門底下的空隙透了進來，而房中惟一的光綫，也就是自下面透進來的那一點點光了。

兩人不發一言地坐在地上，呆呆望着那道木門出怔，他們知道，木門外還有一個大漢守衞，要逃出這間「囚室」是沒有可能的！

吳道洪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已經十幾個小時過去了，他們還不送東西給我們吃！」

經吳道洪一提，王小克才發覺自己飢腸轆轆，已經餓得四肢無力。

「他們到底存着甚麼心？」吳道洪喃喃地道。

王小克將手扶住牆壁，緩緩地站了起身，道：「再這樣下去，我們非餓死不可！」

吳道洪又嘆了一口氣，緘默着。

王小克輕輕敲了一下門板，問道：「喂，外面有人嗎？」

「幹甚麼？」一個粗啞的聲音立時自外傳來。

「大佬，請送點食物給我們裹腹吧！」王小克道：「我們快餓死了！」

門外一片緘默，那大漢並沒有回話。

王小克又敲了敲門，道：「喂，你聽到我的話嗎？」

「聽到了！」外面那大漢粗聲粗氣地道：「別吵，否則我把你們宰了！」

王小克心下一懍，頹喪地坐下地來。

「小鬼子，看來連你也沒有法子了！」吳道洪側頭苦笑着。

王小克忽然一笑，伸手在袋中摸索，除了一些零錢之外，其他的一切物件都在被關進來之前被人搜了出來。

「奶奶的。那郭雄莫非眞的要將我們活生生餓死不成？」王小克罵了一聲。

吳道洪苦笑一下，却不出聲。

王小克又站了起身，在房間四週敲敲打打，發覺全是鋼筋混凝土，十分堅實。

他又踱到那道木門前，蹲着身子，向匙孔中望去。

王小克端詳了那匙孔半晌，忽然叫道：「吳大哥，我可以將門打開！」

「哦？」吳道洪緊張地轉頭望定王小克。

「唉！可惜我沒有工具，」王小克嘆了一

口氣，道：「甚至連鐵綫也沒有一條。」

「那有甚麼用？」吳道洪沮喪地俯下了頭，道：「即使可以將門打開，這幢別墅中起碼有十個彪形大漢，我們也逃不出去。」

其實這一切王小克早都想到了，只是這時飢火難熬，希望藉交談而忘記而已。

吳道洪道：「小鬼子，還是乖乖地坐下來吧，等一會激怒了他們，進來教訓你一頓可是自討苦吃！」

王小克向那道木門虛踢一腳，坐了下來。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喧嘩人聲。

「捉住他！」

「別讓他逃了！」

「龍三哥小心，他有槍！」

王小克和吳道洪不由面面相覷，看來郭雄的別墅中來了刺客，是誰這樣大胆，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呢？

一陣喧嘩聲過後，忽聽郭雄冷冷地道：「把他關進黑房去！」

「吳大哥，你說那人是誰？」王小克低聲問。

吳道洪搖了搖頭，道：「我怎知道？」

「我知道，」王小克得意地笑了一笑，道：「一定是朱浩東的人。」

「哦？」吳道洪說道：「你憑甚麼這樣猜想？」

「還不簡單嗎？郭雄這人落井下石，阻止朱浩東毀滅犯法證據，自然是想藉此勒索，朱浩東並非善男信女，自然會以牙還牙——」

說到這裏，木門「砰」地一聲被人打開，一個人被推得跌跌撞撞地撲了進來。

跟着，木門又關上了！

那人站定後，才發現房中還有人，噤聲問道：「誰？」

王小克一聽那個聲音，心頭一喜，道：「左先生，歡迎你來做伴。」

「你……你是誰？」左國成以背靠在門扉上，戒備着。

「左先生，你不會認識我們的，」王小克說道：「總之，我們現在同仇敵愾，同撈同煲了！」

吳道洪心情本來不佳，聽王小克說得好笑，不由伸出手去，柔聲道：「左先生，我們是你的朋友，不是敵人。」

左國成一雙灼灼的眼光仍然射在兩人的身上，顯然並不信任他們。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左先生，被關在囚室裏的人，難道會是你的敵人嗎？」

「哼，我怎知道你們是否郭雄的手下喬裝的？」左國成道。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哈哈笑了起來，道：「左先生果然小心謹慎，可惜這次却是小心謹慎得過了頭。」

「你們到底是誰？」

「我叫王小克，他叫吳道洪。」

左國成將插在背後的土烟斗取了下來，含在口中，緩緩地靠着門扉坐下來。

「你們爲甚麼會被關在這裏？」

王小克望了吳道洪一眼，道：「我們得罪了郭雄。」

左國成啜吸着烟斗，王小克想到他曾經利用燒紅了的烟絲傷人，不由向烟咀望望。這一望之下，愕了一然，烟咀中並無烟絲，也無着火。

「左先生，如果你想刺殺郭雄，也應該晚一點才動手，」吳道洪望了望腕錶，道：「現在才不過是晚上九時多，你這樣做無疑自投羅網！」

左國成淡淡一笑，並不答話。

「左先生，我看你是故意失手被擒的吧？」王小克忽然問道。

「你說什麼？」左國成臉色一變。

「沒有，我只是隨便問一問而已。」

左國成左手一探，抓住了王小克胸口衣領，道：「剛才你說什麼？」

吳道洪沉聲道：「左先生，你快鬆手，否則我不客氣了！」

左國成雙眼一轉，將王小克放了下來，說道：「小孩子胡說八道！」

「左先生，既然是胡說八道，你又何必這樣緊張驚恐？」吳道洪冷冷地道。

左國成瞪了兩人一眼，仰首望住天花板，再也不說話了。

王小克見左國成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也不再打擾他，逕自爬到帆布床上，躺了下來。

這一晚，外面仍然沒有送食物進來，王小克知道叫嚷也沒有用，閉起眼睛，竭力想睡。

然而，他已經一天兩夜未吃過半點東西，那裏睡得着覺，在床上翻來覆去。

忽然，王小克聽到一下輕响聲，好像有人拔開了什麼木塞似的，側耳一聽，却又聽不到了。

不久，又是「噗」地一下輕响，這一次王小克聽得很清楚，聲音發自室內！

到底那是什麼聲音？王小克悄悄地一個轉身，睜開眼睛望去，只見吳道洪面向牆壁躺在帆布床上動也不動，好像正在酣睡，左國成則靠在門扉上，手中拿着那枝土烟斗。

王小克心想：原來是左國成百無聊賴在玩他的土烟斗！正欲轉身面壁而眠，忽見左國成動作奇快地站了起身，向帆布床走來。

王小克一見他的動作，心下不由一懍，暗自戒備着，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左國成俯身望了酣睡中的吳道洪一眼，跟着又轉身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急忙閉起了眼睛，佯裝睡着了。

左國成見兩人均無異動，這才躡足向房門走去，王小克睜眼一看，只見左國成已將土烟斗拆成幾節，手中拿着一支閃閃生光的鐵絲，在匙孔中攪動着。

刹那間，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左國成要逃！

看他那種矯捷的行動和沉着的神態，也知道是早有預謀的了！王小克這時更加確定了自己的暗忖：左國成是故意失手被擒，然後在別墅中施展手脚的，看來他還把一切應用的工具預先藏在那土烟斗之內！

然而，左國成怎樣對付門外守住的大漢呢？同時，他逃出去之後，將會做些什麼？

王小克心底下暗暗納罕，却瞇着眼睛，望定了左國成的動作。

不一會，房門傳來「的」地一聲，門鎖被他弄開了。

左國成弄開門鎖後，並不開門，反而靠在門扉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門外那大漢也聽到「的」地一聲，打開鐵閘，開了房門來走看。

就在鐵閘聲响起時，王小克看到左國成自烟咀裏剔出一顆小丸，往門板上一抹。

那顆小丸立時爆出火花，散成怪霧。於是，王小克知道左國成爲什麼要深深吸一口氣才行動了，刹那之間，也不發言，只是閉住了呼吸。

那大漢持槍闖進房來，見左國成站在門邊，剛要出聲喝問，忽然一陣踉蹌，仆跌下地。

左國成早已知道大漢會暈倒，急忙伸手將他扶起，輕輕放下地去。

他將大漢放下地後，這才拿着半截烟斗，閃身而出，還輕輕掩上了房門。

王小克見左國成輕易逃出了黑房，一骨碌

自帆布床上跳了起來，拉開房門，向外走去，甬道中闃無人蹤，左國成不知去了什麼地方。

王小克探首吸了一口氣，這才轉過身來，赫然發現吳道洪正站在身後。

兩人互相點頭打個眼色，先向外竄出。來到甬道之中，才敢呼吸。

「那個姓左的好厲害！」王小克伸了伸舌頭，道：「若非肚子餓得睡不着覺，這當兒早已中了他的迷烟不省人事了！」

「我以爲你睡着了，原來你比鬼還要精靈！」吳道洪笑笑道：「怎麼樣？咱們從那一邊逃？」

王小克前後望了一眼，猶豫着，他又想到左國成故意失手被擒的事，如果郭雄這幢別墅是輕易可以進出的話，他爲什麼要用「苦肉計」混進來？

從這一點便看得出，在別墅中施手脚比在別墅外施手脚容易，換言之，別墅外面的防衞可能嚴密到一隻蒼蠅也飛不進來的程度。

既然要偷潛入別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麼，從別墅中出去自然也非容易了！

正沉吟間，甬道轉角處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王小克暗叫不妙，當下不假思索，拉着吳道洪向另一端奔了過去。

半晌，脚步聲遠去了，原來那人並無轉到這條甬道，而是筆直向前走去。

王小克仰首望了吳道洪一眼，道：「咱們朝那一方逃？」

吳道洪猶豫着，他對於朱浩東位於淺水灣的別墅甚有研究，但對於門禁森嚴郭雄所擁有的別墅却一點都不淸楚。

「左國成剛才朝那一方逃去的？」吳道洪問。

王小克道：「好像就是這一邊。」

「好，那讓我們跟着他，讓他做開路先鋒好了。」吳道洪說。

兩人躡着足向前走去，只見兩旁有幾道房門，但都緊緊關閉着，生怕房中的人都未睡着，因此儘量放輕了脚步。

「咱們最好找到車房，」吳道洪低聲道：「那才有機會！」

王小克點了點頭，忽見前面人影一閃，依稀認得是左國成。

王小克急忙伸手阻止吳道洪的去勢，向他打了一個眼色，示意前面有人。

吳道洪將身子貼在牆上，探首向前窺伺，果然看到左國成正站在一個窗門之前，正痞下身向內窺探。

由於窗口有一道窗簾布遮着，房中又沒有燈光，因此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左國成猶豫一下，自袋中取出那半截土烟斗，伸手一扭，將一個小節扭了下來，握弄着上面一枝小針，然後將它放在門口。

王小克大感詫異，暗想那一小節烟斗裏的到底是什麼東西？莫非又是迷魂烟之類？

左國成一放下截烟斗後，立向門外竄了出去，吳道洪噤聲道：「不好，地上那半截烟斗是計時袖珍炸彈，咱們快逃！」

王小克也想到這一點，毫不考慮地隨着左國成向前奔去。

忽然，前面傳來一聲暴喝：「什麼人？」跟着，又有人大聲叫了起來：「捉住他，姓左的逃出來了！」

王小克和吳道洪不由又驚又喜，喜的是左國成可以引開衆人注意力，驚的是別墅中的人即將被吵醒，自己逃走的機會便隨之減低了。

吳道洪一瞥眼間，見前面有一道破舊的木屋，拉了王小克奔過去，推門閃身而進，原來是間儲物室。

「看看外面是什麼地方。」吳道洪向一道玻璃窗奔去，蹲下身來，示意王小克騎到自己肩上。

王小克吸了口氣，爬到吳道洪肩上，吳道洪緩緩地站了起身，讓王小克湊近氣窗看個淸楚。

只聽王小克歡呼了一聲，道：「前面便是車房！」

「車房中有車子嗎？」

「有！一共有三輛！」

「好極了！」吳道洪道：「你快設法將玻璃弄下來，我們從氣窗逃出去。」

「好。」王小克端詳了半响，雙手夾住玻璃一拉，竟然應手即脫。

他把玻璃一塊一塊地拉了出來，遞給吳道洪，等那空隙可以容身穿過時，才道：「吳大哥，行啦。」

「你先出去。」

「那麼你呢？」

「你不要管我。」吳道洪左右望了一眼，見室中一隅有張書枱，道：「我有法子的。」

王小克提氣一縱，爬上了氣窗，吳道洪急忙拉了書枱過來墊脚，也一躍扳住了窗欄。

兩人居高臨下望去，只見別墅中人聲喧嘩，大鐵柵緊緊鎖着。

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偷到了車子，也不能衝出別墅，因爲大鐵柵前還有幾個彪形大漢在守住。

吳道洪咬了咬牙，道：「小鬼子，跳吧，先到車房中再談。」

「好！」

兩人先後跳下地來，向車房奔去，吳道洪搶到一架車子之側，拉開車門，跳上車去，車匙赫然便在匙孔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人聲又傳了過來：「捉活的，休讓他逃了！」

王小克向前一望，只見左國成揮舞着雙拳，正自別墅中逃了出來，他身後跟着幾個大漢，將他包圍住了！

左國成目露兇光，見人便拳打脚踢，好像一條瘋虎一般，衆大漢料知他逃不出別墅，只

預告

高皐先生繼「石瘋子」傳奇故事後又一傑作

新派中篇連載傳奇詭異故事：

「黑獄」

一個人雙眼不盲，但他却不能見光，他習於黑夜，只有在黑暗之中他才目能視物，此人是生長於另一個特殊世界，由於環境的影响，使他個性狹仄、偏激、冷酷，自私而嗜殺，更可怕的是他有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如果他一旦離開那特殊的世界，投身於變化萬端、波譎雲詭的江湖，將會發生怎樣的故事？……

是包圍着他遊戰。
忽然，左國成伸手入袋，取了一截土烟斗來，向大鐵柵擲了過去。
那半截烟斗落地時轟然一聲巨响爆發了，一時間碎片亂飛，慘叫之聲不絕，緊隨着，別墅中又是一聲轟然巨响，左國成放在門口的那枚計時炸彈也爆發了。
王小克從烟霧中望去，只見地上躺了幾名大漢，全是被碎片彈傷的，另幾個沒有受傷的大漢，却顧不得捉拿左國成，轉身向內湧去看看郭雄的安危。
左國成大喜過望，快步向鐵柵奔去。
這時烟霧已經逐漸消散，王小克向鐵柵望去，不由大喜過外。
原來那道鐵柵已被左國成的「烟斗炸彈」炸倒了，吳道洪將車子劃着了火，一踏油門，車子如脫弦之箭，向大門外衝去。
左國成聽到汽車的聲音，匆匆轉頭來看，吳道洪一扭𨋢盤，車子繞過他們向外馳去。
王小克回頭一看，只見別墅中又有幾名大漢奔出，向左國成撲了過去。
跟着白光一閃，依稀聽到左國成一聲慘叫，慢慢地軟倒下地……。

× ×

王小克見白小妹聚精匯神地看着報紙，焦急地問：「新聞報導究竟怎樣說？」
「新聞說，本市名流郭雄的豪華別墅被刧，守衛當場擒獲了一名刧匪，」白小妹道：「這裏還說，刧匪人數大約五六個，還有爆破配備，被刧財物大約五萬六千元。」
「胡說！胡說！」王小克憤憤不平地：「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郭雄是名流，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他的話，誰敢反駁？」
「哼！他和朱浩東內鬨，殺了朱浩東的一個手下才眞！」王小克頓了一頓，忽然好像想起什麼來似的，問道：「那人是被什麼武器殺的？」
「刀。」
「唉！他們有槍的，但却不用，」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否則，僅是一個藏械的罪名，也够郭雄頭痛的了。」
「你以爲他們會這樣笨嗎？」
「小鬼子，到底你查到了什麼？」小辣椒道：「現在也該揭盅了吧？」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朱浩東和郭雄十分狡猾，我雖然知道他們的犯罪行爲，却苦無證據……」說到這裏，雙眼忽然一亮，道：「對啦，那私酒廠！」
在白，小兩女詫異的眼光下，王小克奔到電話几前，拿起電話，叫酒店的接綫生將電話接到警局去找周探長。
然而，他所得的回答是：「周探長剛剛出去了！」
王小克放下電話，焦急地道：「無論如何要在他們毀滅那裏之前通知周探長才行！」
這時，房間的門「篤篤」响了起來，王小克趨上前去，隔着門問道：「誰？」
「我！」吳道洪的聲音。
王小克這才放心打開房門，然而，站在門口的却是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濃妝艷抹的少女。
那少女手中提着一架相機，笑吟吟地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眼光何等銳利，立時看得出那是吳道洪的化裝！
「原來是你！」
「怎麼樣？還像嗎？」
王小克笑着扭了他的屁股一下，道：「就是這裏不像，太小了！」
吳道洪哈哈一笑，踏進房來。
王小克替他介紹了白小妹和小辣椒後，便問道：「吳大哥，你這副打扮，想到什麼地方去？」
「去郊外旅行。」
「好呀！我也去！」小辣椒叫了起來。
「這當兒你還有心情到郊外旅行？」王小克詫異地問道。
吳道洪向他眨了眨眼睛，道：「我們出去再談，好嗎？」
「好吧。」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揮了揮手，道：「我出去一會。」
「小鬼子，」白小妹趨上前來，在王小克耳邊低聲說道：「小心一點。」
王小克點了點頭，隨着吳道洪離開酒店，來到酒店附設的停車場。
「對了，你前天晚上那輛汽車呢？」王小克問。
「還沒去駛回來，」吳道洪道：「這架車是向我們社長借用的，裏面還有無綫電通訊器材。」
王小克望着那輛豪華房車，不由嘖嘖讚美，吳道洪道：「上車吧！」
車子駛出停車場時，王小克問道：「吳大哥，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到朱浩東的釀酒基地去。」
「哦？」王小克楞了一楞。
「我已掌握了朱浩東釀過私酒的若干證據，可是，還欠缺最重要的一點……」
王小克望望放在他身邊的照相機，道：「照片？」
「不錯！」吳道洪笑道：「而且要趁他們未會將那裏燒毀之前拍攝。」
「這樣便可以構成證據？」
「而且是有力的證據。」
「既然如此，爲什麼你以前不拍？」
「以前私酒廠附近守衛十分嚴密，普通人便難越過半步！」吳道洪道：「而且，朱浩東也不會在現場。」
「你的意思是說……朱浩東今天會到現場去？」王小克問。
「不錯。」
「你……你怎知道？」
「小鬼子，你忘記我是幹那一行的了？」吳道洪道：「我們將朱浩東的電話錄了音，知道他今天將到釀酒廠和郭雄交易。」
「啊！朱浩東屈服了！」
「他答應給郭雄一百萬元！」吳道洪道：付錢後，親手劃火柴將他的犯罪證據燒去。」
「那麼，關於『世界電腦服務有限公司』的市場調查報告呢？他不理會了嗎？」
「朱浩東目前只希望消滅一切有關於犯罪的證據，至於是否還成爲『蒙特雷奧』酒廠的東南亞總代理，已經沒有把握了。」吳道洪道：「他知道總廠方面已起疑心，事情如果揭開的話，他的身家財產都要付諸流水。」
「可是總廠和他應該有合約的呀。」
「不錯，」吳道洪道：「現在，總廠方面就是需要我們所查到的資料和他解除合約。」
「他肯嗎？」
「如果證據確鑿的話，是輪不到他不肯的。」吳道洪說。
王小克望着兩旁倒退的景物，嘆了一口氣，像朱浩東這樣的生意人，如果肯按步就班的話，他是可以致富的，無奈他太過急功近利，才會弄致目前的局面。
不久，車子已經來到前晚泊車之處，吳道洪見自己的座駕車安然無恙泊在樹叢之間，於是將借自偵探社社長的車子也駛了進去。
將車子泊妥後，吳道洪提着相機下車。

王小克見他身上的打扮，不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笑什麼？」
「吳大哥，你爲什麼要這樣打扮？」
「唉！我不同你，我有工作地點被人稽查，若非這樣化裝的話，早被郭雄的手下釘上了。」吳道洪說着向兩旁望了一眼，拉着王小克向樹林走去。
由於兩人前晚來過一次，因此路形比較熟，循着那鋪滿了綠葉的小徑，向前走去。
接近私酒廠時，吳道洪拉了王小克離開小徑，在高矮不勻的樹叢間前進。
「吳大哥，前面有人！」王小克忽然噤聲道。
吳道洪向前望去，果然看到有個大漢倚在樹幹上正打盹，又是郭雄的手下之一。
兩人躡足繞過前進，一路平安無事。
不久來到一處樹叢較疏的所在，吳道洪取下了孭在背上的相機，回頭對王小克說道：「你會用嗎？」
王小克愕了一愕，道：「我來拍？」
「不錯，」吳道洪指着一顆樹幹甚細但高可參天的大樹，道：「你爬上去向下攝影，這樣會清楚得多！」
王小克仰首一望，這時才知道爲什麼吳道洪要邀請自己同來了。
像那樣高的樹，吳道洪絕對爬不上去！
吳道洪將照相機的使用法一一教了王小克，然後說：「總之你用不同的角度來拍，拍到菲林完了爲止，知道嗎？最要緊的是等他們交易時，把人也拍在裏面。」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好，你上去吧，小心別摔下來！」
王小克將相機孭在背上，提了口氣，爬上樹去。
吳道洪的眼光向四週搜索着，生怕突然有人進來。半响，又仰首向上望去，只見王小克已爬上樹頂，正騎在一枝伸出來的樹枒上，較着焦點光圈。
吳道洪咀角泛起一陣笑容，只要照片拍到手，工作就算告一段落，那筆獎金也可以袋袋平安了。
忽然，不遠處傳來「簌簌」的聲音，吳道洪大喜，那是有人踏着落葉而來的聲音。
他急忙閃身躲到樹幹後，只見朱浩東手提占士邦小提箱，在三名大漢擁簇下，向私酒廠走去，早有大漢去向郭雄通報，郭雄自帳幕中迎了出來，道：「哈哈，朱老哥，我還以爲你不會來了！」
「對不起，由於交通阻塞，我遲到了半小時。」朱浩東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也只不過來了二十分鐘而已。」
朱浩東把手提箱遞上去，道：「請你點一點數目對不對。」
郭雄打開手提箱略看了一眼，道：「不必查數了，朱老哥，還是執行你的事要緊！」
朱浩東向身後一個大漢打了個眼色，那大漢立時取出打火機，向鐵桶走過去。
吳道洪緊張地抬頭望去，不知王小克究竟有沒有將這一切情形拍入鏡頭。
然而，王小克又爬高了一點，身型全被樹蔭遮住了，這時，只聽「哄」地一聲，大漢已燃着了火種，向鐵桶陣拋了過去。
鐵桶中裝的全是酒精，遇火即燃，登時火光熊熊，火勢迅速蔓延了開來。
吳道洪拍一拍樹幹，示意王小克下來。
王小克拿着照相機，慢慢地攀爬了下來，這時，忽然有人大聲叫道：「來人呀，這裏有人！」
吳道洪大吃一驚，急忙轉頭望去，只見一個大漢正指着自己叫嚷。
「小鬼子，把相機拋下來給我！」吳道洪叫道。
王小克爬到一半便聽到叫聲，不知如何是好，聽吳道洪這樣叫，便把相機拋了下來。
吳道洪伸手接過相機，往外便跑，不理「半天吊」的王小克。
「吳大哥，你等等我！」
然而，吳道洪一溜烟似地奔出了樹林，剎那間不見了影踪。
王小克又氣又急，氣的是想不到吳道洪在這生死關頭出賣了自己，急的是大樹下圍住了人，自己下去也好，留在樹上也好，總之是甕中之鼈。
正不知如何是好時，樹林外忽然傳來「嗚嗚」的警車聲，郭雄和朱浩東臉上勃然變色，道：「別理他，各自逃命！」
衆人聽主子如此說，均是哄然作鳥獸散，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緩緩地爬下樹來。
不久，只見白小妹和小辣椒領着周探長向這邊奔來。急忙叫道：「我在這裏！」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王小克安然無恙，不由大喜，奔上前來，道：「小鬼子，快走，大火快燒近你了！」
王小克轉頭望去，才發現原來火勢已經蔓延到自己立身之處十餘碼外，只覺熱浪迫人，急忙向兩女奔了過去。
「我早知道這私家偵探不是好人！」白小妹道：「所以叫你要小心。」
王小克咀角泛着笑容，道：「幸好我有防人之心，否則這次早被他賣豬仔騙了。」王小克說着自袋中取出一筒菲林，道：「我拋給他相機，裏面是沒有菲林的，朱浩東和郭雄交易的照片，全在這裏！」
「啊！」小辣椒叫了起來，道：「這樣說來，周探長可以拘捕他們了！」
「還有那五萬元獎金！」王小克說着向周探長走過去，道：「探長，這就是你想要的東西了！」

× ×

「周探長，我幾時可以領到那五萬元獎金？」王小克拿着電話詢問。
「啊！我已經代你領了。」
「什麼？」王小克心頭一跳：「你在耍什麼花樣？這件案是我破的！你們的證據，也是我供應。」
「不錯，可是你記得嗎？你曾經說過，即使你破了案領到獎金，也會把它捐給公益金的，是不是？」
「你……」王小克頭一昏，訥訥地說不下去。
「我以你的名義，全數捐給公益金了。」周探長笑着說：「當然，扣掉了你們酒店的房租和膳食，一共四萬八千二百元，收條在我這裏，你幾時有空來拿？」
剎那間，王小克有一種感覺……一種昏厥的感覺。

（全文完）

預告：

小鬼子傳奇小說：「**眞假教父**」上官廉著

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怎樣對付兩帮勢力浩大的黑社會？又怎樣安排妙計，奪取由兩帮黑社會手中掌握着的一份稀世奇珍？同時，王小克在本故事中又担當怎樣重要的角色？
本故事曲折精彩，佈局匪夷所思，保証未看到最後一行，仍不知道答案。

二期完中篇俠情故事

血濺桐溪河

江南·文　（上）　盧令·圖

恃財買殺手　仗勢施詭謀

清初期間，由於滿人入主中原，不少忠於明室的忠臣義士都死於敵人刀下，老的一輩死了，小的一輩則由朋友或義僕携去撫養，長大成人之後，都懷有爲先人復仇之心，因此，清朝初葉，豹隱山林的志人義士，都蠢蠢欲動。

康熙年間的某一年，時在暮春，山野間開遍鮮花，氣溫還相當寒冷。

這一年似乎特別冷的時間長，暮春了，仍如初春一樣冷，實在是少見的，不但人們工作不便，農作物受損害更大。

那一天是三月廿三日午前，有一騎快馬疾行似飛，由三溪口方面而來，直奔畢浦，在那樣天氣而有此情形，不用說也知他的心情和已經走了許多路。

這是一個三十來歲的青年人！五官端正，氣宇不凡，僅以表面說，他是一個予人好感的人！他一直來到富春江的水源之一的桐溪河畔。

這個人是午前到達的，他不願太早找地方投宿，躭擱時間，一直來到桐溪河畔，沿着河畔而行，希望能找到一隻肯載他連人帶馬過河的船隻。可是十分奇怪，他走了那麼長一段路，竟然找不到半隻船。

對這位騎者來說，桐溪與富春江都不陌生，他年中總得要經過幾次，每次都不是這個樣子的，甚至在大風大雨的日子，也不至於如此，因此，他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麼事發生，或者已經發生了，人們受到威脅，躲了起來。

這是一個不吉的預兆。若果眞個如此，便更苦了。

這騎者急於過河，雖然希望已經甚微，因爲時在午間，還有一段極長的時間才黃昏，他大可以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找到船隻渡過桐溪。

馬疲人倦，已屆絕望境地了，忽然眼前一亮，一隻小船已經閃入他眼簾。

「好呀，總算給我找到了。」騎者精神一振，便下了馬，走向小船。

船上有兩個人，都是五十過外，接近六旬的老頭。這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騎者所熟悉的老漁翁，這隻小船就是老漁翁平日用來釣魚的工具之一，他也乘坐過；但另一個老人是誰？騎者却是十分陌生，沒有半點印象！不過，事急馬行田，他此時急於要渡過桐溪河，顧不了許多，只得厚着臉皮上前向老漁翁說，希望他幫幫忙，送他過河！

老漁翁聽完騎者訴說，慨然說：「好吧，我送你過去就是！」他回答得十分爽快，並且坐言起行，話聲未完，馬上就站起來。

「慢着，咱們這局棋還未下完，你怎麼就算數了？這不行呀！」另一個老者提出反對。

「下棋嘛，是閒事，消磨時光而已，有什麼要緊，人家這位朋友急於過河，有急事呀！」

「急事又怎樣？你不先下完這局棋，別想離開！」

「那就算我輸了，總行了吧！」

「算也不行，你本來就要輸了，何必算！」

「那你想怎樣，只要不躭擱這位朋友過河，我都答允。你說吧！」

「算了吧，你這隻小船，載隻耗子也載不動，怎能載得了一匹馬？別弄得不好，自己掉到河裏，那才叫寃枉呢！」

「噢，這個！」老漁翁如夢方醒地說：「朋友，眞對不起，我這船，實在太小了，祇怕載不了！勉强嘛，又有危險！」

騎者也恍然了。漁翁說得不錯，他這隻船實在太小了，就如一隻大木屐浮在水面，螞蟻，蟑螂是可以載得動的，至於多幾隻耗子，狗，貓，可就會壓沉它了！漁翁這小船，自己乘上去是不成問題，若果坐騎上去，只怕眞會壓沉呢！

這是一個實際問題，怎麼辦？丟了坐騎嗎？過河之後還有好遠一段路程，沒有坐騎，怎麼辦？但若要坐騎，如何才能把牠載過河去？騎者發愁了。

「老伯伯！這樣行不行？你先渡我過去，再給我把馬載過去，這樣，就可以解決了！我可以多給你渡錢！」

「這倒是個辦法，可惜無法辦到！」

「爲什麼？」

「我生平怕狗怕馬，有牠的主人在一起，還好一點，要不，我根本不敢接近牠們！我所以做漁人，長年長月就在船上，爲的就是可以遠離狗、馬、耗子、貓等動物，不致受牠威脅，你要我自己把馬運載過去我實在辦不到，請你千萬原諒！」

騎者想了一會，道：「老伯伯，你讓我把船開過去行不行？」

「你想自己划船過去？」

「不錯！可以不？」

「你以前划過船？」

「還沒有！」

「那不行！」

「爲什麼？」

「你不是不知道，桐溪河面雖然不寬，水却深而急，還有漩渦，你看！」他向河面一指，正有一段木頭由上游浮下來，起伏有緻的浮流着，突然一斜，打了個轉，給冲斜了幾丈，「蓬」一聲擦過一塊河石，碎了不少！漁翁讓木頭流去之後，才續說：「你看到啦，船的面積比木頭大，沒木頭堅固，却更易被漩，我慣於在這一帶找活，還提心吊胆，刻刻留心，你未划過船，不但我的船有被砸碎危險，你本身生命也沒有保障，你換了是我，能放心讓我自己走？朋友，不管你怎麼說，我也難以答允！」

「唉，這眞難了，教我怎麼辦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這麼緊張？」

「我探聽到一個消息，對我們莊主十分不利的，我非馬上趕回去報告莊主不可的！」

「嗯，這眞是大事！難怪你着急！」漁翁說，「這樣吧，你再向下走，大約一里左右，有一隻大船泊在那裏，可能還在那裏，你請他送你過河吧，如果他不願意，你就多給他一點銀子，並說是我叫你去找他的，他大約會答應你！去吧，去碰碰運氣吧！」

「謝謝你，老伯伯！」

騎者向下游走去，老漁翁繼續和他的棋友下棋，又沉浸在棋枰上。

「老余，你眞是個善心人，心腸這麼好，皇天一定保祐你！」

「我才不管皇天保祐不保祐！我但求心之所安，問心無愧，如此而已，此外，我一概少理！」

「好一個問心無愧！老余，天下有得一半人像你這樣，就不會有仇殺事件發生了！」

「你呢？你不是一樣是個善心人？還好意思笑我！眞是！」

「別說這些了，剛才那個人是什麼人？他說的什麼莊主？是幹什麼的？」

「誰知道？我只聽人說過一點點，知得不多！你想知道？」

「過去不想，現在想了！」

「爲什麼？」

「因爲剛才那個人引起咱的興趣！」

「什麼興趣？」

「他不是說探到什麼對他莊主不利的消息？是什麼消息呢？爲什麼對他的莊主不利？他急成那樣子，不是很有趣嗎？」

「哦，你是爲了這個！」老漁翁說。

「他叫什麼，我也不知道，他的莊主龐應龍，是個武功高强，名頭甚大的人物，爲人暴躁而豪爽，愛結交江湖，但也結了不少仇家，按剛才他的莊丁所說推測，很有可能是有仇家要來找他算帳！」

「你到過龐家莊沒有？和他的交情怎樣？」

「我未正式見過他，談不上交情，連點頭朋友也不是！」

「那卽是說，你跟他們什麼關係也拉不上！」

「不錯！你不相信？」

「相信，你沒道理要騙咱！」

「就是呀！別談這個了，我們還是繼續下棋吧！你下，還是我下？」

「你下！」

「好！我下這一步！」老余不再去想那個騎者了。但是，那個騎者却正爲自己的運氣担心呢！

漁翁沒有騙他，他走了一里左右，果然有一艘較大的船泊在一株大樹下。

「嗯，船上有人嗎？」騎者在岸邊叫道。

「什麼事？你瞧不見有炊烟？有炊烟就自然有人啦，還用得着問。」

「是！是！船大哥，請你幫幫忙，送我過河好嗎？」

「過河？不！我才由那邊過來，又回到那邊去，不行！你另找別人吧！」

「船大哥，幫幫忙吧，我有急事要到對岸去，祇要你肯幫忙，我願多給你一點船費！」

「船費却不成問題，就是我不想再過去！」

「大哥，你無論如何得幫幫忙啊！那位老伯伯說你最肯幫忙人，叫我來找你的，請你……」騎者正要說下去，對方已經搶口問：「你說什麼老伯伯？是怎樣一個老伯伯？」

「是一隻小船上的老伯伯！」騎者把漁翁的樣貌特徵說了，對方喟然嘆一口氣，道：「他眞是多事，自己不送人過河也罷了，偏要叫我送，倒眞會排遣人呢！好吧，你快上船吧，船費是一兩銀子！你去不去？請你決定！」

「去，去！我先給你銀子！」騎者說着，立卽把銀子掏出來。

大船上有兩個人，是兄弟。哥哥看來有三十四五了，弟弟大約未到二十五歲，和騎者說話的是哥哥！他答允了，弟弟便不出聲了。

騎者上岸之後，立卽上馬疾馳，由他的匆忙，可見他的心情。

黃昏時候，騎者回到莊前，一躍下馬，連馬也沒來得及拴好，就急急向莊內走，一面抹汗，一面急奔。

「進福，你回來了！」莊中一個中年人扳着他的肩頭，逗他說話。他却答非所問：「老爺在那裏？」

「老爺？老爺在書房和朋友聊天！」

「是什麼人你可知道？」

「不知道！」

「我有急事稟告老爺，怎麼辦？」

「我看，你等老爺出來再說吧！」

「不行！我要說的事，是十分重要的！唉，這可急壞我了！偏巧老爺……嗯，有了！」

「什麼有了？」

「你看，不是銀喜來了？就着落在她身上！」

進福迎上銀喜，請她稟告老爺一聲，說他進福有急極重要的事稟告！

「你有事，不會自己去？却要我去捱罵，有什麼好？我不去！」

「銀喜姐姐，銀喜妹妹，銀喜姑奶奶！你行行好，幫個忙，我眞有急事……」

銀喜「噗哧」一笑，彎腰掩咀，好一會才說：「我去報了，你拿什麼謝我？」

「你說，拿什麼都可以！」

「眞的？不後悔？」

「不後悔！」

「那麼好吧，你記住了，別到時不認賬！」

銀喜果然去報告了老爺，老爺凜然色變，問道：「他在那裏？怎不入來說？」

「老爺，進福知道老爺和朋友在一起，不敢進來，所以託我稟告老爺！」

「不要緊，你叫他進來，並通知廚房，加製幾味下酒菜和多熱兩壺酒來！」

「是，老爺！」

「去吧，叫進福到書房來見我！」

「我就去！」

書房有四個人，一個主人，三個客人，進福認得那個女客人叫水仙三娘！進福明知這不會是眞名，但他不敢查問，祇以水仙姑娘稱之。她亦不以爲忤，含笑點頭招呼。另兩位是什麼人，他未見過，根本無法猜得出來。

「羅兄，崔兄，三娘，我來給你們介紹，這是我們的護莊教師龐進福。他剛自外邊回來，帶來一個可怕的消息！進福，你說吧，大家全是自己人，不必隱瞞！」

「是什麼事？說出來大家聽聽！」水仙三娘第一個表示意見。

「龐師父，你聽到什麼？」崔卓方也接了口，羅季剛雖沒出聲，目光却注射在龐進福身上，靜候他說出經過。

「事情是這樣的。事前我們已經聽到一點風聲，但所知有限，於是我就去追查底蘊，結果，查出藻溪的槐莊暗買刺客，準備向莊主行刺，若果成功，便收手回報，若不成功呢？就縱火燒莊，趁亂再行刺。我聽到這消息，便立卽趕回來了！」

「龐師父，這消息是你親耳聽到的？還是聽別人說的？」

「不是我親耳聽到的！」

「那是說，聽別人說的？」

「是！」

「是無意中聽到，還是人家故意讓你聽到？」

「崔，崔大俠，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我想知道是你在無意中聽到，還是有人故意說給你聽的？」

「這有什麼不同？」

「當然有不同！」崔卓方說，「你如果是無意中聽到，那比較可靠，若果他們有意讓你聽到，那就有意叫你把消息傳出去。……」

「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何必這樣做？」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崔卓方說，「龐師父，他們這樣做，證實了一點，那就是他們已經發現你的行踪，覺得你形迹可疑，並希望借你把口，回來報告一切！因此，兩者是並不相同的。」

「這個，我倒沒有想到！不過，崔大俠，你放心，我相信絕對可靠！」

「你怎能這樣肯定？」

「告訴我的是槐莊中的人，是我託他打探到的消息，與道聽途說不同。」

崔卓方點點頭說：「龐師父這話可以相信！只是有一點，必須要知道，龐師父，你和那朋友的交情怎樣？你用什麼方法使他替你打探？是金錢還是感情？」

「感情！我和他有十年以上的交情了，一直以來大家都惦記着對方，這次，我本來準備用幾天時光去磨的，後來發現了這位失去聯絡已久的朋友，一問之下，知道他在槐莊工作，便請他幫忙，他眞够朋友，一口就答允。並且，翌日已探到上述消息了。」

「嗯，你那位朋友可有說是收買了個怎樣的刺客？準備什麼時候行動？」

「說了！他們找到一個叫飛天神鼠的，大約這一兩天就要動手了！」

「飛天神鼠霍康？如果此事屬實，倒是個頭痛問題！」

「飛天神鼠這傢伙，實在是個難惹的人物。去年我在江蘇會見過他，和他有過一面之緣。」

「這沒有用！他不會記得的！」

「崔大俠，你只管說好了，我會受得起的！」

「莊主，這種事，我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還是小心謹愼，加意提防的好！」

「這個當然，就是沒有這個消息，我們也要加意提防的，現在世道不好，什麼事都可能幹得出來！」

「老爺，我沒事啦？」龐進福見大家轉了話題，便擬要告辭，但羅季剛却說：

「等一等！我有幾句話向龐師父請敎！」

「不敢，請說就是。」

「請問羅師父此次在槐莊時，可曾發現什麼奇形怪狀的可疑人物？」

「沒有！」

「一個可疑的都沒有？」

「這倒不是，但不見得奇形怪狀！」

「那麼，你說說，有什麼可疑人？」

「我覺得槐莊可疑的人太多了，好像他們都盯着我，監視着我！」

「崔兄，我看你這樣問，一輩子也問不完！」水仙三娘第一次開口表示意見，一開口就話鋒咄咄迫人，極爲尖銳。

「對了，三娘，你怎不出聲？你的意見，該說個清楚呀！」

「我自然要問。」水仙三娘把目光投向莊主身上，問道：「莊主，我想知道你與槐莊之間，到底有什麼過節？能給我們說說嗎？」

「這個當然可以！進福，你先說說，

有不盡之處，我再補充！」龐應龍故示大方地叫龐進福說，這倒是大出了水仙三娘意外所以她詫然問：「龐師父也知道？」

「知道！我們龐家莊的人，大多數知道。」

「那麼，就請龐師父先說吧！」

「這是許久以前發生的事了。」龐進福憶述地說，「大約在一百年前吧，據說，有一年，天旱得厲害，槐莊那邊的土地更爲乾裂，生活極苦，有兩個莊丁抵受不了，偸偸逃走了，逃到我們龐家莊，我們的先人不知底細，也沒有詳加查問，可憐他們，把他們收留了。

「這兩個人倒很能幹，很得老莊主歡心，這樣平安的過了差不多三年，也不知怎的，消息傳出去，竟讓槐莊的人聽到了，派了個人來，氣冲冲的向老莊主要人，自然談不上禮貌，所以莊裏的人都反感，連老莊主也有了氣。但老莊主是個有身份有修養的人，自然不會失禮，他先叫對方提出證據，然後把兩個人叫來對證，那兩個人也承認了，但聲言不願再回槐莊，他們都說卽使龐家莊不再留他們，他們也不會再回到槐家莊。老莊主是個仁慈的，對此頗感爲難。他老人家既不願因這兩個人而和槐莊失去了和氣，但也不想强人所難，迫命那兩個人回去，想了一會之後，叫人拿了三十两銀子出來，每人給了十两，然後對他們說：你們是槐莊的人，在情在理，我未得槐莊莊主同意，不該收留你們，但當時你們沒有說明，我又見你們實在餓得可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一念之慈，收留了你們，事成過去，我也不必再提！現在既然知你們是由槐莊而來，我若再留你們，就太對不住槐莊了。

「不過，你們要回去槐莊，或者要到別的地方去，那是你們的事，我不再管束你，因爲你是自己來的，不是槐莊莊主把你送來的，因此，我沒有把你送到槐莊去的必要，這十兩銀子，是送給你使用的！趁現在槐莊這位朋友在場，你快去收拾一點衣服起程吧！老莊主嘆息着目送那兩個人離開，槐莊那個人也離開了龐家莊。從此之後，槐莊便恨上了龐家莊，經常藉口便向龐家挑釁，生事生非，現在派人來行刺，恐怕又是故意生事吧！」龐進福下了結論，莊主便把目光在朋友臉上溜轉。

「這故事眞動聽！」水仙三娘讚了一句。龐進福面有得色，目光一閃，偸看莊主一眼，只見他臉色倏變，恍若玄壇，不禁吃一大驚。

「三娘，你這是什麼意思？」

「莊主，你我心照不宣，何必定要問個明白？」

「我就是不懂你的意思！」

「你眞要我直說？」

「不錯，我希望明白你的意思！」

「那好吧！我告訴你，我要知道的是事實，不是故事！你現在明白了吧？」

「三娘，你不覺得你說的太過份？」

「不！我說的一點也不過份！」

「崔兄，羅兄，你們怎麼看法？」

「莊主，我暫不表示意見，免得影响你們！」

「對了，我也這樣想！」

崔，羅兩個都要滑頭，不肯表示意見。莊主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沉臉了一剎那，忽然問道：「三娘，你說剛才進福說的，不是事實，有什麼證據？你必須說個明白！」

「莊主，你該知道我的出身吧？」

「你的出身？這事與你的出身有什麼關係？」

「你想想就明白，關係大得很呢！」

「有什麼關係？你說！」

「你眞的要我說？」

「不錯，我要聽聽你說什麼！你知道嗎？你侮辱我先人，非說個明白不可！」

「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前人說事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了！」

「別岔開話題了，說正經的吧！」

「好，我說我說！我先告訴你關於我的出身！我的伯父，我的爹爹，還有我的叔父與祖父，都是頗有名聲的訟師，你也許聽說過一門四傑惡訟師這一句話，指的，就是我祖父與我爹他們四個！我雖然並未列入四惡，耳濡目染，多少也受到一點影响！龐師父早先說的那番話，似乎十分動聽，在別人聽來，也許眞是感動的，但聽到我耳中，却不是那回事。因爲太動聽了，所以肯定是假，縱然不是全假，也不會全是眞實。只有編造出來的故事才會這麼動人！百多年前發生的事，一個龐家莊的師父，居然知得這麼清楚，記得這麼詳細，這有可能嗎？莊主，我們把你們當朋友才來找你，你却不肯將實情說出。有困難，你可以不說，因爲任何人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不該以假當眞，欺騙我們！如果你再堅持，我敢同你打賭，只要給我三天時間，我會把眞相找出來，你信不信我有此本事？敢不敢同我賭這一注？」

龐應龍聽來面色數變，不敢插嘴。他知道一門四惡確是四個出名的刁訟，名盛一時，却不知道他們就是水仙三娘的父執，她說了出來，先聲奪人，已經嚇壞了龐應龍，再也沒膽同她打賭了。但是，他不能不自找梯階下台，他沉思了一會，喟然一嘆，說道：「三娘，你可謂明察秋毫，不愧名訟之後！

「進福剛才所說，應該說是眞實的！關於槐莊逃來兩個人，確是眞的，先人有典籍記載。但是，百年前發生的事，歷百年的流轉，確難免有所增删，如果說是完全正確，絲毫不假，恐怕很難，但梗概還是眞實可信的！」

「莊主，你如果早先這麼說，我也無須和你爭辯了！別說百多年前發生的事，就是這裏發生的事，傳到百里以外，也會變樣，不盡相同了，而且，就是同一個人所說，在甲地方對甲說了，隔了些時到了乙地方，再對乙說，已經不盡相同了，何況相距百年，當然是有所不同的！」

「三娘，別說這個了，我們還是先想個辦法應付飛天神鼠這個刺客吧！」

「對！我們先想個克敵善法，再及其他！」

但是，除了加强防衞，提高警惕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一時却想不出來。已經是二更鼓响了，聽更鼓聲聲傳來，想到進福的報告，龐應龍就心寒了。

進福早已告退，這時只有四個人留在書房，水仙三娘雙手緊握，在書房緩緩踱

步，突然，她停了下來，目注龐應龍道：

「莊主，你以爲我們三個人是俠是盜？是正是邪？」

「這個，三娘，你們……」

「你直說好了，不要顧忌！」

「好，我說！我以爲，你們該是邪、盜一流！」

「對！正是這樣！我承認，我是又邪又盜的！莊主，你既知我們是邪盜一流，還肯和我們相交，可見你對我們的信任，我也不怕直說！莊主，依我推測，你的先祖與槐莊之間，必然發生過深仇大恨，如血債這類事情，而且百多年來不止一次，否則，以普通的仇怨，是不可能記恨到百年以外的！我這個猜測不錯吧？」

「不錯，確是有此傳說，只找不到証據！」

龐應龍不敢直說，也不能否認，顯得相當尷尬。但水仙三娘不放鬆他，稍爲歇一下，又道：「莊主，我先說明，我現在只是推斷，對與不對都難找到証據，若有冒犯，請千萬原諒！」

「你說吧，我不怪你！」

「莊主，剛才我注意到一個問題，進福說，槐莊收買飛天神鼠來行刺，可見得是槐莊對莊主有仇恨，不肯放過莊主，不見莊主對他們有仇恨，莊主，我這麼說，你不反對？」

「我不反對！」

「那麼，槐莊的人爲甚麼對莊主有仇恨呢？該是莊主或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們，這一點，莊主可同意？」

「嗯，你再說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莊主對不起他們，或者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們，或者有人做了對不起他們的事，比如强姦，殺人，却嫁禍莊主或莊主的先人，槐莊的人不察，信以爲眞，於是對莊主記仇記恨，要報仇雪恨，自己辦不到，便收買外人，前來行刺！」

「嗯，有這個可能！」

「莊主，我打算明天到槐莊去一遭，假如是他們誤信人言，我會向他們解釋，若果他們不聽，我也會探個水落石出，然後再思對策，你以爲怎麼？」

「你這想法是好，只怕他們未必如你所想這麼善良，這危險實在太大了，須得從長計議！」

「可是，事已急，不容我們作長時間計議……」

「嗯，你們沒有時間，我有，你們只要肯出高價錢，我可以代你們走一遭！怎樣？」

一個陌生的口音突然傳自房上，水仙三娘等都吃一大驚，也感羞慚！他們幾個都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了，却給人家掩到了頭上還未發覺，直等到人家開口才知道，太丢人了！假如人家不開口，施用暗襲，後果如何，不堪設想！

羅季剛的反應倒相當快，他坐得與燈光最近，一聽到人聲，手一抬，燈光便熄了，眼前頓呈一片漆黑，幾個人也抄了武器，飛步出門，竄上瓦面。但瓦面一片空寂，連貓影也沒一隻，更別說是刺客了。幾個人分頭找了一遍仍無所獲，便又回到書房，口中難免不乾不凈的咒罵。及至亮着火摺子，燃着油燈，赫然發現有個陌生人坐在書房，各人不禁一怔，陌生人帶笑道：「我已經等各位多時了，各位現在才回來，找不到人，是不是？」

崔卓方脫口問：「你是甚麼人？來幹甚麼？」

「我是來談生意的！賤號飛天神鼠，諒必各人都已聽說過！」

來人自認是飛天神鼠，又嚇了龐應龍他們一跳，不自覺的手握武器，作好準備。一時間，氣氛變的非常緊張，反而沉寂了，沒有半點聲音。

「怎麼？不歡迎我，還是怕我？」飛天神鼠在沉默了片刻之後，首先發言。

「不歡迎你又怎麼樣？」羅季剛忽然說。

「你到這裏來，爲了甚麼？」崔卓方說。

「你飛天神鼠雖然是個大名鼎鼎人物，但說到一個怕字，似乎太自高聲價吧？」水仙三娘也說一句，但語氣比較溫和！

「莊主，他們都說了，你怎麼不出聲？難道眞個喧賓奪主，只許他們說話？」好利的一張咀，居然挑撥對方賓主感情了。羅崔各人都勃然大怒，但飛天神鼠却氣定神閒，好整以暇，一點也不緊張，相比之下，他在風度上是勝一籌了。

龐應龍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想起進福的話，便道：「我不明白你來做甚麼！須知我龐某人也不是個易與之輩，你該早有耳聞。」

「莊主，你言重了！我早就說過，我是做買賣的！我聽說莊主正計劃着一宗大買賣，我也想入夥，就是這麼簡單，再無其他用意！」

「甚麼買賣？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莊主，明人不作暗事，你要我當着他們的面說出來？」

「你說好了！」

「那好吧，我說！是胡奎的買賣！」

「胡奎？甚麼胡奎！」

「大胆，你竟敢誣衊莊主是胡奎的黨徒！」

「你吵甚麼？我是說莊主，不是說你！姓羅的，你還不配！」

「我不配？你，你……」

「我怎樣？說錯了？」

「好，我叫你先嘗嘗滋味，看是誰不配！」

「不用試了，當然是你不配！」

飛天神鼠這話甚傷羅季剛自尊心，他如何忍得住，雙目圓睜，便即撲上，刀光閃處，已發出招式了。

「崔兄，你和他一起上，還是待一會兒再上？」飛天神鼠突然向崔卓方望過去，但他身子却閃動着，避着羅季剛的攻勢，絕未因對崔卓方說話而受到影響，因此，羅季剛也暗暗吃驚了。

崔卓方有點意外地道：「霍兄，你還認得我？」

「當然認得，我們不是碰過杯，共同飲過酒嗎，怎會認不得！」

「羅兄，你先別動手，讓我們弄個清楚！」

羅季剛發覺對方比自己高明，打下去，決佔不到好處，正不知如何下台，崔卓方給他這樣好的機會，他自然是求之不得，趁機停手了！他道：「好吧！且聽他又怎麼說！」

「霍兄，說眞話，你今晚到來有甚麼事？」

「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說實話，我早說過了，我是來跟莊主談買賣的！」

「甚麼買賣？」

「談胡奎的買賣！我是胡奎，他是買主！」

「你別胡說！」龐應龍作色說。

「莊主，你別假惺惺作態了！你瞞得過他們可瞞不了我，我不是君子，我是神鼠，你騙不了我！你騙他們，太不够朋友了，他誠心誠意帮你，你却想盡辦法騙他們！我呢，我是聽到消息才來的，你欺不了我！你可以說，不做我這一宗生意，却不能欺騙我說沒有這回事！」

「沒這回事。」

「眞的沒有？」

「沒有！」

「那麼，說願出三百兩銀子購買人家一個首級的不是你？答應先付一百兩，拿着首級回來之後再收另外二百兩銀子的不是你？」

龐應龍臉色劇地變了，看得出，他確是有這麼回事，只是碍着甚麼，不肯承認罷了。崔卓方與羅季剛都覺得有被瞞騙的氣息，不約而同的怒瞪龐應龍一眼。

龐應龍一看形勢對他不利，於是把心一橫，斷然否認道：「沒有！那不是我，你別含血噴人！」

「你眞的沒有，再想想！」

「沒有！不用想了！你想含血噴人，入我以罪，辦不到！」

「這話大家聽到了，是你說的？」

「不錯，是我說的，我承認！」

「那麼，你聽着，五日前，一個晚上，在屋後小亭子與徐申說話的不是你？」

「不，不是！」

「雙手給徐申送上一百兩銀票的也不是你？」

「不是，不是！」

「莊主，你要不要見見徐申？讓我提醒……」

「不要！不要！你，見到他？」

「我何止見到他？我還抓住了他呢！要不要我把他帶進來對質？」

「不要！我，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他可認識那一夜給銀票的。管家呢！莊主，你以爲扮成管家就可以瞞得了人？你想錯了！那一晚，你以爲徐申眞個走了？他並沒有走呢！他尾隨着你，一直待你睡了才走呢！」

龐應龍臉色灰白，慘然汗流，氣也促了。他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年，失去了早先的活力。

「怎樣？要不要我把徐申帶進來和你對質？」

「不要！不要了！」龐應龍道：「說吧，你到底想怎樣？」

「還是早先那一句話：想跟你談生意，做買賣！」

「好！你說吧！」

「徐申辦不到的，我可以辦到！酬金五百両，先交一半，得手之後，再交另一半！你同意？」

「你知道我要的是誰？」

「當然知道！」

「好！一言爲定！」

「不！先拿銀子來才能作實！」

「這個，如果你……」

「你怕我到時不幹是不是？你放心！假如我肯打你的主意，人家未必不肯付出這個數目呢！再說，我如果自己動手，還怕拿不到五百両銀子？」

「好吧，我叫人去取銀子！」

「別打官腔了，還是你自己去取吧，除了你自己，這個時候還有誰能替你取到銀票來？」

「好！好！我自己去！自己去！」

「不用急！小心點別跌倒，我會等你的！」

龐應龍離開之後，崔卓方低聲問道：「霍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來話長！」飛天神鼠壓低聲音。「五日前，龐應龍約了徐申，經過大約如前述。徐申收了一百両銀票便依約到槐莊去……」

「槐莊？」羅，崔兩個都詫然反問。

「不錯，是槐莊！龐應龍要徐申殺死槐莊的莊主，把他的頭帶回來，以徐申的武功，其實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到了槐莊，却沒有下手，輕輕嘆了一口氣，便悄然離開了。」

「爲甚麼？發生了甚麼事？」

「發生了大事！大得出乎徐申意料之外！他所以臨時變卦，不下殺手……」

「怎樣？」

「等一會再說！龐應龍來了！」

一點不錯，各人向外望，果然看到他龐應龍來了。他走近飛天神鼠，把一叠銀票放到他面前，道：「二百五十両，你點點數吧！」

「你點過了？」

「我點過了！你……」

「不必了！我相信你！」飛天神鼠連看也不多看一眼，把銀票拈起，拈着一頭，把另一頭向右掌心打下，「拍」一聲，打了兩下，再漫不經意的放進口袋。

「請等我消息，三天內我會拿他的首級來見你！」

「我等你！」

「我走了！」

「現在？不等天亮？」

「不等了！我是不分日夜的，再見了！」飛天神鼠起身告辭。

「霍兄！我送你出去！」崔卓方說。

「不必客氣！我自己走就行了！」

「不要緊，我送你出大門口！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啊！我們等你回來！」

「好！我一定回來！」

出了大門，飛天神鼠悄悄對崔卓方道：「崔兄，我實告訴你吧，我不會回來了！我把這二百五十両送到槐莊之後，就遠走高飛了！」

「你把銀票送給槐莊？爲甚麼？」

「說來又是話長，你有興趣，我把經過告訴你！」

「你說吧，我聽着！」

「事情是這樣的！」飛天神鼠說出經

過。原來飛天神鼠即是徐申，徐申便是飛天神鼠，所不同的是他把自己扮成兩個人，穿上不同的衣服，年齡，口音都不相同，因此，龐應龍分辨不出來。

徐申收了一百兩銀子之後，便趕到槐莊去，準備殺死槐莊的莊主唐念慈。怎料到的時候，正巧遇上唐念慈對兒子說話。他說：「你們嫌命長了？憑你們幾個人就想去找龐應龍報仇？只怕你還沒見到他已經被他的守衛殺死了！

「你以為只你們想報仇？別人就不想？別人也一樣想的，但別人可沒你們這麼傻，自己去送死！

「你既然知道，我也不再瞞你！你祖母確是被龐家莊的人殺的，但不是龐應龍；你娘則是被龐應龍殺死的，他還污辱了我們莊子幾個婦女！你以為我們是懦夫？不敢反抗？不，反抗才是懦夫！反抗，會激怒他們，他們不會讓我們生，這是懦夫的做法！那是不負責任！我們不會這樣做，我們不反抗，忍受着，等機會報仇！忍耐，受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唯其能做到，才是英雄！假如憑一時之勇，都給殺了，誰替死難者報仇？誰替受辱者報仇？我們所以活下來，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替先人報仇，也為了保護你們成長！這責任，比去送死大得多！你們長大了，却要去送死，對得起我們嗎？你們是要負起替先人報仇的重任呀，如果你們盲目去送死，將來還要別人替你們去報仇，這成什麼話！你好好去想想吧，想清楚了，再來見我！」

徐申聽了唐念慈這番話，不禁肅然起敬，覺得龐應龍太卑鄙了。但他還不盡相信，仍在暗中偵查，經過多方面調查所得，還有人證物證，證實確是龐家莊欺負槐莊，也欺負附近一帶其他莊子，龐應龍說槐莊的人如何欺負他們龐家莊，完全是顛倒是非，胡說八道！徐申不由的同情槐莊莊主，倒過頭來替他出一口氣。這便是徐申又變了飛天神鼠去見龐應龍的原因。

飛天神鼠還告訴崔卓方，說過去曾有好些人替龐應龍出過力，結果却無緣無故的失了踪，不知下落，原來是龐應龍在慶功宴中弄了手脚，慶功一完，「功臣」也完了。

「所以，崔兄，你要提高警惕才好！要是無端端被偷襲而死，那才眞是冤枉呢！你且去吧，我該走了！」

「謝謝你提醒我，霍兄！要不是你，我眞不信這位貌似忠厚，心實狠毒的傢伙呢！你沿途小心，我會提防他的！」

兩個分手了，崔卓方沉思着，緩步走回龐家去。

「他走了？」

「走了！這傢伙好大的架子，跟他說話，有他講，沒你說，他說什麼，你都要點頭，你說的話，他總是搖頭，這樣的人，怎能跟他眞誠相處？」

「他去了槐莊啦？」

「他是那麼說，誰知道他是不是眞去了？難說。」

「要是他沒去槐莊，會去那裏？」龐應龍緊張地問，但這樣的問題，除了飛天神鼠之外，誰能知道？實在沒有人能預先知道呀！

「這麼可難說了！」崔卓方說。

「莊主，他說過三天之後回來，就等他三天再說吧！」

「看來也只好如此了！」龐應龍說。

「我們該歇息了！三娘，你睡炕上，我與羅兄睡地板得啦！」崔卓方說時打個呵欠，外邊正好打响四鼓。

「這是什麼話！我這裏有的是地方，再多三五十人也用不着睡地板，傳了出去，還有臉見人！我早已叫人替你們打掃好房間了！你們兩個人一間，三娘自己一間！如果有什麼需要，隨便叫下人取便是！這兒一切方便，不必客氣！」

「啊，這就太好了，今晚，我一定睡得十分舒服！就是怕舒服慣了，以後睡不着！」羅季剛說。

龐應龍替他們安排的地方實在不壞，各人都感到滿意。可惜他們睡得遲，四鼓响過才睡，不多久，已給外間的人聲所嘈醒，無法不起來了。

「昨晚，我們睡了之後沒發生過什麼事吧？」

「沒有！一切平靜！」

「這才好，聽了也叫人安心，莊主呢？起來了？」

「莊主一早就出去了，他叫我們不可吵醒你們，沒想到你們起得這麼早！」

「這兒附近可有什麼地方好玩的？我們想去看看！」

「我叫人帶你們去吧，在那邊，有仙人石，龍吐珠等，都是很有名的。」

「我們自己去得了，不必再勞煩別人；你們去慣去熟，未必再感興趣，還是我們自己去吧！」

「那就不敢打擾兩位了！」

「那裏話！嗯，對了，還有一件事，麻煩你！」

「什麼事？請說！」

「小事！等一會，三娘起來，請代我們告訴她一聲，說我們到了後山，午前會返來了！她如果有興趣！請她到後山找我們，沒興趣就在這裏等我們！」

「是的！我一定辦到！」

「謝謝你，我們走了！」

羅季剛與崔卓方兩個出了龐家莊，直朝後山走去。

後山，顧名思義是一座山。這座山不算很高，却很多石，也很陡峭！普通人在半山以下是容易走的，過了半山，再向上，可就不易走了，所以附近的人很少走到半山以上的，所以半山以上有些什東西，在附近住了幾十年的人，也無法說得清楚。但羅崔兩個是身懷武藝的人，他們當然不是普通人，他們兩個在山脚下仰首觀察了片刻之後才從一個方向上山。

他們這次上山是有目的的，因此走得很是小心，固然少出聲說話，沿路還借物隱形，避免暴露身形呢！

上過了半山之後，停下來，向周圍看了一會，又橫着山腰察看了一會，選定了方向再向上。

突然，有兩隻兔從山上跑下來，看到他們又急急轉方向。

羅季剛看到兔子一時興奮，正要叫嚷，崔卓方手快一伸手點了他的穴道，在他耳邊低說：「別出聲！」羅季剛被點穴正

感詫異與憤怒，却聽得崔卓方這麼說，才知是怎麼回事。但面子攸關，仍然分辯說：「怕什麼？我們又不是作了見不得人的事！」

「羅兄，你忘了我們來此的目的了？我們正是要作不給人知道的事呀！你想想，兎子怎會突然狂奔？必是受到驚嚇！」

「那又怎樣？」

「驚嚇牠的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蛇，是獸！」

「是呀！」

「如果是蛇是獸，當然沒事，如果是人呢？」

「是人又怎樣？」

「你猜是什麼人？」

「你以為是什麼人？」

「龐應龍！」

「有此可能？」

「有此可能！也可能是他的同黨！」

羅季剛道：「老崔，你怎麼啦，怎會懷疑是他？」

「他實在太值得懷疑了！」

「我不明白！」

「你總有一天會明白的，也許今天，也許明天，也許再過幾天！」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暫時可以不必理會，看我行事好了！」

「老崔，你過去不是這樣的，你昨晚送姓霍的走了一程，嗯，對了，可是姓霍的對你說的？你相信他的話？」

「不錯，是他對我說的，當時我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

「為什麼？」

「我昨晚想了一晚，假如姓霍的話不眞，假如龐應龍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裏，怎肯白白送人家三百五十兩銀子？」

「是二百五十兩銀子，不是三百五十兩！」

「不，是三百五十兩！昨晚二百五十兩，早幾天一百兩！他以這許多銀子去買一個人頭，這實在太可疑了！」

「他不是說出原因了？因為世仇？」

「不！那不是眞話！」

「你怎知道不眞？」

「世仇不在一朝一夕報，你想，龐應龍是怎樣一個人，捨得一下子拿出這許多銀子去為先人報仇？怎有這個可能？」

「這倒有點道理！」

「我未在槐莊住過，却是經過，距這裏很遠，而且，人也不多，窮得很，不論在人力物力財力，都無法和龐家莊相比的，他們絕對沒有能力到龐家莊來搗亂！龐應龍是沒有理由害怕他們的！」

「那他為什麼肯出錢請人去行刺？」

「所以呀，我才懷疑其中有詐！」

「你知道他叫姓霍的去行刺槐莊莊主嗎？」

「是霍康自己說的！」

「他說？他不怕你通知槐莊！」

「他才不怕！他根本不是去行刺！」

「那去幹什麼？」

「他把銀子送給槐莊！五百兩！」

「剛才說是三百五，怎麼又變了五百兩？」

「他臨走時說了這話之後，我猜他必會回頭來再偷了二百兩，所以說是五百兩，至於另外的一百兩，他早已送給了槐莊了！」

「那一百兩他怎能……」

「羅兄，你不知道，早幾天莊主請的刺客就是他，只是他用上了易容術，衣着口音完全不同！龐應龍全分不出來，但他却能原原本本的說出當晚雙方談交易的情形！」

「哦，原來兩個人即是一個人，都是飛天神鼠扮的，這就怪不得他知道得那麼清楚了，昨晚，我還以為他眞抓到了那個人，從那個人口中聽到的消息呢！原來他是夫子自道！」

「所以，我懷疑他昨夜做了手脚之後，今早，龐應龍也發覺了，也想到是他幹的，……」

「龐應龍也會想到？」

「當然會！你別小看他，他也不笨呢！他昨晚只是一下子想不到，冷靜下來，就會想到了！」

「那就怪不得了！不過，他為什麼要上山？」

「我猜他一定在山上某一個地方有了秘密的地洞，他把貴重的寶貝都藏了進去！今晚，發覺不妥了，便把存放在家中一些珍貴的東西都放進了山洞去！」

羅季剛道：「那麼，我們是要去找他這個山洞？」

「可以這麼說！」

「你打算盜寶？」

「我懷疑除了珠寶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秘密，假如證明他是個壞蛋，我當然不會空手回，也不會放任他再繼續害人，要是找不到證據，我是不會要他任何東西的！我的性子，你應該明白！」

「我明白！」

「那就好辦！我……嗯，你聽，有人聲！」

兩個人跪下來，把耳朵貼到地上，果然聽得有微弱的人聲傳來。一個說：「你眞這麼相信他們？」這是一個畧帶沙啞的男子聲音，聽來大約有五旬左右了，他的話過後，沉寂了好一會沒有人出聲。

「怎麼，你不說話！」仍是那個沙啞的聲音！

「看來他們是可信的！祇是，人心隔肚皮，誰知道？」這又是一個男人的聲音。羅，崔兩個不約而同的互望一眼，又默默地點點頭。

「我不信他們！」

「為什麼？」

「我不相信任何人！」

「你怎可以這麼說？你……」

「你放心，對你已例外，因為你有家有業，又有大量珠寶在我手上，現在我當然相信你，可是，到了生死關頭，到了你覺得生命比財物更重要時，你會怎樣？我想，你會要活命，丟棄財物，這就是說，那了那個時候，你也是不可靠，難以信任的！同樣道理，我也一樣，到了生命與財物必須抉擇時，我是選擇生命，丟棄財物的！我這是實話，不是侮辱你！我想，世上許多人都是如此，只有那些忠臣烈士才不會這樣，可是我與你都不是忠臣烈士，也不會是！」

「那是未來的事，何必管他！」

「不，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老大，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羅，崔兩個又互相對望一眼，都臉有詫然之色，却因爲要傾聽對方說話，所以沒有出聲。靜候中，聽得老大說：「你們以爲飛天神鼠眞會去取槐莊莊主首級？別做夢了！他不是去殺人，他是去找人？他將用你給他的銀子作餌去請人幫手，然後再到這裏來打劫，你想，到時，我們還能呆得住？」

「不會吧？他是這種人？」

「怎麼不會？做得小偸就做得大賊，有胆傷人就有胆殺人！有什麼不敢？」

「你怕他？你不是說不把他放在眼內？你說過，等他把人頭取來之後，再把他一刀兩段殺人滅口，怎麼忽然反悔了？」

「我不是反悔，也不是怕他！不過，你知道他會請什麼人做幫手？請多少人做幫手？我不怕飛天神鼠，却不能不提防飛天神鼠請來的是什麼人！知道了有預算，未知道的則難以估料！我對未知道的必須小心提防！」

「那是說，你要對我……」

「不！你放心，我絕不會害你，你有把柄在我手上，比如你姦殺槐莊……嗯，什麼人來了？」

老大突然停了口，但他已說出「比如你姦殺槐莊……」幾個字，已可說是表白了意思，羅，崔兩個都聽得明白，證明霍康沒有謊說龐應龍的壞話。羅季剛至此地完全相信崔卓方的話了。

老大停了口，稍後又說：「嗯，是個女的，似乎在找人！有什麼人來了？」

「她是誰，老大，可是找你的！你別給老娘眼中滲沙，做夢！」女人突然呷起醋來。

「別吵，可能是來找莊主的！你認識她？」

「她就是水仙三娘！奇怪，她來幹甚麼，怎麼只有她自己？羅季剛與崔卓方兩個去了那裏？」

「壞了！一定是他們兩個先上了山，她知道了，就來找！我早說過他們不可靠，你偏不信，現在糟啦！說不定他們就在附近，我們快出去看！別給他們跑了！」

「好，我們快出去看看！」

聲音到此爲止，繼之而來的是足音，可見得雙方的距離實在不遠。崔卓方悄聲問：「羅兄，他們一個是龐應龍，老大是誰？聲音似乎有點熟，一時又想不起來，你可記得？」

「記不得了，那個女的倒似是俏觀音，花小容！」

「對了！我記起來了，這麼說，那個老大必然是花心狼史大全！」

「你這麼肯定？」

「你不知道？俏觀音是史大全的姘頭呀！你聽出女的是俏觀音，男的不是史大全還有誰？也只有他才會這麼大言不慚，不把飛天神鼠放在眼內！」

「你認識史大全？」

「說不上認識，打過交道！」

「怎麼沒聽你說過？」

「快二十年的事了，無緣無故的，自然不會翻舊帳，怎會提到！」

「別說了，他們來了！」羅季剛低聲說。

「莊主，你叫住她，她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事！你穩住她，我與小容出其不意，下手！」史大全也把聲音壓得很低。

「哼，何必這麼費事，你怕她，我不怕！你瞧着好了，看我收拾她！」花小容犯了醋勁，要親自出手對付水仙三娘了！

「小容，你……」

「別碰我！我知道你捨不得她，怕我殺了她是不是，你放心，我不會辣手摧花！是我們史老大喜歡的人嘛！我也沒這麼胆！」她一甩手，自己走了出去，史大全想阻已阻不了，只好乾着急。

「我去勸勸她！」

「不，莊主，遲了，你現在不宜露面了，由她去吧！」史大全急急的阻止龐應龍。

「老大，如果大嫂……」

「不要緊，必要時我會出頭，你要迴避，別讓人知道你與我們有關，你明白了嗎！」

「是的，我明白了！」

花小容站了出來，面朝水仙三娘走去，不客氣地喝道：「你是甚麼人？鬼叫甚麼？找野漢，也用不着這麼心急呀！」

花小容的話雖然沒有指着水仙三娘，但水仙三娘環顧四週，只有她與對方兩個人，不用問，人家當然是說她了，因此她大爲反感，冷冷地，針鋒相對地說：「你又是甚麼人？我找人干你甚麼事？是不是阻碍了你同野漢子偸歡幽會？還是嚇跑了你……」

「住口！你這小妖精，看招！」花小容不讓對方把話說完，就飛快地衝過去進招。她醋味沖鼻，出招又狠又快，自山上跑下，眞如疾電驚雲。水仙三娘是個識貨的人，看來人身法便知非弱者，自然不敢大意，目注對方，暗思對策，在對策未想到之前，她不願盲目硬拚，見對方已到，便點足斜掠丈外，先避第一招不予接觸。

「不要臉的妖精，那走！」花小容足尖一點，身子疾轉，再撲水仙三娘。

「誰是妖精，誰自己知道！」

「看招！」

「誰和野子幽會，誰和姘頭在一起偸歡，誰自己知道！」

水仙三娘仍然不接招，再次避開了。

水仙三娘這些話，全是以牙還牙，不甘受辱的說法，並未眞眞知道對方偸野漢或跟姘頭在一起。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她的話，正好說中了花小容的處境。她本是懷着滿腔醋味而來，聽了水仙三娘這幾句話，再想到早幾夜史大全曾經借故外出，去了很久才回來，更覺得蛛絲馬迹，大有可疑，一股乾醋起了發酵作用，醋味更濃了。

花小容的綉花薄刀，使得飛快，一刀未盡，一刀又到，水仙三娘一連迴避了好幾招，漸漸覺出威脅增强，心中一急，急出了一個應付的辦法，她雙足一閃，身子乍倒，似是失足，花小容一見大喜，急忙俯身就斬。但是，就在這時，聽得山上有人「哎呀」驚叫，本能地側頭一望，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還沒看得清楚，絲絲勁風已襲向面頰，她側頭急避，橫刀劈出，

聽得「噹噹」聲響，手腕受震，站穩之後一看，刀上沾了不少泥，再看水仙三娘，她手中也多了一截樹枝，正在折去枝葉。她明白了，原來水仙三娘身上沒帶武器，剛才是詐跌抓起坭巴，想擊傷對方眼睛，同時也趁這機會折枝樹枝作武器。

水仙三娘那一把泥，本來眞可以傷及對方眼睛的，不料羅季剛以爲三娘眞個失足跌倒，不由自主的驚叫，無意中帮了花小容一個忙，也暴露了自己。他悔恨，却已無補於事。

水仙三娘手中多了一截樹枝，就用它作武器和花小容交手。花小容自然不懼她這一截樹枝，舞刀如剪，刀刀狠，刀刀快！水仙三娘左閃右避，狀極狼狽，不到幾招，樹枝給削斷了，本有四尺來長的樹枝，變成二尺左右的兩截，更加不好使用，她更顯出不支了。但她仍然苦苦支持，並且不斷搶攻，以致在陽光下飛出片片碎片，兩截棍越來越小，也越來越短了。

「老崔，你怎麼啦，這樣忍心？」

「忍心？怎麼忍心？」

「你沒看到三娘……」

崔卓方道：「三娘怎麼啦？她正在漸居上風……」

「漸居上風？難爲你說得出口！」

「難道你以爲她處在下風？」

「你不是看不見，她的『武器』快給人削光了！還說是佔上風？」

「你知道三娘是慣用甚麼武器的？你沒看出她是故意這樣？花小容上當了，她削小了三娘的樹枝，正好給三娘削成了兩枝判官筆，你等着吧，三娘很快就眞要反攻了！」

「哦，原來這樣，我倒沒有想到！」

「你沒想到的事多着呢，你……」崔卓方陡然一掌把羅季剛推開。一方面是用力頗大，另方面是出乎羅季剛意外，以致他一個踉蹌，走了幾步才站得穩，狼狽可以想見。他心中又恨又怒，站住了脚，正要責罵崔卓方，怎知一看，崔卓方已經和一個五旬左右的男子打在一起，雙方出招都十分凌厲，羅季剛馬上明白了，剛才必然是這個人向他偸襲，給崔卓方先發覺了，已來不及通知，只好把他推開，然後再跟偸襲者動手，自己因爲未知道，所以誤會了崔卓方，羅季剛想到又一次幾乎怪錯的人，暗感慚愧了。

崔卓方用的是軟鞭，並不長，只有四尺八寸，對方是鋼刀，十分鋒銳，近刀背處有五個小孔，使動起來，會發出嗚嗚之聲，使得越快，越勁，發聲越大，越刺耳，故有奪魂刀，故江湖上有「花心狼奪魂刀」之稱！

奪魂刀上那五個孔並不能傷人，亦無暗藏暗器，嚴格說來，那五個孔只是用它發出的怪聲擾亂對方心神，並無實際用處的，但由於那聲音出自每一個孔都不相同，不少江湖人物都因受到它的影響而敗在史大全手中的。

史大全和崔卓方曾經一明一暗有過兩次較量經驗，深知取勝不易，所以一出手用毒招，希望以快刀斬亂蔴手法制服對方，這樣，再對付羅季剛就容易得多了。否則，讓他們兩個合起手來，他實在沒有取勝的把握！

但是，史大全這想法太天眞了。他動上了手才知道自己想得太美妙，自己的想法，絕無可能達到的，因此，他在一連使了十多招之後，便不再求急功了。

崔卓方這十多年來專門鑽研鞭法，把別家別派的刀法，劍法，棒法，槍法等等看過的都加以變化，融爲鞭法，所以他的鞭法是蘊有極其複雜的變化，不易爲對方所破的。史大全以爲自己功夫有進，就可以克制對方，怎知急攻之下，幾乎着了對方道兒。不過，他有信心，在百數十招之內，他縱不能勝，亦不會落敗，而過得百招，一切變化都有可能，毋須再去考慮。

羅季剛與崔卓方很熟，但對崔卓方這套鞭法還是第一次看到。他暗暗地想，崔卓方果然比自己不止高出一籌，看他此時出手，假如換了自己，只怕十招也抵擋不住就已經落敗了。過去他對崔卓方總有點心理反抗，此刻再無此存在了。

崔卓方取得平手之後，叫道：「羅兄，你快去帮三娘吧，先把那女人收拾了再來對付史大全未遲！」

「好！老崔，你小心了！」

「你去吧！不用爲我担心！」

羅季剛去帮水仙三娘，水仙三娘已經穩處上風，用不着他帮忙了。他也不好意思這時候加上一把手，免得有爭功之嫌。

「羅季剛，崔卓方怎麼樣了！他沒事吧？」

「沒事，他已經穩居上風了！」

「那是甚麼人？居然能跟老崔打成平手？」

「我不認識！老崔說他是花心狼史大全！」

「嗯，原來是花心狼奪魂刀，怪不得了！」

「三娘，你……」

「你放心，這妖婦雖然妖裏妖氣，要想迷我，可辦不到！」

「他是花小容！」

「花小容！原來是俏觀音，怪不得如此妖冶！祇可惜，她污辱了純潔觀音！」

「你才是妖婦！今天不殺了你，難消我一口氣！」說着，花小容的招式已經加速，捲起一片刀光恍如層層雲浪，湧向水仙三娘，把水仙三娘籠罩在她的刀光之內，看似佔盡優勢，但是，水仙三娘手持雙筆，鑽隙尋縫，左點一下，右點一下，直指對方要穴，常常迫使花小容，不能不臨時變招，退後迴避。再打了一會，水仙三娘越戰越勇，花小容却似氣促力竭，額汗下流了。

這時候，崔卓方已經佔盡上風，控制大局，鞭勢如狂濤巨浪，其勢難擋。打到分際，突然傳出崔卓方一聲斷喝：「着！」鞭過處，「拍」一聲打在史大全的左肩，撕裂了他的外衣，露出了一道血痕，痛得他全身抽搐了幾下。

史大全先後已經中了三鞭，左肩右脇與背部，傷得最重的是脇部，被打斷了一根脇骨。他知道不能倖免了，便企圖逃走，他逃，崔卓方尾隨追趕。史大全因爲受了傷，逃不快，看來就要被追上了，突然有個人讓過史大全，擋住崔卓方的去路。崔卓方見有個人撲來，陡然停住，脫口叫出：「莊主，是你！」（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大豪傑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雲揹着嬰孩跟隨四金釵往埋劍嶺，觀看她們和無雙四傑決鬥，結果，首釵黃若鶯較招認敗，但不願臣服，寧可棄劍退出江湖，餘三釵也一致跟隨，她們這一舉動，贏得關山雲的采聲，但却惹來四傑的憤恨，將一腔怒火發到關山雲身上，關山雲百般解說均無效，迫得與鬥，首二仗關山雲以拳脚勝，第三場由高步虹親自持劍出手，結果又敗在關山雲劍下，高步虹提出今天之事雙方扯平，各不宣揚，避免退出江湖，關山雲徵得四釵同意後相偕下山，黃若鶯見關山雲傷臂，叫關山雲把嬰兒交給她——

四美爭邀寵 三女恨長埋

關山雲道：「幹麼？」

黃若鶯答道：「我們一起陪你去柏樹溪。」

關山雲道：「這個……」

黃若鶯道：「不歡迎？」

關山雲道：「不是，在下只是覺得不必如此……」

黃若鶯道：「非如此不可！」

「爲什麼？」

「第一：你受了傷，再要照顧嬰兒一定很困難，第二：那『無雙四傑』可能不肯就此甘休，他們可能再找上你或我們，因此我們五人在一起較爲安全。」

「唔……」

「不是麼？」

「好吧，我們五人一起走，那麼這嬰兒暫時交給妳照顧了。」

他把嬰兒交給她，林芝則牽來自己的坐騎，把馬索塞到他手上，說道：「我的坐騎讓你乘坐吧。」

關山雲道：「妳呢？」

林芝道：「我沒受傷，可以步行。」

關山雲搖頭道：「不行，那有男人騎馬女人步行的道理，再說我的傷並不重，不礙行走的。」

說着，把馬索塞還給她。

林芝又把馬索塞給他，道：「喂，你這人懂不懂禮貌？女人要送東西給你，你就非接受不可，否則便是失禮！」

關山雲呆了呆道：「是這樣麼？」

林芝道：「是的！」

關山雲道：「可是我們四人騎馬，只妳一人步行，這怎麼成呀？」

林芝一指古素蘭道：「我可以與我們四妹共乘一騎。」

關山雲一想不錯，才扳鞍上馬，黃若鶯，陸小喬也跟着乘上自己的坐騎，林芝和古素蘭則同乘一匹，五個人於是馳馬上路，取道南下。

一路上，四大金釵對嬰兒的照顧可謂無微不至，對關山雲更是侍候得令關山雲如沐春風，如飲醇酒，開始覺得和女人在一起也很不錯。

走了兩天，這天薄暮時分，已抵宜賓縣城，因距柏樹溪尚有幾十里路，五人經一番商議之後，決定在城中投宿一夜，明早再動身前往柏樹溪。

當下，五人先在街上一家酒樓塡飽了肚子，然後投入宜賓縣城最大一家客棧。

這家客棧名曰「聚安」，似是剛開業不久，客房和一切設備都很新，客房的後面，居然還闢了一座小花園。

五人各開一間上房，黃若鶯向客棧伙計要了一盆熱水，爲嬰兒洗澡，然後餵嬰兒喝米湯，再後洗滌嬰兒的尿布，忙得很像個母親！

關山雲原想讓嬰兒跟着黃若鶯同睡一房，但是想想有些不放心，便把嬰兒抱入自己房間，讓他睡在自己的床上。

林芝，陸小喬，古素蘭各去洗澡，他便坐在房中看着嬰兒發呆，不久黃若鶯拿着洗好的尿布走進來，她把尿布晾在房中，再上前看嬰兒，問道：「他睡着了？」

關山雲道：「是的。」

黃若鶯道：「爲什麼不讓他睡在我的房間？」

關山雲含歉一笑道：「對不起，我覺得夜裏由我來看顧比較妥當。」

黃若鶯微微一笑道：「你怕什麼？」

關山雲道：「我說不上來……」

黃若鶯在他身邊坐下，道：「明天你就可將此嬰交給彭良坤其人，那之後，你有何打算？」

關山雲道：「我想回家鄉看家叔，今天在路上我已經告訴妳了，他是我唯一的親人。」

黃若鶯點點頭，道：「看過令叔之後呢？」

關山雲道：「四處去走走。」

黃若鶯道：「一個人？」

關山雲點頭道：「嗯。」

黃若鶯道：「這麼說，我們明天就要分道揚鑣了？」

關山雲轉過頭來望她，笑笑道：「我會記住妳們給我的幫助的。」

黃若鶯玉臉忽泛紅潮，低下頭道：「我有些話想跟你談談……」

關山雲道：「什麼事？」

黃若鶯羞笑一下道：「但我不想現在談……」

關山雲發怔道：「不想現在談？」

黃若鶯道：「是的，假如你今夜有空的話，我們去後花園相見，好麼？」

關山雲道：「什麼事現在不能談？」

黃若鶯道：「現在我不告訴你。」

關山雲道：「很重要麼？」

黃若鶯點頭道：「是的，很重要！」

關山雲道：「那麼好吧，今夜什麼時候？」

黃若鶯道：「初更時候。」

關山雲說道：「那林，陸，古三位姑娘——」

黃若鶯連忙道：「你千萬不能告訴她們！」

關山雲呆了呆道：「爲什麼？」

黃若鶯臉又發紅，很難爲情地道：「因爲我要跟你談的是屬於我個人的事。」

關山雲哦了一聲，點點頭道：「好，我不告訴她們就是。」

黃若鶯站起來，輕聲道：「我去洗一洗，等一會再來看你。」

說畢，出房而去。

關山雲心潮開始起伏起來，暗忖道：「她要跟我談的，到底是什麼事情？爲什麼要在花園裏談？又爲什麼不能讓林，陸，古三位姑娘知道？」

他左思右想也想不通，不由聳聳肩，自言自語道：「算了，反正今夜就可明白，何必傷腦筋——」

一言未畢，驀聞身後有人笑聲道：「關山雲，你在說什麼呀？」

關山雲回頭一看是林芝，便衝着她一笑道：「沒什麼，妳還沒睡？」

林芝道：「還早，睡不着。」

她也在他身邊坐下，看看床上嬰兒，問道：「他睡着了？」

關山雲道：「是的。」

林芝道：「明天，你就可把這嬰兒送到柏樹溪了，送到之後，你打算幹些什麼事情？」

關山雲又將告訴黃若鶯的話告訴她。

林芝臉上流露出分別的感傷，說道：「這麼說，明天我們就要分手了？」

「是的。」

「何時能再見面？」

「這就難說。」

「這幾天，你跟我們在一起，覺得怎樣？」

「很好啊。」

「那麼，我們可以繼續在一起啊。」

「唔，這個……我想，天下無不散的宴席，只要有緣，我們會再見面的。」

「我想問你一件事……」

「妳說。」

「你討厭我麼？」

「這是毫無道理的，我怎麼會討厭妳呢！」

「不討厭就好，你今晚有空麼？」

「幹什麼？」

「我想跟你談談。」

「哦，妳……要跟我談談？」

「是的，初更時候，我在花園等你，怎麼樣？」

「奇怪！」

「什麼？」

「哦，沒什麼妳要跟我談些什麼？」

「今晚再告訴你好了。」

「很重要麼？」

「嗯，很重要！」

「唔，初更恐怕不行……」

「爲什麼？」

「因爲……這樣好了，我們二更在花園見面，怎麼樣？」

「好，一言爲定，但你千萬不可告訴她們三人啊！」

「好的，好的。」

於是，林芝滿心歡喜的走了。

關山雲彷彿墮入五里霧中，心中充滿疑惑，搖頭歪腦的尋思着：

——爲什麼她也要約我談話？

——爲什麼她也關照不可告訴其餘三女？

——她和黃若鶯到底在攪什麼鬼呀？

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際，房門又被推開，陸小喬悄悄的走了進來！

關山雲向她點頭笑笑，道：「妳還沒睡？」

陸小喬微笑答道：「沒有，我來看看嬰兒……」

她趨近床前看看嬰兒，咀裏却輕聲問道：「剛才她進來幹什麼？」

「妳說的是誰？」

「我們林二姐嘛！」

「哦，她只是進來看看嬰兒，沒說什麼的。」

「眞的？」

「嗯，眞的！」

「我……我有件東西要給你看看，你看了後，可別叫起來好麼？」

「什麼東西？」

「你答應不叫，我才給你看。」

「好，我不叫。」

陸小喬於是從懷中摸出一張白箋，往他手上一扔，似乎很害羞，轉身便走。

關山雲一看白箋上寫的是「今夜初更，我在後花園候駕，請勿告訴任何人」等語，不禁笑了起來道：「陸姑娘稍等！」

陸小喬已走到房門前，聞言更似嬌羞不堪，雙手往臉上一掩，道：「你答應不叫的！你答應不叫的！」

關山雲起身走過去，含笑道：「我沒有叫，我只想告訴妳，初更不行！」

陸小喬道：「爲什麼？」

關山雲說道：「不要問理由，三更如何？」

陸小喬道：「好，三更就三更，但你一定要守時，不能叫我久等啊！」

關山雲笑道：「不會，反正我今夜是無法睡覺了，到時候一定到！」

陸小喬突然偷襲似的在他臉上親了一下，隨即開門跑了出去。

關山雲登時呆住。

剎那間，他恍然大悟了，他在心中大叫起來：「我的天！原來是這麼回事！原來她們要——哇！這怎麼得了呀！」

他從小進入峨嵋山大乘禪寺，每天跟衆多的和尚混在一起，無形中培養出「清心寡慾」的性情，對於男女之情，只有隱隱約約的印象，此番藝成下山歷練，四大金釵是他首次接觸的異性，他對她們確實很有好感，但卻從未想入非非，因此黃若鶯和林芝的約晤，他一直沒有悟出其意，現在被陸小喬冷不防親了一下，他才突然醒悟，一直閉塞腦筋，就此突然開通了！

他有一種飄飄然的，好似即將羽化登仙的感覺，如果不是想到了另一方面的嚴重後果，他說不定會樂得手舞足蹈起來！

是的，他雖然還不會與姑娘談過情說過愛，但他也知道一個男人要同時應付三個姑娘，是絕對不可以的事情，那對自己也許是所謂的艷福不淺，但此事發生在四大金釵身上，就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了。

——怎麼辦呢？

短暫的「飄飄然」過了後，他變得焦急不安，好像被囚在籠中的一頭猛虎，在房中團團打轉起來。

×　×

這天晚上，在距初更尚有兩刻時的時候——

關山雲輕輕的打開房門，躡手躡足的，偷偷摸摸的溜出了聚安客棧，連夜出城，朝柏樹溪趕去。

嬰兒很合作，一直沒有啼哭。

他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自己一走了之，即可擺脫難以消受的美人恩，也可消弭四大金釵的明爭暗鬥，讓她們繼續合好如姐妹。

爲恐她們追來，他一口氣跑了二十多里路，直到背上的嬰兒又開始啼哭時，才停歇下來。

他不敢在路邊停歇，遠遠避入一片竹林中才解下嬰兒，替嬰兒換尿布。

但換過尿布後，嬰兒仍啼哭不止，他抱着哄了半天，見嬰兒仍不肯安靜下來，不由皺眉道：「唉，難道又餓了不成？」

「不錯，該是吃奶的時候了！」

驀地，身後有人接口說這麼一句話！

關山雲嚇了一跳，掉頭運目一望，正見古素蘭含笑自林中走出，登時面如土色，失聲道：「是妳——古姑娘！」

古素蘭以美妙的步履，姍姍向他走了過去，吃吃地嬌笑，說道：「是的，你很感意外是麼？」

關山雲驚訝道：「是呀！妳怎麼跟上來了？」

古素蘭自懷中掏出一隻瓷瓶，遞給他道：「你走得太匆忙，忘了這東西，我特送來給你。」

關山雲不禁苦笑一下，說道：「我並不是忘記，而是不要它，因爲那裏面是空的！」

古素蘭笑道：「誰說是空的，這裏面的米湯還很熱呢！」

關山雲接過瓷瓶，果覺入手熱熱的，又不禁苦笑一下道：「妳不該追上來，這樣是不好的……」

古素蘭蹲下身子，解開他放在地上的包袱，取出碗和湯匙，說道：「來吧，先讓嬰兒塡飽肚子再說。」

她把米湯倒入碗中，開始餵嬰兒吃米湯。

關山雲問道：「妳跟着來，她們知道麼？」

古素蘭微微一笑道：「如果她們知道的話，肯讓你走麼？」

關山雲嘆了口氣道：「我不能不走，因爲……」

古素蘭說道：「我都知道，你不用說了。」

關山雲道：「那麼，妳該明白我的不告而別是出於善意的，我不願見妳們四大金釵傷了和氣。」

古素蘭微笑道：「你說得太嚴重了，我們早已私下協議好，不會傷和氣的。」

關山雲一怔，道：「妳們私下協議什麼？」

古素蘭道：「各憑手段爭取，誰贏得了你，其餘三人不得妒嫉或破壞！」

關山雲叫道：「嘿，敢情妳們都在計算我呀！」

古素蘭笑道：「你應該感到榮幸，我們四大金釵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同時愛上一個男人的！」

關山雲脹紅臉道：「妳——怎麼說得出口呀！」

古素蘭嫵媚一笑道：「這是我們四大金釵的作風，我們不大喜歡忸忸怩怩。」

關山雲搖頭道：「我覺得這樣很不對，而且我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古素蘭道：「現在你不必感到爲難了，因爲現在只有我在你身邊。」

關山雲道：「不，妳該回到她們那裏去，四大金釵若缺其一，就不是四大金釵了。」

古素蘭笑道：「這沒有關係，女人遲早要嫁人，我們四大金釵也一樣，總有一天要各奔前程。」

關山雲感到壓力奇重，吶吶地道：「可是，我還不想成家，我……我……」

古素蘭爽朗的嬌笑道：「不要緊，我們不必馬上成親，只要你喜歡我，遲一兩年也不妨。」

關雲山搖搖頭，愁眉苦臉道：「不，不……」

古素蘭一楞道：「你不喜歡我？」

關山雲搖頭道：「不是，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想到這種事……」

古素蘭又笑道：「這難怪，你和我們認識不過數天，但這不要緊，你我再相處一段日子之後，你就會……」

她含着熱情的美眸凝睇着他，吃吃的輕笑起來。

關山雲紅着臉，說道：「不要這樣，古姑娘，我……我將來是要出家的，我不能娶妻！」

古素蘭一呆道：「你要出家？」

關山雲道：「是的！」

古素蘭以難以置信的眼光望着他，問道：「你爲什麼要出家呢？」

關山雲道：「不爲什麼，我只覺出家很好。」

古素蘭又望了他半晌，才噗哧一笑道：「你騙人，我不相信！」

關山雲忙道：「眞的，我本來想皈依佛門，但是家師認爲我塵緣未了，要我先下江湖歷練歷練將來再返山落髮受戒。」

古素蘭無限驚訝地道：「令師是出家人麼？」

關山雲點點頭。

古素蘭若有所悟地道：「你莫非是峨嵋派的俗家弟子？」

關雲山又點點頭。

古素蘭又問道：「令師法號，如何稱呼？」

關山雲道：「家師是峨嵋山大乘禪寺的主持，法號心悟。」

古素蘭驚噢了一聲道：「怪不得你身手那樣高强，原來你是心悟大師徒弟！」

關山雲笑了笑，道：「古姑娘認識家師麼？」

古素蘭道：「我雖未曾見過令師，但令師大名，江湖上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家都說令師是佛門第一高僧呀！」

關山雲微微一笑道：「在下今天把師門來歷說出，希望古姑娘不要宣揚出去，目前無雙堡稱雄武林，排除異已不遺餘力，家師一再告誡在下不可鋒芒太露，以免與無雙堡的人發生衝突。」

古素蘭却興冲冲地道：「不要怕，你的武功不在該堡『黃穗劍士』之下，那天你不是很輕易的就擊敗了那『無雙四傑』麼？他們是『黃穗劍士』中最傑出的人物呢！」

無雙堡中的劍士，有「紅穗劍士」，「黃穗劍士」，「白穗劍士」及「黑穗劍士」之分，這些關山雲是知道的，他也知道自己的武功足可擊敗無雙堡的「黃穗劍士」，但是他並不以此而自傲，聽了古素蘭的話，他搖搖頭道：「能够擊敗『黃穗劍士』有什麼用呢！據說無雙堡的『紅穗劍士』個個都是千錘百鍊的劍術高手，而且多達一百位以上，他們中只要來一個，在下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古素蘭笑道：「但是你們峨嵋派一樣高手如雲，有人說當今武林，能與無雙堡分庭抗禮的，只有峨嵋一派，所以我相信無雙堡的劍士是不敢找你麻煩的。」

關山雲轉過話題，道：「不談這些，咱們言歸正傳，妳接受在下的請求，回城去好麼？」

古素蘭說道：「不要，我要跟你在一起！」

關山雲大感苦惱道：「但這是不對的呀！」

古素蘭道：「男女之情，是與生俱來的，誰說不對？再說咱們的相處，發乎情止乎禮，又有何不對？」

關山雲道：「但在下無法向黃，林，陸三位姑娘交代，她們如指控在下拐騙了妳，這個——」

古素蘭打岔道：「放心，她們只是我的師姐，沒有資格指責你的。」

她扯住他衣袖，面露央求之色道：「你不要趕我好麼？我若鎩羽而歸，她們不笑死我才怪！」

關山雲是個軟心腸的人，聽見她的要求，不覺把持不住，點頭一嘆道：「好吧，但要預先聲明，咱們做做朋友可以，絕對不可提結合之事。」

古素蘭似已滿意，連連點頭道：「好的，好的，那事等將來再談。」

關山雲道：「黃，林，陸三位姑娘找上來的時候，我怎麼辦？」

古素蘭道：「咱們躲起來，叫她們找不到就是了。」

關山雲苦笑道：「她們已知我要帶嬰兒去柏樹溪，怎會找不到呢！」

古素蘭道：「不錯，她們一定會去柏樹溪守株待兔，但這不要緊，咱們不要立刻前往柏樹溪，等過幾天再去就沒事。」

關山雲道：「如果她們一直在柏樹溪等下去呢？」

古素蘭道：「不會，她們等上一兩天不見你去，就會走的，她們都沒有很大的耐性，這一點我敢保証。」

關山雲搖頭道：「不成，我巴不得趕快把這嬰兒交給彭良坤其人，如今距柏樹溪已近，要我再等上幾天，那我不幹！」

古素蘭嘟嘟櫻唇道：「有我陪着你，多等幾天有什麼關係嘛？」

關山雲道：「不，我一定要立刻前往栢樹溪！」

古素蘭道：「那麼，乘着她們尚未追上來的時候，咱們現在就走，我想天亮的時候，大概可以趕到栢樹溪，把此嬰交給了彭良坤之後，咱們立刻離開怎麼樣？」

關山雲道：「好，咱們走吧。」

他揹起嬰兒，古素蘭提起包袱，兩人走出了竹林，順大路向栢樹溪疾行。

行約二三里，後面道上忽然傳來了緊急的馬蹄聲！

古素蘭臉色一變道：「不好，她們追上來了！」

關山雲不急，他覺得在目前的情況之下，讓她們追上反而好些，故笑了笑，說道：「我早就料到她們會追上來，如今可好了。」

古素蘭拉着他奔入路旁的樹林中，道：「快躲起來！快躲起來！」

關山雲實在不想躲避，但又不願傷了她的心，只好跟着她鑽入樹林中。

就在他和她躲入林中不久，馬蹄聲已響到林外路面上，關山雲自林間望出去，果見由路上飛馳而過的，正是黃若鶯，林芝，陸小喬三女！

跑在最後面的是陸小喬，她手上還牽

着古素蘭那匹坐騎呢！

她們奔馳極快，一眨眼已遠去不見。

關山雲道：「現在她們超過咱們了，這樣一來，咱們如何去得柏樹溪？」

古素蘭却很高興，道：「不要緊，咱們去別處躱幾天，等她們離開栢樹溪，咱們再去。」

關山雲道：「不，我一定要立刻把這嬰兒送交彭良坤，因爲此嬰可能牽連着許多事情，遲延不得！」

古素蘭愀然道：「好吧，但你不一定要親手交給彭良坤，由別人交給他也一樣，是不？」

關山雲不禁啞笑道：「唉，妳眞會動腦筋，四大金釵，大概要算妳最聰明。」

古素蘭嫣然一笑道：「到了栢樹溪，咱們託個人把嬰兒送給彭良坤，這樣便不會和我師姐們朝相，你說好不好？」

關山雲心知如予拒絕，她一定又要磨個老半天，只好答應道：「好吧，都依妳就是了。」

古素蘭欣然道：「那咱們走吧！」

於是，兩人走出樹林，繼續前進，此後一路無事，將近黎明時分，兩人已走了二十餘里路，縱目前矚，遠處有一脈山巒，古素蘭道：「過了那座山，大概就是栢樹溪了。」

關山雲道：「嗯，可能是的。」

古素蘭忽然停住了脚，吃驚的道：「咦，那是什麼東西？」

關山雲也停步道：「什麼東西？」

古素蘭擧手指向左方野地上，道：「你看，在那邊，好像是一隻野獸！」

關山雲運目望去，果見約百多步外的野地上，有一隻巨大的動物在移動，他再仔細一看，立刻看出那是一匹馬，便道：「那是一匹馬，不是野獸。」

古素蘭道：「奇怪，怎麼有一匹馬在野地上遊蕩呢？」

關山雲道：「過去看看如何。」

古素蘭想了想，忽然警覺地道：「不，那說不定是我師姐設下的——咦，那匹馬在跑過來了！」

不錯，那匹馬似已看見路上的關，古兩人，立即向路上跑了過來！

臨近一看，古素蘭登時呆住了。

原來，那正是她自己的馬，剛才她還看見陸小喬牽着牠趕路，如今却不知怎的竟被遺棄於野地上！

關山雲也感意外道：「這不是妳的坐騎麼？」

古素蘭驚詫道：「正是，奇怪……」

那匹馬在跑近路邊時，也認出了主人古素蘭，登時顯得很高興，跑近古素蘭身側停住。

古素蘭撫摸着牠，又高興又驚奇的道：「小紅雲，你怎麼在這裏呀？」

馬沒有任何表示，只顯出一種滿意的姿態而已。

關山雲道：「剛才妳陸師姐牽着牠趕路，如今却把牠丟在此地，這其中必有緣故。」

古素蘭道：「想是她嫌麻煩，因此就把牠丟了。」

關山雲道：「咱們去那野地上看看如何？」

古素蘭問道：「看什麼？」

關山雲表情凝重地道：「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也許發生了什麼意外。」

古素蘭笑道：「不會的，無雙四傑絕不會趕到此地來，再說他們如不願被人知道他們在埋劍嶺慘敗的事，就會先對你下手，只有先下手殺死你，然後才會下手殺死我們四人。」

關山雲道：「我看，還是過去看看爲妙。」

說着，擧步向那野地上走去。

古素蘭只得牽馬隨着走去，她一點也不認爲師姐遭遇意外，只担心她們埋伏於野地上，準備「圍捕」關山雲和自己。

兩人走入野地百多步，到了一處野草叢生的地帶，關山雲立刻發現前方約三十丈遠的地方，有三匹馬正低頭在那裏啃青草！

古素蘭也看見了，慌忙上前拉住了關山雲，低聲道：「你看，她們正埋伏在那邊等着咱們去上當，快走！快走！」一面說一面就要拉關山雲掉頭跑，關山雲的表情却變得更爲嚴肅，說道：「不，如果她們是在那邊等着妳我兩人，現在跑也跑不掉了，我看必有別的原因！」

古素蘭想想也覺他的分析有道理，因之也開始不安，道：「你說她們會有什麼事呢？」

關山雲不答，繼續擧步走去，走到那三匹馬停身的地方一看，登時面色發白，目瞪口呆了。

古素蘭也看見了，她睜大了眼睛，震駭欲絕的瞪望了半响，忽地嬌軀一軟，倒地昏死過去了！

原來，呈現於他們面前的，是一幕慘不忍睹的情景——黃若鶯，林芝，陸小喬三女，全被人殺害了！

三女胸口似被某種利器刺中，鮮血仍在冒出，已染紅了整個胸部！

她們手上還握着劍，顯見曾與敵人動過手，不過草地上不很亂，似乎動手不久，就先後中劍而亡！

關山雲呆了良久，才似從噩夢中驚醒過來，他一步跳到黃若鶯身邊，雙手往她肩膀一抱，大叫道：「黃姑娘，黃姑娘，黃姑娘！」

但黃姑娘已香消玉殞，毫無反應了！

關山雲再去察看林芝和陸小喬，亦看出她們早已斷了氣，不由得渾身陣陣發凉，駭然失聲道：「天啊！這是誰幹的，這是爲什麼呢？」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兇殺慘景，如果死者是他不認識的人還好，萬不料竟是黃若鶯，林芝，陸小喬三女！

她們——三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竟同時慘遭殺害了！

晚間，她們還有說有笑，生氣蓬勃，而如今竟陳屍於荒野上！

——爲什麼！

——爲什麼啊！

——殺害她們的兇手是誰？

——有什麼理由要殺害她們？

關山雲悲憤萬分，不覺掉下了眼淚，他忽然間感到萬分內疚，他認爲要是自己不逃走，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個過失將如何去

補償呢！

他悲憤得全身發抖，雙手用力的抓地面，十指深深的插入土內，咬牙切齒了一會，突然蹦跳起來厲聲吼叫道：「兇手！兇手！你給我滾出來！你給我滾出來！」

但是四下沒有一點响動，兇手顯然已經遠颺了。

這時，古素蘭却悠悠甦醒了，她仰躺着沒動，眼淚如雨而下，以一種極度悲傷的聲調，喃喃地道：「這一定是『無雙四傑』幹的！這定是『無雙四傑』幹的！」

關山雲面肌抽搐不止，渾身似在火中燃燒，一字一咬牙道：「不錯，一定是他們幹的！哼哼，想不到無雙堡的劍士竟是這般卑鄙！無恥！下流！眞是禽獸不如的狗東西！」

古素蘭忽然翻身撲到黃若鶯身上，嚎啕痛哭，道：「大姐，我對不起妳們！我該死！我不該這樣自私！我跟着妳們去好了！」

說到末了，她忽的拿起黃若鶯手上的劍，往脖上一橫，便要自刎！

關山雲情緒雖在高度的震盪中，反應却仍極快，一見她要自刎，迅即欺身出掌，一把握住她的右腕，沉聲道：「古姑娘，這不是辦法，妳應該爲她報仇！」

古素蘭眼淚汨汨而下，悲啼道：「我能麼？你說我能麼？」

關山雲以極其堅定的語氣道：「妳不能，我協助妳！」

古素蘭哭道：「可是，我覺得我該死，要是我不離開她們——」

關山雲長嘆一聲道：「這不能怪妳，這是誰都料不到的事，要怪只能怪我！」

他奪下她手上的劍，往地上一扔，又道：「我向妳保証，我一定要『無雙四傑』償還這筆血債！」

古素蘭跪在黃若鶯身邊痛哭不已，哭得死去活來。

關山雲沉默着，過了好一會，才向她勸解道：「好了，不要哭了，咱們來想想看怎麼辦吧？」

古素蘭仍是啼哭不止。

關山雲知道在此遽變下要她節哀順變是很困難的，故不再勸她，當下解下背上嬰兒放在一邊，然後檢起一把劍，在地上挖掘起來。

他覺得在此荒野上，要買棺爲三女盛殮是不可能的，現在所能做的，就是將她們就地掩埋。

在古素蘭的哀哭聲中，東方天邊已現出魚肚白，天已漸亮了。

這時，關山雲已挖好一個可容三人的大坑，他放下劍，走近古素蘭身邊，以溫和的帶着安慰的語氣道：「將她們埋了如何？」

古素蘭抱頭飮泣着，沒有任何表示。

關山雲於是將三女遺體抱入坑中，正要推土掩埋，古素蘭忽似從夢中醒來，猛然抬頭道：「等一下！」

她的表情，突然變得很冷靜！

關山雲問道：「幹什麼？」

古素蘭跳入坑中，仔細察看三女的致命傷口，道：「你看她們是被人用劍刺殺的不錯吧？」

關山雲點頭道：「不錯。」

古素蘭道：「那麼，兇手是『無雙四傑』已不容置疑，因爲我們四大金釵自出道迄今，雖曾管了一些閒事，但並未與人結下大怨！」

關山雲點點頭，他也認定兇手八成是無雙四傑，但是他心中又有一個疑問：無雙四傑如因不願被人知道他們在埋劍嶺受挫之事而要殺人滅口，那麼他們應先殺死自己才對，爲什麼反先殺害黃，林，陸三女呢？殺害三女難道就能封鎖他們被挫敗的消息麼？

但是他沒有把這疑問說出來，因爲這雖然是個很明顯的疑問，却還不足以推翻他對無雙四傑的懷疑。

他扶着古素蘭跨出土坑，然後推土入坑，爲三女掩埋起來。

古素蘭眼看着三位師姐就將長眠地下，又不禁哀哀痛哭，傷心欲絕。

關山雲壓抑着滿腔悲憤，將三女掩埋完畢之後，轉去抱起嬰兒，道：「古姑娘，我知道妳很傷心，但是這嬰兒必須趕快送去栢樹溪……」

古素蘭哭叫着道：「你去吧，我不去了！」

關山雲道：「妳不去？」

古素蘭道：「是的，我要陪伴我三位師姐，我……我不忍離開她們！」

關山雲嘆道：「人死不能復生，妳就是在此陪伴她們一輩子，她們也不能復活啊！」

古素蘭道：「我不管，我一定要陪着她們！」

關山雲道：「這不好——」

古素蘭截口道：「你去吧，我已打定主意不跟你去栢樹溪了，而且……你我兩人也不可能繼續交往了！」

關山雲詫異道：「爲什麼？」

古素蘭又哭道：「你還問爲什麼，要不是我太任性，我這三位師姐也不致慘死，這份內疚我一輩子也忘不了，說我還能你交往麼？」

關山雲聽了便點頭道：「有道理。」

古素蘭說道：「所以，你我就此分手吧！」

關山雲道：「不，妳得跟我道！」

古素蘭聽他語氣堅決，不禁發楞道：「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

關山雲道：「不，我十分明白妳的意思，但我更明白另一件事，我不能讓對方再殺害妳！」

古素蘭又一楞道：「你是說……」

關山雲嚴肅地道：「是的，對方既然殺害了妳三位師姐，也一定不肯放過妳，所以妳必須跟着我，直到我認爲已安全爲止！」

古素蘭似覺有理，呆呆說不出話來。

關山雲道：「現在妳趕快做個決定，妳是要追隨她們於九泉之下呢？還是要替她們復仇？假如妳認爲一死心安，妳就留下，假如妳認爲應該保存性命爲她們報仇，那麼妳就得跟我走。」

古素蘭喃喃說道：「我當然要替她們復仇！我當然要替她們復仇！」

關山雲道：「那麼，咱們一道去柏樹溪，我把這嬰兒交給彭良坤之後，便陪妳去無雙堡興師問罪！」（未完）

一月完新穎中篇俠情連載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九幽迷宮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白在洛陽樓頭向店伙打探出季家已渺無人踪，莊院也已成廢宅，而且鬧鬼，南宮白心仍不息，晚上進入季家廢宅，驀見日間在洛陽樓的歌伎竟與一錦袍老者在廢園中激鬥，老者遭歌伎暗算，南宮白仗義現身，制服歌伎，正欲追問，歌伎突自戕而死，南宮白只好助老者療傷，老者癒後自稱是奇叟獨孤明，此行原欲擒下歌伎師小倩追問刧擄洛陽樓青年之事，如今綫索已斷，邀南宮白直闖師小倩窠穴，兩人抵達北邙，遭自稱鬼魂者戲弄，獨孤明掏出得自師小倩的鐵牌，那人忙問將師小倩怎麼了——

辣手殘妖婦　恃功闖迷宮

獨孤明道：「你既是鬼應該清楚，她現在成了道道地地的鬼了。」

「好老狗，」那鬼哭般陰森話聲厲吼：「我未犯你，你竟犯我，說不得你的屍首也要留在『北邙』，魂魄也要歸我。」

這句話說完，四週啾啾鬼叫之聲大作，一蓬蓬的燐火也從四週幾堆草叢裏冒起，這陣仗要碰上胆小的還眞會被嚇住。

可是眼前這兩位胆都够大的，至少他們倆不信這是鬼物，但他們倆却相信襲擊在即，忙都運功護身，凝神戒備！

啾啾之聲跟那些燐火來自四週，他倆的注意力自然也都分散在四週，就在他倆的注意力分散在四週的當兒，山口裏悄無聲息地飛出一蓬烏芒，像一片霧似的罩向他們倆！

山口裏飛出的這蓬烏芒不帶一點聲息，加之它顏色是烏的，在夜色裏根本不容易發現，所以連成名多年的老江湖「奇叟」獨孤明也瞞過了，但却沒能瞞過這位剛出道南宮白，那蓬烏芒飛近三尺，他倏然驚覺，忙喝一聲：「老人家，小心。」

抬右掌凌空一抓一抖，那蓬烏芒忽然聚爲一團，飛勢一頓，倒射而回，打進了山口內，去勢比來勢還疾。

那團烏芒飛進山口，山口裏突然響起一聲慘叫，四週啾啾鬼叫之聲頓寂。

南宮白飛身撲進山口。

獨孤明猛然有悟，也飛身跟了進去。

一進山口，兩個人都看見了，一條黑影跌跌撞撞，搖幌着奔向深處一堵石壁，往石壁上一貼就不見了。

獨孤明看得一怔，叫道：「怎麼回事，他能……」

南宮白不發一言，飛身撲了過去。

獨孤明定定神忙跟了過去。

兩個人來到那堵石壁看一看，剛才的驚異一掃而光。

這堵石壁只是一片，跟塊屏風似的矗立在後頭那塊巨大石壁之前約兩尺處，由於石色相似，白天都難看出它是前後兩塊，到了夜晚自是更難看出。

屏風似的石壁後那巨大石壁上有一條寬約三尺的兩人高裂縫，正好被這塊屏風也似的石壁擋着，很顯然地，適才那受了傷的黑影是奔進了這條裂縫。

有此發現，絕不怠慢，南宮白閃身先進了裂縫，進裂縫便看見了七八丈外的出口，那邊有月光，月光昏暗，但人在暗處往外看，出口清晰可見，外頭也够亮，亮雖够亮，但由於那邊出口跟這邊入口差不多一樣高，一樣寬，一眼難看出那邊是個甚麼所在。

南宮白藝高人胆大，可不管那邊是甚麼所在，連猶豫都沒猶豫便跑了過去。

七八丈距離，轉眼工夫南宮白已到了出口處，只聽獨孤明在身後道：「老弟台小心。」

這句話說得還是遲了些，南宮白人已竄出裂縫，頭頂傳下異響，一陣腥風當頭壓下。

南宮白倏揚沉喝：「老人家小心。」

他一個身軀忽然橫移三尺，一蓬烏芒撒下，落地吱吱有聲，地上烏黑一片。

抬眼看，兩人高的裂縫現出一條黑影騰身欲起，南宮白抬手一指點了過去，指風破空，疾點那條黑影！

那條黑影還沒有騰起，南宮白指風已到，正中膝彎，只聽他悶哼一聲，頭下脚上栽了下來。

適時獨孤明撲出裂縫，旋身探掌，一手抓住那黑影的腕脈按住了他，那是個身穿黑袍，頭戴黑布罩的黑衣蒙面人，獨孤明另一隻手飛快揑開了他的牙關，手往他嘴裏一探又收了回來，沉聲道：「我已經救了你的命，你可別不知好歹。」

那黑衣蒙面人冰冷道：「既然落進了你們手裏，要殺要剮任你們就是。」

獨孤明道：「好硬的一身骨頭，放心，打算要你死，剛才我就不接你，不從你嘴裏把這小蠟丸烈性毒藥取出來了，說吧，從洛陽城擄來那些壯男藏在那兒了。」

那黑衣蒙面人沒說話。

獨孤明兩道殘眉一揚，道：「無賴，的確一身硬骨頭，我老人家要看看你一身骨頭硬到什麼程度。」

扣在黑衣蒙面人腕脈上的五指用了七分力。

只聽黑衣蒙面人厲聲道：「獨孤明，你可以殺我，但不可折辱我。」

獨孤明爲之一怔，訝然道：「你認得我老人家。」

伸手抓下了黑衣蒙面人頭上的黑布罩，年輕輕的，頂多廿來歲，劍眉星目，俊朗異常。

這張臉看得獨孤明猛又一怔，脫口叫道：「黃少主。」

俊朗年輕人臉色煞白，臉上掠過一絲抽搐，道：「你認錯人了，我不是什麼黃少主。」

南宮白鬆了扣在俊朗年輕人腕脈上的五指，叫道：「黃少主，你怎了——」

俊朗年輕人轉後就跑，但剛邁出步去便一交摔在了地上，這一交摔得不輕，那襲黑袍都破了。

南宮白道：「你膝彎穴道未解，跑不了的。」

俊朗年輕人掙扎着從地上站了起來，目射寒芒望着獨孤明道：「獨孤前輩，你要是把我當成黃靑嵐，還請你放我吧。」

獨孤明忙道：「黃少主——」

俊朗年輕人道：「請你不要問，只放了我就行了。」

獨孤明忽地臉色一肅，道：「獨孤明跟『華山世家』少往來，談不上什麼交情，但『華山世家』俠義傳家，武林尊仰，冲着這一點我當然可以放你黃少主，但就因爲『華山世家』俠義傳家，武林尊仰，我不能不把這件事弄清楚——」

俊朗年輕人道：「獨孤前輩，求你不要問……」

獨孤明道：「事關那麼多條人命，這我碍難從命。」

俊朗年輕人臉上再次抽搐，道：「你問也是白問，我不會說的。」

獨孤明沉聲道：「黃少主，祖上傳下來的基業，幾代換來的名聲——」

俊朗年輕人冰冷說道：「獨孤前輩，『華山世家』的基業沒了，那點名聲麼，也付諸東流了。」

獨孤明怔了一怔道：「黃少主，你這話——」

俊朗年輕人截口道：「我告訴你們『洛陽』失踪的壯男不在此間，這裏祇有三個人，一個死在你手，一個適才傷重不治，一個就是我，再沒有第四個人了，你能放我麼。」

獨孤明問道：「黃少主，那些壯男弄到那兒去了，是死是活，這是個什麼樣的組合。」

俊朗年輕人微一搖頭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獨孤明道：「黃少主，你非告訴我不可，要不然我就帶着黃少主你走一趟『華山』。」

俊朗年輕人凄然一點道：「獨孤前輩，我剛才說話你沒聽見麼。」

獨孤明神色忽轉緩和，道：「黃少主，我和『華山世家』雖然少來往，可是對『華山世家』俠義作風素來敬仰，『華山世家』在武林中的聲威也不下於諸大門派，雖不能說舉足輕重，但不可否認地在武林中也有相當重的份量，相當大的影响力，『華山世家』要是有了什麼變故——」

俊朗年輕人截口道：「獨孤前輩的意思我懂，好意我心領，恕我直言一句，這件事獨孤前輩你帮不了忙，獨孤前輩你能帮上忙的只有一樣，放我走。」

獨孤明道：「我剛說過，放我是一定放，可是——」

「獨孤前輩，能說的我已經都說了，不能說的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說。」俊朗年輕人話說得很堅決。

獨孤明目光一凝，道：「黃少主是不是身受什麼脅迫——」

俊朗年輕人面泛異容，唇邊飛快掠過一絲抽搐，道：「我沒有受什麼脅迫，也沒有人脅迫我。」

獨孤明道：「黃少主……」

俊朗年輕人突然顫聲道：「獨孤前輩，我求你不要問了，難道你非等我給你跪下不可！」

獨孤明呆了一呆，目光忽凝，道：「我可以放你走，不過我要告訴你，這件事並不是這麼就算了了……」

俊朗年輕人道：「我知道，可是那就與我無關了。」

獨孤明一點頭道：「好吧。」轉望南宮白道：「老弟台……」

南宮白虛空一掌拍向俊朗年輕人的右膝彎，俊朗年輕人抓起地上的黑布罩騰身掠起，往左邊山壁上一個漆黑洞穴跑去，兩個起落便沒入了那漆黑的洞穴裏。

獨孤明緩緩收回目光，歎然道：「老弟台，我不得不放他。」

南宮白道：「我知道，設使我與老人家易地而處，我也會放他。」

獨孤明嘆了口氣道：「沒到想『華山世家』的少主也被牽扯在這件事裏，眞讓人做夢也想不到，老弟台可知道『華山世

家』？」

南宮白道：「我也會聽說過，但不清楚。」

獨孤明道：「『華山世家』到如今有十幾代了，這一代的主人叫黃君吾，剛才那個是他的兒子，叫黃青嵐，人稱『玉面孟嘗』，在武林年輕一輩中是佼佼者，『華山世家』俠義傳家，武功自成一派，聲威不下於諸大門派，與『蘇州金家』，『無憂山莊』仲孫家齊名，號稱武林三大世家，要說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家做出一點不名譽的事都使人難以相信，如今『華山世家』的少主黃青嵐竟然——」

南宮白截口道：「老人家沒聽出來麼，可能『華山世家』已遭什麼變故。」

獨孤明道：「我聽出來了，可是，老弟台，要說『華山世家』受外人侵襲，遭到變故，這已經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華山世家』為外人侵襲，遭到變故，武林中居然一點風浪都沒有那更是不可能。」

南宮白道：「可是事實上話是從那位『華山世家』少主嘴裏說出來的，老人家老於世故，當能從那位黃少主適才的語氣中聽出看出『華山世家』確已遭到什麼變故，而且他有不得已的苦衷，顯然是身受什麼脅迫。」

獨孤明詫聲道：「那麼這是誰……誰掌握『華山世家』而不為武林所知，誰能脅迫這位年輕一輩裏的佼佼者幹這種不可告人的事呢，這件事不單純，大有蹺蹊，我非查個明白，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抬眼凝目，接道：「老弟台，我不知道你身入江湖查的是什麼事，可是我知道那對你必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我不敢躭誤老弟台你的事，讓你跟我……」

南宮白哂然一笑道：「老人家的意思我懂，我的事對我固然很重要，可是我還分解出公私大小，輕重緩急，他們已經掌握了『華山世家』，擄了不少人去，將來還不知道要幹什麼，這種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已經知道了，絕沒有袖手旁觀，不聞不問的道理，我末學後進，而且初入武林經驗也不夠，該怎麼做老人家祗管吩咐就是。」

獨孤明深深看了他一眼，道：「老弟台深明大義，公而忘私，令人敬佩，不瞞老弟台說，我還眞不希望老弟台離我而去，因為你老弟台這身莫測高深的絕藝正是我的絕佳幫手，走吧，咱們到這個洞裏看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話落，他當先飛身撲去。

兩個人運功護身，兩臂聚力，併肩進入那個漆黑的洞穴，藉着獨孤明手中的火熠子照路往裏走，發現這個洞穴相當深，相當大，而且進入三丈之後洞道一分為幾，竟像蛛網似的，四通八達，但却眞如那位『華山世家』的少主所說，除了一具面目陌生的黑衣人屍體以外，別的一無所有，什麼也沒看見，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發現。

獨孤明搖頭道：「看來他們已把擄來的人弄到別處去了，做起事來還眞乾淨俐落。」

南宮白道：「顯見得這兒並不是他們重要巢穴。」

獨孤明道：「只不知道他們的老窩在那裏，哼，忙了半天，人好不容易逮着一個，却跟沒逮着一個一樣，這兒沒什麼好逗留的了，咱們出去吧。」

他邁步要走。

南宮白突然說道：「老人家，那位『華山世家』的黃少主進來就沒了蹤影，會不會這個洞另有秘道或者是另有出路？」

獨孤明呆了一呆，道：「對，我疏忽了，咱們再找找看！」

兩個人藉着那火熠子的光亮又一陣找，沒找着什麼別的秘道，却找着了另一處出口，看看方向，這個出口在「邙山」的背後，面對着一片廣大的密林，黑壓壓的一片，有點懍人。

站在洞口外，獨孤明嘆了口氣，道：「看來又得從頭幹起了，從那兒着手上那兒找，已然打草驚了蛇，再想找他們恐怕就難了。」

南宮白道：「老人家剛從那位『華山世家』黃少主嘴裏取出的毒藥是否還在手裏。」

獨孤明翻腕托出了從黃青嵐嘴裏取出來的東西，那是顆蠟丸，略似米粒大一點兒：「喏，在這兒，怎麼！」

南宮白道：「老人家見多識廣，胸蘊淵博，是不是能從這顆毒藥上看出它的出處？」

獨孤明呆了一呆道：「這一點我又沒想到，嗯，可以試試，不過恐怕不會有多大收穫，武林中這種害人的玩藝名堂多得很，誰也不可能都見識過。」

說着他蹲了下去，找塊山石把那顆蠟丸放下，然後找些枯枝戮破了它。

藉着昏暗的月光看，蠟丸裏是一種藥粉，顏色碧綠，沒有什麼氣味。

只聽獨孤明叫道：「這怎麼有點像『毒宗』五劇毒裏的『摧心綠』……」

南宮白道：「『毒宗』西門殘！」

獨孤明道：「正是他，老弟台知道這個人。」

南宮白道：「聽說過，『毒宗』西門殘，擅施百毒，最劇烈者五，中人無救，故稱『五劇毒』，雖稱『五劇毒』，但武林中見過的僅『斷腸紅』與『摧心綠』兩種，座下八侍，無不一身是毒，四十年前曾使武林談虎色變，聞風喪胆——」

「一點都不錯。」獨孤明道：「看來老弟台你對武林中事知道得也不少，就因為他們到處騷擾得太厲害，而且出手就是毒有傷天和，招致正邪之途兩位絕頂高手出面誅除，西門殘傷在了那位正道絕頂高手手裏，帶着他那座下八侍逃逸無踪，據說躲到了南疆，不敢再回中原，這一來却又招致那位邪道絕頂高手不服，一氣之下與那位正道絕頂高手較量了起來，兩個人文文武武打了三天三夜三十六個時辰，結果那位邪道絕頂高手輸了一招，那位邪道高手還是不服，重訂後會，廿年後再較量，廿年日子不短，儘管這是武林中驚天動地的大事，可是慢慢的人們都淡忘了，後來怎麼樣，這兩位絕頂高手有沒有如期再較量，究竟鹿死誰手，那就不得而知。」

南宮白臉上掠過一絲異樣神色，道：「老人家說的這兩位是……」

獨孤明一搖頭道：「別問，老弟台，我不敢說，對那位正道絕頂高手，我是出

於敬，不敢提他的名諱，對那位邪道絕頂高手，我是出於畏，也不敢提他的名諱，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整個武林的人都這樣，連幾個大門派的掌門都不例外，老弟台你知道有這兩位奇人就够了。四十年前他兩位都是卅多歲的人，如今都已壽在七十以上了，不知道這兩位奇人是不是都還在，以他兩位的修為來看，應該還都健在，即使已不在人世，武林中對他二位的敬畏恐怕永遠不會弱減，老弟台，咱們扯遠了，還是談正題吧，這玩藝兒要是『毒宗』西門殘的『摧心綠』……」

「老人家，」南宮白道：「這些人三番兩次出手都是劇毒，看樣子他們與西門殘脫不了關連。」

獨孤明道：「這麼說西門殘已經從苗疆潛回中原來了。」

南宮白道：「不無可能。」

獨孤明道：「不對呀，老弟台，西門殘這個老魔頭怪得很，他心狠手辣，桀傲凶殘，衆所週知，可是他却有一宗長處，生平不但不近女色，而且絕不與女流之輩打交道，所以多少年他身邊只有那座下八侍，這會兒他們那一夥裏怎麼會有那麼個女子。」

南宮白道：「老人家，正人君子都不見得能擇善固執，守身如玉，一生保持他的風節，何況那些邪魔。」

獨孤明皺起了眉鋒，「嗯，」了一聲點頭道：「這倒也是，要是這檔子事與西門殘有關連，可就是大痲煩了，那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浩刼，老弟台，不是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咱們的實力對付他那座下八侍都嫌艱苦，更別說對付西門殘了，除非我剛說的那兩位之中的任何一位還健在，要不然……」

他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南宮白口唇微動了一下道：「老人家，我不敢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可是邪不勝正，道必勝魔都是千古不移的眞理，有了這千古不移的眞理，仗着這凜然正氣，咱們又何懼之有！」

獨孤明兩眼放光，雙眉陡揚，深深看了南宮白一眼道：「老弟台，你讓獨孤明羞煞愧煞，老弟台你年紀輕輕却有這股子豪氣，獨孤明我入土半截還多了又怕什麼，西門殘他就是閻羅王我也要碰碰他！」

他當先閃身往林內撲去。

南宮白軒了軒眉，邁步跟了上去。

兩個人一前一後穿密林往外，這層密林雖大，但在兩人的高絕身法下沒一刻工夫便已到了林緣，獨孤明一聲：「可出來了。」就要衝出去。

南宮白忽然伸手拉住了他，道：「老人家等等。」

獨孤明往後一個踣跟才停住，他轉過臉來道：「怎麼，老弟台。」

南宮白道：「有人來了。」

獨孤明住口不言，凝神傾聽，他沒能聽見什麼，他以為南宮白聽錯了，剛要說話，一陣疾速的衣袂飄風傳入耳中，他心頭一震，暗道：「慚愧，這年輕人究竟是怎麼個出身，一身修為這麼高絕……」

心念轉動間，衣袂飄風聲已來近，他忙凝目往林外望去，只見兩條淡青人影左右攙扶着一條雪白人影疾奔而來，兩條淡青人影纖小，那條雪白人影無限美好，一看就知道三個人都是女子。

忽聽身旁的南宮白詫聲道：「怎麼會是她……」

獨孤明也有一雙過人的目力，這當兒他也看清來人了，怔了一怔脫口輕叫：「無憂山莊仲孫承祖的女兒，老弟台，你認識——」

只聽驚急話聲傳了進來：「小瑤，咱們把姑娘攙進林裏躲一躲。」

南宮白一步跨出去，正迎着疾奔而來的三人。

琼瑤二女一見密林裏突然衝出個人來，驚急之下沒顧得着是誰，她喝聲中兩把長劍靈蛇也似的捲了過來。

她兩人長劍剛出手，便覺得被一片無形的勁力封住，隨聽一個熟悉話聲傳入耳中：「兩位姑娘，南宮白在此。」

琼瑤二女入耳一聲「南宮白」，再定睛一看，立卽沉腕收劍脫口叫道：「南宮相公。」

小琼緊接着急急說道：「後頭有人追趕，可否痲煩——」

只聽獨孤明道：「老弟台照顧她三位進去，讓我這老頭兒在這兒看看，來的是那一路的神聖。」

南宮白道：「不，還是老人家——」

獨孤明一擺手道：「老弟台那來那麼多婆婆媽媽事，仲孫姑娘已經昏過去，還不快救人去。」

南宮白第一眼就看見仲孫玉倩人在昏迷中，他心裏也够驚急，所以讓獨孤明進林照顧，一方面是客氣，另一方面則是有點不好意思，此刻經獨孤明一說，他也就顧不得那麼許多了，當卽就讓琼、瑤二女把仲孫玉倩扶進樹林，自己也跑了進去。

他讓琼，瑤二女扶着仲孫玉倩靠着一棵大樹坐下，接着問道：「兩位姑娘，仲孫姑娘傷在何處。」

小琼道：「南宮相公，我家姑娘不是受了傷，是悲痛攻心昏過去的。」

接着就急急忙忙把「無憂山莊」的變故說了一遍。

南宮白聽得臉色連變，小琼把話說完，他立卽接口說道：「別的待會兒再說，先救醒仲孫姑娘要緊，二位儘請放心，仲孫姑娘只不是因為受傷昏迷就不要緊，二位扶好仲孫姑娘。」

琼，瑤二女出身武林世家，也都有一身好武功，自然知道南宮白要幹什麼，當卽一人一邊扶仲孫玉倩坐直。

南宮白盤坐在仲孫玉倩身後，伸右掌就要往仲孫玉倩後心按；但突然間他又停掌不前，遲疑了一下道：「兩位姑娘中那一位能——」

小琼道：「我懂您的意思，救人從權，您有什麼好顧忌的，再說當初我家姑娘救您的時候，就是咬破舌頭嘴對嘴把她的血流給您的——」

南宮白心頭猛地一震，霍地抬眼，道：「姑娘怎麼說，當初仲孫姑娘——」

小琼情知說漏了嘴，可是事已至今她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悄悄一咬銀牙道：「我家姑娘怕您……本來是不讓我們說，可是……其實我家姑娘也是救人從權——」

南宮白心神一陣震顫，胸氣為之激盪

，他沒再聽下去，一定神，一肅容，伸掌抵上了仲孫玉倩後心。

轉眼工夫，仲孫玉倩「哇！」地一聲哭出了聲。

琼，瑤二女忙叫「姑娘」，南宮白收掌而起，悄然飄身出林，他的心中又起了波濤。

獨孤明自然聽見了仲孫玉倩的哭聲，忙問原因。

南宮白把小琼告訴他的說了一遍。

獨孤明聽得鬚髮俱張，一跺腳，咬牙道：「好畜生，『九幽神』……」

忽地一怔，凝目急道：「『九幽神宮』會不會跟咱們發現的這一夥……」

南宮白道：「我正懷疑，可能。」

獨孤明驚聲道：「怪不得『華山世家』的……老弟台，當世武林三大世家已悉數落在他們手裏，看來——」

南宮白兩眼寒芒暴閃，道：「老人家，有人來了。」

獨孤明轉眼往遠處望去，祗見夜色中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往這邊疾掠而來，他道：「一男一女，八成兒是金太極夫婦，怕是聽見仲孫姑娘的哭聲才尋來的，來得好，我要先罵他個狗血淋頭。」

兩條人影來勢極速，說話間已先後馳到近前，雙雙停在丈餘外，一個錦袍小鬍子一個彩衣艷婦，可不正是金太極夫婦。

那位金夫人一到，一雙美目就盯上了南宮白。

金太極的銳利目光從南宮白的臉上掠過，落在獨孤明臉上，訝然道：「這不是『奇叟』獨孤兄麼。」

獨孤明冰冷道：「金太極，你還認識我！」

一聲悲怒嬌叱透林而出：「還我爹娘來。」

一條無限美好的白色人影從林中疾掠而出。

只聽琼，瑤二女驚叫：「姑娘——」

南宮白閃身掠過去一橫身，一攔道：「仲孫姑娘，不可——」

「你讓開，我要報仇。」

仲孫玉倩帶着香風撲到，衣袖一拂，向着南宮白捲了過來。當然，她絕不會傷南宮白，只是情急出手想逼開南宮白。

南宮白豈有不明白的道理，側身滑步，讓開仲孫玉倩那一拂，揮掌如電，隔衣抓住了仲孫玉倩的皓腕，道：「姑娘，請稍作小忍。」

仲孫玉倩硬被他拉住，霍地轉過身來厲聲道：「放開我！」

南宮白沒鬆手，道：「我保証他夫婦走不了，請姑娘……」

仲孫玉倩嬌靨煞白，厲喝道：「不，你放開我。」

揚左掌就要劈南宮白。

南宮白沉聲道：「姑娘怎不想想，姑娘要是他們的對手，『無憂山莊』就不會遭刼了。」

仲孫玉倩嬌軀一震，垂下左掌。

南宮白道：「遭刼的不是『無憂山莊』一家，我再跟姑娘保証，他夫婦絕走不了，請暫作小忍。」

示意琼，瑤二女照顧仲孫玉倩，鬆手轉過身。

只聽金夫人一聲嬌笑道：「喲，我說玉倩丫頭怎麼不答應這門親事，原來在外頭有了人了。」

仲孫玉倩顫聲怒喝：「無耻妖婦住口，我婆婆呢。」

「她麼。」金夫人吃吃笑道：「她忠心耿耿，跟着妳那死鬼爹去了。」

仲孫玉倩悲叱一聲又要撲去。

獨孤明突然一聲長笑道：「事到如今我連罵都懶得罵了，仲孫姑娘，讓我代勞吧。」

身隨話動，疾若閃電地撲了過去。

金太極冰冷一笑道：「獨孤明，你我也算得多年舊識，我本不願跟你爲敵，事到如今我也顧不了哪麼多了。」

他揚手迎着獨孤明劈出一掌。

砰然一聲震響，金太極他的身軀不過幌動了一下，獨孤明却踣跟後退。

金夫人一聲嬌笑：「就憑你這點氣候也敢代人出頭，給我一邊躺着去吧。」

她玉手微揚，一點烏芒奔電般打向獨孤明前心要害。

南宮白可一聲沒吭，舉步間人已到了獨孤明身前，抖袖一拂，那點烏芒倒射而回，去勢比來勢還疾。

金夫人一驚閃身，那點烏芒擦着她胸前打過，她轉回身剛要說話，猛覺一片排山倒海的勁氣迎面捲到，逼得她幾乎窒息，她大驚失色，抽身要退，又覺腰眼一麻，馬上眼前發黑，人事不省。

南宮白這裏制住了金夫人，那裏金太極竟一聲不響，撒腿就跑。

獨孤明冷笑說：「好嘛，這算什麼夫妻。」

未見南宮白作勢，他又到了金太極身後，抬手一指點出，金太極翻了一個跟頭摔倒，躺在地上沒再動。

只聽獨孤明驚喝：「老弟台。」

南宮白轉身一看，只見仲孫玉倩帶着琼、瑤二女撲向了身在不遠處的金夫人，他忙跨步橫身攔住，道：「姑娘，遭刼的不是『無憂山莊』一家，我還有用她夫婦之處。」

仲孫玉倩停在了他面前，木然道：「你放心，我也只是要問她幾句話。」

南宮白遲疑了一下，馬上讓開一旁。

琼、瑤二女過去一左一右架起了金夫人，仲孫玉倩一掌往金夫人腰間拍去，這一掌拍是拍中了，金夫人却沒見動靜。

南宮白過去先虛空閉了金夫人的四肢穴道，然後五指往金夫人腰間一拂，金夫人倏然而醒，醒來臉色大變。

「妖婦，」仲孫玉倩冰冷道：「妳給我說明白些，柳婆婆怎麼樣了。」

金夫人忽然笑了，笑得好不陰毒：「丫頭，那老太婆先傷在我『火毒刺』之下然後她一頭碰死了，妳能拿我怎麼樣！」

仲孫玉倩美目暴睜，揚手欲劈。

南宮白抬手要攔。

只聽金夫人道：「丫頭，死了我妳別想再見妳娘了。」

仲孫玉倩神情一震手停在了半空，旋即無力地垂了下去，顫聲道：「妖婦，我仲孫家跟你們何仇何怨——」

金夫人道：「那要問妳呀，丫頭，妳要是答應了這門親事，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麼。」

仲孫玉倩嬌軀暴顫，香唇輕動了幾下，竟沒能說出話來。

她恨不得馬上殺了這對夫婦，但是爲了她的生身母，她却不得不强自忍下。

金夫人得意一笑道：「丫頭，你們制住我夫婦有什麼用，還是放了我夫婦跟我夫婦走吧，妳只有這一條路。」

獨孤明冷哼一聲道：「怎見得仲孫夫人還在人世。」

金夫人臉色一變。

仲孫玉倩美目一睜，厲聲說道：「我娘是不是還在——」

金夫人道：「當然還在人世，只不過她現在的日子可不怎麼好過，要想救妳娘只有一個法子……」

獨孤明冷笑道：「妳這一套少在這兒要，仲孫夫人要是不在人世妳也沒命了，妳是一個女流，我拿妳無可奈何，我可有法子對付金太極。」

轉望仲孫玉倩道：「姑娘，聽我的，閉住她的穴道，咱們問金太極去。」

仲孫玉倩點了點頭。

獨孤明抬手閉了金夫人穴道，過去把金太極提起，砰然地一扔，依着葫蘆畫瓢，先閉了金太極四肢的穴道，南宮白沒等他說話就虛空一掌拍活了金太極的穴道。

金太極如今是够狼狽的，摔那一跟頭把衣裳摔破了，臉上也掛了彩，他倒是比他那枕畔人鎭靜，醒過來臉色只變了一變，馬上就恢復了正常，道：「獨孤明，沒想到我金太極會栽在你們這些人手裏，要殺要剮任你們，想從我嘴裏問出些什麼，那可是痴心說夢。」

獨孤明「哈」地一聲道：「好硬的一身骨頭，你金太極是要骨頭這麼硬的話，也不會賣身投靠做人家的狗腿子了，我不殺你，也不剮你，我自有辦法治你，答我問話，仲孫夫人是不是還在人世。」

金太極忽然笑了：「獨孤明，你不提我倒險些忘了，玉倩，我能忘妳不能忘，妳娘——」

獨孤明沉聲喝道：「金太極，答我問話。」

金太極道：「當然還在。」

獨孤明冷笑一聲道：「你跟你那老婆一樣聰明，仲孫夫人要是不在人世，你們倆就死定了，你告訴我，仲孫夫人現在什麼地方？」

金太極陰陰一笑道：「你以爲我會說麼。」

獨孤明道：「我知道你不會說，可是我有法子讓你說，你要不要嚐嚐血脈倒流的滋味。」

金太極臉色一變喝道：「獨孤明，你敢。」

獨孤明冷冷一笑道：「金太極，你看我敢不敢。」

抬手出指，就要點下。

金太極忙道：「慢着，你敢碰我我就嚼舌。」

獨孤明哼哼笑道：「不會的，我看準了你了，你還有老婆孩子在，你不會捨得抛下他們的。」

一指落下。

只聽金太極一聲慘叫，身軀暴顫，頭上馬上就見了汗，接着他兩眼暴睜，臉上的肌肉扭曲，整張臉都變了樣，眼珠子都快突出來了，一口牙也咬得格格作響。

獨孤明道：「金太極，怎麼樣，滋味兒好受麼。」

金太極道：「獨……獨孤……明，我要，要把你……你，你碎屍萬……萬段……挫……挫骨……骨揚灰……」

獨孤明道：「那或許是以後的事，現在你得看我的。」

金太極沒再說話，身子想翻動，奈何他四肢穴道受制，動彈不得。

他的臉扭得更厲害了，汗越來越多，一襲錦袍都濕了，臉色也越來越白。

獨孤明道：「你咬牙撐着吧。看你能撐到什麼時候，好受的滋味在後頭呢。」

他這句話剛說完，金太極突然一聲大叫：「我說！」

獨孤明一掌拍了下去。

金太極身子往上一彈，不動了，跟害了一場大病似的，人虛弱異常，直喘。

獨孤明冷冷道：「金太極，我在等着呢。」

金太極喘着道：「問那……那個『九……幽神……神宮』的使……使者……她，她知……道……」

獨孤明道：「誰是『九幽神宮』的使者。」

小琼忙道：「就是假扮我們夫人的那個。」

獨孤明道：「她現在何處。」

金太極道：「還，還在，在『無憂……憂山莊』等……等着我……我們……」

獨孤明一點頭道：「好，我聽你的，找她，我再問你，這個認識不認識。」

他探懷取出鐵牌，送到金太極眼前。

金太極兩眼一睜，道：「這，這是『九……九幽神……神宮』的腰牌，你，你怎麼……會……會有這……這東西。」

獨孤明翻腕收起那面鐵牌，道：「這你就不用問，再答我問話，『九幽神宮』在什麼地方。」

金太極道：「這，這你也要問……問那使者，我，我不知道。」

獨孤明一指落下，金太極閉上眼不動了，獨孤明轉望仲孫玉倩，把他跟南宮白的發現說了，最後道：「這兩個人怎麼辦，姑娘說吧。」

仲孫玉倩道：「我想留下他二人交換家母。」

獨孤明道：「姑娘可以試試，不過以我看他們都是狗腿子角色恐怕沒有用。」

仲孫玉倩道：「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能不存一線希望，小琼，小瑤你倆架着這妖婦——」

獨孤明道：「金太極交給我吧。」

南宮白道：「老人家，我來吧。」

他俯身就要去提金太極。

仲孫玉倩叫道：「南宮相公。」

南宮白直起身望了過去。

仲孫玉倩深深一禮，道：「謝謝你救了我。」

南宮白觸及那雙目光，心頭不由一震，道：「姑娘客氣了，當初姑娘不也救過我麼，事不宜遲，咱們快走吧。」

俯身下去提起了金太極！

× ×

「無憂山莊」的夜色正濃，只有後頭一座小樓上燈光微透。

紗窗上不見人影，却傳出一聲聲令人血脈賁張，魂銷蝕骨的吃吃嬌笑：「弄了半天，你也是個中看不中用的銀鑲蠟鎗頭啊，才一個回合就丟盔棄甲敗了陣，那可不行，我現在癢未殺，興正濃，別爬在那兒裝死了，給我起來吧。」

嬌笑之聲未落，樓頭又傳出一個有氣無力，帶着喘的男人話聲：「親娘祖奶奶我算是領教了，我認栽，妳饒了我吧。」

「不行，不跟你說了，我癢未殺，興正濃，別這麼窩囊，錯非這兒只有你一個，我早就把你扔下去了，來吧，我助你一臂之力，把這個吃下，包你生龍活虎般銳不可當。」

樓上那男人「唔！」了一聲。

就在這時候，一聲冷叱劃破了寧靜的夜色，驅走了小樓上無邊的春色：「無恥妖婦，還不給我下來。」

小樓上的燈火倐然而滅，一條美好的人影破窗射出，輕盈靈妙地落在了樓下。

是個妖艷已極的美婦人，烏雲蓬鬆，嬌靨上紅熱未退，身上只披了一襲蟬翼般輕紗晚裝，肌膚凝脂般，粉臍雪股，高聳的酥胸，一覽無遺。

只見她柳眉倒豎，妙目圓睜，厲聲叱道：「那個不知死活的大胆東西，敢跑到這兒來壞你姑奶奶的好事。」

人影一閃，南宮白已經在她眼前，神色冰冷，目射殺機，冷肅之氣逼人。

妖艷美婦人呆了一呆，旋即香風解凍，眉開眼笑，醉人的春意上了眉梢，未語先笑，勾魂眼波送到：「喲，我當是那個煞風景的呢，敢情是這麼個讓人心裏蕩漾的俏寃家，行了，我沒氣了，有什麼話咱們樓上說去吧，來。」

扭動着水蛇般的腰肢，混身上下無一處不顫動，走過來伸玉手就拉南宮白。

「無恥妖婦，還不住手。」

倩影疾閃，香風襲人，仲孫玉倩已到了南宮白身邊。

妖艷美婦人一驚退身，旋即又是一副撩人風情，媚蕩嬌煞：「喲，弄了半天這位俏寃家是丫頭妳的情人兒呀，怪不得妳不答應金家那門親事啊，不要緊，我給妳做主，不過我有個條件，這位俏寃家算咱們兩個的，咱們兩個一塊兒陪他——」

仲孫玉倩聽不下去了，嬌靨煞白，冷叱一聲：「妖婦，妳死到臨頭，還敢在這兒穢言穢語。」

揚掌劈了過去。

妖艷美婦人吃吃笑道：「喲，丫頭，幹嗎這麼偏心呀！」

浪笑聲中，她也要出手。

南宮白突然曲指彈出一縷指風。

南宮白這縷指風後發，但却比仲孫玉倩的柔荑先到，正中妖艷美婦人右肩，妖艷美婦人尖叫一聲，左手撫肩踉蹌後退。

就在這時候，仲孫玉倩的一掌也劈到，不偏不斜地擊中了妖艷美婦人那高聳的酥胸，只聽她慘叫一聲，往後便倒。

小琼，小瑤如飛掠到，小琼揑開了妖艷美婦人的牙關，小瑤伸手進去在她咀裏掏出一顆米粒般大小的蠟丸，跟着就把她架了起來。

獨孤明兩手提着金太極夫婦掠到，往地下一扔，冰冷道：「咱們少跟她廢話，讓她說，『九幽神宮』在什麼地方？」

這時候妖艷美婦人是既不妖艷，也不美了，神色悽厲，有如厲鬼，只聽她叫道：「你們休想……」

仲孫玉倩恨透了她，伸手從小瓊肩後拔下長劍，森寒的劍鋒一閃，妖艷美婦人的頭髮掉了一綹：「我對妳可沒什麼好留情的，說，要不然我先毀妳這張臉。」

妖艷美婦人厲笑道：「丫頭，妳敢，妳娘還在我們手裏！」

仲孫玉倩一咬牙，挺腕就要出劍。

獨孤明伸手一攔，道：「讓我來吧，我也讓她嚐嚐血脈倒流的滋味。」

跨步上前，一指點了下去。

妖艷美婦人哼了一聲。

南宮白忽然欺到，右掌一揉，疾閃而回。

妖艷美婦人的下巴落了下來，旋即，她開始難受了，痛苦的情形跟金太極剛才一樣，可却比金太極更甚幾分，只因爲她的右肩骨已經碎了，她掙扎踢跳，小瓊跟小瑤幾乎架不住她，可是沒一會兒工夫她就點了頭。

獨孤明一揚手，她痛苦立失。

南宮白冰冷道：「妳可以再試着嚼舌，不過妳得能快過我，要不然妳會再嚐一次血脈倒流的痛苦。」

伸手托上了妖艷美婦人的下巴。

妖艷美婦人混身香汗淫淫，輕紗般的晚裝都貼在了身上，更顯得玲瓏活現，她人疲累，狼狽不堪，抬了一下失神的眼道：「我認栽，『九幽神宮』就在季家廢宅地下……」

獨孤明一怔道：「胡說。」

妖艷美婦人道：「這是實話，信不信任由你們。」

南宮白冷冷道：「咱們讓她帶路，不怕她玩虛施詐。」

妖艷美婦人臉色一變，急道：「你們不要讓我帶路，不如在這兒殺了我。」

獨孤明冰冷道：「妳也怕死麼？答我句話，『九幽神宮』既在季家廢宅地下，爲什麼你們在『北邙』也設置了爲非作歹的地方。」

妖艷美婦人道：「那是爲惑人耳目，轉移人注意的。」

獨孤明道：「仲孫夫人現在『九幽神宮』裏。」

妖艷美婦人道：「不錯。」

獨孤明道：「『華山世家』的人呢，黃君吾夫婦是不是也落在你們手裏了。」

妖艷美婦人道：「不錯。」

「那就難怪了，仲孫夫人跟黃君吾夫婦在『九幽神宮』什麼地方？」

「這得你們自己去找，我不知道，眞不知道。」

「妳怕我們找不到，再答我一問，主持這座『九幽神宮』的是何許人？」

「你問我們宮主？」

「不錯。」

「我只知道我們宮主是個女的，別的一無所知！」

「是個女的！」獨孤明爲之一怔。

「不錯，跟我一樣，是個女的。」

「多大年紀，長得什麼樣。」

「不知道，她日夜以一塊黑紗蒙面，根本看不見她的臉！」

南宮白突然問了一句：「你們擄去的那些壯男呢。」

「都在『九幽神宮』裏。」

南宮白轉望獨孤明道：「老人家還有什麼要問的麼？」

獨孤明說道：「沒有了，用不着再問了。」

南宮白出手如電，又卸下了妖艷美婦人的下巴，道：「兩位姐姐放開她，讓她給咱們帶路。」

妖艷美婦人沒了腔，忙比手劃脚，求南宮白等不要讓她帶路，要不然不如在這兒把她殺了！

獨孤明冷笑道：「妳是怎麼對付『無憂山莊』上下的？既敢殺人玩狠，就別怕死，走吧！」

妖艷美婦人馬上換上了一副猙獰神色，怨毒地看了獨孤明一眼，轉身奔去。

獨孤明忙道：「老弟，你釘着她，留神她半路上要花招！」

南宮白答應一聲，抓起金太極邁步跟了上去。

× ×

季家廢宅的夜色，遠比「無憂山莊」寂靜。

南宮白緊跟在妖艷美婦人身後，逼得她一路上乖乖地到了季家廢宅。

可是一到季家廢宅門口，妖艷美婦人却停步不走了，滿臉驚恐神色，轉身跪倒在地，直碰頭。

獨孤明道：「妳以爲不進季家廢宅就能活命麼？」

妖艷美婦人搖頭比手，一臉哀求神色，那意思是說，她寧可死在眼前這些人手裏。

獨孤明冷冷一笑，要說話。

南宮白伸手托上了她的下巴，道：「妳告訴我，『九幽神宮』入口在何處。」

妖艷美婦人只以爲她可以不進去了，忙道：「在池塘——」

大門裏忽然響起一聲鬼哭！

妖艷美婦人臉色大變。

南宮白兩眼威稜暴閃，一掌拍出去。

大門內疾快無比地射出一條黑綫，但正好碰上南宮白的掌風，立卽倒射而回。

大門內又響起一聲慘叫，比剛才那聲鬼哭還難聽。

南宮白收回目光冰冷道：「妳都見了，他們沒能傷着妳，說吧。」

妖艷美婦人混身俱顫，驚恐地望着門內道：「池塘邊有隻石鶴，只把那隻石鶴的頭轉個方向，你們就能找到入口了。」

南宮白一指點出，妖艷美婦人應指而倒。

南宮白命小瓊，小瑤架住她，然後一馬當先進了季家廢宅。

大門裏躺着一個黑衣蒙面人，祗見上身不見腿，身下有一灘水也似的東西。

獨孤明驚嘆道：「好厲害的毒。」

一個陰惻惻的話聲從後頭傳了過來：「知道厲害就速速退出季家廢宅。」

獨孤明一驚抬眼。

南宮白却聽若無聞，直往後行去。

獨孤明忙道：「老弟小心。」

忙跟了過去。

一聲冰冷陰笑：「好個不知死活的後生。」

三條黑綫分三個方向疾射而至。

獨孤明大驚，剛要喝止南宮白，孰料那三條疾射而來的黑綫到了南宮白身前尺餘處，竟像受了什麼阻擋，突然一頓，然後一起落在了地上。

地上起了一陣烟，腥臭。

獨孤明怔住了。

仲孫玉倩也看直了眼。

只聽後頭傳來一個震驚話聲：「護身罡氣！」

獨孤明，仲孫玉倩定過了神，南宮白已提着金太極跨進了後院門，獨孤明急叫一聲：「老弟等等。」

偕同仲孫玉倩，小瓊，小瑤忙趕了過去。

追上了南宮白，獨孤明道：「老弟，你有『護身罡氣』。」

忽聽南宮白一聲輕喝：「老人家快後退。」

他橫身擋住了獨孤明。

兩條黑影疾撲而至，人未到森冷寒風已逼人。

南宮白冷哼一聲：「你們也太不自量力了。」

右掌一翻，砰然兩聲，兩條黑影斷綫風箏般滾翻倒退，各摔在丈餘外，落地不動！

南宮白冰冷道：「找你們的宮主現在答話。」

一聲陰笑傳到：「憑你也配。」

前面幾處暗影裏出現了八條紅影，竟似隨風飄行，脚不沾地，冉冉飄了過來。

獨孤明脫口驚呼一聲，道：「『毒宗八侍』。」

「沒想到武林中還有認得出咱們的人，老頭兒，你不錯，稍時留你個全屍。」

話說完，八條紅影飄到，八名長髮披散紅衣人，一個個臉色慘白，冷漠無情。

獨孤明知道「毒宗八侍」的功力有多高，心有多狠，手有多辣，打算跟南宮白聯手對付。

可是南宮白腦後像長了眼，獨孤明脚下剛動，南宮白便已經道：「老人家請看好咱們的人質，別的由我來應付，我應付得了。」

獨孤明還待再說。

南宮白已然冰冷又道：「你八個就是西門殘座下八侍。」

「好大的胆子，你作死，豈敢直呼我們宗主的名諱。」

隨着這陰惻惻的一句，一名紅衣人已飄身欺到，鬼爪也似的慘白手掌已遞到南宮白的胸前，身法之快，出手之快，令人咋舌。

只聽見南宮白冷哼了一聲：「憑你也配跟我動手，滾開去。」

沒看見南宮白出手，那紅衣人悶哼聲中長髮飄舞，踉蹌暴退，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另七名紅衣人十四道冷電般目光暴閃，脫弩之矢般，疾射而至。（未完）

風流三劍故事之—陰陽谷

珠光耀閃破蛇陣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得司馬青萍解救後馳援歐陽珊，把柳如春掌斃當地，命柳華春自斷一耳，放他通知其兄柳長春訂約一搏，這時歐陽珊主婢毒藥發作，飛虹，紫雲二婢自戕盡節，雲夢襄遂向歐陽珊求婚後，爲歐陽珊解去淫毒，事後，攜同歐陽珊往玉面鬼谷上官明生死搏鬥，抵達後，遇一老者，說是上官明久候不見雲夢襄至，已自盡山頭，要雲夢襄蒙上失約之羞，畢生內疚，雲夢襄不信，挖墳驗看，果在墳內發現一紙條，上官明在紙條中聲言，改生死之約爲負者終生以弟事勝者爲兄，又另訂三次較搏之條——

歐陽珊的玉頰上雙現梨渦地，搖頭笑道：「不是比漂亮，上官明所訂第一個與雲兄爭勝的方法，委實非常新鮮。」

雲夢襄方對歐陽珊看了一眼，歐陽珊已繼續唸道：「故而，在兩個相當英俊瀟洒的漂亮男人之間，以『女人』來作爲爭勝方法，必然旣頗適合，又頗有趣！」

雲夢襄奇怪得忍不住地問道：「『女人』？上官明所提出的是甚麼女人？以及怎樣爭勝法？」

歐陽珊面含微笑地，目注紙條，朗聲唸道：「在『野人山』中，有個『白骨砦』，在『白骨砦』中，有個『白骨魔女』陰素華，據說此女武功另闢蹊徑，甚爲高明，姿容之美，更屬絕代，芳齡雙十，但却憎厭男子，立誓永不嫁人，我們便以這『白骨魔女』陰素華，作爲第一個爭勝方法，誰能先和她有之肌膚之親，誰就三勝其一……」

歐陽珊把上官明所定的第一項爭勝方法，目光側顧雲夢襄，不禁吃吃一笑道：「雲兄，你是舉世聞名的『風流三劍』之一，上官明怎能和你比賽追女人呢？在這第一樁上，他就輸定……」

雲夢襄搖了搖頭，接口說道：「珊妹的判斷錯了，上官明決不會輸，這一樁比賽，是我輸定！」

歐陽珊詫道：「雲兄怎麼會輸？莫非上官明所言不實，那『白骨魔女』陰素華，竟和他早有往來，是他的老情人麼？」

雲夢襄笑道：「上官明大概還不會如此下流，但珊妹怎麼忘了我生平所信守的『三不歡』原則？那『白骨魔女』陰素華，既厭惡男人表示終身不嫁，則定是黃花處子，我怎肯違背原則，去和她發生甚麼肌膚之親？」

歐陽珊想了一想，含笑說道：「雲兄不必認輸，或許那陰素華會遭始亂終棄，才表示厭惡男人，並非雲英未嫁的黃花處女。」

雲夢襄以兩道流露深情的目光，看着歐陽珊道：「珊妹，即令『白骨魔女』陰素華如你所猜，紅丸早失，已非黃花處子，我爲了對你尊重，也寧願放棄比賽，讓上官明去單獨追求，贏得第一樁勝利。」

這番話兒，以及雲夢襄的眞誠臉色，深情目光，自然使歐陽珊看得愛煞箇郎，聽得甜到心底！

但她一面甜到心底！一面却又愁上眉梢地，向雲夢襄說道：「雲兄，多謝你一片眞情，對我尊重，但上官明所定爭勝方法，只有三樁，你若放棄了第一樁，只怕要敗面居多，大不利了！」

雲夢襄笑道：「不要緊，他的規矩是三勝其二，才算贏定，我雖放棄一樁，仍有機會，珊妹唸唸上官明第二樁方法，看看又是甚麼新奇古怪？」

歐陽珊向手中紙條，畧一注目，不禁笑逐顏開地，向雲夢襄叫道：「雲兄，天下妙事眞多，你放棄了第一樁，第二樁却又贏定，你與上官明之間的爭勝機會，果然極爲公平地，仍是彼此均等。」

雲夢襄不解問道：「第二樁我已贏定了麼？珊妹是有何根據，下了結論？」

歐陽珊嬌笑道：「雲兄你聽，上官明所訂第二樁爭勝方法是說據聞有册武林秘笈『陰陽和合眞經』藏於雲南『六詔』，誰能覓得此經，誰就是算獲得第二樁勝利……」

歐陽珊頓住話頭，流波一笑，目注雲夢襄道：「雲兄，如今那枚上鑄『陰陽和合，人之大法，得法者仙，不得者絕』的鐵鑄『法』字，已然在我身旁，你對第二樁比賽，豈非贏定，並與上官明平分秋色，彼此只消於第三樁比賽以上，決定勝負了麼？」

雲夢襄搖頭笑道：「不是平分秋色，而是我佔了便宜……」

歐陽珊方自一怔，雲夢襄又復笑道：「這道理顯而易見，因爲那枚必與『陰陽和合眞經』有關的鐵鑄『法』字，已在珊妹囊中，而上官明對於『白骨魔女』陰素華，却尚待追求獵取，上官明豈非吃虧不小？」

歐陽珊笑道：「活該，即令上官明眞正有所吃虧，也是他活該倒霉，誰叫這位『玉面鬼谷』，想得出這些希奇古怪的爭勝花樣？」

雲夢襄搖了搖頭，俊目之中，神光一朗說道：「不，我生平向不願作佔人便宜之事，故而必須設法不令上官明吃虧，把第一二樁的局面拉平以後，再作第三樁爭勝決鬥。」

歐陽珊聞言，暗佩雲夢襄胸襟如海，正待向他詢問，怎樣才可以拉平局面之際，雲夢襄又已微一笑接口說道：「上官明的第三樁方法，是什麼呢？我希望能够實際一點，彼此才容易決定勝負！」

歐陽珊手持紙條，注目唸道：「『野人山』中，除了『白骨魔女』陰素華所居的『白骨砦』外，還有一個相當凶險的所在，名叫『純陽谷』……」

雲夢襄笑道：「妙極，上官明也提到『純陽谷』了，他知不知道所謂『純陽谷主』的眞實身份？」

歐陽珊點頭說了聲「知道」，繼續往下唸道：「這『純陽谷』中，嘯聚凶邪，聲勢不小，主持者便是曾被江湖人物列爲『風流三魔』之一的『氤氳神君』喬大化，此人窮凶極惡，死有餘辜，如今因羽翼甚豐，更欲霸視整個武林，定於七月初七，在『野人山純陽谷』中，舉行一場『陰陽大會』，一來，藉作荒淫，二來也可誅戮異己……」

雲夢襄笑道：「上官明這樣說法，定是邀我同去參加，破壞『氤氳神君』喬大化的這場『陰陽大會』了？」

歐陽珊此時因已把字條完全看完，明白內情，遂含笑說道：「上官明不僅是邀約雲兄共赴『陰陽大會』，大破凶邪，並且要以『氤氳神君』喬大化的項上人頭，作爲你們第三樁爭勝標的！」

雲夢襄頷首說道：「好，我贊成以喬大化項上人頭，作爲爭勝標的，但不知上官明有沒有規定必須單人赴會，或是可以攜侶？……」

歐陽珊搖頭道：「沒有規定……」

四字才出，忽向雲夢襄拋回一瞥嫵媚白眼，佯嗔叫道：「雲兄，你休想找甚藉口，把我撇開，上官明也有同伴，剛才在林外幫他騙你的白髮葛衣老者，不就極爲顯明池，和他是一路人麼？」

雲夢襄失笑道：「珊妹，怎麼忽然多起心來，喬大化的『陰陽谷』中，凶邪甚衆，聲勢不少，我找人來幫手，還來不及，怎會把你撇開，我們這就走吧！」

歐陽珊道：「雲兄要去那裏？」

雲夢襄笑道：「我已有一次遲到紀錄，不能再失諾於上官明，自然是要前去『野人山』呀。」

歐陽珊愕然道：「去『野人山』？如今距離『陰陽大會』的七七會期，似乎還……」

雲夢襄不等她的語畢，便自微微一笑，道：「珊妹弄錯我的意思了，我們如今前往『野人山』之意，不是去『氤氳神君』喬大化的『純陽谷』，而是去『白骨魔女』陰素華的『白骨砦』。」

歐陽珊聽得瞪着兩隻大眼，對雲夢襄呆呆怔住。

雲夢襄見了她這副神色，也不禁有點愕然起來，含笑問道：「珊妹，你……你這樣看我則甚？」

歐陽珊玉頰一紅，似乎既想問，又不想問地，於遲疑片刻之後，方囁嚅問道：「雲兄，你……你不是表示過業……業已放棄……第一樁爭勝了麼？怎……怎又突改變主意？」

雲夢襄這才明白歐陽珊神情錯愕之故，是發生誤會，不禁「哈哈」大笑！

他這一笑，把歐陽珊笑得越發滿面嬌紅地，雙眉一皺，幽幽一吁，說道：「雲兄，你不要笑，歐陽珊決不是醋罎子，你想去找『白骨魔女』……」

雲夢襄忍笑接口，截斷歐陽珊的話頭道：「珊妹，我何嘗改變初衷？我這要去『野人山白骨砦』之意，只是想暗中幫助『玉面鬼谷』上官明，和『白骨魔女』陰素華，得親肌膚，並非我自己見異思遷，又起了什麼偷香竊玉之念！」

歐陽珊這才明白過來，紅着臉兒笑道：「我明白了，這就是雲兄所想出來的拉平局面辦法。」

雲夢襄點頭笑道：「我已穩在第二樁爭勝上佔先，則幫助上官明贏了第一樁，才比較公平，並在拉平局面之下，也可使第三樁爭勝加強刺激，添點趣味，免得成爲一面倒的索然無味態勢，珊妹以爲如何？」

歐陽珊道：「雲兄之言，當然有理，但我却覺得你此次『野人山白骨砦』之行，似乎不宜以本來面目前往，否則，那『玉面鬼谷』上官明，也是極爲心高性傲之人，他怎肯接受你的幫助？」

雲夢襄道：「珊妹想的甚好，我便改裝成個老頭子的模樣，你總放心了吧？」

歐陽珊白了雲夢襄一眼，微哂說道：「我並沒有叫你改作老頭子呀，絕代俊容突地變成了皤然一叟，雲兄未免委屈……」

雲夢襄含笑接道：「不委屈，不委屈，珊妹也易釵而弁，扮作個少年俊客吧，我就算是對你終身追隨的忠誠老僕……」

歐陽珊聽雲夢襄說到「終身追隨」之際，語氣特別加重，芳心之中，不禁充滿了甜蜜感覺，雙現梨渦，嫣然笑道：「這樣也好，否則我若不改裝，成了白髮紅顏，身份不配，一路上也不方便。」

計議既定，兩人立即改裝，直奔「野人山」而去。

途中，雲夢襄道：「幫助『玉面鬼谷』上官明，拿話騙我的白髮葛衣老叟，分明也是武林人物，從神情氣宇看去，定還頗有身份，功力甚高，但我曾加推料，却始終猜不透他的來歷，珊妹久居滇邊，對於西南一帶的隱名高手，定較熟悉……」

歐陽珊搖頭接道：「我也仔細想過，仍是一片空白，大概由於『氤氳神君』喬大化，舉行『陰陽大會』之故，致使武林高手，雲集滇邊，我們那裏認識得盡？……」

說至此處，突然想起一事，伸手入懷，取出一粒龍眼大小，晶瑩奪目的綠色珠兒，遞向雲夢襄道：「雲兄，我差點忘了一事，你且把這顆『碧蜈珠』，帶在身邊。」

雲夢襄接過一看，見那「碧蜈珠」中，蘊有一層層的碧綠寶光，不停流轉，知非凡品，遂向歐陽珊問道：「珊妹，此珠何來，有甚妙用？」

歐陽珊嬌笑一聲，說道：「這是我師傅昔年於苗疆深處，斬了一條天蜈，所得的天蜈雙目之一……」

雲夢襄「哦」了一聲笑道：「既是天蜈雙目之一，則一般蛇虫，見必遠避，我們此去『野人山』，必將穿行於亙古不見天日的密莽叢林之中，此珠既可照明，又能辟毒，眞是大有用處！」

歐陽珊嬌笑說道：「雲兄絕藝在身，一般蛇虫，怎會對你構成妨碍？我要把這『碧蜈珠』帶在身邊之故，是爲了它能辟蠱！」

聽了「辟蠱」二字，雲夢襄不禁雙眉微微一蹙。

歐陽珊又發笑道：「蠱之爲物無臭無形，無聲無色，任憑你武功再高，遇上也極麻煩，滇邊苗蠻雜處，精於養蠱之人甚多，其中並

不乏高手，雲兄把這具辟蠱妙用的『碧蜈珠』帶在身畔，飲食之間，便可放心不少！」

雲夢襄邊把玩着「碧蜈珠」，邊向歐陽珊問道：「珊妹，妳把這『碧蜈珠』給我，你自己呢？……」

歐陽珊笑道：「我自己還有一粒，雲兄應該知道一條天蜈定有兩隻眼睛。」

雲夢襄聽說歐陽珊另有一粒，遂毫不客氣地，把那粒「碧蜈珠」揣進懷內。

這一男一女兩位奇俠，均身懷絕世神功，足下快速異常。

雙雙展開身法，趕路之下，自然是百里關山，等閒飛渡！

他們急於趕路之故，雲夢襄是想追上「玉面鬼谷」上官明，暗中帮他與「白骨魔女」陰素華成其好事後，乾脆告訴他「陰陽和合眞經」已爲自己所得，彼此局面拉平，只須全心全力地，在誅戮「氤氳神君」喬大化一事之上，決定勝負。

歐陽珊則除了追隨雲夢襄，準備盡力協助情郎之外，並因上官明墳內留書以上，曾說陰素華姿容之美，堪稱絕代，心中未免畧有不服，急於想看看這位「白骨魔女」，究有多麼美法？能比自己强出多少？

他們一路之間，甚爲平靜，直到接近「野人山」區之際，才有事件發生。

雲南山脈，多半南北縱貫，由六詔西行，超越不少高峻山嶺，只消再過得「高黎貢山」，便是「野人山」境。

雲夢襄與歐陽珊進入「高黎貢山」山脈，正擬穿過一片看來甚爲深密的叢林，卻不約而同地，在林外停住脚步。

他們是看見了甚麼毒蛇猛獸？抑或是劍影刀光？

都不是，他們是聽見了聲音。

這聲音，既非江湖人物的呼號喝叱，也非深山大澤的虎嘯龍吟，更非淒絕悲涼的猿啼獒泣。

這是一片不堪入耳，男女野合的荒淫聲。

歐陽珊起初一怔，但旋卽玉頰通紅地，輕啐了一口，向雲夢襄皺眉說道：「雲兄，我們繞路走吧！」

雲夢襄指着眼前地勢，含笑說道：「珊妹請看，兩邊是千仞夾峯，我們欲往西行，非穿林而過不可，那裏還有什麼路兒可繞？」

歐陽珊紅着臉兒，正待說話，雲夢襄指着那哼哼唧唧親親密密的淫聲來處，又發笑道：「他們在那邊與雲佈雨，胡帝胡天，我們從這邊走路，誰也碍不着誰，何必爲此繞道？」

歐陽珊無可奈何，只得把頭一點，準備入林，林中卻傳出「辟拍」兩記脆響。

這兩記脆響，顯然是有人遭掌摑，跟着又有個母鴨般的難聽女子語音說道：「滾！你這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的臭東西，快替我滾！老娘剛剛有點意思，動了興頭，你卻偃旗息鼓，一洩如注，完了事兒，你這豈不是吊我癮麼？……」

語音頓處，「砰」然一響，跟着又是一聲男子慘哼，然後便闃無聲息。

從這些情況聽來，彷彿是那男子未饜所欲，已被那凶淫無比的女子，一掌擊斃！

若是雲夢襄單獨行道，他或許會循聲尋去，看看這凶淫無比的女子是誰？以及那作了風流鬼的是個什麼人物？

但如今既有歐陽珊同行，他自然不肯找這麻煩，遂向歐陽珊低聲笑道：「人家完了事兒，我們走吧！……」

誰知他的語音雖低，卻仍被林中女子聽見，一陣「格格」蕩笑地，接口說道：「聽完就想走麼，沒有那麼容易？你們是兩個男人，還是一男一女？」

雲夢襄知曉事已上身，遂向歐陽珊所着的男裝儒服，看了一眼，高聲答道：「我們是兩個男人，姑娘問此則甚？」

林中女子聞言，似乎頗爲高興地，嬌聲蕩笑說道：「兩個男人最好，我可以擇肥而噬，或由你們車輪上陣，一一報効，總而言之，你們遇上了你姑奶奶，便算祖宗有德，交上桃花運了！」

歐陽珊方皺起眉頭，罵了聲「無恥」，一條人影，業已飛出林中。

那是一個全身上下，精赤條條，一絲不掛的中年裸女。

這女子語音雖然像隻母鴨，嘰嘰呷呷，甚爲難聽，但身材卻相當不錯！

雙峯奇隆，胸前高聳，臀肥腰細，膚白如脂，腋間臍下，卻又濃黑一片，相映成趣！

尤其是臍下的茸茸恥毛之上，還掛着不少汗珠，也不知是沾了林中露水？抑或那業已作了風流鬼的男子的荒唐遺澤？

慢說歐陽珊看不慣對方這副不知羞恥的荒唐樣兒，就連常在女子堆中打滾，不知吃過多少胭脂，號稱「風流三劍」之一的「滄海巫山」雲夢襄，也不禁目光注處，雙眉微蹙。

那赤裸女子，目光一掃二人，便自「格格」笑道：「不太理想，不太理想，雖然有兩個男人，卻一個糟老頭子，一隻雛鴨，不見得能比剛才那根銀樣蠟槍頭，勝過多少？」

說完，目中閃射出淫邪神色，又是一陣「格格」蕩笑！

她這一笑，胸前挺得高高的兩隻豪乳，也隨着笑聲，顫動得頗有韻緻！

歐陽珊聽她語音難聽得分明像隻母鴨，卻還把自己比成一隻雛鴨，不由心中有氣，想給對方一個大大難堪…………

但她方自冷哼一聲，尚未發話，那赤裸女子，又冷聲復問道：「方才是你們那個罵我無恥？」

歐陽珊正愁無法找碴，聞言之下，自然應聲答道：「是我，我罵了你，你待怎樣？」

歐陽珊具有絕代姿容，語音也極其朗脆清圓，她雖在心中有氣地，向對方答話找碴，但仍似珠落玉盤，不知比赤裸女子的母鴨語聲，好聽了幾千百倍！

赤裸女子聞言，把兩道充滿情慾的目光，凝注在歐陽珊那恍疑潘安再世，宋玉重生的男裝俊俏面頰上，笑吟吟地說道：「你既罵我無恥，我便罰你作些無恥之事…………」

歐陽珊秀眉已剔，那赤裸女子卻仍毫無戒意地，以一種淫邪無比的神色，繼續說道：「我要罰你在和我眞個銷魂……」

這「眞個消魂」四字甫出，跟着便起了「拍」的一聲脆響。

脆響起後，歐陽珊俊臉凝霜，雙手叉腰，站在赤裸女子適才所立之處。

那赤裸女子則退出四五步去，一張艷而嫌俗的臉龐兒，分成左紅右白，而在左邊那燒紅面頰以上，更添了極爲鮮明的五條指痕。

顯然，她是挨了歐陽珊的一記耳光。

這一記耳光，打得那赤裸女子的慾火齊消，因爲她咀裏還含着兩隻被打落的大牙，已從這一掌之上，領畧出對方有多高功力？

雲夢襄一旁加以揶揄，含笑說道：「姑娘莫要逞强，我這主人的掌力之中，一向含有『玄陰眞炁』，你剛剛與雲佈雨，胡帝胡天後，挨了這麼一記，可能會染上足以要命的夾陰傷寒呢？」

那赤裸女子以極爲恨毒的目光，向歐陽珊暨雲夢襄盯了兩眼，雙足一頓，飛身便起。

歐陽珊以爲她這飛身之舉，是要撲來，誰

知恰恰料得相反，那赤裸女子竟是向後縱身，退入林內。

歐陽珊見狀，不由把咀角一披，哂然說道：「這眞正叫做『銀樣蠟槍頭』呢，我想不到，這個看來甚爲淫凶的無恥妖婦，竟會不戰而逃？」

雲夢襄搖頭道：「不見得，珊妹心存仁慈，在適才一記耳光中，未下殺手，故而那妖婦目內凶芒仍熾，或許不甘就此鼠遁？」

歐陽珊笑道：「雲兄看得不錯，我因彼此素無深仇，適才一掌，只用了七成眞力，以懲其口出穢言而已，但這妖婦若是凶心不戢，卻退入林中則甚？」

雲夢襄道：「或許她是穿衣…………」

一語未畢，歐陽珊已自冷笑接道：「這等無恥之輩，還顧到穿甚衣服……」

雲夢襄笑道：「我所謂穿衣，與羞恥之事無關，我認爲她或許有甚厲害暗器，趁手兵刃，藏在衣內，如今吃了珊妹苦頭，明知徒手難敵，遂退入林中，打算取來應戰。」

歐陽珊頗以爲然地，微頷螓首說道：「我認爲雲兄這種看法，頗有道理，這妖婦顯然不是好人，她如敢再逞凶鋒，我便爲世除害，不留她了！」

雲夢襄「咦」了一聲，苦笑道：「大概所料有錯，這妖婦果然像是業已知機遁走。」

歐陽珊道：「我去看看。」

說完，身形一閃，便向林中縱去。

雲夢襄生恐歐陽珊有所疏神，受人暗算，趕緊跟去察看。

其實歐陽珊並未粗心大意，她雖縱身入林，卻已雙掌護胸，凝足了「玄陰眞炁」，準備應付任何突變。

但雲夢襄、歐陽珊二人，闖入林中後，不單未曾見着那赤裸妖婦，連那分明死在牡丹花下，作了風流鬼的另一男子屍首，也未看見。

所看見的，只是林內一片較平坦的草地上，有灘血水，以及血水之中，浸着套男子所穿的黑色勁裝，內衣褲襪，還有一些毛髮而已。

歐陽珊指着那衣褲毛髮，抬頭向雲夢襄問道：「雲兄，這種情況，是不是『化骨丹』的傑作？」

雲夢襄頷首道：「是一種極爲强力的化骨丹散…………」

他口中答話，目光卻在滿林搜索。

掃視一週，雲夢襄的雙目神光，凝注在一株合抱大樹的樹幹之上。

歐陽珊隨着雲夢襄目光看去，發現那株樹幹上，被人釘了一件小小物事。

兩人畧爲走近，看看那件小小物事，是個僅如指甲大小的骷髏頭骨。

歐陽珊訝然問道：「雲兄，你的江湖閱歷，比我深廣得多，可認得出這枚小小骷髏頭骨，是何門何派表記？」

雲夢襄搖了搖頭，雙眉一蹙答道：「我也認不出來，因爲此地已屬邊荒化外之區，有些凶邪人物，足跡少到中原，我們自然不容易知道得十分詳盡的了……」

說至此處，輕輕「咦」了一聲，伸手折斷了一段樹枝，把浸在血水中的那套黑色勁裝，挑了一挑。

「叮叮」兩響，從那黑色勁裝之中，跌落兩件暗器。

歐陽珊目光注處，見是一大一小似乎以合在一起的兩枚金色梭形之物，遂向雲夢襄笑道：「雲兄，這『子母金梭』，大概便是化血慘死之人所用暗器，由此可見，該人武功，似還不弱，當世武林中，擅用這種暗器之人，不太多呢！」

雲夢襄點頭說道：「珊妹說得對，當世武林中，擅用『子母金梭』之人，只有嶺南『八臂神梭』歐子寬，和『邛崍派』的掌門人，『毒爪金梭』邵文龍等兩個，從地上金梭的大小重量看來，似是邛崍一派……」

話方至此，歐陽珊已自叫道：「後尾鐫有小字，我來看看。」

她俯身注目，看清梭尾所鐫的小字後，向雲夢襄嫣然笑道：「雲兄，你眞法眼無差，這『子母金梭』的梭尾部位，果然鐫有一個小小『邵』字。」

雲夢襄訝道：「竟是『毒爪金梭』邵文龍麼？這事有點奇怪……」

歐陽珊笑道：「雲兄奇怪甚麼？『四川邛崍』總比嶺南至此，要近得多……」

雲夢襄連連搖手，說道：「不是遠近問題，我所奇怪的是一來『毒爪金梭』邵文龍的修爲頗深，似乎不應該被那無恥妖婦，一掌輕易擊斃……」

歐陽珊嬌笑說道：「既有一來，定有二來，雲兄所奇怪的『二來』，又是甚麼？」

雲夢襄道：「二來，那『毒爪金梭』邵文龍，已是五十餘歲的望六之年，一個花甲老翁，和那無恥妖婦，席地幕天，鸞顚鳳倒，也有點不像話吧？」

歐陽珊玉頰一紅，揚眉說道：「雲兄說得雖是，但這種邪惡之輩，所行往往逾軌，不可以常情衡斷，我們走吧，管這死者是誰？也不宜爲他就誤了我們前往『野人山白骨砦』，爲『白骨魔女』陰素華，和『玉面鬼谷』上官明的作媒撮合之事。」

雲夢襄對於自己與上官明的「墓中賭約」，十分重視，聞言之下，自然連連點頭，兩人便不再理會地上的血水遺衣，舉步向林深之處走去。

這片森林，範圍不小，他們認準方位，走出森林，卻見高峯如屏，環繞四週，只在左前方有個狹窄谷口。

歐陽珊指着那狹窄谷口，揚眉笑道：「雲兄，依我計算，我們穿過這條山谷以後，大概便將進入『野人山』區的了……」

一語甫畢，面色忽變，伸手指着谷口山壁，目閃神光說道：「雲兄請看，我們可能有麻煩了？」

原來那谷口山壁之上，插了根血紅長箭，箭尾卻非羽毛，只裝了一枚前在林中所見，大如指甲的小小骷髏頭骨。

雲夢襄笑道：「果然有了麻煩，照這情況看來，是那赤身無恥妖婦，打算在谷中向我們出手尋仇！」

陽歐珊從鼻中冷哼一聲道：「她不找麻煩便算她運氣，倘若眞敢在谷中生事，這回卻決不止挨一記耳光的了！」

說罷，她便當先舉步，走向那狹窄谷口。

雲夢襄見她玉頰凝霜，知已動了眞怒，遂含笑說道：「珊妹犯得着和那等無恥東西生氣麼？再若見到那無恥妖婦，我替你把她殺掉就是。」

歐陽珊妙目一瞪，側顧雲夢襄道：「雲兄，這件事兒我不許你逞能，要殺那無恥妖婦，必須交由我下手！否則……」

雲夢襄不等她往下再說，便卽接口笑道：「好了，好了，珊妹不必說甚否則如何，那無恥妖婦，留給你殺，她若有甚黨羽，則交給我來翦除，總而言之，這次我們定爲武林除害，不再把她放過！」

說至此處，兩人業已走到谷口。

歐陽珊畧爲止步，雙眉微蹙說道：「這谷中怎麼腥氣這重？……」

雲夢襄也有所嗅覺地，點頭接口說道：「這谷中定有甚麼惡毒東西在內，珊妹小心一點

，不可大意……」

說到「小心一點……」之際，雲夢襄身形微閃，業已搶到歐陽珊的前面，先行進入狹谷中。

歐陽珊一來領會到雲夢襄對於自己的關切愛護之意，二來也知他的功力，委實高出己上，遂並未倔強搶先，只是緊隨雲夢襄身後，兩人一齊進入谷口。

才入谷口，兩人同自一怔！

原來這山谷谷勢，前狹後寬，入口以後，寬不逾丈，約莫要過了半里遠近，才漸漸的開展。

就在這危峯夾峙，宛如長巷的半里谷道之中，擠滿了數以千計的毒蛇，難怪在谷口以外，便有那種腥氣。

那些毒蛇，大小不一，大者其身如水桶，小者則細才若指，色澤方面，更是紅黃白黑，無所不備，看得人眼花繚亂，毛髮生寒，肌膚起栗。

雲夢襄游俠江湖以來，大小陣仗，雖然經得太多，但對於這種羣蛇大陣，倒還是第一次經歷。

女孩兒更是天性怕蛇，歐陽珊巾幗英豪，雖然不會過份驚慌，但也下意識地，緊偎在雲夢襄的身傍，並以右手握着雲夢襄的左手，向他耳邊，低聲叫道：「雲兄，這些蛇兒，定是那無恥妖婦所倚仗之物，爲數太多，我們欲加翦除，怎樣下手?」

雲夢襄一時之下，也感茫然，遂想殺一儆百，先選條大的開刀，看看其餘蛇羣有何動作再說。

主意打定，選擇了一條長約丈許的紫黑巨蟒，向牠閃身縱去。

歐陽珊自從在「玄陰谷」中，與雲夢襄一度繾綣，破却處子之貞後，對於箇郎，自然仰仗終身，深情不二，見狀深恐雲夢襄萬一有失，遂和他採取同樣動作，縱向那條巨蟒。



誰知他們這一向前，那條巨蟒，反而往後退去。

雲夢襄與歐陽珊距離那條巨蟒，本有三四丈遠，等他們縱出兩丈有餘以後，那條巨蟒突似受了甚麼驚嚇，猛一掉身，便退出了一丈七八。

雲夢襄見巨蟒退去，便重行選擇了一條七八尺長的火赤練蛇，作爲對象。

但那火赤練蛇，竟也和巨蟒一樣，在雲夢襄尙未撲近牠時，便自動退了開去。

一連兩次這種情況，歐陽珊看得揚眉叫道：「雲兄，這些蛇兒，好像害怕我們……」

雲夢襄也看出端倪，點頭含笑說道：「這些毒蛇，都是凶惡無比之物，牠們不會怕人，大概是珊妹的那兩粒『天蜈珠』，產生了對毒蛇們的尅制威力吧，我們且取在手中，再試一試!」

歐陽珊被雲夢襄一言提醒，遂雙雙探手入懷，把「天蜈珠」取出。

「天蜈珠」才一出懷，蛇羣更是嚇得向後紛紛退去。

這時，深谷之處，起了吹竹聲息，羣蛇聞聲，退得更快!

雲夢襄向歐陽珊微笑說道：「蛇羣已不足爲慮，我們且收起『天蜈珠』，看看那無恥妖婦，還有甚麼伎倆，敢不敢親自出頭?」

半里狹谷，轉瞬即過，適才的上千蛇羣，業已消失得乾乾淨淨，一條不賸!

雲夢襄見谷勢已開，對方却踪跡杳然，不禁把雙眉一蹙，目注歐陽珊道：「珊妹，我們不要低估了那無恥妖婦，此人甚爲可怕!」

歐陽珊詫道：「那妖婦不敢出頭啊，她連人影都無，可怕之處何在?」

雲夢襄道：「她先以毒蛇佈陣，但一見勢不妙，便立即匿跡，決不逞强，這種能屈能伸的脚色，最爲厲害，她使我們必須時刻担心，遭遇突襲，却無法預料是何種襲擊?以及在何時發動?豈不太以可怕麼?」

歐陽珊雙目之中，神光電閃說道：「不管這妖婦於何時何地，她若出現，我必痛下殺手，予以誅除，不容她再有第二次僥倖脫逃機會的了!」

說至此際，兩人業已走到谷勢開朗之處，但四面高峯環繞，列嶂如屏，遠遠看去，仍只有順着谷勢，直往前方，漸行漸束的唯一的出口。

雲夢襄遙指前方，含笑說道：「這山谷兩頭狹隘，中腹開朗，形勢十分奇特，若照情理推測，我們前途必有麻煩，不會平平靜靜地，便可離開此谷。」

歐陽珊道：「甚麼麻煩?是那無恥妖婦再發難麼?」

雲夢襄微一頷首，笑道：「除非忍得下被珊妹摑了一記耳光之氣，不思有所報復，否則，她便不應該錯過利用前面狹谷的這種地形之利，因爲一過此谷，進入『野人山』區，休想繼續追踪，豎獲得這等有利地勢，委實極不容易的了!」

歐陽珊笑道：「雲兄說得不錯，但那妖婦是以羣蛇佈陣，如今羣蛇既退，不知她來不來得及重作其他佈置?」

雲夢襄微笑說道：「珊妹若是想給對方一點時間，讓她從容佈置，我們便於此處瀏覽一會，再復前進。」

歐陽珊因對那妖婦，十分厭惡，心想早些除去，遂點了點頭，表示贊同雲夢襄的建議，願在此處，畧爲瀏覽徘徊。

孰料歐陽珊一點頭，前途狹谷之中，又響起了適才聽見過的「噓噓」吹竹聲息!

雲夢襄微微一笑，向歐陽珊叫道：「珊妹，對方已在叫陣挑戰，我們不必再等待了。」

歐陽珊哼了一聲，身形閃處，足下宛如流水行雲般，便向那吹竹聲息來處馳去。

雲夢襄一面隨行，一面却閃動目光，掃視四外，察看有無異狀?

一路行去，並無異狀，直等到了那谷勢復狹之處，方有所見。

在那寬才一丈三四的谷道之中，橫放着一張八尺大床，四個苗裝少女，各捧衣履等物，侍立床前，床前則躺着一對肉虫。

說是「肉虫」，完全形容得當，因爲床上兩人是精赤條條，一絲不掛。

說是「一對」，也絲毫不錯，因爲床上是一男一女。

女的仍是在森林中所遇，挨了歐陽珊一記耳光之人。

男的，則是個五十來歲的精悍老者。

歐陽珊那裏見過這等活春宮，不由臉上「烘」的一熱，皺眉啐道：「這女的眞不要臉，是個賤東西，但那男的，分明已五十開外，年齡已作人祖父有餘，怎的也這般無恥?……」

這時，那精悍老者，正直着雙眼，爬向那女子，那女子却滾身一避，不讓他得逞所欲，並以她那母鴨子般的難聽嗓音罵道：「你不要猴急，像隻餵不飽的饞貓，人家在罵你呢!」

那精悍老者彷彿神智已被慾火燒昏，竟似不知雲夢襄和歐陽珊在側地，桀桀厲笑道：「小心肝，你不要騙人，誰敢罵我?」

赤裸女子仍然緊夾着雙腿，不肯分開，伸手一指雲夢襄與歐陽珊道：「你昏了頭了，那不是罵你的人麼?」

精悍老者回頭一看，這才發現雲夢襄與歐陽珊，遂翻身跳下床來，厲聲喝道：「你們有多大的狗胆，竟敢罵我，知道我是誰麼?」

歐陽珊那敢正視這醜怪之狀，面紅耳赤地，偏過頭去。

雲夢襄道：「管你是甚麼東西，先穿了衣服，再復答話，我看不慣這副無恥樣兒!」

邊自說話，邊自屈指輕彈，彈出一縷寒風，向對方胯下襲去。

精悍老者嚇了一跳，趕緊閃身避開。

那精悍老者滿腔慾火，也似被雲夢襄嚇退，清醒不少地，一面從苗女手中，取過衣履，慌忙穿上，一面向雲夢襄怒聲叱道：「尊駕究竟是那條道上的朋友，彼此風馬牛不相關及，却爲何來掃老夫興緻?」

雲夢襄道：「你們那裏不能鬼混，却偏偏移床擋道，無耻宣淫……」

「無耻宣淫」四字才出，那赤裸身軀，猶自橫陳床上的女子，便格格蕩笑地，接口說道：「喂，聽見了麼，是不是在罵你呢?你以爲是個了不起的一派掌門，人家却根本不把你看在眼內。」

那精悍老者冷「哼」一聲，右手忽揚，一道金光，從袖中飛出，向雲夢襄射去。

金光去勢甚疾，但射到距離雲夢襄面門五六尺處，却倏然虛空一頓。

就在這一頓之下，從金光中竟分出另一道較小較細的金光，向雲夢襄電掣飛射!

換了旁人，對於這種意外襲擊，眞還有點措手不及，不易閃避。

但雲夢襄是何等功力，何等鎭定?他毫不慌忙，畧一偏頭，便使那道較小較細金光，貼着喉邊飛過，並疾伸三指，從側方將它撮住。

雲夢襄畧爲擺手，「叮噹」一聲，用手撮得的較小金光，把那道較大金光撥落。

注目看去，原來這兩道金光，是可分可合，一大一小的兩隻金梭。

雲夢襄想起赤裸女子口中的「掌門人」之語，便向那精悍老者問道：「你是『邛崍派』的掌門人，『毒爪金股』邵文龍麼?」

精悍老者一陣得意獰笑，偏頭向那猶自橫陳床上的赤裸女子叫道：「陰公主，你聽見了麼?邵文龍不是吹牛，我這『毒爪金梭』四字，在武林之中，敢說無人不曉!」

邵文龍口中這「陰公主」三字，把雲夢襄，歐陽珊二人，都聽得畧爲一怔?

因爲他們僅從字音之上，聽不出那被稱爲「公主」的荒淫赤裸女子，究竟是姓殷，姓印?姓應?抑或姓陰?

姓殷，姓印，或是姓應，均無所謂，倘若姓陰，則因此姓不多，地點又接近野人山區，可能便和那「白骨魔女」陰素華有些關繫……

他們正在尋思，那邵文龍已厲聲喝道：「你們既知老夫威名，趕快滾開，老夫因興正濃，不耐煩和你們作甚計較，否則，我金梭再發，或是毒爪一出，你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雲夢襄嘴角一披，揚眉問道：「你們『邛崍派』下，可有甚麼弟子，隨你同來這高黎貢山?」

邵文龍一怔，弄不懂雲夢襄突然問此則甚?但仍應聲搖頭答道：「我『邛崍』絕藝，輕易不傳外姓之人，故而老夫門下，只有三大弟子，他們一個江湖行道，兩個坐鎭『邛崍』，均未隨來此處……」

雲夢襄聽至此處，又發問道：「你是否有個兒子?……」

一語方出，邵文龍便點頭接口道：「老夫獨生愛子，名叫邵繼龍，他隨我來此，如今外出採藥，尙未歸來，你既問我徒，又問我子則甚?」

這時，歐陽珊也已恍然悟出，在森林的那灘血水，便是邵文龍的獨子邵繼龍遺屍所化。

雲夢襄聽完邵文龍所說，冷笑一聲道：「老淫虫，你休要荒唐無耻得黑地昏天，可知你們的邵氏門中香烟，業已斷絕了麼?」

邵文龍聽得雲夢襄罵他「老淫虫」，本已暴怒，但等把話聽完，却不禁全身一顫，失聲問道：「你……你何出此言?難……難道我兒邵繼龍究……竟有了甚麼差錯?」

雲夢襄哂然一笑，目光微瞥那榻上裸女，冷冷說道：「你們父子聚麀，邵繼龍因未饜這妖婦之慾，已被她一掌擊斃，並將屍骨用化血藥物化去。」

邵文龍聽得將信將疑地，回頭向床上裸女看去。床上裸女捉狹得緊，她那兩條腿兒，適才夾得緊緊，不許邵文龍入港，如今却偏偏張了開來。

邵文龍「嘓」的一聲，嚥下一口饞涎，向那赤裸女子問道：「陰公主，我……我知道這……這定是對方亂……亂造謠言，決不會有……有此事吧?……」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虎子存心幫丐帮的忙，只因缺乏處世經驗，反遭丐帮誤會他存心作對，小虎子解說無效，又不願與丐帮衝突，只好一逃了之，他返回賴長發家後，向賴長發追問他們監視蔡家的原因，但賴長發人微言輕，實也不知其中究竟，無言以告，小虎子遂用詭計，混進蔡家，憑着他的聰明，竟獲得蔡家的胡姥姥信任他是野孩子，收留他在蔡家當小斯，數月後，小虎子意外見到現在做了蔡員外夫人的茜茜，姊弟相認，茜茜要小虎子留下來，小虎子允考慮，翌日，茜茜一早找小虎子，顯着茜茜有姊弟眞情——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甘為知心苦　毅作俠義行

小虎子暗暗嘆了一口氣，作了最後的決定，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四姐，我答應你了。」

茜茜高興得流着眼淚跳了起來。

小虎子搬進了小黃門。

沒有進小黃門之前，小虎子對小黃門之內，不知有着多少奇想，進入小黃門之後，反而一點不覺得奇怪了。

敢情，在那小黃門之內，只不過住了二三十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請了七八個各有所長的老師，在學習賺錢發財的本事而已。

茜茜就是這一羣人的首腦，大家都叫她大姐，她自已有時候，也跟着大夥兒一塊兒學習。

至於，茜茜的那位丈夫蔡員外，不過是茜茜對外的一位總管而已。

因為，內外隔絕了，以致被罩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

小虎子是茜茜的心腹弟兄，進進出出有着絕對的自由。

他雖然不以茜茜訓練這批女孩子作為賺錢發財的手段為然，但是，這並不是甚麼大了不起的犯罪集團。

進一步而言，茜茜還不是寡廉鮮恥的人，因為那些女孩子的將來出路，也不是做妓女。

小虎子因為身材太矮小，不能服衆，所以不能負擔實際管理重任，只當茜茜的私人保鏢，在茜茜外出的時候，維護她的安全。

當然，小虎子心裏，也有一個打算，希望能慢慢影響茜茜，要她放棄這種賺錢發財的計劃。

因為現在的小虎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小虎子，在恨海遊魂薰陶教導之下，有了理想，也有了抱負，當然不願眼看着茜茜用這種種手段賺錢。

不過換一句話說，小虎子內心之中確也相當佩服茜茜的能幹，她只不過是一個弱女子，能創出這番局面來，豈是簡單的事。

小虎子在黃門之內住了不過二天，就已興趣索然，和茜茜商量着要到外面去一去。

茜茜毫不猶豫的滿口答應了。

小虎子走出蔡府，便去找廖長發。

除了茜茜，廖長發和賴狗子就是他最親近的人了，他在蔡府安了身，當然，該去告訴他們一聲。

小虎子是算好了時間出來的，他到廖長發麵攤子的時候，也正是廖長發快要收攤子的時候。

廖長發見了他，說不出的高興笑道：「老二，你這幾天到那裏去了，不是因為我沒有帶你去見我師父生我的氣吧？」

小虎子笑道：「小弟那會生大哥的氣，我不過是自己去查蔡家底細去了。」

廖長發急急問道：「查出了沒有？」

小虎子笑了笑道：「我要沒有查出結

果，好意思來找你麼。」

廖長發道：「那你就快告訴我吧。」

小虎子道：「走，我們到老三家裏去吧……。」

驀地，有人接話道：「何必麻煩，在下請兩位喝一杯如何？」

兩人猛然一轉頭，循聲望去，就在他們身後不遠處，站着一位頭戴寬邊草帽的黑皮膚漢子。

此人來得鬼鬼祟祟，不但小虎子不認識他，就是廖長發也不認識他。

廖長發虎眉一軒道：「朋友，……」

呼聲未了，小虎子却哈哈一笑，截口道：「大哥，不吃自不吃，這種便宜為甚麼不撿。」

廖長發一皺眉頭，小虎子已跟着那人走出去了，廖長發無可奈何，暗中向他老婆打了一個暗號，急步趕了上去。

想不到那人對十里舖的情形竟是十分熟習，三轉兩轉，轉進一條冷巷子裏，翻身向着一道圍牆之內落去。

廖長發輕輕叫了一聲，道：「老二，這人路數不對……」

小虎子道：「怕甚麼，我們找都找不到這種樣會哩！」拉着廖長發一同飛身走入牆內。

廖長發倒不是怕事，而是顧慮自己暗中身份，生怕因此不能再保持，所以不敢任性而行。

兩人落身牆內之後，廖長發却吁了一口氣，招呼小虎子道：「老二，沒事了，那邊原來是我師父。」

牆內是一座小小的花園，花園中央有一座八角涼亭，亭子前面站了四個人，居中一位就是火眼金鷹呂正本。

廖長發拉着小虎子急步走到火眼金鷹呂正本前面，先自向呂正本行了一禮，然後替小虎子正式引見，道：「老二，這位就是小兄師父。」

小虎子暗中打量火眼金鷹呂正本，只見他生得五短身材，像貌普通，是屬於不打眼一類之內的人物。

他年紀，已在五十以上，頭髮有點花白，臉上帶着和藹的笑容。

小虎子向前一步，行禮道：「晚輩小虎子，給老前輩見禮。」

火眼金鷹呂正本因知道小虎子身材雖小，年紀却已經不小了，不能把他視同小孩子，笑着抱拳見禮道：「老夫請客無禮，請少俠不要見怪才好。」

小虎子一笑道：「豈敢！豈敢！老前輩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火眼金鷹呂正本側身肅客說：「少俠請亭內寬坐，容老夫慢慢詳告。」

小虎子被客人一樣，請進去那八角亭子，分別落座之後，火眼金鷹呂正本才替小虎子介紹其他三個人。

那領小虎子他們前來的漢子叫方雄，是外縣來的捕快，難怪廖長發不認識。

另外二人，一個叫汪世明，一個叫王步春，至於那兩人是什麼身份，火眼金鷹呂正本畧而未提，小虎子也就不便多請教了。

寒暄已畢，侍者奉上香茗退去之後，火眼金鷹呂正本輕輕咳了一聲，臉上綻開一臉笑容，道：「少俠與小徒情同手足，勝過手足，老夫就不客氣，要稱少俠一聲賢侄了。」

小虎子微微一笑，欠身道：「小侄年幼無知，一切尚望老前輩多多教誨。」

火眼金鷹呂正本笑容微微稍斂，正了一正臉色，道：「賢侄，老夫聽小徒說起，你想和老夫談一談。……」

話聲微微一拖，顯然，有意讓小虎子接話。

小虎子看得出火眼金鷹呂正本對他這樣客氣，定然有進一步的目的，不過，因為他是廖長發的師父，雖然明知他的用意，却不便在他面前調皮，順着他的意思，接口道：「小侄當時確曾有此妄想。想不到老前輩竟然紆尊降貴，給予小侄這份光榮，小侄感激不盡。」

火眼金鷹呂正本原以為小虎子自幼流入乞丐，缺乏教養，人必粗魯流氣，想不到接談之下，小虎子竟是文質彬彬，應對之間不失分寸，日光陡然一閃，望了小虎子一眼，暗自忖道：「這孩子要不是改變了氣質，定是大奸巨滑之輩，倒不可小覷了他。」

笑了一笑，火眼金鷹呂正本道：「賢侄，你有什麼話要問老夫，請不要客氣，直說吧！」

他明明是有話想問小虎子，却沉鍊地讓小虎子先問，這就是薑是老的辣了。

小虎子心裏自是感到非常舒暢，一笑道：「你老人家已然這樣說，那麼小侄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微微頓了一頓，接着道：「小侄上次來看廖大哥，無意之間發現各方都對此間蔡員外非常注意，因此不免引起了好奇之念，想請你老人家賜教一二。」

火眼金鷹呂正本笑了一笑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因為老夫身任九江府總捕頭，對地方上的治安責無旁貸，既然發現了蔡員外此人本非善類，自然要對他多多注意，以防患於未然。」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奇怪的是此間丐帮分舵，對蔡外員亦甚是注意。」

火眼金鷹呂正本道：「或許他們有他們的恩怨，也未可知，不過老夫可以告訴賢侄一句話，我們官面上與丐帮乃是各行其是，絕無牽連。」

小虎子輕輕的「啊！」了一聲，對火眼金鷹的說法，表示完全接受。

火眼金鷹呂正本忽然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道：「不過我們雖然懷疑蔡員外選在這十里舖定居，必有不軌的行為，可是苦於內情難明，又不敢輕易驚動他，以免打草驚蛇……」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開門見山的道：「賢侄近日來，不知有什麼發現沒有？」

小虎子一笑道：「小侄的行動果然盡在你老人家眼中。」

火眼金鷹呂正本也是一笑道：「說來也眞巧，你要不是碰上老夫的人，只怕你還進不了蔡家的大門哩！」

小虎子「啊！」了一聲，道：「原來小佟就是你老人家的人。」

火眼金鷹呂正本把埋伏在蔡家的內綫都告訴了小虎子，此舉使小虎子心中產生了一種被信任的自我安慰。

火眼金鷹呂正本道：「只可惜他無法

深入內宅，所以終無所獲。」

話說到這裏，大家心裏已是雪亮了。

小虎子一嘆道：「老前輩，這次你們對蔡家只怕是白費心機了。」

火眼金鷹呂正本一怔，道：「你有了什麼發現？」

小虎子道：「小侄覺得他們並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

火眼金鷹皺了一皺眉頭，說道：「不會吧！」

小虎子道：「事實確是如此，因爲小侄相信他們不會騙我。」

火眼金鷹呂正本臉上恢復了笑容道：「何以見得？」

小虎子道：「因爲他們的主持人與小侄原是舊識，相見之下，所以小侄的疑心完全澄清了。」

旁邊那一直沒有開過口的汪世明忽然發話問道：「請問少俠，他們的主持人是誰？」

小虎子猶豫了一下道：「是晚輩的一位盟姊。」

王步春接着也開口問道：「少俠盟姊可是這樣的一個小姐？」

他詳盡的描述了一遍，而所描述的人物，可不正是小虎子的四姊茜茜。

小虎子眉頭一蹙，搖了一搖頭道：「這就錯了，晚輩的盟姊不是那樣子。」

小虎子口裏不承認，心裏卻大大的震動起來，暗忖道：「難道四姊對我沒說眞話？」

王步春與汪世明同現迷惘失望之色的互望了一眼，接着兩人眼睛一轉，都集中在火眼金鷹呂正本臉上，看他如何說話。

火眼金鷹呂正本道：「我想小虎子不會騙你們！」

小虎子面孔一熱，心裏暗道了一聲：「慚愧！」

王步春與汪世明顯然都以火眼金鷹呂正本馬首是瞻，見呂正本如此相信小虎子，也都疑懷頓開，連連點頭道：「是！是！是！我們也完全相信少俠。」

小虎子內心之中感愧交集，覺得人家既然這樣相信他，實在不應該欺騙他們，可是說出去的話，又不便馬上改口更正，只好訕訕的一笑道：「不過我盟姊雖然不是那樣子，那裏面有沒有那樣的人，我就不知道了，由於我剛遇到我盟姊不過一二天，也許有些人我還沒有見到。」

他把話說到這種程度，已是盡了他最大的努力，而且也保持了相當的彈性。

火眼金鷹呂正本微微領首道：「賢侄，你這話說得一點不錯，也許王汪兩位老弟所說的那位小姐，現在根本就還沒回來，老夫想請賢侄替我們注意一下，如果那位小姐回來了給我們一個訊息好不好？」

小虎子滿口答應道：「這個請你老前輩放心，如果裏面有那個人，小侄一定報告老前輩知道。」

火眼金鷹呂正本微微一笑，道：「多謝！」

接着，忽揚聲唱道：「擺酒上來！」

酒席擺上來了，小虎子算是主客，火眼金鷹呂正本殷殷勸酒，使小虎子更爲內愧不安。

好容易散席告辭出來，小虎子也懶得再去看望賴狗子，便和廖長發分手回去蔡府。

他回到自己房中，正想如何向茜茜開誠一談的時候，茜茜的聲音已在門外叩着門了。

小虎子開門請茜茜進來，茜茜不待小虎子開口，先笑着問道：「兄弟，火眼金鷹呂正本對你眞客氣呀！」

小虎子目瞪口呆的望着茜茜楞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茜茜格格發出一聲嬌笑，道：「兄弟，你沒想到姊姊也有這份神通吧。」

小虎子慢慢把受驚的心神鎭定下來，勉强笑道：「佩服！佩服！怎麼你的耳目怎會這樣靈通。」

茜茜頗爲自得的笑道：「這就是娘留給我的教訓了，娘早前要曉得廣結人緣的話，也不會一敗塗地了。」

小虎子「啊！啊！啊！」的苦笑了兩聲，道：「四姊，你既然什麼都知道了，我就不必再重述一遍了。」

茜茜點了一點螓首道：「當然沒有重述一遍的必要。」

小虎子正了一正面色道：「四姊，那你也一定知道他們眞正的目的所在了。」

茜茜笑着道：「我要說不知道，你會相信麼？」意思自然是承認了。

小虎子道：「我雖然吃了他們一頓，可是他們語意含糊，一點頭緒都沒有說出來，不知四姊你，現在可不可以讓我了解情況。」

茜茜慢慢收斂了臉上笑容道：「兄弟，你我關係不同，你就是不說，四姊也不能瞞着你，不過我把實情說出來之後，你可不能抽我的後腿。」

小虎子一笑道：「四姊，你把小弟看成什麼人了，我怎會抽你的後腿。」

茜茜道：「兄弟，四姊可眞是把你當成親手足，我如今把實情告訴你之後，希望你不要辜負四姊一片眞心誠意。」

小虎子道：「我是怎樣的人，你知道得最清楚，除了娘和你之外，我也再沒有別的親人，四姊，你的心意，小弟那有不明白的交嗎。」

茜茜道：「你的爲人，四姊當然是百分之百的相信，可是，你本身有一個缺點，叫四姊甚是放心不下。」

小虎子道：「四姊，我有什麼缺點，你把話說明白一點好不好。」

茜茜道：「你和廖長發賴狗子不也是兄弟麼！你這就是四姊眼中的缺點。」

小虎子苦笑一聲說：「朋友是各交各的，你總不能叫我連朋友都不要了吧。」

茜茜道：「我當然不會叫你連朋友都不要，可是，他們也在盡力拉攏你呀，你叫四姐怎能安心得下。」

小虎子搖着頭道：「四姐，你要這樣說，小弟就無以分辯了。」

茜茜道：「所以，我要你答應我一句話。」

小虎子道：「甚麼話？」

茜茜道：「答應絕不出賣四姐我。」

小虎子能不答應麼？所以只好一咬鋼牙道：「四姐，你本來該知道，我就是死也不會出賣妳的，現在，我再君子一諾答應你了。」

茜茜笑逐顏開的道：「兄弟，我謝謝你了。」

小虎子啼笑皆非的道：「四姐，請你把謎底揭開了吧！」

茜茜興沖沖的道：「我過去對你說的完全是眞話，四姐把那些女孩子訓練出來，是希望她們替我賺錢，裏面只有一點四姐沒有告訴你……」

話到口邊，她忽然又猶豫起來，半天沒有接着說下去。

小虎子靜靜的望着茜茜，也不打擾她，任由她深思熟慮。

茜茜想了一陣，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其實我就是不說，你遲早也會看得出來，我又爲甚麼不乾脆說出來呢？」

笑了一笑，舉起一雙秀目盯着小虎子，道：「四姐沒有告訴你的一點，就是那些女孩子的來歷。」

小虎子心中一震道：「她們的來歷很重要麼？」

茜茜道：「當然很重要，因爲他們多半都有很顯赫的身世，舉一個例來說吧！……黃岡縣大爺的千金小姐，就是其中之一。」

小虎子恍然而悟，爲甚麼火眼金鷹呂正本和丐幫都虎視眈眈的注視着蔡府的原因了。

小虎子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四姐，你這就不對了，你爲甚麼要去招惹他們呢？」

茜茜厲聲道：「我恨他們害死了娘和大姐二姐三姐她們，所以我要報這個仇，因此我找上了她們……兄弟，你難道就不恨他們麼？」

小虎子的心弦被挑撥得猛然顫動了一陣，暗中咬了咬鋼牙，產生了恨的意識，可是這種意識在他腦中剛剛升起來的時候，馬上又被恨海遊魂深植在心中的另一種看法抑制了下去，搖了一搖頭，嘆聲道：「四姐，不是小弟說你，你這種行爲實在是太過火了。」

茜茜沒想到小虎子會說出這種話來。當下一愕道：「你這樣快就忘記了娘對你的好處？」

小虎子道：「不，我沒有忘記娘。」

茜茜道：「那你爲甚麼不贊成我替娘報仇？」

小虎子嘆聲，道：「四姐，我並不是不贊成你替娘報仇，而是……覺得你把事情鬧得太嚴重了，這樣下去，只怕最後倒霉的還是我們自己。」

小虎子本來另有一種說法，因見茜茜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料想她一時之間，絕對無法接受自己的規勸，於是心中一動，與其馬上把話說僵，不如慢慢影響她，使她知道有所悔改，而懸崖勒馬，把這件事不傷感情的解決了，於是語意一變，說得非常和緩了。

茜茜一笑道：「兄弟，你放心，四姐不是顧頭不顧尾的人，我敢找他們的麻煩，就有我的把握，諒他們也不敢把我如何，你不見我大大方方的住在這裏，他們就拿我毫無辦法麼？」

小虎子凜然忖道：「不錯，這可能就是整個問題的重心了，我何不就此機會，率性向她問個明白。」

小虎子裝出一副不相信的神色道：「四姐，我看你不要太自恃了，人家現在不動你，不過是時候未到而已。」

茜茜冷笑一聲，道：「他們要動我，那是他們自己給自己過不去。」

話裏面又有話了，小虎子暗暗一皺眉頭忖道：「不知那些人又有甚麼把柄落在她手裏了，以致她可以有恃無恐。」

小虎子眞沒想到這位在四姐妹中最是和藹可親的四姐，如今竟是變得這般厲害難惹。

心念電閃之間，小虎子不免舉起一雙星目，在茜茜臉上滾來滾去看個不停，似是要一眼把茜茜看個對穿似的。

茜茜這時原已被勾起了一腔恨意，但被小虎子這樣一看之下，看得她不好意思起來，俏臉一紅，嬌叱一聲，輕嗔薄怒的道：「四姐你又不是沒見過，爲甚麼用這種賊眼看我。」

小虎子一嘆道：「四姐，我覺得你變得太多了。」

茜茜一怔道：「我那裏變了，是變醜了，還是變得好看了？」

小虎子一笑道：「我不是說這個。」

茜茜面色倏的一扳道：「兄弟，你可是在拐着彎罵我變得惡毒了？」

茜茜自己把話說了出來，小虎子暗嘆了一聲，說道：「不，我是說你的爲人，變得叫我幾乎不認識了，你現在變得是這樣的堅强，這樣的有魄力，眞叫小弟自愧不如。」

茜茜盛氣一消，長嘆了一聲，道：「還不都是因爲你。」

小虎子出乎意外的一震，道：「爲了我？」他眞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茜茜忽然雙目之中淚水滾滾而下，悲悲切切的道：「當我幸得生還，死裏逃生之後，聽說你已被他們殺死之後，我幾乎急得發了瘋，所以我立誓要替你報仇，我要向黃岡縣報復，我也要向丐幫和七星幫報復。」

小虎子暗暗「啊！」了一聲，忖道：「原來你眞正的原因是爲了我，你的這份心意，我是感激不盡，可是，你這種手段卻叫人不敢苟同了。」

小虎子心情沉重的叫了一聲 道：「四姐，可是我現在沒有死啊！」

茜茜道：「所以，你正好幫我出這口氣！」

小虎子搖了一搖頭道：「四姐……」

茜茜截口道：「兄弟，你難道忍心讓四姐一個人和他們週旋麼？」

說着，忽然雙手一圈，抱住小虎子。秀臉一貼，貼在小虎子臉上，「嗚！嗚！嗚！」的飲泣起來。

小虎子四年前和茜茜在一起的時候，也常常被茜茜突然抱住貼着臉親一親，那時，他只覺茜茜對他特別好，特別照顧他，並沒有特別的感覺。

可是，現在的情形卻完全不同了，他已經不是四年前的小虎子，別看他身材還是那麼矮小，而他的生理和心理，都已經成熟得和普通青年沒有兩樣了。

茜茜嬌靨一貼之下，小虎子但感心胸之間冒出一股强烈的火炬，燒得他全身熱

血沸騰，不自覺的反手抱着茜茜，和她緊緊的抱在一起。

小虎子內心之中的喜歡茜茜，不是今天才開始，早在四年之前，她在他心坎裏就種下了情苗了，只是那時候小虎子不知其所以然吧了。

這時小虎子的感情之門，被茜茜一叩而開，小虎子便激起了劇烈的反應。

茜茜無意之間打開了小虎子的心扉，被小虎子的强烈反應嚇了一跳，輕輕的驚叫了一聲，錯愕了片刻。

當她恍然而悟的時候，已是破涙而笑，輕輕的喚了一聲：「虎弟！」螓首低垂，櫻唇輕開，丁香微吐，迎向了小虎子兩片熱唇。

小虎子初嘗異味，心神猛然一震，反而清醒了過來，急急一推茜茜道：「四姐，你已是夫人身份了……。」

茜茜這時一雙秀目，充滿了柔情蜜意，幽幽的道：「我沒有嫁人，我一直是守着你。」

這是一種奇怪的感情，變態的心理，但也是眞摯無比的至性至情。

小虎子心中大是感動，雙臂一緊，又把茜茜拖回懷中，四片熱唇再次一合，便天地之間只有茜茜和小虎子兩人了。

一陣劇烈的情愛交流之後，小虎子又從昏浪裏清醒回來。

他慢慢的離開了茜茜，柔聲地叫了一聲：「四姐！你不嫌我小麼？」

茜茜痴迷未醒地半閉着明眸，臉上湧現着羞紅的光芒，道：「不，你再小我也喜歡你……何況，你並不是眞的小啊！」

小虎子從茜茜的眼神裏，看見了她閃爍的眞情，暗暗嘆息一聲，忖道：「她本來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如果在眞情感化之下，能使她消除心中惡毒之念，我又爲甚麼不娶她爲妻呢？」

心念啓動之下，小虎子越想越覺得只有用眞情感化茜茜，才是兩全其美途徑。

他不能眼看着茜茜爲了他闖下這瀰天大禍，他更不能只唱高調，辜負了茜茜的眞情至意。

小虎子劍眉堅定的揚一了揚，暗暗打定了主意，向着茜茜一笑道：「四姐，你今天說了這話，可不能後悔啊！」

茜茜一雙秀目陡然發射着驚喜的光芒道：「弟弟，你……你……眞的要我？」

小虎子神情一肅道：「是的，我不但要你，而且我要正式娶你爲妻！」

音節鏘然，像誓言一樣，叫人聽了心裏踏實。

茜茜在這種情形之下，理該是高興非常的報以熱烈的反應才是，詎料，她却出乎意料之外的雙眉一蹙，凄然欲泣的嘆了一口氣。

小虎子怔了一怔，道：「四姐，你你……這是爲甚麼？爲甚麼反而不高興，難道你……。」

茜茜震驚了一下，搖頭道：「我沒有甚麼不高興，我是高興極了，你這樣尊敬我，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

儘管口裏說得好聽，明眼人誰聽不出她是有着滿腹辛酸。

小虎子心中一動，暗暗的忖道：「莫非她已失身他人，因此自慚形穢，怕我將來看不起她。」

笑了一笑，小虎子又叫了一聲，道：「四姐，小弟心感的是你的心，要的也是你的心，至於，其他的……。」

茜茜急急的搖手，打斷小虎子的話聲道：「虎弟，你想到那裏去了，四姐的身子始終爲你保持着清白……。」

玉面忽然飄上一層紅雲，羞答答的輕聲道：「只要你願意，我就可以把身子給你，證明我是清白的。」

話聲一頓，臉上的羞容也漸漸退去，接着螓首一揚，又道：「可是四姐不能正式嫁給你。」

小虎子驀地泛起一種惱怒之感，劍眉一軒冷笑道：「你還是嫌我又矮又小！」

茜茜張開雙臂抱着小虎子，連連搖頭道：「虎弟，你千萬不要這樣想，我絕沒有那種意思。」

小虎子冷硬地沒有熱情的反應，道：「那你爲甚麼？」

茜茜張皇失措的楞了半天，才道：「虎弟，姐姐我是身不由己啊！」

小虎子依然冷硬的道：「我不要聽你這敷衍的話。」

茜茜螓首低垂，伏在小虎子肩頭上，哀聲地求道：「虎弟，虎弟，你不要迫我好不好？……這對你和我都沒有好處。」

小虎子簡直成了鐵打的心腸，冷冷的道：「我說出的話，絕不改口，我要娶你，就要娶你，所以你有甚麼困難，我一定要知道。」

茜茜見小虎子意志堅決，料想不說也是不行，只好長嘆了一口氣，幽幽的道：「虎弟，你想想，我要替你們報仇，憑我一個弱女子個人之力能有這份力量麼？」

小虎子暗暗自話自語地道：「這一點我早看出來了，所以要你將眞情說出來。」他心裏這樣想着，但却沒有表示出來，只是冷冷的望着茜茜。

茜茜被小虎子這種堅定不拔的態度，迫得情迷意亂的叫了一聲，道：「虎弟，你該想得到，一定另外有人幫我忙啊！」

小虎子冷聲道：「你和他有了甚麼約定？」

茜茜無以抗拒地道：「我答應事成之後嫁給他。」

小虎子雙目一瞪，氣虎虎的道：「你既然答應嫁給他爲甚麼還這樣戲弄我？」

茜茜嚶嚀一聲，緊緊的抱住小虎子，悲聲叫道：「我不會嫁給他的，到時候我會叫他所望成空，所以，姐姐只是你一個人的。」

小虎子懂得茜茜的意思，身子慢慢的軟化了，目光之中湧出了淚水，一聲：「四姐！」兩人又緊緊的抱在一起了。

一陣心靈感應交流之後，兩人從熱浪裏解脫出來，慢慢恢復了冷靜的理智。

茜茜秀目之中，目光又現出了猶豫迷惘的神色。

小虎子更是心念連轉，想不出一個法子袪除她心中的疑慮與堅定她的意志。

兩個人似乎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房中頓時沉默了下來。

驀地，小虎子先自點了一點頭，輕柔的呼喚着茜茜道：「四姊，我有一件事忘記告訴你了。」

茜茜被他嚇了一跳，猛然嬌軀一震道：「什麼事？」

小虎子悄悄的道：「我的身子要長大隨時可以長大。」

茜茜雙目一亮，閃爍地道：「是眞的麼！」

別說她不在乎小虎子的身子矮小，如果小虎子的身子能够長大，自然更是令人興奮和高興。

小虎子道：「當然是眞的，因爲我師父發現我身子矮小並不是生來這樣的，而是在幼小時候被人暗中傷了要穴。所以長不大。」

茜茜聽他這樣一說，馬上又問道：「你的內傷醫好了沒有？」

小虎子道：「已經醫好了。」

茜茜道：「那你爲什麼還是這樣矮小呢？」

小虎子道：「現在是我不願意長大，所以，沒有運功激發生長。」

茜茜凝神注意了他一陣，腦中泛起一個英俊瀟洒的影像，樂得眉開眼笑的道：「別淘氣了吧，快快運功長大起來。」

小虎子搖頭一嘆道：「不……。」

茜茜秀目一蹙，道：「爲什麼，你難道不願把這份眼看着你恢復正常的光榮給我？」

小虎子道：「這是你應該得的，我那有不願之理。」

茜茜道：「那你就現在給了我吧，也許將來我等不到吧！」

小虎子道：「胡說，怎會等不到。」

茜茜憂容滿面的嘆息了一聲，接着又凄然的笑了一下。

小虎子面容一整，肅然道：「四姊，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要利用我現在這長不大的身子，把那害我的人引出來，同時向他身上發掘我的身世。」

茜茜「啊！」了一聲，道：「這是一件天大的大事，四姊的要求是錯了。」

小虎子道：「四姊，你沒錯，而且你也許有這份權利，不過，請你原諒我的苦衷。」

茜茜一笑道：「虎弟，你這是見外了，你的事還不就是我的事。」

小虎子見茜茜說出這種話來，正合了自己心意，打蛇隨棍上，趕忙接上道：「多謝四姊，以後得四姊鼎力相助才是。」

茜茜道：「虎弟，你怎麼越說越客氣了，爲了你的事，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

小虎子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可是……。」話聲到此，忽然一歛，不說下去了。

茜茜忍不住問道：「可是，可是什麼？爲什麼不說下去了？」

小虎子又嘆了一口氣，道：「可是，可是，你日前替我報仇洩忿的舉動，對我將來的影响很大，也可能完全破壞了我的計劃。」

茜茜臉色微微一變，低下頭去，悶不作聲了。

小虎子冷眼看看茜茜，只見她攢着眉，咬着牙，臉上的神色更是風雲變幻，陰晴不定。

小虎子曉得，她這時正在內心之中作着自我的交戰，誰勝誰敗，就看自己在她心中的眞正份量了。

小虎子也不打擾她，只靜靜的望着她，默默的等待着。

茜茜經過一番自我劇戰之後，嘆息了一聲，道：「虎弟，你不知道，可是我已騎虎難下了啊！」

小虎子道：「這都不是問題，我只問你，你是認爲你現在的事重要呢？還是小弟的事重要？」

茜茜道：「當然是你的事重要。」

小虎子道：「這就得了，你的困難，我們一同來克復吧！」

茜茜愁容滿面的道：「那人厲害得很啊！只怕我們鬥不過他。」

小虎子道：「你不要只知長他人志氣，滅了自己威風，你又怎樣知道我們一定鬥不過他？」

茜茜道：「你就是能够鬥得過他，也犯不着和他結此深仇大怨，你要知道，他的爪牙遍佈天下，你惹了他，你就今生今世別想安寧了，我看還是這樣吧，明天你就從此退出去，不再過問這裏的事，由我想辦法和他週旋，我如果有機會脫身出來，我就脫身出來，我如果沒有辦法脫身出來，那我就認命了，至少我也要他不再找你的麻煩。」

小虎子堅決的一搖頭道：「四姊，我已經認定我們是夫妻了，我們既然是夫妻，就應該同進同退，而且我也不能忍受你對別人有情。」

他說話的神情，充滿了憤慨與惱怒，暗中却又含有激逗的力量。

茜茜道：「虎弟，我對他，只是假意啊！」

小虎子冷然道：「就是假意我也不能忍受！要不，我就要不顧一切的鬧他一個天翻地覆，縱然鬧得身遭慘死，也在所不惜。」

茜茜驚叫一聲道：「虎弟，你這又何必呢？」

小虎子也看出茜茜對他實在是情深義重，被自己這一手弄得毫無辦法，於是，步步進迫的道：「四姊，我說得出就做得到，現在就聽你一言了。」

說着，忽然站了起來，大有一言不合，就將含憤而去之勢。

茜茜哭叫一聲，伸手拉住小虎子道：「虎弟，虎弟，姊姊聽你的就是！」她是完全被小虎子堅强的意志擊潰了。

小虎子能剛能柔，見茜茜已完全屈服下來，便不爲已甚，反身撲向茜茜，雙臂一圍，緊緊的抱住了茜茜，口裏呼喚着：「茜姊！茜姊！」盡情報以熱烈狂吻。

這一陣熱烈的狂吻，小虎子自己也崩潰了，他夢囈般地呼喚着道：「四姊，我們成親了吧！」

茜茜嬌羞的「啐！」了小虎子一口。

半夜裏，茜茜悄悄的起身，離開了小虎子。

小虎子一覺醒來，床頭已經不見了茜茜，只見桌上茜茜留了一頁短箋：

「虎弟：姊姊想了一夜，我還是不能連累你，這裏的事情，我替你解決了，你去通知火眼金鷹呂正本前來接收處理吧！茜姊留。」

（未完）



俠情新派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浪被押赴刑場，危機一髮間，得夏侯芬率衆來援，把生死邊緣的江浪救離法場，逃過一刧，夏侯芬要江浪往見她義父褚天戈，江浪心中不禁驚怒交集，想不到拯救自己的人，竟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爲了報仇，遂乘機就計答應跟夏侯芬回去，路上以閒脚方式套問出金沙堡仍有昔年遭難的刧後餘生者，江浪印象最深的，是目下依附褚天戈的郭小茶，她因年幼，無法獲知仇人是誰，爲褚天戈所收養。當夏侯芬偕同江浪抵達一馬場，乘筏渡河時，驀見郭小茶向馬場縱出，幾個起落，已來到了木筏前面——

倖逃死亡關 勇闖虎狼窟

當眞是動若風，靜若山，偌大的身軀落在木筏之上，那木筏子不過微微點動了一下！

夏侯芬笑道：「一猜就是妳這個死丫頭片子！」

兩個姑娘見面很親熱的握着手——

只聽來的那個姑娘小茶道：「老王爺一天到晚惦記着妳，怕把他那個寶貝女兒丟了，叫我來催妳呢！」

夏侯芬「哼！」了一聲笑道：「妳還不是樂得借這個機會玩一趟！還當我不知道！」

小茶笑了一聲，伸出一隻手，正想去打夏侯芬，她眼波兒一轉，忽然發覺到一旁的江浪，頓時收斂了笑容，把身子扭到了一邊！現出一副少女矜持模樣。

夏侯芬一笑道：「來！茶子，我跟你們介紹一下——」

小茶很牽强的轉過身子來——

浪花洶湧，船身起落頻頻！

江浪在小茶初一登舟時，已注意到了，這個姑娘有一頭娟秀的長髮，月色裏雖不比白晝看得那麼清晰，却也能看出一個大概！

只見她眉兒彎彎若遠山横黛，一雙眸子似乎獨具有少女的那種淡淡輕愁的憂鬱味道——並不能算是一個十分美的姑娘，可是却有說不出的韻味！

她給人的感覺是一種十足的女人的韻味，含蓄多於外爍，當然，到底她眞的是不是這樣一型的人，却不能僅僅只由一眼間就可以斷言！

夏侯芬已經爲他們彼此介紹過了，好像兩個人都有什麼顯著的反應。

江浪禮貌的抱了一下拳，唇咀裏喚道：「茶姑娘！」小茶咀唇微微動了一下，並沒有發出聲音！

她好似不習慣與人說話，又像是有點害羞的樣子。

浪花翻滾着，木筏漸漸向岸邊靠攏！

小茶微微一笑向夏侯芬道：「妳招呼客人吧，我們明天再談！」

秋波一轉，看了江浪一眼，遂即騰身縱上河岸，獨自去了！

江浪兀自注視看她離去的背影，悵望着——

似乎已不是兒時的那個「小茶」了。

「時間」眞是最無情的東西，很多美好的事物，都被它改變了，變得和現實一樣的醜陋！

現實眞的很醜陋嗎？

時間是不是也曾有過把醜陋變爲美好的時候？

就拿眼前那位茶姑娘來說，她已經不再是昔年流着鼻涕的小女孩子，時間與現實已把她造就出一朵水仙花一般的嬌嫩美麗——

難道這不是化平凡爲神奇，化醜陋爲美好的一面嗎？

江浪的傷觸，只是由於他對往事迷戀得太深，在他那種心情下，現實的一切，都不能盡如人意！

何況他眼前尚不能斷定，這個亭亭玉立的「小茶」是否就是當日流着鼻涕的那個「小茶」？

他決計要把這件事弄個清楚！

麥龍已把馬拉上岸，回身招呼道：「江爺請——」

這聲「請」字，似乎才由夢中把他驚醒過來！

「啊——是是是！」

江浪縱身上岸，却發覺到夏侯芬獨自在前面走！

他忙跟上去！

夏侯芬回過眸子來。微微笑道：「你在想什麼？」

江浪道：「沒！有呀！」

「我是說你剛才！」

江浪一笑道：「我是在想這位茶姑娘很像我小時候的一個隣居！」

「眞的？」

「也許只是名字相同罷了！」

「啊——」夏侯芬好像很感興趣的樣子：「那個人也叫小茶？」

「嗯！」江浪一笑道：「不過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請問這位茶姑娘姓什麼？」

「不知道！」夏侯芬道：「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離開家人的時候，才五六歲，還不大懂事！你說的那位茶小姐她姓什麼？」

「姓郭——」

夏侯芬忽然站住道：「這麼說，你也是那批墾荒隊裏的人了？」

「不——」江浪苦笑道：「我說的是在老家魯東時候的隣居！——那些隣居後來聽說都外出墾荒去了！」

夏侯芬道：「莫非眞的是她？」

江浪道：「我認識的那個小茶，她們是膠州人，她父親叫郭松明，姑娘不妨問一下那位茶姑娘看看！」

夏侯芬一笑，偏過頭來道：「人家都說小茶長得很美，你說呢！」

江浪微微一笑，不與置評！

夏侯芬道：「怎麼不說話？」

江浪道：「天太黑，沒看清楚——」

「恐怕不盡然吧！」

江浪道：「姑娘以爲一個女孩子的美，是從外表就可以看出來的？」

「那麼應該由那裏看出來？」

江浪一笑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姑娘秀外慧中，這才是女孩子眞正的美！」

夏侯芬笑了笑，低下頭道：「你眞會說話——希望你眞是心口如一就好了！」

江浪心裏怦然一動！他忽然發覺到，對女孩子說話要非常小心，無論褒貶之詞，都不宜輕於出口，因爲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後果往往影響很深遠，不可不愼！

前方火把幌動——

丁老七老遠的嚷道：「是大小姐和江爺吧！」

說時已自看白天刦法場的那一幫子好漢來到了面前，見面後與江浪互道寒暄！

丁老七大着嗓門兒道：「可把我們給找苦了，要是大小姐再不回來，我們還打算第二次再闖一趟衙門，看看是不是又被那一羣兔蛋給困住了！」

一夥子人簇擁着二人返回到馬場內！

江浪注意到馬場地方，設有很大很大的牆圍子，足足有二三十畝大小，沿着圍牆四週，都設有馬舍，不時有牲口嘶叫之聲。

在每一座馬舍門前，都懸着一盞燈，遠遠看過去，像是一大串明亮的天星，少說也有百十盞之多，一個馬舍就算只有二十四馬，那麼統計一下馬匹的數目也相當的可觀了。

如果你以爲褚天戈開設馬場的目的，是在做生意，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有朝一日大軍交戰，那麼數千匹戰馬的實力，豈容輕視！

一個打刦起家，原來只不過是個土匪頭子的人，十數年間，竟然成爲坐鎮一方，統率有數萬居民大勢力的霸主，這樣的一個人，你豈能小看他？

江浪只大畧的把馬場看了一眼，心裏已洞悉這位自封爲「金沙郡王」的褚天戈內心之陰險抱負！

馬場主姓紀，是個四旬左右矮子——

這個人原先也是金沙郡的「武教頭」之一，武功很有一手，因爲肚子裏喝過一點墨水，在遍眼文盲的人羣，這樣的一個人，當然是很特殊的。

是以，褚天戈就派他獨當一面，到「郭家屯」來負責馬場經營！

這時大概得到消息晚了。

就見他一面穿着衣裳，老遠的跑過來，連連說道：「罪過……罪過！失迎！失迎！」

夏侯芬就代爲介紹道：「這位是馬場的紀場主，人稱『斷腸鏢』紀友軒——」

江浪抱拳道：「久仰——在下姓江，江浪！」

「江爺的大名，我們久仰了！」紀友軒道：「快請進去吧！請！請，外面冷得很！」

堂屋裏生着炭火盆——

邊境地方日溫相距極大，有諺曰：「早穿重裘午穿紗」，正午的驕陽儘管熱如盛夏，但一入晨昏朔風刺骨！

大家進內去坐下以後。

夏侯芬即向紀友軒道：「江兄的住處準備好了沒有？」

紀場主道：「準備好了，炕早就暖上了！」

一面說時，他眼睛可就留意到了江浪身上的傷，道：「江爺這是怎麼了？」

江浪一笑道：「一點皮肉小傷，不要緊！」

紀場主道：「我們這裏有個專門治傷科的大夫，我叫人招呼他給江爺瞧瞧！」

說着即刻吩咐小厮去叫張大夫來！

夏侯芬又代江浪介紹了一下衆家好漢，那個叫丁老七的本名丁鐸，外號叫「開山手」，是金沙郡王所器重的「二十四小瘟神」之一。

「二十四小瘟神」——江浪又算知道了一個新名，經過探詢之後，才知道「二十四小瘟神」是金沙郡王褚天戈特爲佈署，負責他寢宮安危的近身侍衞，二十四個人都經過他嚴格挑選，武技合格上選的人，才能充任！

除了「開山手」丁鐸以外，與其他那六名漢子，也都是金沙郡「武術教練團」的團員之一。

武術教練團——這個組織，是綜合全郡能殺擅戰的年輕力壯漢子所組成，全數有兩千名之多！

負責訓練這些人武功的人就是前面說

過的「武教頭」，可以想知，這些所謂的「武教頭」必定更是精於武技，千中選一而不可多得的人物了。

莫怪乎褚天戈竟然會對自己這般的殷切盼望和熱衷了。

把這些情形概括的作一個瞭解之後，江浪深深感覺到褚天戈這個人不可輕視！

對於「武教頭」這個職位，他原本還存着觀望的心理，現在他決心要去就任！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江浪是懷着深心來的，下定了決心之後，他就不得不對褚天戈眼前這些紅人略加應付！

夏侯芬坐了一會就走了。

當着這麼多人，她當然不大好意思特別對江浪表示好感，可是她的心意，仍然逃不過這些人的眼睛！

她剛一離開，「開山手」丁鐸首先起哄的向江浪道：「江爺你可眞是好造化，我們大小姐八成兒是瞧上你啦！我看用不了多久，老王爺可就該招駙馬爺了！」

大家夥哄堂大笑！

江浪臉上却不着絲毫笑容。

丁鐸趨前套近道：「大小姐平常在郡裏是最難說話的人，這麼多年，我就沒見她對誰笑過，嘿！江爺，你可是幸運！」

一面說一面把那隻大手在江浪肩上拍着，這傢伙一口關外口音，兩隻手上黑茸茸生滿長毛，聲若洪鐘，坐着跟人家站着差不多高，眞是好一副猛張飛模樣！

江浪聽他這麼說，哈哈笑道：「在下新來步到，可不敢當老兄你這麼抬舉我！夏侯姑娘金玉之軀，在下不敢唐突，老兄還是口頭積德的好！」

這番話，通過他冷笑的臉，說出來可眞是不大好聽。

「開山手」丁鐸臉上一紅，哈哈大笑，遂向各人道：「你們知道吧。這位江爺已被我們老王爺聘請爲武術教導團的教頭了——你們以後可是他的徒弟，對他可要恭敬一點呀！」

一面說，這傢伙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那隻大粗手用力的在江浪肩上拍着！

表面上像是開玩笑樣子，事實上他手掌上却是勁道十足，分明是暗中給點顏色給江浪瞧瞧的樣子！

江浪當然心裏有數！

他初來金沙郡，可不能一上來就讓人家給拿下馬來，總要回敬他一手，叫他心裏有數！

「開山手」丁鐸果然是這個意思！

他不信這個看上去文靜的小伙子能有什麼眞功，竟然堪當重用！他的兩隻手上曾經練「鷹爪功」，自信有抓石成粉的功力，拍了幾下發現對方不當回事，他就進一步把五根手指頭抓向對方肩頭！

須知丁鐸原有神力之稱，再加以他曾經練過「鷹爪功」五指之下，足可力碎青石，他「開山手」這個外號就是這麼來的，心裏想着這一抓之力，對方江浪非痛呼出聲不可！——

咳！事實上可不是這麼回事！

丁鐸這裏暗用功力，最先施展了三成力，對方像是沒事人兒似的。

他猝吃一驚，五指一彎，施出了七成的功力——這般力道可把一棵青柏樹的樹皮抓下一層來。

那裏知道這一抓之下，却發覺出由對方肩上彈反出一股絕大勁道。

這種情形，就像是抓在一個脹滿了氣的皮球上似的，力量越大，反彈的力量也越猛！對方肩上就像是塗了一層油似的滑溜！

丁鐸的五根手指頭，非但是絲毫用不上力量，却反倒被滑了下來！

「開山手」丁鐸臉上一紅，哈哈笑道：「江爺，眞有你的！」

右掌一豎，改拍爲劈，却向江浪肩上劈落下來！

江浪本是倚坐的姿式，見狀右手倏地向上一抬，已經抓住了丁鐸落下手腕子！

他微微一笑，說道：「丁兄有話坐下來說！」

咀裏說着，手上略一用勁兒，丁鐸身子一幌，當眞坐了下來！

木椅子「吱吱！」的响了一聲。

誰也沒有想到丁鐸這一坐之力有多麼大！

大家夥只以爲他們兩個是鬧着玩的，可是沒人想到二人却是已經較上勁兒了。

雖然看上去只是輕描淡寫的拉了一下手似的隨便，可是這裏面却也自有凌厲的一番殺機。

「開山手」丁鐸表面上掛着笑容，可是那種笑却顯得太淒涼了，他那隻右手腕子，就像是被鐵鉗子箝了一般的痛疼。

有了這次經驗，他心裏才知道對方江浪這個人，果然不是好相與，心裏一寒，坐在那裏再也不吭聲了。

江浪遂即起身抱拳道：「各位老兄請再坐坐，在下要休息了！」

紀場主馬上站起來道：「江爺請跟我來！我帶你去！」

江浪道：「勞駕！勞駕！」

各人起身相送，唯獨丁鐸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一下。

拉開風門，屋子外寒風颼颼。

江浪走在頭裏，紀場主由門框上拔下燈籠跟上來，嘻嘻一笑道：「江爺好功夫，丁老七吃了個小虧，那叫活該，佩服，佩服！」

江浪微微一笑道：「紀場主好高的眼，足見高明！」

紀友軒跟上來與江浪併着肩道：「江爺你是新來，金沙郡裏的情形，你還不知道！」

江浪怔了一下，微笑道：「紀兄你多關照！」

紀友軒嘆了一聲道：「老王爺春秋已高，辦事也不如當年那麼精明了！」

「紀兄的意思是——？」

「倒也沒什麼啦——」紀友軒笑了笑，道：「他老人家一身功夫，固然是當世僅見，可是手底下用的人，除了崔，桑二人，才堪大用以外，別的人實在是不敢恭維！」

說話時已來到了江浪住處——

馬場裏沒有什麼講究的房子，都是一個式樣，矮矮平平的。

江浪住的這間房子，正好是走廊的盡頭一間。

紀場主親自爲他開了門，房裏已點上

了燈，一張大火炕早已燒得暖烘烘的！

「斷腸鏢」紀友軒開門，讓江浪先進去，他才進來，關上門笑道：「江爺你多多包涵，沒什麼好房子招待你，你先休息吧，我告辭了！」

江浪笑道：「紀兄請再坐一會，我們也叙叙交！」

紀友軒哈哈一笑，抱着拳道：「高攀，高攀！」

遂即在一張楡木板櫈上坐了下來。

江浪打量了這位紀場主一眼，微微一笑道：「紀場主精華內蘊，定必是高明之士！」

紀友軒哈哈一笑道：「不瞞江爺說，能在老王爺手底下當差的，當然都有兩下子，可是這可又是剛才我說的話了，眞正有大本事的人，他老人家却是留不住，像江爺這種有眞功夫的人，咱們那裏還眞不多見！」

江浪道：「紀兄誇獎了！」

紀友軒笑道：「兄弟論能耐是談不上什麼，可是這雙眸子還自信不花——不過……江爺有這麼一身能耐人，居然……」

說到這裏乾咳了幾聲，也沒有再往下說。

江浪心裏一驚，倒看不出這個人居然還有這麼敏銳的心思。

當下，他嘆息了一聲道：「窮途潦倒，難得老王爺與夏侯姑娘打救，說不得意圖報答一番了！」

紀友軒嘻嘻一笑道：「江爺這麼說，足見是一個仁義兼具的漢子，佩服，佩服，不過老王爺已經不再像當年那麼幹練明智了——」

「這話怎麼說？」

紀友軒嘆了一聲，苦笑道：「江爺你這是新來的人，我才這麼說，要是郡裏的老人，這話我就不說了！」

江浪道：「場主剛才提到金沙郡裏有兩個能人，這兩個人又是什麼人？」

紀友軒擠了一下眼睛，慢吞吞的道：「江爺是新來的，我們總還算一見投緣，這話我本是不該說的——」

「場主多關照！」

「江爺，是這麼回事……老王爺如今春秋已高……唉！他可就越老越糊塗！」

「這話怎麼說？」

「江爺，你我可都是對他忠心耿耿，心懷不貳的人，所以這話我才聽說！」

「這個我知道——」江浪說：「愛之深期之必切——」

「對啦——就是這麼一句話囉！」

他身子向前傾過去，聲音壓得低低的道：「你知不知道老王爺如今打着什麼算盤？」

「這個我……不知道！」

「他想興兵作亂，當皇上呀！」

「啊——？竟有這種事！」

——其實江浪豈能不知？他只是裝糊塗罷了！

「不能吧！」心裏固然信，嘴裏却故意裝裝傻。

「不能？一點沒錯！舉個很淺顯的例子，他不想用兵打仗，幹嘛養這麼些子馬呀！是不是？」他的聲音更低了：「這不是想造反是想幹什麼？」

江浪微微一笑道：「這種事對他也不算稀奇，他本就是馬賊頭子出身嗎！」

「你——？江爺原來也知道他的底細呀？」

「聽說過一點！」

「這就難怪了！唉——」

一隻手摸着下巴上的一叢短鬍子，他吟哦着道：「如今他是最忌諱人家談他以前的事，我說江爺——」

他聲音又變小了——

「這話今天你是對我說，要是對外人說起，咳！那可就麻煩大了！」

「會有什麼麻煩？」

「什麼麻煩？——剛才我是跟你提過兩個人嗎，這話要是落在那兩個人耳朶裏，那可就……不妙！」

「這兩個人是誰？」

紀友軒又擠了一下眼睛道：「一個姓崔，人稱『天上白雲』姓崔叫崔平！」

江浪點點道：「聽說過！」

紀友軒道：「還有個叫『恨地無鐶』桑二牛！」

這個名字，他還第一次聽過！

「前者以輕功見長，後者以橫練功夫出衆！江爺！這兩個人可是有眞功夫的人，我看一身功夫，不會比江爺你差！當然！」他頓了一下道：「江爺的功夫，我是不太清楚，不過能讓老丁吃鱉的人，一定不是個弱者！」

「這兩個人是在老王爺跟前當差？」

紀場主點點頭，冷冷一笑道：「桑二牛是個混人，倒還沒有什麼心思，就那個姓崔的小子壞！」

「崔平？」

「不是他是誰！這個人哪……」

提起他來，紀友軒的腦袋瓜子搖得跟博浪鼓似的：

「他娘的！這個小子整天個在老王爺跟前嘀咕這個，嘀咕那個！蜚短流長！什麼事都壞在這小子身上！」

「老王爺豈能信得過他？」

「怎麼不信，老王爺是出了名的耳根子軟，疑心又重，你有千件好，他都看不見，只有一樣壞，他就記在心裏了！再加上崔平那小子撥弄是非，你說說手底下的人，怎麼好再混下去？」

他重重的嘆了一聲，接下去道：「就是這小子一天到晚在老王爺跟前嘀咕，勸他興兵作亂，一鼓作氣拿下整個遼東，然後就可以另立王朝，眞正的幹皇上了！」

江浪禁不住臉上帶出了一絲冷澀的笑意，嘴裏却是沒吭聲。

紀友軒道：「江兄，這些話你可別跟外人提呀！這是我們背後閒聊！」

「這個崔平現在幹什麼？」

「教頭班的領班兒——」

江浪眉頭微微一皺，自己既被認定了是「武教頭」，對方是教頭班的領班，無疑是自己的頂頭上司，將來免不了發生磨擦！

他既然知道褚天戈是怎樣一個人，更知道崔平因武功高深才得能以近身，可見得褚天戈用人仍以武技高下爲見定奪！

這件事，他略一思索，已有決定！

紀友軒長嘆一聲，站起來道：「江爺歇着吧，明天還得上路呢！」

「明天上路？」

「江爺還不知道？」紀友軒道：「老王爺放心不下大小姐，苓姑娘不是來催了嗎！」

「噢！對了！」

江浪隨時想起來問道：「苓姑娘這個人怎麼樣？」

「好人哪！」紀場主道：「她人美，心也慈善！功夫也好！只是，老王爺却不大喜歡她！」

「爲什麼？」

「這個——」他一面點亮了燈籠道：「還不就是那句話——忠言逆耳！」

說完了，他就推開門走出門外。

江浪送到門口，紀友軒抱着拳道：「留步，留步，江爺你多休息吧！」

「謝謝！謝謝！」

紀友軒的背影一直消失在走道的那一頭上，江浪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這才轉過身子來！

不意他身子方一轉過來，可就呆住。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那個叫小苓的姑娘，已經站在了他後面。

這時候，她身上仍然穿得那麼單薄！

她不像夏侯芬穿得那麼講究，只是一套藍布衿襖褲，足下是一雙青布面子的弓鞋，滿頭青絲結着一條老長老長大辮子！

藍布襖在她身上，可顯不出一點寒顫樣來，反倒覺得別有一種樸實素雅的美。

猝然一見，江浪由不住怔了一下。

「是江先生吧！」

「不才正是——妳是苓姑娘？」

「深夜打攪，實在不該——可是心裏有話想跟江先生討教，不說出來，怪難受的！」

「姑娘，太客氣了！」他伸手推開房門，說道：「外面冷，姑娘請進屋裏一談如何？」

苓姑娘畧一猶豫，遂即很大方的點點頭道：「也好！」

進到了屋裏，江浪想關門，可是又覺得不大妥當。

苓姑娘道：「江先生請關上門，馬場子裏雜得很，免得無事生非！」

江浪答應道：「是是！」

關上了門，他想找茶碗給對方倒茶，不想對方先已由暖壺裏倒了一碗熱茶，雙手捧過去道：「江先生請隨便用茶……」

「不敢當！怎好勞動姑娘大駕！」

「您用不着客氣——小妹平素服侍老王爺，也是什麼事都作的！」

江浪這時乃得仔細的看了她幾眼！

包囊在藍襖布的身子骨，是那般的可人。不瘦不胖，白皙的皮膚，畧帶粉紅，眞個是有若明珠美玉，那才是眞正的女人美呢！

也許是他一上來就認定了這個小苓，就是兒時玩侶的那個小苓，心裏先就存了幾分親切之感。

他依稀還記得那個小時候的小苓，有着一雙明澈如泉水般的眸子——

眼前這個姑娘也是的！

兩相一印之下，倒有幾分酷似！

他不禁沉迷在今昔這段幻想裏——那雙眸子，似乎也就不太禮貌的盯在了對方的臉上！

苓姑娘如非心裏有了一番見地，她斷斷是不會容許人家這麼直眉豎眼的瞅她！

此刻，她臉上顯然也有幾分不自在。

「江先生！」她輕嘆了一聲，道：「有幾句話，剛才我聽芬姐說過，還不太清楚……想請江先生您爲我開釋一下！」

江浪恍然一驚，回復常態道：「姑娘有話說，在下知無不言！」

苓姑娘剪水雙瞳子微微一轉，注定在江浪臉上。

含有幾分哀怨，她吶吶的道：「江先生既來金沙郡共事老王爺，也不是外人，小妹的身世也不必瞞着江先生，小妹是薄命人——」

說到這裏語氣突地轉爲悲哀，一汪淚水在眸子裏打着轉兒！

江浪忙接道：「姑娘身世，不才曾聽夏侯姑娘提到過一些！」

「芬姐是最瞭解小妹的一個人——」

她極力制止着，不讓悲哀激動的情緒蔓延下去，低下頭凄慘的笑了一下，再抬起頭來時，宛若換了一張臉似的！

「小妹五歲就喪失父母……如果不是老王爺收留我，早已不堪設想！只怕也沒有今天的日子了！」

江浪一時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小苓遂即苦笑道：「不瞞江先生說，小妹身逢大難時年歲尚小，竟然連父母名字，以及自己的姓氏都忘了，這些年以來，每次想到這裏，眞有說不出的難受！」

「姑娘的身世，太也令人同情——只是……」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又道：「……只是比之那般連本身也難以倖免的喪家孤兒來說，已經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姑娘妳更要堅强的活下去才是！」

他說這些話時語音含悲，大有「感同身受」的凄涼感慨！

苓姑娘那雙含有淚光的眸子，注定在他身上，頗爲驚愕的道：「聽江先生這麼說，好似對於那一場兵災知得很清楚？」

「是的！」

江浪緊緊咬着牙齒，點了一下頭，又道：「我是知道一些！」

苓姑娘臉上頓時帶出了一片說不出的驚喜——

她爲了尋求解開這個切身喪家的慘痛謎結，也不知道問了多少人家，可是竟沒有一個能够道出她所希望知道的一切！

這些人有的是道聽途說，有的是人云亦云！眞正與自己一樣經歷過那場慘痛事件而倖免不死人，據她所知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喬老太太！

另一個是洪老頭！

前者是個語無倫次，說話顚三倒四的老婆婆，後者是個斷臂失耳的老殘廢——

兩個人有個共同的缺點——「語焉不詳」，糊塗的時候比清醒的時候多，糊塗時候是亂說一氣，清醒的時候却又三緘其口，諱莫如深！

在試探着，問過幾次以後，苓姑娘才算完全灰心了。

使她驚駭的是，那一次血淋淋的殺戮事件，執行的竟是那麼的徹底，除了包括她自己的三個人以外，竟然連一個活口都沒有！

那該是怎麼「聳人視聽」的一件事？人豈能一直活在迷茫的霧裏——？

像這樣不知姓氏，不知來處，省籍的，不識父母……一切都是迷霧！解不開的謎團，這樣的日子，該是生活得多麼單調，多麼沒有意義？

苓姑娘搜索枯腸，所能想到的，只是一些片斷的兒時記憶！包括她父母的形樣，墾荒時的廬舍，大黑狗，沙堆成巨人！

很多很多瑣碎的片斷……

這些也並非沒有回憶的價值，如果有人能以一支靈巧的針線，把這些珍貴零碎的片斷串成一串，專心的規置一下予以開導，也許她就會霍然貫通。

這些年以來，她所夢寐以求的，也就是期望着，能够找到這樣的一個人！

現在她把全份的希望，都寄托在江浪身上。

當她親耳聽到江浪以肯定的態度，答覆了她的詢問時，內心之激動，興奮眞是不可名狀！

「眞的——？」她緊張的站了起來說道：「江先生，你是說……這件事情——你聽人說過？」

「姑娘！」江浪沉着聲，道：「在我沒有回答姑娘妳的問題以前，我希望先要得到姑娘保證，然後我才能直言無諱！」

「江先生的意思是……？」

「請姑娘守口如瓶！」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要走露口風？」

「不錯！」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苓姑娘道：「我不會告訴別人的！」

「這不够！」江浪道：「姑娘必須要答應我，不告訴任何人，包括姑娘你認爲最親密的人在內！」

「你是說老王爺和芬姐？」

「他們也不例外！」

「這個……」她畧微思索了一下，毅然的點了一下頭道：「我可以答應你！」

江浪的眸子注定着她，似乎在觀察洞悉着她的誠意！

「江先生你要怎麼才能相信……我？」苓姑娘一派焦急模樣道：「我可以發誓，或者是書面給你一個保証……如果你認爲需要的話！」

「不必了！」江浪雙手連搖，微微一笑，說道：「只憑姑娘妳這一句話，就够了！」

「你眞的信得過我？」

「我信得過！」他肯定的道：「雖然這是我與姑娘妳第一次交談，但是我却深深相信姑娘的純眞與神聖——妳是我生平所僅見的一個值得推崇和讚賞的姑娘！」

「江先生你言重了！」

她臉色忽然變得很白——一種近乎於蒼白的顏色，內心的激動是可以由她不安的情緒上反應出來的！

面對着她生平用了最大努力想去突破，而仍然未能突破的謎結，或許就要在眼前解開的一剎那，她內心的渴望與激動，自是可想而知！

「江先生……你可以說了……」

「好的！姑娘剛才曾經問過我，關於當年那場兵殺的事，是不是聽人說過！」

「是的，我是這麼問的！」

「我可以告訴姑娘，我不會聽任何人說過！」

苓姑娘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種極度的失望顏色！

江浪冷冷一笑，接下去道：「因爲那是我切身經歷過的事情！」

「你——？」

苓姑娘震的站了起來，她的眼睛睜得極大——任何人在她這般的目神裏，也不能隱私作僞！

她所看見的一張臉，也如同江浪剛才看見她的那張臉是一個樣的認定——那是再正直純眞不過的一張臉。

「江先生……你是說你也……是？」

「在下與姑娘的出身是一樣的，姑娘五歲而孤，在下不過比姑娘妳痴長幾歲，多了六年而已——」

「啊……」

苓姑娘全身戰抖了一下。

江浪苦笑了一下道：「那一年，我是十一歲……十一歲的一個大孩子，已經能清晰的記住很多事情了……姑娘妳信得過我麼？」

苓姑娘的臉色，似乎由一度蒼白之後，又緩緩的回復了血色！

「我……信得過……」她眸子裏，滾出了兩粒晶瑩的淚水——

在茫茫如霧的人生浩瀚大海裏，摸索了將近十五年，第一次看見了燈塔，燈塔裏的光，已使她感到不再恐怖，不再迷惑，不再孤獨了。

她興奮，興奮的想大叫。

她也傷心，傷心的想大哭一場！

衝破了一切的迷離，一剎那間，眼前的這個人——江浪，已經使她感覺到不再陌生了。

「血仇」已經超越了一切，一剎那把他們倆個人的距離拉近了。

透過了這種直覺的意念，她忽然發覺到江浪的那張臉是那麼親切，那麼呼之欲出……

這張臉該不是她已將成爲記憶中化石的一部份吧！

直直的凝視住江浪的臉，她竟然呆住了。

「江先生……」她幾乎要哭了：「你可以說得清楚一點麼？……我太難受……不……我是太高興了！」

江浪慘笑了一下道：「我明白姑娘妳此刻的感受，請妳鎭定一下，因爲我有些很重要的話要告訴妳！」

苓姑娘連連點頭，說道：「江先生你說請！」

「首先我要告訴妳的是——妳我的父母，以後上千族人父老兄弟，他們並不是死在清兵刀鎗下的！」

「呵——那是……？」

「他們是死在一大帮子馬賊，刀客的手裏——」

「馬賊……？」

「不錯，那是一帮子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强盜組織——」

「叫甚麼名字？」苓姑娘緊張的瞧了一下，道：「我是說那帮土匪是不是有個名字？」

「有，叫金沙塢——」（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劍傷雪花娘娘左臂，接着施展玄奧至極的幻影七星劍法，殺死了寒山先生，至是，劍堡堡主崔德禮極欲將白雲飛除去，要白雲飛和呂傑當夜闖關出堡，白雲飛豪邁的應允下來，當晚，白雲飛與呂傑抱着無邊勇氣，向堡外行去，甫至一花圃，便爲把守第一關的花氏二梟攔路，白雲飛素聞花氏二梟惡行，遂毫不留情地將花氏二梟誅於劍下。第一關已破，繼續行去，驀見迎面走來三個殭屍般的人，白雲飛雖不認得當前是誰，但呂傑却已認出他們是殭屍門的人，心中大驚，自掌心中沁出一股冷汗——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掌劈三殭屍　劍誅四凶邪

呂傑沉聲道：「你是厲屍。」

這個滿面刀疤，濃眉獅鼻，闊嘴長舌的怪人似乎全身一顫，沒有料到對方這麼年青居然憑着江湖的經驗，一眼將自己來歷抖露出來，他心中大驚，問道：「不錯，娃兒，你怎麼認得老夫……」

呂傑身子一顫，道：「你們殭屍三怪不是死在九華山麼？」

「嘿！」右邊那個惡屍怪叫了一聲，道：「你怎知道？」

呂傑冷冷地道：「這事早已傳遍武林，只要是在江湖上打過滾的人沒有不知道這件事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哼！」惡屍頭上光禿禿的沒有一根髮絲，他那雙怪目一翻，嘴唇徐徐翕動，沙啞的哼了一聲道：「我不信這件事除了有限幾個人知道外，江湖上根本沒有幾個人知道，而那些知道的人也都一一被我們追殺而死，所爲的就是殺之滅口，不讓江湖上知道我們是假死……」

呂傑心中大驚，道：「在九華山上你們是假死……」

厲屍得意的大笑道：「當然，唯有這樣才能教人對我們不注意，也唯有這樣才可追殺那些要殺我們的人，使他們對我們沒有絲毫防備之心！」

呂傑難以相信的道：「這件事眞不容易使人相信，華山上那麼多的武林高手親眼看見你們死去，你們縱然有瞞天過海的手法，一時要想騙過那麼多的高手，恐怕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當中那個陰屍這時向前一跨步，笑道：「你懂個屁，我們殭屍門有一種閉氣過脈的神秘功夫，只要略略一施功夫，就與死人一模一樣，誰也沒有辦法證明我們沒有死，……」

呂傑淡淡的笑道：「這種功夫我倒是沒有聽過！」

陰屍嘿嘿地道：「那只怪你孤陋寡聞見識不够！」

呂傑哈哈大笑道：「閉氣過脈功夫居然能使一個活人扮裝成死人，必然是一種十分神奇的功夫，你這位殭屍門高手能否表演一下這種絕學給在晚瞧瞧，也使我兄弟增長一點見識……」

「嘿嘿！」陰屍冷笑道：「你要是看見了，命也活不長了……」

呂傑冷冷地道：「我兄弟本來就沒有打算活着離開這裏，尤其是在你們殭屍三怪之前，豈能容人活着離去麼？只要閣下施一施那種神秘的功夫，眞如所說的那樣厲害，我兄弟縱是死了，也不含恨九泉，只恨我們有眼不識泰山……」

「嘿嘿，」陰屍嘿嘿兩聲：「我就給你瞧瞧殭屍門的功夫——」

他說着大嘴一咧濃眉一舒，兩隻厚厚的眼皮子往上一翻，嘿！他奶奶的，只剩下的眼珠子在外面，身子徐徐倒在地上，當眞是氣息全無，若非是親眼所見，當眞不會相信這個人還會活過來。可是，這是

事實……。

呂傑眉頭一皺，道：「這種死法恐怕還瞞不過人！」

厲屍冷冷地道：「你檢查吧只要你有辦法讓他清醒過來，我兄弟便算認輸！」

呂傑心中這時念頭直轉，他審視陰屍一眼，果然是與眞死差不多，那種死態與神情幾乎可以瞞過任何人，他蹲下身子，伸手在陰屍身上一摸，只覺入手冰冷，恍如是死了不少的時候，他心中大駭，沒料到這世間尚有這種怪異的手法，竟能扮死如眞，怪不得九華山上那些高手都受殭屍三怪所愚，俱認爲這三大高手已死無疑。

他心念一動，悄悄的伸手點了陰屍的三個穴道，那陰屍此時全身氣血緊閉，血脈暫時冷化，驟受對方指尖一戮，穴脈頓時一陷，縱是這時清醒過來，氣血也不容易在一時半刻恢復過來，非經過相當的時間調息不可。

呂傑站起身來道：「果然是厲害，在下服輸……」

惡屍嘿嘿地大笑道：「兄弟，你可以起來了……」

那裏曉得陰屍的身子在地上動了動，居然沒有辦法起來，他只是雙目瞪得恍如銅鈴一般，嘴裏吐白沫，痛苦的呃了一聲，道：「大哥，他搗鬼……」

厲屍怒吼一聲，喝道：「什麼？他搗鬼……」

他怨恨的瞪了呂傑一眼，狠狠地道：「你居然敢在我兄弟之前賣弄高明，小娃兒，你大概是不想痛痛快快的死，非要我們殭屍門中的獨特手法懲治不可……」

呂傑冷冷地道：「你們不是說這種功夫神奇無敵麼？我爲了證明一下你們所說的，只得畧畧施了點手脚，如果閉氣過脈手法眞如你們所說的那樣厲害，陰屍也不會躺在那裏不動了，相好的，依我看，你們還是少吹牛吧，那種騙人的東西，並不怎樣，……」

「嘿！」

惡屍大吼一聲，道：「邪門！我們殭屍三怪如果栽在這樣一個小子的手裏還有什麼可混的，大哥，我要吃了他……」

厲屍搖搖頭道：「二弟不可亂來，我有話和這小子談談……」

惡屍正在作勢欲撲，聞言之下急急的刹住了身子，他恨恨的瞪着呂傑，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殺機。

厲屍怨毒的哼了一聲道：「小子你是那一門派的弟子？」

呂傑冷冷地道：「這與你好像沒有多大關係吧……」

厲屍沒有想到這個年青人口氣這樣的强硬，好像根本不將自己放在眼裏，他氣得怒笑一聲，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一定是九華山的漏網之魚，那幾個有限的老兒弟子，我厲屍今夜正好在你身上追尋出那幾老兒的下落……」他語聲一轉，問道：「老二，在我們所要追尋的人當中，有那幾個還沒有伏法的……」

惡屍想了想道：「一個呂老頭子，還有一個綠衣娘子……」

呂傑聽得心神大顫，由對方的口氣中可知那個呂老頭子正是自己父親，而那綠衣娘子自己也曾有耳聞，傳說是天山派的唯一女中高手，這些都是當年九華山上聚會的一代高手，也曾給江湖上掀起漫天的風雲。

厲屍哼了一聲，道：「這兩個死東西，自認爲可以躲過我們的追擊，而居然教導起門中之人與我們作對……」他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是他們之中的那一個門人，……」

這個一生沒做過一件好事的殭屍門高手，經驗之豐當眞是超人一等，他從對方的言談之間，很快的就能判斷出對方身份，由此可見此人的厲害了。

呂傑冷冷地道：「你既然這樣會看，還要問我幹什麼？」

惡屍這時再也忍耐不住呂傑那種傲慢的態度，他的脾氣向來是比響起的爆竹還要厲害，聞言之下，雙肩一聳，右手向前一伸，道：「去你媽的狗蛋……」

呂傑身形一動，道：「你媽或許是狗才會生了你……」

他也是個輕易不肯饒人的人，豈會讓惡屍佔了便宜，這一來可把惡屍給氣火了，他右掌斜拍，吼道：「老子不要了你的命，就不算劍堡的能人……」

掌勁强烈而出，氣勁如山的自空罩下，那迸激的掌勁中滿有一股陰冷的寒氣，四週響起拍拍之聲。

呂傑心中一寒，知道這人掌上練有一種毒功，他急忙閃動身形，如電般的掠了起來，避了過去。

「大哥！」冷血劍客白雲飛輕笑一聲，道：「這個小子交給我……」

呂傑自知不是這個惡屍的對手，聞言之下，微微一提氣，倏地落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後……。

他淡淡一笑道：「這次全看你了。」

惡屍一掌沒有擊中對方，心中登時大大的一凜，他嘿嘿一笑，面上立時顯得更加猙獰，張開雙臂，十隻尖利的長指抓向空中，大步的朝白雲飛逼來。

他惱怒的吼道：「你是誰？」

白雲飛冷冷地一哼，道：「你們所等待的人。」

惡屍身子一刹，滿面詭異的道：「你就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不錯，你們殭屍三怪不是奉崔德禮之命來攔截在下麼？在下現在正站在你們的身前，隨時可以動手，……」

惡屍心神一顫問道：「你是白長虹兒子？」

白雲飛斜瞥了這個殭屍三怪的老大一眼，道：「你也認識我爹？」

厲屍臉上劇烈的抽搐了一下，那張恐怖的疤痕面上，起了極不調合的劇烈顫抖，他憤恨的說道：「認識！認識！豈止認識……」

白雲飛不屑的道：「我爹豈會和你們這種人交往，呸！他所有的朋友都是正道有志之士，那裏會認識你們！」

厲屍心中恍如受了什麼重重的一擊似的，痛苦的唷了一聲，目中所射出來的憤怒之火，比那野獸臨死之前掙扎的樣子還要恐怖，這種突然的表情，不但使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大驚，連呂傑都被對方神情所震懾住了。

他嘿嘿地一笑道：「你看見我這張臉麼？」

白雲飛厭惡的道：「一張醜惡的臉，與你的人一樣的醜惡，這個世間不容許醜惡而兇暴的壞人存在世上，你們害人無數也該回到陰間去痛苦！」

厲屍悽厲的一聲大笑，顫道：「你可知道我的臉是怎麼毀的……」

白雲飛冰冷的道：「像你們這種萬惡不赦的兇徒，誰都想將你們除去，你的臉上沒有一絲善良，心境比你的臉還要邪惡，這一定是遇上一個正道之士，故意毀去你的臉，希望你能由此改邪歸正，不要再用你那雙罪惡之手……」

「住口！」厲屍突然一聲大喝，道：「你說夠了沒有？」

白雲飛冷笑道：「對待你這種人根本不需絲毫情面，你如果認爲我說的傷了你的自尊，閣下儘可憑本身功力和我作一公平的了斷……」

厲屍雙手緊緊抓住了自己那張恐怖的臉，痛苦的顫了顫，雙手緩緩滑落，陡地一抬頭，滿臉都有駭人的殺機，狠狠的盯着冷血劍客白雲飛。

他悽厲的大吼一聲，道：「這是你爹的傑作呀……」

「我爹！」白雲飛一愕，道：「你是說我爹毀了你的臉……」

厲屍嘿嘿地一哼，道：「白長虹是個卑鄙的人，他毀了我的臉，讓我永遠不能在人的範圍裏見人，而終日躲在黑暗的世界裏面……」

他猙獰的大笑又道：「這種見不得人的痛苦，沒有人能忍耐的……」

白雲飛冷冷的哂道：「我不准你罵我爹……」

厲屍不屑的道：「你以爲你爹是個大善人麼？他不但心狠手辣，還是個最善於心計的老混蛋，你僅看了我這張臉，就知道他是怎麼樣的對待人……」

冷血劍客白雲飛沒有料到殭屍三怪的老大厲屍竟敢將自己的父親說得一文不值，他雖然不知爹爹如何要毀去厲屍的臉，但深信爹爹這樣做是有原因，斷不會辣手的無緣無故的去毀了人家的一生，不會這樣無情……

他不屑的一笑道：「你必是做什怎壞事撞在我爹手裏，他才會這樣對待你，這只怪你行事不端，自己毀了自己……」

「嘿！」厲屍低嘿一聲，道：「你與你老子一樣的混蛋……」

冷血劍客白雲飛怒叱道：「你說話可得當心點，我可沒我爹那樣的好興緻，毀了你的臉，也許我會將你那一條殘命也毀去……」

「放屁！」厲屍猙獰的笑道：「你老子死了，這個仇，我總算報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嘿嘿，今天就要在你身上找回來……」

白雲飛淡淡地道：「你先說說我爹爲什麼毀去你的臉……」

厲屍一怔，道：「你問這幹什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不願我爹有一個壞的印象在我的腦子裏，所以，我必須將這事情的眞象弄明白，來判斷我爹的是非……」

厲屍哼了一聲，道：「老子不過是吃了兩個人的腦子，你爹就狠心將我臉毀去，我現在告訴你了，你說說看……」

「哈哈，」白雲飛哈哈大笑道：「你生吃人腦，死有餘辜，我爹這樣做並不過份！」

「呸！」厲屍怒吼道：「殺兩個人算什麼？」

他在嘿嘿大笑中，陡地一伸手臂，五隻銳利的爪子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疾快抓了過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哼了一聲道：「你找死！」

嗆然一聲輕響中，射日神劍已隨着來勢而掣了出來，只見寒光大顫，清澈濛濛的劍氣瀰佈而起，在黑夜中劃起一道渾圓的大圈。

厲屍一呆道：「謝承岳的射日神劍居然傳到你的手中……」

白雲飛冷冷地道：「神劍利器本爲除魔斬妖之用，在下爲消除武林中的殺劫，只有用此利器對付你們這羣惡徒……」

「放你媽的屁！」厲屍大吼一聲，身形陡地向前一躍，閃身躍了過來，運起雙手直拍而來……。

劍光突然自空中閃起，接着傳來一聲慘嘶，二隻血淋淋的手臂迎空甩在地上，厲屍猙獰的一聲大吼，突然敞聲大笑道：「好！你爹毀我的臉，你又毀我的雙臂，我活不下去了。」

他狠命的瞪了一眼，突然咬斷自己舌根而死，地上洒滿了一地的血水，身子一顫而死。

惡屍怒喝道：「你敢逼死我大哥！」

白雲飛冷笑道：「這種人死了並不足惜……」

「嘿！」惡屍這時有如發瘋一般，自背上拿出一根長鞭，在空中一抖，顫起數條鞭痕，對着白雲飛擊去。

白雲飛冷哼道：「你大哥還有自殺的勇氣，我不知閣下有沒有這種死的勇氣，如果你也要自盡，我倒免得再動手……」

惡屍大吼道：「休作夢，我惡屍寧願打死也不會向你求饒！」

這個殘暴的怪屍一見自己同類死了，那裏會再顧及到本身的生死，他身手不錯運起手中長鞭，全是攻敵的招式，出手十分迅快。

冷血劍客白雲飛滿面殺機，只覺一股氣血騰躍不止，恍如非逼自己殺死對方不可，他斜馭射日神劍，在對方的鞭影之中一劍揮去。

「呃！」

那快靈的一劍，從那疊起的鞭影中斜切而入，只聽惡屍嘴裏發出一聲慘呃，整個身子分了二截，血與肉混淆成一片腥臭的惡味，洒遍在那幽幽的花叢之間。

呂傑搖搖頭道：「這是第四個死在你的劍下了。」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將這個陰屍的穴道解開……」

呂傑一呆，不解的望了冷血劍客一眼，他蹲下身子在陰屍身上拍了二掌，這個怪屍身子顫了顫，自暈死之中清醒過來。

哇地一聲，那翕動的嘴唇方始張開，他已吐出一口鮮血，噴在自己的胸前，鮮

紅的血在他臉上，顯出一種驚恐，一種臨死之前的掙扎。

當他將日光投落在四週的血漬與屍體上時，他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劇烈的喘了一口氣，顫道：「你們……」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的兄弟都比你先一步了……」

陰屍嘴裏發出荷荷兩聲怪响，顫道：「我也不行了……」

白雲飛斜睨了呂傑一眼，道：「大哥，我們再闖下一關吧……」

兩個人搖搖頭，向着這漫長的黑夜裏行去，這兩關雖然僥倖的闖過去，誰又知道下一關能否闖得過呢？

紅影閃顫的自那高聳的長道下搖出，一連幾盞紅燈並排的掛在一條長長的通道之前，穿過這一條通道就是堡門，只要再打開堡門的一關，劍堡就阻不住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了，可是，所有的力量都幾乎放在這最後兩道關卡上了，所以劍堡的人都相信他倆了不起闖過第三關，在第四關上一定毀在堡主身上，固然這羣人除了堡主崔德禮沒有一個人能够使他們信服。

在那大的紅影下，四個恍如巨神樣高大漢子，身上斜揹長劍，雙目深邃平視，看起來這四個人非常正派，可是在這四個人身上都散發着一種邪氣，邪的使人對這四個人起了一種反感，那是一種下意識的反感……。

劍堡中的弟子沒有一個人使他們心服之外，還有一種畏懼，這個人除了堡主崔德禮還會有誰？因此堡中上下只有崔德禮是這四個人的尅星，也只有他敢和這四個人接近。

四個人如巨神的凝立着，凝立着等待他們所要等待的人，可是半夜都過去了，都沒見對方的影子，他們不覺感到十分的失望，失望沒有一顯身手的機會……。

沉重的步履聲自他們耳際响起，這四個人的精神似乎是一振，像是被野狼驟然發現一隻兔子似的，八道日光同時落向左側，落向左側那條小道上……。

靜寧的小道上，出現了一個修長的人影，這個人長衫飄飄，黑髯輕拂，步履顯得十分沉重，恍如他心中壓着一塊重鉛似的，一步比一步重，一步比一步艱難……

「堡主！」

這四個漢子的神情一鬆，剛才的緊張頓時自臉上消逝而去，他們驟見堡主突然出現，似乎愕了一愕，恭身的叫了一聲，不解的望着這個一堡之主。

崔德禮緩緩的刹住了身子，道：「晏仁！」

「在！堡主！」

自這四個漢子當中斜斜跨出了一個眉心長着一顆黑痣的漢子，他凛然的望着一堡之主，輕聲的道：「堡主，有什麼事情吩咐麼？」

劍堡之主長長的吸了口氣，道：「白雲飛連克兩關，共死了五個人，現在本堡主最後的希望全放在你們四大勇士的身上，我不希望白雲飛能再闖過這一關……」

晏仁嘿嘿笑道：「堡主放心，不要太過慮了，憑我們四大勇士聯手，江湖上有誰是我們的敵手，想當年白長虹那麼厲害都沒有逃出我們之手，我晏仁不信他的兒子會比他爹爹還要强過多少……」

堡主沉吟道：「你們不可以大意，冷血劍客白雲飛能連闖二關，自然有着不可輕視的力量，如果這次再讓他們從四大勇士手中闖過去，我看這個劍堡，也得改名了……」

晏仁除了信服堡主的武功，還相信堡主對事情處理的見解，他見崔德禮說得這樣愼重，問道：「堡主，你難道沒有把握贏過對方……」

劍堡之主長長吸了口氣，道：「這很難說，我也沒有把握……」

旁邊的那個漢子一愕，道：「堡主，我不信……」

劍堡之主一瞪眼，道：「魏孤人，你認爲堡主一定是天下無敵麼，堡主的劍術雖然是天下無敵，却並不是說絕對沒有敵人，你們該曉得點蒼派的射日神劍，足以和堡主相抗衡……」

他淡淡的一笑又道：「不過你們不要怕，劍堡不會丟人的……」

晏仁，魏孤人，夢遊神，海山人，合稱爲四大勇士，當年崔德禮化盡心血克服他們之外，曾和這四大勇士激鬥兩天兩夜後方分出勝負，所以這四個人的功力深淺，那是非常的清楚，論個人功夫是以晏仁最强，海山人最差，可是要白雲飛力戰四人，可說決不是對手。

夢遊神結結巴巴的道：「堡主，你話裏好像白雲飛比他老子還厲害，我們四大勇士如果栽了，想怕你堡主面上也不好看，你總得給我們兄弟想個法子，一下子就將小子殺了，也免得引起後患，這對堡主和我們都有好處……」

「嗯！」劍堡之主輕輕嗯了一聲，道：「我是該給你們想個法子……」

他面上現出一片凝重之色，使四大勇士心中一凛，頓時覺得對手太强，不是那麼容易對付，他們同時焦急的望着劍堡之主，希望他能有所啓示。

劍堡之主自懷中緩緩拿出一個翠玉小瓶，倒出四粒紅紅的小藥丸子，輕輕的托在掌心之中不語。

海山人詫異的問道：「堡主，這是甚麼？」

劍堡之主莊重的道：「這是增進體力的西藏情牛大力丸，一個人如果服進一粒，體力會增强原有的二倍，是藏人神秘奇藥，本堡主爲了使你們四人這次連手殺了白雲飛，使你們體力增加，比原來的威力要增加幾倍，這樣白雲飛就想抵抗，都沒有這力量……」

魏孤人和海山人聞言之下大喜，急忙拿了一顆吞進腹中，晏仁和夢遊神互望了一眼也各自服了一顆。

劍堡之主輕輕笑了笑道：「他們快來了，我得去準備一下了……」

他這時神情已沒有來時那樣憂悒，好像解決了一件大事一樣，輕鬆的移動着步子，循着來時的小道行去。

在那密濃的花林裏，一個憔悴的婦人靜悄悄的凝立在花樹裏面，她望着劍堡之主行來，緩緩上前去，道：「你給他們服了消神散力丸麼？」

劍堡之主嗯了一聲道：「妳可以放心了，爲了妳，我不惜犧牲這麼多人，也許

改變了我，可是，妳沒有辦法能改變白雲飛……」

這婦人眸中淚水一湧，道：「夫君，你這樣對待雲飛，我是很感激的，將來我會告訴他你對他的愛護，若他眞的還找你報仇，我會不依他的……」

劍堡之主冷冷地道：「我不怕他找我，夫人，我們回去吧！」

這婦人搖搖頭道：「你還沒有答應我在最後一關放了他……」

劍堡之主濃眉一鎖的道：「我連四大勇士都犧牲了，最後還留難他幹甚麼！」

他耳中已隱隱聽見一陣輕靈的脚聲飄來，不覺抬頭向右側望去，只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雙雙行來。

這婦人突然說道：「我要看我兒子闖這一關……」

劍堡之主搖搖頭，笑道：「妳也太喜歡他了……」

黑夜之中，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雙雙並肩而至，他們遙遠已看見那紅紅燈影，在燈影下的四大勇士自然也落在他們的眼中。

呂傑雙眉一鎖道：「今夜怎麼遇見的人都是江湖上的著名凶人……」

白雲飛一怔道：「你又認識……」

呂傑深深的吸了口氣，簡直是太熟悉了，在十年前曾於三天之中連殺十六名正道之士的四大凶人就是這四個人，當時驚動了各派，紛紛派出高手追尋這四個人，可是這四個人不但功力高强，機智也超人一等，幾次交手都殺人而後逃逸，沒有一次受傷……」

白雲飛怔怔的道：「你怎麼知道這麼清楚……」

呂傑淡淡地道：「我那時年幼，跟着爹爹也參加那次行動，這四個人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記得特別清楚……」

他面上顯出一絲駭懼之色，道：「我們沒有辦法和這四個人動手，依我之見還是走另一條路……」

白雲飛訝異的道：「你的意思是要逃走！」

呂傑莊重的道：「一個人生活的方式很多，又何必去計較那些古板的字眼呢？我們明明知道不是對手，何苦去送死，你還是聽我的話，……」

白雲飛搖搖頭道：「我這一輩子還沒不戰而退……」

呂傑急得嘆了口氣道：「這不是鬥勇鬥氣的時候，我可以再告訴你一件事，也許你會同意我的作法，貴派劍神謝承岳的功力如何？」

白雲飛肅然的道：「那是本派劍道之神……」

呂傑凝重的道：「這不結了麼？謝承岳在劍道上的成就，可說是近年武林上沒有一個出其之右，可是當他和這四大高手動手的時候，拚了受傷才贏得他們四招，你想想，這四大凶人若不是有着眞才實學，怎能抗抵劍神的連環攻擊……」

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一凜，登時覺得沉重無比，並不是他感到畏懼和駭怕，而是他身懷射日劍法，如果不能擊敗四大凶人，點蒼派的英名將隨着自己而栽了。

他凝神的朝這四個身軀高大的漢子望了一眼，只見他們日光如電，冷煞的望着他，在對方那種高傲與得意的神情中，似乎沒有將他們放在眼裏。

他摸了摸射日神劍，堅決的道：「大哥，我們過去！」

呂傑畏懼的道：「你眞要拿鷄蛋和石頭去碰……」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們難道在人家眼底下溜走，這種丟人的事比殺了我還要難過，大哥，你要走一個人走吧，我冷血劍客却不能這樣做！」

在那薄薄的嘴角弧綫上顯現出一條堅毅而冷澀的笑意，他雙目一寒，射出一股凜然的神光，湛然的望着這四大高手，然後緩緩的移動身子向前行去。

那是一種大無畏的精神，也是一種凜然赴死的雄霸天下的神氣，在這個青年人的身上，所發散出來的堅毅與無懼，幾乎淹蓋在每個人的勇氣之上。

呂傑心中一陣激動，有種自慚形穢的感覺，他長長的吸了口氣，先前的洩氣這時一掃而空，無比的勇氣隨着白雲飛的無懼之心而來，他緊緊跟着過去。

「嘿！」

晏仁低嘿一聲道：「那一個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白雲飛滿面殺機的笑道：「你是誰？在下白雲飛這裏有禮了。」

晏仁陡地一愣，似乎沒有料到聞名江湖的後起之秀——冷血劍客白雲飛會是這樣年青，他頗覺意外的哦了一聲，腦海中極快的忖道：「堡主竟將此人說得那樣厲害，原來只不過是個娃兒，眞沒想到這樣一個年青人會掀起江湖上的巨浪……。」

忖念在他腦海之中一閃而逝，道：「你眞是白長虹之子麼？」

白雲飛怒叱道：「難道我還會去冒充別人的兒子……」

晏仁嘿嘿一笑道：「你眞了不起呀，連殭屍三怪都死在你的手中，怪不得堡主那樣看重你呢，可惜你這樣的身手會死在你那姓字之上……」

白雲飛怔怔的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晏仁哼哼的道：「因爲你姓白，姓白的沒有一個好人……。」

白雲飛怒叱道：「閣下眞是臭嘴裏吐出的口水也是臭的，怪不得這空氣這樣難聞呢，原來是你在亂放狗屁……」

夢遊神嘿嘿一笑道：「小子，你這樣說話對我大哥太沒有禮貌了……」

白雲飛冷冷地道：「閣下說話也並不高明，對我又何嘗禮貌……」

夢遊神自出江湖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人敢這樣對他說話，他一見白雲飛恍如不將他瞧在眼裏，登時氣得大笑一聲，厲叫道：「小子，你若不吃點苦頭，也不知道我的厲害……」

他隨手一抖長劍，在空中顫起一道光弧，輕輕一揮，便有一股浪風隨手抖了出來，那凌厲的劍勁帶起一蓬精芒，閃顫如水。

呂傑這時一動身子，道：「閣下的神技，在下正想見識見識！」

夢遊神正待揮劍進擊，突然看見呂傑持劍奔了過來，不禁怔了怔，道：「小子

，你不怕死！」

呂傑這時勇氣倍增，只覺有一股無名的血氣直湧而上，他朗朗的一聲大笑，手中長劍迅快的切了出去。

「嘿！」夢遊神冷嘿一聲道：「你也不錯麼！」

他似乎被呂傑那神秘的一劍吸引住了，不禁對這初次見到的一招大感興趣，他一擺長劍斜斜挑轉，攻的部位居然十分神妙。

呂傑心頭一凜，只覺對方這神奇的一劍是自己生平所僅見一招絕技，他忙亂的急忙一錯身形，斜飄而起。

可是呂傑的身子不管是多快，對方那枝神來之劍招，跟隨在他的身後，使他心神大顫，忖道：「這是什麼怪招！」

他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只得回手一劍擊出，這一劍是他平生精力所聚，攻得恰到好處。

「噹！」數縷火星顫激而出，一道白光隨着雙劍交擊之聲而射了出去，在空中一閃，劃成一個弧綫而墜落在地上。

呂傑神情大變，顫道：「我……。」

對方那枝銳利的長劍已斜斜的指在他的咽喉之處，逼得他這時連動一動的餘地都沒有，恐懼的望着夢遊神。

夢遊神嘿嘿一笑道：「小子，這一劍的味道如何？」

呂傑眞是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堂堂一代劍手，在人家手裏連三招都沒用上，便將長劍丟了，他自覺面上十分難看，恨得大叫道：「你殺死我呀！」

夢遊神嘿嘿笑道：「這是早晚的問題，你急什麼？」

連冷血劍客白雲飛都驚愕了，像是沒有想到對方的身手這樣的高絕，以呂傑的劍技在對方手中沒超出三招，便失手落劍，這個變化太快了，白雲飛心中一顫，立時感覺面對這樣高强的高手，對自己的威脅實在太大了。

他凝重的移動着身子，沉聲道：「把你的劍拿下來！」

夢遊神嘿地一聲道：「你憑什麼支使我，嗯，小子，你瞪起眼睛看看老子是誰，會不會是你想像中的那樣膿包的……」

冷血劍客白雲飛淡淡地道：「我不覺得你在劍上有着高明的心得，這只能算是劍道中的小乘，距離更深一層，你還差得太遠……」

「嗆！」突然嗆地一聲，一道耀眼的白光陡地閃起，夢遊神只覺雙目一花，手中的長劍已被對方擊了開去。

呂傑乘勢回身一躍，自對方的劍刃中逃了回來。

白雲飛含笑的道：「大哥，你沒受傷吧！」

他像沒有事一般，長劍出鞘與歸鞘。是一瞬間的事情，這一手高深的劍技顯露，不但震住了夢遊神，連呂傑深知內情的人都不禁大爲拜服，自嘆弗如。

夢遊神訝異的道：「小子，你的手法倒蠻快的……」

他這時再也不敢輕視對方的年青，凝重的一挺長劍，長長的吸了口氣，向白雲飛逼了過去。

晏仁正色的道：「夢遊神回來，我們今天可遇上行家了。」他緩緩拔出長劍在空中圈起一個大弧，然後緩緩平放胸前。

這正是他佈置劍陣的信號，魏孤人，海山人及夢遊神同時一晃身形，各站住了一個方位，將冷血劍客白雲飛困在中間。

呂傑看得心中大顫，道：「弟弟，我來助你……」

他急忙奔過去將那枝失落的長劍拾起，凝重的向四大凶人劍陣行去，冷血劍客白雲飛看得心中一寒，道：「大哥，不要過來。」

呂傑搖搖頭道：「不，我不能要你一個人去冒險……」

白雲飛黯然的說道：「大哥，我不是在看不起你，對手實在是太强了，你要是加進來，非但帮不了忙，還要我分神去照顧你，……」

「這……」呂傑心中大痛，長嘆一聲道：「也許你說得對……」

他深知自己的劍道和冷血劍客白雲飛相差的太遠，自己就是參加也未必能有所補益，只得按住心裏的難過默默的退了回去。

他顫聲的道：「弟弟，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白雲飛心神劇烈的一顫道：「這是爲什麼？大哥，你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萬一我不幸死了，你該設法逃走，然後苦練武功替我報仇……」

晏仁嘿嘿一笑道：「你死了，你也逃不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雙眉一舒，自那豐朗的玉面上剎時佈上一層駭人的煞氣，在那嘴角上隨着泛起一絲笑意。

他冷冷地道：「你認爲在下一定會死麼？」

晏仁大笑道：「這還有什麼值得懷疑，我們四大勇士聯手之下，天下能抵擋的也只不過一二人，而你……」

白雲飛冷冷地道：「也許在下就是那其中的一人……」

「嘿！」晏仁不屑的嘿了一聲，道：「你要是能活着逃出我們的劍陣，我們兄弟便統統自盡在你的面前，決不需要你動手……」

他太自負了，自負的不將世間任何人放在眼裏，可是在他們兄弟心裏，却不覺得這是大話，因爲對手年紀太輕，縱有無敵的劍術也擋不了他們的聯手攻擊。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話不要說的太滿，當心閃了舌頭……」

海山人大笑道：「動手吧，這小子居然比我們還要高傲……」

冷血劍客白雲飛凝重的在這四大高手臉上瞬快的一掃，他知道猛烈的戰鬥馬上就要開始了。

手緩緩的落在射日神劍的劍柄上，他長吸一口氣，將那柄名傳天下的射日神劍拔了出來，一蓬顫閃的劍芒在夜中飛起，青濛濛的劍氣如霧樣的瀰空展出。

「嘿！」晏仁神情畧變，道：「想不到謝承岳連他的第二生命都交給你了！當年我們兄弟曾敗在這柄神劍之下，我們兄弟總想有一天將這個恥辱洗刷回來，如今是讓我們等待着了……」

白雲飛一抖長劍道：「你永遠沒有這

個機會，閣下不要作夢了……」

晏仁嘿嘿笑道：「你錯了，這個機會已來臨了，白雲飛，我們兄弟不但將你擊敗，還要將這柄劍留下，再設法將它毀了使你點蒼派之寶，從今自江湖消逝……」

白雲飛冷笑道：「動手吧！我們手下會有個明白的交待。」

魏孤人眉頭一揚，道：「不錯，手下論英雄，方能知道誰是强者……」

晏仁這時也不願意再等待了，他是這四個人的領導者，深居中間，指揮劍陣的攻擊聯繫，當下長吸一口氣，手中長劍在空中擺了一擺。

他沉聲的道：「劍歸大海。」

四個人影同時一晃，爍亮的劍光隨着展開，一股股劍氣有如河海中激起的濤浪，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罩了過來。

劍影千條，雷聲大動。

冷血劍客白雲飛只覺得自四面八方湧來無數的劍影，及一股無形的壓力沒有踪跡的壓在自己心頭，他心神大顫腦海之中意念飛閃，在這生與死的抉擇之中，他風快的一揮長劍，施出一招「劍射烈日」劈了出去。

「叮叮叮叮」在一連串叮叮之聲中，他這一劍總算將那四柄威力無窮的長劍擋了回去，可是他自己卻蹬蹬的一連退了五六步方始穩住身子，而胸間的起伏，喘息如雷，額上並現顯出顆顆豆大的汗珠，可見對方那一招是何等的厲害。

海山人大笑道：「小子，你能逃過第一招卻躲不過第二招。」

冷血劍客白雲飛知道淩厲的攻勢馬上就要展開，他這時意念一動，深吸口氣，腦海中疾快的忖道：「我何不搶先出手，使他們的攻勢不能發動……」

這時他主要的是爭取主動，根本顧不得自己的體力的不繼，突然大吼一聲，身形如電的閃了過來，手中長劍倏地斜洒而出，向對方這四大高手每人攻出一劍。

夢遊神顫聲叫喊道：「這是『神劍射日』。」

這一招是射日劍法之中的精髓，當年謝承岳力鬥這四大高手時，曾用此招逼得他們伏首稱臣，所以他們一見此招出現，登時大寒，俱小心的揮劍而出。

「叮！」地好幾聲脆響中，這四大高手的長劍突然脫手飛散於空中，驚得這四個人呆呆的怔怔立在地上。

非但是這四個人一呆，連白雲飛都覺一愣，他猜不出這四個人內力爲何會突然消逝，連個普通高手都不如。

射日神劍在他們身上俱劃破一道口子，鮮血從這四個人身上流出來，魏孤人首先跳起來，大吼道：「我的力道怎會突然消逝了。」

晏仁面上猙獰的一笑道：「兄弟，我們中了堡主的計了。」

「什麼？」其餘的人同時大顫，六道目光恍如火炬一樣的望着晏仁，那意思是想得到一個答案。

晏仁痛苦的道：「堡主給我們服的是散功消力丸，故意要放過白雲飛，而將我們殺在這裏，現在我總算明白堡主的用心了。」

海山人顫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害我們……」

晏仁嘆了口氣道：「這只怪我們自己，這只怪我們自己……兄弟，現在我們只有選擇最後一條路了，我先走一步了！」

白雲飛一呆，道：「你們失敗並不爲恥，爲何……」

晏仁怒道：「你還敢嘲笑我。」他抬起右掌在自己天靈蓋處拍去，血影一現，腦汁四濺，他的身子方倒，其他三人同時叫了一聲大哥，俱自盡而死。

呂傑搖頭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白雲飛黯然的道：「只有堡主一個人知道……」

他不解的望了望黑幽的長空，幾點寒星又自雲端裏閃出，沐浴着夜風，他沉思在無涯的心事裏。

幽馥的花香隨着飄起的清風漾起，那擺動的花葉在夜裏搖曳，輕碎的響聲像一闋催眠曲是那麼的迷人……

悄悄凝立在花樹下的婦人望着那停止的一幕，長長的鬆了口氣，她輕輕拂理了一下額前飄亂的髮絲，輕聲的道：「德禮，你對我太好了！」

劍堡之主搖搖頭道：「夫人，我不是對白雲飛寬大，而是不願意失去妳！說句實在話，我眞恨不得殺了白雲飛的……」

「不！」這婦人顫聲的道：「你不能這樣做，白長虹已經死在你的手裏了，你不能連他這唯一的骨肉都不留下，德禮，你聽我的……」

「嘿！」劍堡之主嘿嘿一笑道：「我聽妳的聽得太多了，如果不是妳出來求情，我會讓姓白的那小子走到這裏麼？唉！這都是爲了妳！」

「我知道，我知道。」這婦人眸中淚水一湧，道：「你對我們自家好，我會感激的，尤其今夜你放掉雲飛的生命，我相信白長虹有知，他也會對你……」

「得了，得了。」劍堡之主搖搖手，道：「我不要再聽妳的因果輪廻之說，現在你可以回去了，傳出江湖人家不笑劍堡無能才怪……」

這婦人輕輕一拭淚珠，頷首道：「我回房了，你不要告訴他我來過了。」

劍堡之主淡淡一笑道：「回去吧！我對妳也眞沒有辦法！」

這婦人頻頻的回頭，望着這個滿面詭譎的老江湖，她曉得白雲飛的生死將決定在劍堡堡主，因此她担心他變卦，她的眸光是企盼的。

劍堡堡主回過身去，目光瞥向大道人的屍上，臉上沒有表情，僅是漾起一絲得意笑意，恍如非常滿意自己的得意傑作。

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的身子緩緩的向前移動着，他倆一時俱無言的沉默着，他倆並不知道劍堡之主崔德禮尙跟在他們的身後，否則……

「嘿嘿！」劍堡之主崔德禮望着兩人背影發出一聲輕笑道：「二位大喜呀！」

白雲飛和呂傑同時回過身來，四道凜然的目光同時落在這個老狐狸的身上，在他們眼神裏有着一絲戒意，俱冷冷的瞪着他。劍堡之主崔德禮嘿嘿一笑道：「白雲飛，恭喜你呀！……」

白雲飛一怔，道：「喜從何來？」

劍堡之主正容的道：「這三關闖下來

，你一共是毀了九個萬惡不赦的凶徒，在你來說是件好事，在我來說是損失……」

白雲飛沒好氣的道：「這些人死了並不足惜……」

劍堡之主冷冷地道：「你知道這些人是些什麼人麼？」

冷血劍客白雲飛見他說話的神情非常的不對，不覺得噐噐一怔，腦海中意念一閃而逝，道：「花氏二叟，殭屍三怪，四大凶人，這些人那一個不是江湖上的敗類，像這種敗類多死幾個並不算多！」

崔德禮冷笑道：「你怎知道他們是可殺之徒，可曾知道他們都是殺你父親的幫凶……」

「什麼？」白雲飛心中劇烈的一顫，道：「你說他們都會攻擊過我父……。」

劍堡之主冷冷地道：「一點也不錯，我這樣安排對你來說是件可喜的事，因爲在青城頂所參加的人主要還是這幾個！」

白雲飛心中熱血沸騰，道：「你爲什麼會幫助我報仇？」

劍堡之主冷笑道：「我並不是在幫助你，而是在幫助自己！」

白雲飛又是一怔，說道：「你這話怎麼講？」

他對劍堡之主崔德禮今天所講的話簡直有種莫測高深的感覺，不管白雲飛是如何的聰明絕倫，也想不出所以然來。

劍堡之主漠然的道：「這些人都是要背叛我的，我本來就有意思將他們除去，正好你來了，所以安排了這個計策……」

白雲飛聞言大怒，道：「原來你是假我的手，除去你心腹的大患，好呀！崔德禮，你的手段，果然高人一等，我認識你了！」

劍堡之主崔德禮冷冷的道：「我並沒叫你感激我，要不是我這樣安排，你有什麼辦法能將這些殺你父的人一舉毀了，我這樣只是對大家好！」

「嘿！」白雲飛不屑的嘿了一聲，豐朗如神的玉面上，陡地湧上一股駭人的殺機，寒冷如刃的目光恍如有一團火在燃燒，他氣得全身大顫，身子倏地向前跨了一步。

他恨恨的道：「我要用正當的方法報仇，並不要你這麼好心！」

劍堡之主崔德禮毫無所懼的道：「你如果沒有我的幫助，我相信你一輩子也找不到這些人，白雲飛，本堡主並不是在怕你，而是看在你母親的面上……」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叱道：「你眞會做人情！」

劍堡之主哼了一聲，道：「你現在先不要高興，還有我這一關沒有通過呢，你要想活着離開這裏，還是留點精神等會兒用……」

白雲飛冷漠的道：「現在我們就可以動手了！」

劍堡之主身子向前行去，道：「走吧，堡門還在開着呢……」

他大步而行，肩頭絲毫不晃，呂傑與白雲飛健步跟上，心中復開始沉重起來。

在那古舊的堡門之前，有二排紅衣漢子分別列在兩旁，他們手中拿着松油火炬，熊熊的火燄將這裏照得通明，像白晝一樣。

劍堡之主突然脫下了身上的藍色長衫，笑道：「現在是你的最後一關了。」

白雲飛凝重的道：「堡主，我有個要求。」

劍堡之主濃眉一舒道：「念在你母親份上，我似乎不該拒絕你。」

「哼！」冷血劍客白雲飛挺直的鼻子，傳出一聲重重的冷哼，臉上漾起一絲不高興的神情。

他像是極不願再說出那個要求，以抗拒劍堡之主對他的羞辱，可是當他目光看及呂傑的身上時，他已決心忍耐自己所得到的羞辱。

他痛苦的暗嘆了一聲，道：「假如我死在你手上，希望你不要再爲難我的大哥呂傑，他與我們之間沒有絲毫關係……」

呂傑一呆，道：「雲飛弟，你這是什麼意思？」

白雲飛苦笑道：「大哥，你有雙親在上！尙要你去孝順他們兩個老人家，而我只是孤零一人，死了並不足惜，如果我要你陪着我死，那也太說不過去了……。」

呂傑目中淚水一湧，幾乎感動的要掉下英雄淚來，他突然放聲長笑，臉上的肌肉不停的抽搐，道：「弟弟，你錯了，我雙親都很好，並不要我去照顧他們，我們生死與共，誰也不能獨自逃命！」

呂傑顫了顫又道：「我更不容許你因爲換取我個人的生命，而去企求別人對你的同情，那樣對你不但是一種侮辱，對我又何嘗不是一種羞辱……」

白雲飛焦急道：「你難道不答應！」

呂傑一拍胸莊重的道：「我不會獨自逃生，弟弟，你不要再說了……」

當他的手觸及自己的胸前時，突然摸到呂夫人在他們臨行之時所交給他們的那一枝銀色小劍，他的心神一顫，耳際又迴盪起呂夫人的叮嚀話聲，道：「這是劍堡的信符，你拿着也許會有用處……」

他急忙自懷中那七寸銀色小劍拿出來，道：「堡主，你認識這個東西麼？」

劍堡之主崔德禮一見這枝金色小劍，心裏劇烈的一顫，他的身子斜斜一躍，奔了過來，問道：「這是誰給你的？」

呂傑冷冷地道：「我母親……」

劍堡堡主肅然的道：「令堂是否姓殷，嫁給呂布英……」

呂傑沒有料到這個老狐狸對自己家世這般清楚，連自己父親的名字都知道，他詫異的道：「你都知道……」

劍堡堡主道：「將這枝劍給我。」

呂傑冷冷地道：「辦不到，這是家母所交……」

劍堡堡主冷煞的道：「劍堡自傳位以來共有五枝恩情劍流落在外，現在本堡主已找回三枝，還有兩枝沒有回來，這種劍是本堡的至高神令，你有什麼要求不妨說出來……」

呂傑冷冷地道：「這枝劍對你那麼重要麼？」

劍堡堡主哼了一聲道：「我欠你們家的恩情，現在你可以拿這枝劍，和我換取任何一件要求，算是我對你母親的一點報答……」

呂傑看了白雲飛一眼道：「我只要你取消這最後一將……」（未完）

俠情掌篇小說

神龍·文　盧令·圖

俠傘

四川綦江縣，是川黔交通的要衝，縣西五十里的廣興縣，它雖然是一個小市鎮，因上通綦江，下達江津，來往客商絡繹不絕，故此鎮上旅店飯店林立。

每日早午晚的時候，生意相當興旺，騎馬坐轎的富商巨賈，或肩担背負的行商小販，各行各類，都趕來鎮上投店。

鎮上有一間四海居飯店，生意特別發達，因它的規模較其他旅店飯店組織宏大，地方寬敞，分樓上地下兩層，包括旅館飯店兩個部門，又因位置在市鎮中心，南通北達，過往行人都喜歡來此關照。

一日午牌時刻，正是食客滿堂之際，來了一個彪形大漢，年在四十上下，生得兇神惡煞，頭戴一頂荷葉草帽，身穿全黑色的緊窄衫褲，斜掛口厚背扑刀，令人一望而知不是一個善類。

大漢一直走到樓上，坐在靠近街窗的席位上，叫了兩斤瀘州出產最馳名的大麯酒，四盤名貴炒菜。

他左手端杯，右手提壺，狼吞虎嚥，大吃大喝，不到一刻時間，已經吃得酒菜清光，還是大叫添酒，高呼加菜，聲音暴燥非常，兩眼不斷從街窗瞭望，或向其他席位橫掃。

此時街上又來了兩乘大轎，後跟四個武士裝束的從人，兩個丫環，來到四海居門前停下，轎裏走出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婦人。

這個中年婦人的衣服華麗，貌樣姣好，繼而又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美麗姑娘，渾身珠寶玉器，好似官家小姐模樣。

這時，早有店小二上前迎接，迎到樓上一個特別席位坐下，送上菜譜。

她們點了七八樣名貴時菜，另外開了一桌下飯，也有魚肉之類的葷菜。

店小二正在殷勤招待之際，忽聽那個大漢在高聲地叫道：「堂倌，過來！」

店小二慌忙走過去躬着身地問道：「請問客官，有何吩咐？」

那大漢說道：「喂！小二哥，你卽刻過去，叫那個女娃兒過來陪我飲幾杯酒，我曹大爺重重打賞給你。」

店小二答道：「曹大爺，這個……這個……我不敢去叫。」

大漢高聲喝道：「沒用的飯桶，還不給我滾下去！」

喝罷，飛步跑到那小姑娘的席前，伸手向她的臉上一摸，嘴裏在叫着道：「小姑娘，你眞美麗！過來陪我飲……」

大漢的話尚未說完，四個武士已經竄到他的身前，高聲喝道：「那來的强徒？膽敢如此放肆，看打！」

話聲方完，四個大漢已經掄拳就打。

大漢回手一招「分花拂柳」，登時有兩個武士被摔出丈餘，跌得頭破血流，雪雪呼痛，把那小姑娘嚇得花容慘白！尖叫一聲撲到中年婦人的懷裏去了。

其餘兩個武士見大漢的武功如此了得，慌忙拔出佩刀，掄刀撲上，一個使出一招「泰山壓頂」，一刀向大漢當頭劈到。

只見大漢輕身一閃避過，一招「分手撩雲」，把武士大刀撩脫飛出手去，隨卽踢出一脚「平步青雲」，正踢中那武士的胸膛，滾出丈餘。

其餘一個武士縱到他的身後，一招「魯班劈木」，向大漢頭部劈到。

大漢聽得背後風聲，使個「燕子翻身」，探手過來想奪武士的大刀。

武士見他身手矯捷，卽忙抽招換式，使出「縱步刮虎」，「探馬撩陰」，「進步栽膝」，連環進招，只見刀光滾滾的，分向他腹部，陰部，膝眼等要害之處，捲殺過來了。

那大漢則好似若無其事似的，並不使用武器，只要空手入白刃，在刀光滾滾中，身隨掌走，一雙蒲扇似的鐵掌，不斷使出「夜叉探海」，「游龍探穴」，反迫得那武士手忙脚亂，連連倒退，險象橫生。

四海居樓上胆小的食客們早已紛紛逃走，還有一部分胆大的退過一旁看熱鬧。

那中年婦人摟着小姑娘和兩個丫環，躲到樓角處的人叢後面，嚇得手軟脚軟，顫顫發抖，半步也不能行動。

其餘三個受傷武士慢慢爬將起來，重振精神，又圍攻上去。

那大漢愈戰愈勇，不斷踢出武松脚，連環脚，拳脚並施。

只聽得一陣嘩啦啦的響聲，把樓上的杯盤碗盞，桌椅板凳登時打得粉碎。

堂倌及職員們早已嚇得躲在櫃台下面，顫顫抖抖，頭都不敢抬起來看一下。

四個武士被打得頭破血流，躺在樓板上連聲慘叫。

那大漢見四個武士都已經被自己打倒在地，也便非常得意，高聲地喝道：「你這幾個飯桶，這樣膿包武藝也要替人的保鏢，公然還想做護花使者。若不給你們一個教訓，你們也不知道我這個『川江龍』曹中池的厲害。」

言罷，一陣哈哈大笑，聲如鴟鴞，令人聽了覺得胆慄心寒。

他又回頭向食客虎吼一聲道：「你們這些東西，通通給我滾開！等我來捉拿這個女娃兒。」

吼罷竄前，將那個小姑娘捉在手裏，嚇得他連聲叫喊「救命呀！救命呀。」

那大漢却毫不動容，將她挾在脇下，踏開大步，就想下樓。

此時只有樓梯口的席位上，還坐着一位三十上下的青年人，頭戴一個紅頂瓜皮碗耳帽，背上吊着一根烏黑辮子，身穿一件長布大衫，上套一件墨青色短馬褂，脚登一雙粉底布鞋，看樣子，好似是一位鄉下私塾教書先生的模樣兒。

她一人獨坐在那裏，面前擺着兩碟時菜，半斤瀘州愛人堂的香花酒，慢慢地淺斟低飲。

川江龍和武士們打得翻天覆地的時候，他連眼角都沒有斜視他們一下，好像是根本就不關自己的事似的，一副淡然置之的表情。

迄到川江龍將那小姑娘挾着快將下樓的時候，他才慢慢站起身來，拿起他的雨傘，走到川江龍面前，向他拱手一揖道：「曹英雄，在下不揣冒昧，想代這位小姑娘乞個人情，求曹英雄放了她吧。」

川江龍向他怒視一眼答道：「喂！書獃子，請你少管閒事吧，看你是一個讀書人，否則我曹大爺一拳打你到鬼門關去報到了。」

那青年人很禮貌地答道：「是的，曹大英雄，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在下不是好管閒事，並不敢想出風頭，常言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見這小姑娘被你嚇成這個樣子，我的心裏有點不忍，你快點放了她吧。」

這個小姑娘原來姓賀，名玉蓮，江津口鎮人氏，她的父親賀尚臣在清廷做四品官，家頗富有，樓房田產很多，只因人口單薄，故此未曾帶得家眷進京去，而是留在家鄉裏管理產業。

此日，賀夫人帶着她的愛女玉蓮，乘轎去綦江她的娘家，爲她母親賀壽。

當母女二人路過廣興塲，正是午飯的時候，故此停轎在此午飯，不料竟遇上這個川江龍。

這個川江龍原是合江人氏，仗着武藝高强，專在長江一帶搶刼，爲所欲爲，故江湖人給他取個綽號，叫做川江龍。

此日，川江龍恰好路過四海居門前，聞得酒香菜香，使他酒癮大發，跑上樓去，便大吃大喝起來，以致喝得薰薰大醉。

恰巧賀氏母女也來樓上午飯，川江龍看見賀玉蓮生得天姿國色，周身戴滿珠寶玉器，使他淫心大動，藉故生端，以致打門起來。

四個武士的武藝平常，那能是他的敵手，不到三二十個回合，被他通通打敗。

店家們早已嚇得顫抖不已，食客們都怕惹禍上身，那敢過問，胆小的早已逃之大吉。

這位好似書呆子模樣的客人，他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毫不思索地走過去替那賀小姐說情，要他快點放掉她。

川江龍那裏肯依。

川江龍見這書呆子過來說話，早就怒火上升，因見他弱不禁風，故此給他一句警告，叫他不要多管閒事了。

誰知這書呆子還在嚕嚕囌囌地說下去，川江龍倏地大吼一聲：「書呆子！還不滾開，老子一拳打你上西天去了！」

不料這書呆子却毫不畏懼地答道：「喂，川江龍，打死了人，要填命的，難道你不怕王法嗎？」

川江龍大怒，虎吼一聲道：「豈有此理，你這書呆子眞想死了！公然同老子講起王法來了，看打！」

吼罷，出手一招「翻雷滾天」劈面一拳向書呆子打到，書呆子輕身一閃而過。

川江龍就地回身一脚「旋風腿」，書呆子雙脚一點，又縱身一跳避了過去。

川江龍竄前兩步，一招「將軍勒馬」，一拳又向他面部打到，書呆子手斜縱出數步，向着他一陣哈哈大笑道：「喂，川江龍，三招已過，你應該放人了吧？」

川江龍三招落空，已經怒不可遏，見書呆子反在一旁譏笑，更是氣極！「撲通」一聲將賀玉蓮擲過一旁，「刷！」的一聲拔出大刀，高聲喝道：「書呆子，今天非宰掉你不可！」喝罷，便掄刀撲上去。

書呆子也不示弱，清聲答道：「喂，川江龍，你敢在老爺面前逞能嗎？馬上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川江龍也不答話，出手一招「掛印劈山」大刀向書呆子頭部劈到。書呆子一招「霸王舉鼎」，將傘橫舉向上平推，刀傘相碰，發出「錚！」的鏗鏘聲。

原來，書呆子使的是一把精鋼製成的鐵傘，川江龍明瞭了他的是特種兵器，卽忙撤招，輕身閃到他的身後，一招「金鷄展翅」大刀向他攔腰橫掃過來。

書呆子翻轉身形，格開大刀，回手「馬後推鞭」，傘尖指向川江龍的膝眼穴，川江龍見他傘尖指向自己穴道，倒退一步，書呆子的鐵傘連環使出「上步封喉」「提弓待射」「拉弓射虎」，分向川江龍四個穴位刺到，招式快如閃電，身手矯捷，迫得川江龍手忙脚亂，連連仆倒，險象環生了。書呆子乘隙倏地一招「丹鳳朝陽」，傘尖刺中川江龍的「眉心穴」，登時頭大如斗，倒地不能動彈。

此時賀夫人卽忙率領愛女玉蓮出來拜謝，衆人紛紛要求除掉川江龍，書呆子應聲「好！」鐵傘向他「百會穴」一戳！登時斃命。

這書呆子原是峨嵋門人侯清雲，憑一把穿雲傘遊俠江湖，這一場「鐵傘平魔」事件，做得大快人心。（完）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編者•

新派武俠長篇／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張弟殺死馬立後，白天星向徑刀關百勝等僅存的七名刀客，指出馬立這一帮人過去暗殺刀客的佐證，慫恿他們往找廖三爺責問。白天星俟他們去後，卽往熱窩，向老蕭追問，得悉了馬立一帮人的大概組織情況，詎在白天星再欲追問主持人是誰之際，老蕭突被人自窗外刺入柳條刀所殺，白天星追出已失去刺客蹤影。事後，白天星往見毒影叟，向他報告錢麻子又被飛腿追魂宮寒帶走了，毒影叟頭一點說，宮老頭從不做沒把握的事，他已伸手，定已獲得消息。隨命小段去請小孟嘗吳才過來——

妙計除巨惡　神功拔禍苗

白天星心中一慌，忙道：「這——這不大妥當吧？」

毒影叟微笑道：「沒有關係，老朽自有辦法，你老弟等着瞧好了！」

正在房中跟形意拳吳德下棋的鬼鏢段如玉，聽得老魔吩咐，立卽應聲站起，出房穿過院落，朝吳才住的那一排三間屋子走去。

白天星心如鹿撞，暗暗喊糟。

飛腿追魂宮寒可以輕易地從錢麻子口中套出眞象，應該不成問題，老毒物請吳才過來，吳才也不敢不來。

吳才過來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那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吳才被老毒物逼急了，必然會將眞象和盤托出：錢麻子只是揹的一口黑鍋，他這位一品刀，才是大悲寶藏的眞正得主！

那時老毒物的箭頭必然會轉向他，到時候，他能逃得過這老毒物的擺佈嗎？

鬼鏢段如玉很快的就從那三間上房中走出來了。

白天星暗暗鬆了一口氣。因爲走出來的，僅是鬼鏢段如玉一個人。

毒影叟迎着道：「吳公子怎麼說？」

段如玉道：「吳公子不在。」

毒影叟道：「宮老頭呢？」

段如玉道：「也不在。」

毒影叟神色微微一變，道：「像不像是已經離開了的樣子？」

段如玉道：「不像。」

毒影叟點點頭，露出思索的神態。

白天星趁機自告奮勇道：「待晚輩去找找看……」

毒影叟緩緩搖頭道：「用不着。」

他接着轉向房中的形意拳吳德道：「老吳，你去問問油老鼠他們，看吳才去了那裏。」

吳德應了一聲是，匆匆出棧而去。

白天星完全絕望了！

他沒有想到，老毒物除了吳德和段如玉兩人之外，還佈置了其他的眼綫。

那個什麼油老鼠，會不會找到吳才或是宮寒去了那裏呢？

他希望找不到。

×　×

白天星從熱窩走出來時，走的是熱窩後門。

天山三兄弟跟出來時，也是一樣。

他們三兄弟今天已從吳才那裏，一人領到了一萬兩銀子的銀票，這是他們出賣老四金槍客熊飛，以及從消魂娘子楊燕手上奪得七星刀的代價。

吳才同時告訴他們，這三萬兩銀子，只是一筆小小的花紅，等從白天星處取得大悲寶藏，他們還可以分潤十分之三的利益！

所以，他們三兄弟，如今只有一件事可做：釘緊這個浪子，伺機下手！

就在這三兄弟像三隻老鼠似的，悄悄溜出了熱窩後門之際，三人身後，冷不防突然傳來一聲咳嗽。

三兄弟回頭一看，發現一名麻臉漢子，正在冲着他們點頭微笑。

這個麻子，當然不是錢麻子。

黑心客以懷疑的眼光，朝那麻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幾眼，帶着幾分戒備意味，沉臉冷冷道：「朋友有何見教？」

那麻子含笑抱拳道：「在下趙五，想跟三位借一步說話。」

黑心客烏光轉頭溜了老二反復客居笑仁和老三肉食客萬無忌一眼，意思似說：你們認不認識這麻子？

兩兄弟同時搖頭。

黑心客烏光於是又轉向那麻子，瞪着眼睛道：「我們之間，素不相識，有什麼話好說？」

趙五微笑道：「我們過去雖不相識，如今却可說利害相共。」

黑心客烏光道：「哦？」

趙五微笑道：「在下受人之托，也想在剛剛走過去那小子身上發點點小財。」

黑心客烏光的一張面孔，登時變了顏色，雙目中同時隱隱露出一片殺機！

他沉住氣問道：「什麼小財？」

趙五微笑道：「有人交給我趙五八百兩銀子，要買那小子一條胳膊！」

黑心客烏光臉色馬上緩和下來，輕輕一哦道：「買主是誰？」

他心念轉動，已打定一個主意：那浪子據傳說是一品刀化身，想來必然扎手得很，何不唆使這麻子替他們打個頭陣？

趙五笑笑道：「這個你們可以不必問，我猜三位跟蹤那小子，可能也是爲了同一目的，所以我們大可以私下談談合作的條件！」

黑心客烏光道：「什麼條件？」

趙五含笑走過去，緩緩豎起一根指頭道：「第一——」

三兄弟不約而同地望着那根微微擺動的指頭，等待趙五說下去。

但趙五却並沒有接着說下去。

他趁三兄弟目光都集中在他那根指頭上的一刹那，突然一歪身子，飛起一脚，對準肉食客萬無忌的心窩，呼的一聲，踢了過去！

肉食客萬無忌猝不及防，一脚正中要害，當下悶哼一聲，腰向前弓，人朝後退，張口噴血如注，一交摔倒下去，就沒有再動彈。

原來這個自稱趙五的麻子不是別人，正是黑鷹帮總舵七堂中，以心狠手辣知名的趙大麻子！

趙大麻子一脚踢向肉食客時，右臂一曲一横，同時以肘拐撞向黑心客烏光的小腹。一招兩式，既快又狠，美妙無方。

黑心客烏光也未能躲開這一撞。

不過，他顯然不像肉食客挨得那麼慘，只踉蹌退出兩步，便將身形穩住。

就在黑心客烏光目閃兇光，探手想抄兵刃之際，隔壁小巷中，突然竄出一人。

這人從小巷中冒出時，不帶一絲聲息，他奔近黑心客烏光身後，一聲不响，揚刀便砍！

血光一閃，一個黑心客，登時變成兩個。

反復客居笑仁一見大勢不妙，拔脚便想開溜。趙大麻子一個箭步，竄上前去，對着他後腦，就是一拳！

居笑仁被打得滿天星斗，情知逃生無望，决心捨命一拚。

只可惜形勢懸殊，他想拚命也沒有機會了！

就在他咬牙定神，準備轉身拚鬥時，趙大麻子突然使出摔交招式，伸腿一絆，口中冷笑道：「躺下吧！伙計。」

居笑仁身子一傾，果然乖乖的躺下。

那使刀的黑鷹帮徒，趕過來又加了一脚，居笑仁劇痛難熬，登時昏死過去。

趙大麻子伸手一攔道：「綁起來帶走，本堂還要問他的話。」

×　×

形意拳吳德很快的就找到了油老鼠，以及油老鼠的兩名伙伴。

三人帶着滿身的酒氣，並肩睡在河邊一排樹蔭下，只是呼吸早已停止多時。

三人身上沒有血漬，也沒有傷痕。

如非仔細近前觀看，誰都會以爲他們是躺在那裏細聲聊天。

這種死法，當然逃不過像形意拳吳德這等大行家的一雙眼光。

他不僅一眼便看出三人是死於一種陰柔的掌力，同時還看出三人並非死於現場。這三具屍首，顯然是從別處移了過來。

三人就住在前面一間屋子裏，屍首怎麼會從別處移過來的呢？

這無疑只有一種較爲合理解釋：三人正在跟蹤某一個人，結果被對方發覺了，因爲雙方身手相差太遠，以致遭對方一舉同時擊斃！

三人跟蹤的人，會不會就是小孟嘗吳才？或是飛腿追魂宮寒呢？

形意拳吳德皺着眉頭，發了一會兒呆，只好趕回客棧，據實禀報。

白天星暗暗慶幸之餘，滿以爲毒影叟一定會大發雷霆，沒想到結果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毒影叟一邊聽吳德報告，一邊微微點頭，聽完之後，竟然什麼表示也沒有。

鬼鏢段如玉面現怒容道：「油老鼠他們幾個，行動一向小心謹慎，如果換了普通人物，决難發覺他們的破綻，所以我猜這必然是宮寒那老傢伙下的毒手！」

毒影叟好像根本沒有聽到鬼鏢段如玉

在說什麼，抬頭望望天色，忽然起身道：「你們大家都跟我來。」

× ×

熱窩裏現在更熱鬧了。

因爲酒保老蕭，以及天山四醜中，老大黑心客和老三肉食客的屍首，均已被人於後院，以及後門外先後發現。

如今大家議論紛紛，談的都是這兩起血案。

刀會已經結束，居然仍有血案發生，而且死的又是一些不相干的人物，這意味着什麼呢？

正因爲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大家談起來也就份外的起勁。

張弟大概受不了這種紛擾，已經提前走了。

原先那張桌子，仍然空在那裏。

毒影叟坐下後，朝形意拳吳德一甩頭道：「去那邊請錢大俠過來一下。」

錢大俠就是錢如命。

錢如命正一個人坐在角落上，對着一壺酒怔怔出神。

他聽說毒影叟要找他，很快的便跟吳德走過來了，不過誰也不難看出，這位鐵算盤雖然面帶微笑，但顯然並不樂意忽然受到這種邀請。

毒影叟道：「請坐！」

錢如命欠身道：「謝謝老前輩。」

毒影叟等錢如命坐定，緩緩接着道：「此刻這座大廳中，有沒有錢兄信得過的人？」

錢如命微微一楞，臉上的笑容登時消失。

因爲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毒影叟竟會於此時此地，突然問出這樣一句沒頭沒腦的話來！

毒影叟不是一個無話找話說的人，老毒物問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錢如命眨着眼皮，一時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毒影叟輕咳了一聲道：「錢兄用不着揣摩老朽的用意，只管照實回答老朽就可以了。」

錢如命一定神，連忙陪笑道：「各位都不是外人——」

毒影叟搖搖頭道：「最好別將老朽計算在內。」

錢如命很不自然咳了咳，又指指白天星道：「別人不說，就是我們這位天星老弟——」

毒影叟又搖了一下頭道：「今天情形有點特殊，你最好也別將他計算在內。」

錢如命有點惶惑道：「前輩是不是要在下找這樣一個人出來，有事差遣？」

毒影叟道：「是的。」

錢如命滿廳掃了一眼，忽然朝西邊賭枱上一名黃衣漢子招手道：「吳福，你來一下！」

應聲走來的黃衣漢子吳福，正是吳才的家丁之一。

家丁離開主人，而且閒得無事可做，他的主人，又在忙些什麼呢？

吳福走過來道：「錢大爺找小人有什麼吩咐？」

毒影叟道：「你去後面廚房裏，替我們拿一碟乾淨的薑片來。」

吳福望着錢如命，錢如命點點頭，吳福立即轉身向後院走去。

不一會，薑片取至，毒影叟支開吳福後，指着那碟薑片，望着錢如命道：「錢兄有沒有興趣吃兩片？」

錢如命臉色微變道：「前輩……這是……什麼意思？」

毒影叟點起菸斗，緩緩吸着道：「吃下之後，不妨試試運一下眞氣，看各處經脈是否一切正常？因爲老朽見你錢兄今天的氣色，似乎不太對勁。」

錢如命呆了片刻，忽然拿起兩片生薑，一聲不响，吞了下去。

毒影叟點頭道：「很好，現在慢慢運氣。」

錢如命依言吸了一口氣，暑暑加勁運轉之下，臉色突然慘白，冷汗成串，滾滾而下。

白天星馬上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錢如命原來早就被老毒物做了手脚！

被老毒物做了手脚的人，就只是這位鐵算盤一個人？

白天星手心裏也在冒汗。

毒影叟緩緩噴了口烟霧，道：「看你錢兄的臉色，足證老朽觀察無誤。不過，你錢兄可以放心，像這種小毛病，老朽尚能効勞。」

他緩緩地又噴了口烟霧，揚臉悠然接着道：「現在能不能煩錢兄先帶老朽去見見吳公子？」

× ×

在錢如命的帶領之下，毒影叟不僅馬上見到了小孟嘗吳才，同時還意外地見到了另外兩個人——飛腿追魂宮寒和黑牡丹辛文姬！

因爲黑皮牛二的豆腐店，就在熱窩緊隔壁。

店後那間小茅草屋，門一推開，大家便看到了屋內的老少男女三人，正圍着一張小木桌，在那裏一邊喝酒，一邊低聲聊天。

毒影叟於門外遠遠站定，慢條斯理的又裝了一斗菸。

錢如命推開門，徐徐後退，像遊魂似的，又傍着毒影叟身邊站下。

吳才等三人，只好硬着頭皮，從屋裏走了出來。

三人起初全都惡狠狠的瞪着錢如命，似乎恨不得要把錢如命一口生吞下去。

直到他們於陽光之下，看清了錢如命那張只比死人多口氣的慘白面孔，他們才突然省悟，弄清了這是怎麼回事。

一片烏雲，突然遮住陽光。

天色突然陰暗下來。

小屋前面，男女八人，分兩邊對立着，誰也不說一句話。

人人臉色都像天色一樣陰沉。

烏雲遮住陽光，如同在每個心頭上，突然投下了一片不祥的死亡陰影。

這是一個凶險的僵局——凶險而關係微妙。

大家如今已很難分辨得出，究竟誰是靠得住的朋友？誰是眞正的敵人？

就拿錢如命說吧：他本是吳才的人，現在呢？

現在，他爲了活命，除了投向毒影叟，已別無選擇之餘地。

相反的，吳德和段如玉日前雖是毒影叟的人，但這兩人也不一定就是毒影叟的死黨。

只要能陷以重利，或是大勢突然逆轉，兩人照樣會變成另一個錢如命！

要使這兩人倒戈，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

所以，飛腿追魂宮寒搜盡枯腸之下，最後只有將全部希望寄托在白天星身上。

他已覷空向白天星使了好幾次眼色，示意白天星就近發難，向毒影叟下手。

只要白天星一動手，他們這邊三個人，合力收拾吳德和段如玉兩個人，自是不成問題。

但可惜白天星只當沒有看到，全然無動於衷。

宮寒的心冷了！

這浪子似乎並未受到毒物禁制，怎麼會偏向於老毒物呢？

難道這浪子也知道他們已從錢麻子處獲悉寶藏秘密，如果殺了老毒物，只有對他自己更不利？

若是這樣，他只有先下手爲强了。

這老鬼主意打定，立即向老毒物陪笑拱手道：「事情好像有點誤會……」

這是一塊問路石，也正是這位飛腿追魂的狡猾處，因爲他必須提防對方洶洶而來，也許眞是爲了別的事。

如果對方是爲了別的事而來，他說得太露骨，豈非不打自招？

毒影叟徐徐噴了一口烟霧道：「也談不上什麼誤會，我們只不過想見見那位錢麻子而已！」

宮寒點點頭，同時又朝白天星飛快的溜了一眼。那意思似說：老弟，現在是你最後的機會了！

白天星仍然只當沒有看到。

宮寒輕輕一哼，咀角不禁浮起一絲陰險的笑意，他望着毒影叟，坦然點着頭道：「不錯，那麻子的確已提供了大悲寶藏的下落。」

毒影叟徐徐噴着烟霧，等候下文。

宮寒頓了一下，又道：「如今你古老既然也獲得了消息，宮某人當然只有按江湖道義行事。」

毒影叟依然一聲不响。

宮寒忽然微笑道：「如果宮某人提議將寶藏三一三十一，分作三份，古老是否同意？」

毒影叟一哦道：「分作三份？」

宮寒微笑道：「是的。」

毒影叟道：「另一份派給誰？」

宮寒一指白天星，笑道：「我們這位天星老弟！」

毒影叟似乎有點意外，忍不住也望了白天星一眼，微微點頭道：「只要天星老弟具有獨佔一份的充份理由，老朽當然不反對。」

宮寒又轉向白天星笑道：「現在該是你老弟向古老前輩解釋解釋了。」

白天星道：「我不想解釋。」

宮寒道：「哦？」

白天星道：「我只是對這種分配方式，有點意見。」

宮寒道：「哦？」

白天星道：「我要獨得二份之一！」

宮寒怔了怔，眼珠子一轉，忽然點頭道：「可以，只要古老答應，我跟吳公子這邊，完全沒有意見。」

像這種順手放把野火的好機會，他當然不會輕易放過。

毒影叟果然露出詫異之色道：「你老弟是說——你老弟獨得二分之一，另外二份之一，由老朽跟吳公子他們平分？」

白天星道：「不是。」

毒影叟道：「否則怎麼說？」

白天星道：「另外的二分之一，全歸您老！」

宮寒和吳才，均爲之臉色大變。

如今用不着解釋，毒影叟也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大悲寶藏原來就落在這位浪子老弟的手裏！

毒影叟意味深長地點點頭，沒有立即表示意見。

白天星緩緩接着道：「我白天星是何許人，料想在場各位，應該全都清楚，所以大家也應該清楚另一件事，那就是我白天星實際上並不重視這份寶藏。」

別人說這種話，聽的人準會嗤之以鼻。但這種話若由一品刀口中說出來，就絕沒有人會懷疑它言不由衷。

因爲一品刀若是個貪財好色之徒，早在若干年前，就是一個億萬富翁了。

白天星頓了頓，又道：「因此，前輩只要答應晚輩一個小小的要求，前輩就可以得到寶藏的兩個二分之一！」

他最後這幾句話，當然是向毒影叟說的。

毒影叟神色一動道：「什麼要求？」

白天星一字字地道：「替令甥女楊燕姑娘報仇！」

宮寒和吳才的臉色更難看了。

毒影叟也不禁臉色一變道：「你說燕丫頭已經遭了別人的毒手？」

白天星冷笑道：「我記得前輩曾跟晚輩提過我們這位吳公子的經濟狀況，楊燕姑娘獲得七星刀，當晚就失去蹤影，而我們這位吳公子身邊，却多了另一位姑娘，這情形晚輩即使不說，前輩其實也該心裏有數。」

毒影叟立即轉向吳才厲聲道：「燕丫頭那裏去了？」

吳才又驚又怒，忙道：「前輩休要聽他的，這小子全是血口噴人！」

毒影叟臉寒如鐵道：「聽誰的都可以，老朽只要你交出一個燕丫頭來！」

吳才强自鎭定道：「晚輩已好幾天未見過燕姑娘，實在不知道燕姑娘去了何處，說不定這小子明裏贈刀……」

白天星冷冷打斷他的話頭道：「楊燕姑娘昨晚有沒有來這裏，我們把牛二找來問問怎麼樣？」

吳才道：「可以！」

毒影叟朝形意拳吳德手一揮道：「老吳，你去——」

他下面的話尚未說出來，吳才出其不意，雙肩微微一晃，身形突然掠起！

這位小孟嘗果然名不虛傳，只見人影一閃，已經上了屋頂。

去勢之快，宛如怒矢！

只可惜他還是比鬼鏢段如玉的鬼鏢慢了一步！

「刷！」

「蓬！」

銀光閃處，吳才身形一傾，應聲栽落下來。

飛腿追魂宮寒自然無法再袖手。

吳才中鏢落地，他跟着騰身而起，呼的一腿對準毒影叟心窩踢了過去。

追魂飛腿！

這一腿踢法非常特別，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恐怕誰也不會相信腿法中會有這種招式。

他躍起時，全身屈曲，像個圓球，根本看不出他一腿將從那一部位踢出來。

然後就像刀劍出鞘似的足尖突自圓球中一彈而出，既猛又勁，凌厲詭異至極！

毒影叟一閃身，讓了開去。

形意拳吳德大喝一聲，立即塡上空位，攔住宮寒去路。

宮寒身如旋螺，又是一腿飛起。

吳德不避不閃，左臂一划，硬格來腿，同時欺步進身，一拳直搗宮寒面門。

兩人一個是腿上功夫，一個是拳上功夫，一時互不相讓，拳來腿往，每一招都是攻向對方的要害。

鬼鏢段如玉像是有意要讓吳德殺殺手癮似的，居然袖手一旁，沒有發鏢助陣。

錢如命慢慢攏來白天星身邊，苦臉低聲道：「老弟，你得救救我才好。」

白天星道：「怎麼個救法？」

錢如命道：「以你老弟的身手，不難一下制住老毒物，只要能將這老毒物降服，事情就好辦了。」

白天星道：「姓段的誰招呼？」

錢如命雙拳緊握，冷汗又像雨珠一般流下。

一個段如玉，本不在他眼下，可是如今他連四兩氣力也使不上，叫他拿什麼對付段如玉？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又道：「我其實也並不比你錢兄強多少，要能動手，我早動手了。」

錢如命一怔道：「你——你也着了老兒的道兒？」

白天星苦笑笑道：「只不過還沒有到發作的時候罷了。」

錢如命忙道：「既然尚未發作，你老弟何不拚一下試試？老鬼取得寶藏，一定不會饒過了你，你老弟難道連這個算盤也沒打一下？」

白天星聳肩道：「這只說明你錢兄對這老毒物的認識還不够。」

錢如命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道：「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生機尚未完全斷絕，若是一動手，便完定了！」

錢如命道：「為什麼？」

白天星低聲道：「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榜樣，你瞧瞧宮老頭吧！」

× ×

錢如命依言轉過臉去一望，兩眼突然瞪大，幾乎不相信如今所看到的，會是眞人實事。

原來空地上一場激烈的打鬥，不知從何時起，已由捨命相拚，演變為可笑的兒戲。

只見這時的宮寒，雙腿如綴鉛塊，每一腿踢出去，其動作之緩慢，宛若在對徒衆作示範表演。

情形至為明顯：飛腿追魂宮寒也着了老毒物的道兒，由於出力之故，毒性已經引發！

形意拳吳德似乎有意要拿這老兒戲耍一番，他明明可以一拳便將宮寒擊倒，却故意不採攻勢，宮寒掙扎着以慢動作進攻，他也以慢動作化解，一邊呷呷怪笑，像是逗小孩子一般。

宮寒臉色慢慢由白轉青，終於噗的一聲，不支倒地。

現在，只剩下一個辛文姬了！

說也奇怪，這娘兒當吳才從屋頂滾落時，曾一度花容失色，嚇得渾身發抖，如今又去了一個宮寒，這娘兒却反而鎭定下來。

這娘兒的胆子，怎麼忽然壯起來了？

大家馬上就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鬼鏢段如玉慢慢走過去，那娘兒眼角一飛，雙腮微微泛紅，忽然低頭轉身，進了茅屋。

毒影叟笑着朝向白天星和吳德兩人點點頭道：「我們走吧！」

白天星道：「不等段大俠一起走？」

毒影叟微笑道：「用不着等了，這叫做人各有志，他跟你老弟一樣，也對大悲寶藏沒有多大興趣。」

錢如命顫聲道：「前輩……」

毒影叟手一擺道：「解藥我會着人送給你，你先回客棧養養精神吧！」

× ×

這一次領路的人是白天星。

領向洪四住處。

張弟正在店堂裏負手來回打轉，似已等得有點不耐煩。

當他抬頭看見白天星從店外走進來，臉色一緩，正待開口之際，目光所及，忽又呆住了。

因為他馬上發現，白天星身後還跟着兩個人。

誰也不難一眼看出：白天星顯已失去自由，是被這兩人押來的！

張弟臉色一變，右手立即伸向刀把。

白天星推了張弟一把道：「你走開點，沒有什麼事。」

張弟退去一旁，兩眼圓瞪如鈴，右手仍然緊握着刀把不放。

毒影叟望也不望張弟一眼，逕直走去一張木椅上坐下。形意拳吳德緊跟着走過去，如影附形一般，傍椅垂手而立。

白天星轉向發楞的洪四吩咐道：「老洪，去把那隻紅木箱子搬出來。」

洪四站着不動。

白天星沉臉道：「我說的話，你聽到沒有？」

洪四這才快快然轉身而去。

不一會，木箱取至。取來的這隻紅木箱子，與一般衣箱無異，只是因藏放過久，上面的紅漆，已盡為灰塵掩蓋。

白天星走過去，蹲下身子，伸手便待開啓。

毒影叟忽然輕咳了一聲道：「老弟且慢打開。」

白天星愕然轉過頭去道：「難道前輩懷疑晚輩在裏面藏了暗器？」

毒影叟含笑緩緩起身道：「那裏，那裏！老朽不過是久慕先賢墨寶，想親手取出來，先睹為快罷了。」

白天星只好縮手站起，遠退去一邊。

箱子上掛着一把鎖，鎖已銹蝕不堪，老魔只輕輕一扭，那把鎖便告應手而落。

扳開插梢，箱蓋掀起了。

一團烟霧升起。

這團烟霧，不是箱蓋上的灰塵，而是來自木箱的內部。

烟霧直噴老魔面門。

「化魂散！」

老魔喊完這三個字，人已倒下。

形意拳吳德見毒影叟陰溝裏翻船，竟被一陣毒霧噴倒，知道大事不妙，當下也不顧毒影叟死活，一個箭步，便朝門口竄去！

張弟正待拔刀追趕，洪四已一抖手腕，笑喝道：「看我老洪的絕技！」

洪四這一手絕技，其實並不精彩。

因為他抖腕打出去的，只是一支普通的核子鏢，同時在手法方面，也談不上有何出色之處。

不過，這一鏢雖然沒有什麼花巧，打擊的部位，倒是被他選對了。

這一鏢正中吳德後腦，吳德雙臂張開，向前顛蹌了幾步，方才雙膝一軟撲地倒下。

屋子裏突然靜了下來。

毒影叟直挺挺躺在紅木箱子旁，面孔已在慢慢腫脹發紫，神智似乎還很清醒。

化魂散顯然並不是一種可以立即致人於死命的毒藥。

白天星緩緩走去老毒物身邊站下，低頭含笑道：「老前輩趁着還有一口氣在，可有興趣聽一段短短的故事？」

毒影叟眨了一下眼皮，如果不是頸部已經痲木，他一定會點頭的。

他怎會不感興趣呢？

白天星倘若不作一番交代，他即使嚥了氣，恐怕也很難閉上眼睛。

白天星微笑着接下去道：「當然我們見面的第一天，我其實就發覺你老鬼吸烟時，噴出來的烟霧，大有文章。當時我原可以來個先下手為强，出其不意當場將你老鬼制服，但我結果並沒有那樣做——你老鬼知道是為了什麼原因嗎？」

毒影叟又眨了一下眼皮，表示他很希望白天星能說出是什麼原因。

白天星微笑道：「那是因為我緊跟着就發覺，你老鬼原來對大悲老人的生平，也跟一般人一樣，了解得並不深刻！」

毒影叟瞳孔微微凝縮，像是很不服氣這種評斷。

白天星又笑了一下道：「因為你老鬼如果眞正了解大悲老人一生的言行與為人，你老鬼便該知道，大悲老人當年除了雅好珍玩之外，其實，還有另一種很特別的癖好。」

毒影叟目光中露出詢問的神氣。

意思像是說：什麼癖好？

白天星笑道：「大悲老人的另一癖好，便是喜歡蒐集古今各類醫藥奇方！」

毒影叟兩眼圓瞪，像是一下聽呆了。

白天星笑道：「所以，我浪子雖然從未利用毒藥去害人，但如認眞的說起來，關於這一方面的常識，我這個浪子實際並不比你老鬼差多少。」

毒影叟臉上的紫氣突然加濃。

白天星微笑道：「否則，不須你老鬼動手，早在十多天前，黑鷹帮那個蟹臉漢子的一碗白酒，就會去叫我浪子在七星廣場上躺下來了！」

毒影叟呼吸漸漸濁重起來。

這老毒物是不是在悔恨，自己不該過份托大，早應該防到這世上會用毒的並不是他古無之一個人呢？

白天星點點頭，笑道：「好，你老鬼的時間大概差不多了，我的故事，也已說完。最後，謝謝你老鬼今天帮忙收拾了宮寒那個老狐狸，以及吳才那個小狐狸。同時，我也勸你老鬼轉世為人，心術放正派一點，並切記今天的教訓，你老鬼如非專以毒藥害人，今天就不會落得這般悽慘的下場！」

毒影叟雙睛突然凸出，唇角同時溢出一股紫色血水，那是給最後一口濁氣迫出來的——聽一個後生小子的教訓，叫他如何忍受得了？

他終於以最後一口氣，換得了永遠的清靜。

白天星收起笑容，默然站立了片刻，然後緩緩轉向洪四道：「這兩具屍首，一起拖去後面埋了吧！」

洪四將兩具屍首移走之後，張弟走過來道：「你方才說的，都是眞話？」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面對一個垂死的人有什麼好欺騙的？當然都是眞話。」

張弟道：「你既然不担心老鬼下毒的技倆，為什麼你每次見了這老鬼，都要怕成那副樣子？」

白天星聳肩道：「假戲眞做啊！否則怎能取得這老鬼的信任？」

張弟道：「那麼，你為什麼早不告訴我？既然只是演假戲，為什麼要害我每次都陪着你提心吊胆？」

白天星忽然笑了笑，道：「我第一個要瞞的人，其實就是你。」

張弟道：「為什麼？」

白天星微笑道：「為了逼眞！要不是你跟在後面窮緊張，我的這一套把戲，也許早就給老鬼識穿了！」

× ×

太陽快下山了。

天色漸暗。

風從原野吹來，像新磨的刀片子，一陣陣刮得人肌膚裂痛。

井老板棺材店裏，冷冷清清的，見不到一個人影子，隔壁何寡婦豆漿店裏，則不時傳出笑謔之聲。

井老板又上了牌桌子？

白天星忽然停下腳步，眼光在棺材店中緩緩搜索，似乎在點檢着店中那些木材，還能派上多少用場。

隔壁店門口，忽然有人探頭含笑招呼道：「白頭兒是不是找老井？來來來！他在這邊。」

打招呼的人，是蔡大爺。

這時候的蔡大爺，該在熱窩才對，怎麼會忽然跑來何寡婦店裏呢？

白天星定一定神，慢慢走過去，笑着道：「你們已經湊够一桌？」

武林軼事

義盜張保仔

·神　光·

清代雍正末年，常有盜賊侵擾香港九龍新界地域，其中有張保其人，追隨海盜首領鄭一嫂，長期過着海盜的生涯，由於張保事事善解鄭一嫂之意，得她器重，漸漸地，張保晉陞頭目要職。

張保仔身居賊黨高職之後，飛黃騰達，聲威日隆。

清廷的海上水師，雖欲逮捕張保仔歸案，肅清黨羽，維持社會安寧，但是屢遭張保仔痛擊。

當年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漸次興盛，洋船，商船來往海面，常被張保仔干擾，爲了避免麻煩，許多商人寧願繳納保護費，始能安然無事。

張保仔機智勇敢，驍勇善戰，當時還有著名的海盜郭婆帶、鄔石二等朋比爲奸，共同械刼海上船舶。

郭婆帶的旗號爲黑旗，鄔石二爲藍旗，鄭一嫂屬下的張保仔是紅旗。

初期，他們倒算團結合作，同撈同煲，苦甘與共，共同抗拒官府，至使官衙始終無法肅清他們，後來由於利益衝突，朝廷趁機招降，待至嘉靖十四年，各旗號的海盜各走極端，這年適逢張保仔黨徒被官兵圍困於現今梅窩大嶼山的赤瀝角，情況危殆。

張保仔遂呈請首領鄭一嫂求援於黑旗郭婆帶。郭見危不救，早欲借刀殺人，已有官兵圍剿，良機勿失。幸好天無絕人之路，張保仔突圍安然無事。自此，張對郭倍加切齒憎恨，時欲俟機攻郭。

郭懾於張的威力，而自愧理虧不義，諸如其他盜賊，亦斥郭非，不近人情之爲！郭無奈，迫得棄暗投明，向官衙投降矣。

郭氏投誠官衙的行動，使張深受打擊，殊覺心灰意冷，同時看見郭得官衙以體相待，實踐招降的優待諾言，時有官衙權威人士兩廣總督百齡，亦趁機向張勸降，張蒙官方不以賊寇見棄，幾經三思，結果扯白旗投官，並上降書洋洋大觀，感人之至，情之所鍾，亦顯示出「盜亦有道」的傳統作風，留爲後人所傳誦的歷史佳話，

其降書內文乃曰：

「竊謂英雄之創業，原出處之不同，官吏之居心，有仁忍之各異，故作梁山三刼城寨，蒙恩赦而竟棟樑，瓦岡屢抗天兵，荷不誅而終爲柱石，他若孔明七擒孟獲，關公三放曹操，

馬雄之窮寇莫追，岳飛之降人不殺，是以四海豪傑，効命歸心，天下英雄，遠來近悅，乃非一轍，願實粗同，今蟻等生逢盛世，本乃良民，或結交不愼，而陷入困境，或因俯仰無資，而通充甚侶，或貿易而被擒江湖，或因負靠而潛身澤國，其始不過三五成羣，其後遂至盈千累萬，加以連年荒歉，民不聊生，於是日積月累，愈出愈奇，非刼奪無以延生，不抗師無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殘商賈，勢所必然也，然而別井離鄉，誰無家室之慕，隨風逐浪，每漂萍梗之憂。倘遇官兵巡截，則炮火矢石，魄散魂飛，若逢河伯行威，則風雨波濤，心驚胆落，東奔西走，時防戰艦之追，露宿風餐，受盡窮洋之苦。斯時也，欲脫身歸里，而鄉黨不容，欲結件投誠，而官威莫測，不得不逗留海島，觀望徘徊。嗟嗟，罪固當誅，梗化難逃國典，情殊可憫，超生所賴仁人，欣逢大人，重臨東粵，節制兩邦，處已爲人……。

此書全文，引經據典，幾動用古今上下的歷史，感動官衙。

官接納，張卒自新投明矣。

回憶張保仔當年雄踞香港等地區，若以港島來說，灣仔東至七姊妹附近，被稱東營盤，於電車路金魚塘起至水坑口止，和北至高街一帶，昔稱西營盤，相沿至現在亦如是稱，唯東營盤現在之人已經覺得陌生的，沒有人稱呼。

張保仔投官時，尚握有盜船二百七十艘，部衆三萬多人，過着安逸和輔助兩廣總督百齡剿匪，平定盜賊如毛，社會安寧，有利廣大人民解保的神聖工作。這是後人對張烙下難忘印象的結果。

但是，話得說回來，張投降朝中的時候，藍旗首領鄔石二，不願步郭、張的後塵，決不降滿清理由一部份是，他瞧不起腐朽無能的清廷。

張曾屢勸鄔降，不能如願，張乃獻議百齡總督，准他率領一部份軍馬船隻，親自出海平復鄔盜。

衙中有人諫曰，恐張賊性不改，故態復萌，遂以官爲敵，重操貽害人民的海盜生涯，但是，百齡總督與張保仔相處已一段時日，明察張的爲人可靠，准其所請，利用張氏熟悉海上環境和賊黨活躍的地方，俾以達到斬草除根的賊患。衙中尚有其他人苦諫，咸謂恐張有二志，百齡唯有接受衆官意見，以張保仔二子爲人質，若有差池，則其子有罪。

張保仔忠心耿耿，天日可鑒，全力以赴剿匪，成績卓著，跨海貽盜的英勇壯擧，名揚海外，結果，藍旗賊領鄔石二給張生擒，束手就綁。

此時張保仔率部回五羊城，正式持甲歸田，完全平息了爲害人類生活，香港海盜，從此也成爲歷史的陳跡了。

蔡大爺笑道：「不是打牌，我們是在等着喝老井的喜酒。」

白天星一怔道：「喜酒？」

蔡大爺笑道：「你過來瞧瞧，就知道了！」

白天星走來店門口，抬頭朝裏一望，果然立即明白了怎麼回事。

屋子裏面，坐滿了人，一眼望去，差不多全是鎭頭鎭尾上的一些熟人。

井老板又穿了那套剛縫的新衣服，帶着一臉又興奮，又難爲情的神氣，端端正正的坐在店堂一角——看上去十足是一副準新郎官的氣派。

何寡婦面孔紅得像抹了一層薄薄的胭脂，正在另一角跟趙老板和盛跛子等人說話。她轉頭看到白天星和張弟走進來，面孔不禁又紅了些。

白天星走了過去，笑着說道：「恭喜啦！大姐。」

何寡婦紅着面孔，很不自然的笑了笑，道：「大姐無兒無女，不趁現在找個依靠，再拖下去就沒人要啦！」

張弟輕咳了一聲，裝作要吐口水，又悄悄轉身走出去。

白天星接着轉向井老板，笑道：「好福氣，老井。什麼時候喝喜酒？」

井老板紅臉訥訥道：「晚……上。」

白天星微笑道：「迴龍刀呂青雲來不來？」

井老板一呆道：「你說誰？」

白天星微笑道：「二號！」

井老板露出一臉茫惑之色，好像完全聽胡塗了。

白天星微微一笑，又道：「當然也少不了公治兄弟，以及鐵頭哈秋，對嗎？」

井老板呆在那裏，瞠目不知所對。

何寡婦臉色微微一變，轉頭望向蔡大爺，好像在說：這浪子難道瘋了不成？

蔡大爺眼珠子一轉，突然埋下腰身，猛朝白天星後心一頭撞了過去。

他一直跟在白天星身後，白天星此刻正面對着發呆的井老板，當然無法發覺蔡大爺這突如其來的攻擊。

可是，說也奇怪，當蔡大爺一頭撞實之後，白天星的身軀竟像突然變成了一塊滑板，只見他順勢一偏，蔡大爺的一顆腦袋，就從他脅下冒了出來。

白天星低頭微微一笑道：「哈秋原來就是尊駕？」

蔡大爺兩眼翻白，頸骨如爆蠶豆似的，格格卜卜一陣脆响，血從咀角湧出，頭一歪，不動了。

鐵頭哈秋，頭堅如鐵——只可惜頸骨似乎還不够頑强。

店中桌翻椅倒，人人奪門逃命。

蔡大爺何以突然變成了鐵頭哈秋？誰也沒有這份閒情逸緻，去追根問底了。

白天星挾着蔡大爺的屍身，朝店門口緩緩倒退。何寡婦花容失色，也在慢慢往店後退去。白天星朝她點點頭道：「看在小張的情份上，你逃命吧！」

井老板一楞，突然瞪着何寡婦道：「賤人，你——？」

何寡婦臉色如土，向後不斷縮着身子，張開咀巴，想要分辯，但又說不出一句話來。

井老板切齒恨恨地道：「待老子宰了這小子，再跟你賤人算帳！」

這位井老板再不像是個準新郎官了。

他話一說完，雙目中陡然射出一片殺機，跟着雙掌一錯，身形如梭射出。

白天星人已退出店外，蔡大爺那具屍體，依然挾在他的脅下。

一陣勁風撲來，井老板人到掌到。

白天星身子一轉，蔡大爺屍身飛旋如蓬，只聽砰的一聲，井老板一掌砍在蔡大爺脛骨上！衆人全瞧呆了。

井木匠是什麼時候練成的一身武功？

白天星忽然大笑道：「閣下就是一號，大概是不會錯的了！」

張弟刀已出鞘，這時神色一動，便待上前助陣。

白天星大喝道：「跟管總香主站去一處，用不着你帮忙！」

熱窩裏的一批酒客，已聞訊先後紛紛趕到。

以將刀郭威爲首的七名刀客，亦在其中，他們在看清跟白天星動手的人，竟是鎭上開棺材店的井老板之後，無不大感意外。他們問身邊的閒人，這是怎麼回事？人人搖頭，回說不知道。

他們再看雙方動手的情形，更是驚異萬分。

自從張弟殺死馬立，白天星叫他們去找廖三，而廖三又避不見面，他們差不多都已知道，這個姓白的浪子，實際上就是正牌一品刀的化身。

如今，令人無法置信的是，在眼前的這一場惡戰之中，武林中人人談虎色變的一品刀，這時竟一路被逼後退，左支右拙，險象環生，看上去居然不是那個棺材店老板的敵手！眼前這個以井老板面目出現的傢伙，究竟是何許人？

衆刀客正相顧驚疑間，戰況突又發生變化。——也可以說是突然惡化！

只見井老板吐氣開聲，忽然旋身飛腿，放棄原先的掌招，改以一套詭異的連環腿法，將白天星往對面牆角逼去。

每一腳都帶起一片虎虎風聲，每一腳踢去的地方，都是白天星身上的要害。

招勢綿綿不絕，毫無破綻可尋。只要是血肉之軀，可說絕沒有人能承受得了其中任何一腳。

白天星後退無路，一時又無化解之策，只得拚提眞氣，陡地拔起身形，向鎭頭那一邊，一羣閒人的頭頂上掠去。

那羣閒人唯恐遭受池魚之殃，紛紛驚叫走避。

站在人羣最前面的一名黑衣漢子，反應稍遲，首當其衝。

白天星落下去時，他如果站着不動，白天星的雙腳，無疑正好就要踩在他的腦袋上。

這漢子只顧瞧得起勁，直到白天星雙腳離他頭頂八尺許，他才突然驚覺過來。

白天星大喝道：「快走開！」

那漢子哎喲一聲，縮起頸子，轉身就走。

怪事就在這時候發生了。

那黑衣漢子起步時是向右轉，但只朝前踏出一步，突又由左邊轉了回來。

換句話說，他等於只是在原地打了一

個圈子。一道銀光，猝然閃起！

原來那漢子一轉身之間，手上已多了一把寒芒森森的利刄。

現在，這把利刄砍去的地方，正是白天星的一雙小腿！膽小的人，已經閉上眼睛。誰還忍心再看下去呢？

突聽有人大聲讚美道：「好一招迴龍刀法！」

發出這一聲讚美人，竟然是白天星！

然後，像奇蹟似的，白天星眼看着就要迎上刀鋒的一雙小腿，突然消失不見。

就像半空中，橫放了一根槓子，白天星好像在這根無形的槓子上，突然藉力使力，翻了一個跟斗。

刀光閃過後，白天星一掌拍下。黑衣漢子的天靈蓋，頓告應聲開花！

一朵醜惡的紅花。

張弟全身均爲汗水濕透，虛脫得幾乎要昏厥過去。

直到現在，那幾位刀客方始恍然大悟。這位一品刀先前的節節敗退，原來是早有成竹在胸。他的目的，乃是爲了要製造一個機會，轉到那一邊去，收拾迴龍刀呂青雲！

「井老板」咀角一絲笑意剛剛浮起，只不過一轉眼之間，這片笑意就變成了一種肌肉扭曲，雙目中同時露出股恐懼之色。

白天星身形頓而復起，人在半空中，朗聲大笑道：「你伙計那套腿法，再踢出來給我瞧瞧！」

「井老板」咬咬牙，果然躍身迎上，又是一腿踢出！

白天星大喝一聲：「好！」

大喝聲中，不閃不避，一掌迎向來腿拂去。砰的一聲，兩條身形同時落地。

一個直立，一個橫躺。

站着的是白天星，躺着的是井老板！

井老板掙了一下，想坐起來，臉色一慘，冷汗如雨，復又躺下。

白天星轉向將刀郭威等人，點點頭道：「這一位便是品刀大會的眞正發起人，你們過來看看他閣下是誰吧！」

七名刀客一起走了過來，地上那位斷了腿的井老板，只好閉眼聽任擺佈。

除去他臉上的易容膏之後，七名刀客不禁全呆住了！

因爲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個僞裝井老板的人，赫然竟是華山擎天居士宰萬方！

白天星撇下發呆的七位刀客，轉身走向張弟。

張弟跟無影神拳管大海站在一起。

白天星取出一紙方勝兒交給管大海道：「麻煩管兄，請把這個帶給江帮主。」

管大海道：「這是什麼東西？」

白天星笑道：「你打開來看看，就知道了。」

管大海道：「我可以打開？」

白天星道：「當然可以。」

管大海將方勝兒拆開，只看了兩行，就抬起頭：「白兄……這……這……這是什麼意思？」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這意思就是想請江帮主轉告貴帮上下，大悲寶藏其實早就換了主人，除了一幅明妃畫像，你們可去七星棧，找錢如命追查下落之外，其餘的每一樣每一件，這上面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他又笑了一下，道：「至於出售寶物所得，你們也可以根據後面的清單，向各地善堂查對數字，如有不盡不實，你們可以再來找我。」

管大海臉紅如肝，訥訥道：「我……我……還是不懂……白兄的意思。」

白天星微笑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意思管兄不懂，總有別的人懂。」

他說完，一拉張弟道：「沒事了，我們走吧！」

張弟邊走邊問道：「鐵頭哈秋是什麼時候變成蔡大爺的？」

白天星道：「不大清楚，可能跟胡老頭被害的時間差不多。」

張弟道：「井老板呢？」

白天星道：「那當然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張弟道：「你是不是剛才一進門，就發覺井老板已經換了一個人？」

白天星道：「還要早一點。」

張弟道：「什麼時候？」

白天星道：「哈秋打招呼的時候。」

張弟微怔道：「那一聲招呼，有什麼毛病？」

白天星笑問道：「你認爲何寡婦會不會眞肯嫁給一個像井老板那樣的粗人？」

張弟道：「當然不會。」

白天星笑道：「那不就得了麼？何寡婦不會嫁給井老板，如今居然答應下來，她要嫁的人，會是誰呢？不消說得，自是另一個人！」

張弟道：「於是你就想到了這位擎天居士？」

白天星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其實早就該想到才對。」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道：「因爲這位擎天居士一身武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對易容一道，在當今武林中，却不作第二人想，楊燕假扮才子尹文俊，能扮得那麼維妙維肖，無疑就是這斯的傑作，那個時候，照理我便該想到這個傢伙。可惜我跟那些刀客一樣，爲華山派虛名所誤，竟始終沒懷疑到這位大居士身上去。」

張弟道：「這樣說起來，就連百善大師和三絕道長的身份，也有問題了？」

白天星點頭道：「是有點問題，說不定就是由公冶兄所裝扮。」

張弟像被提醒什麼似的，忙道：「那麼，這對公冶兄弟，以及廖三段如玉等人，要不要一併找出來，斬草除根？」

白天星搖搖頭道：「用不着麻煩了，這種依人作嫁的三流貨色，總有一天會倒楣的，現在讓他們去提心吊胆，受點活罪也好。」

張弟默默走了幾步，忽又問道：「這裏事情完了，你打算去那裏？」

「去省城。」

「幹什麼？」

「整修房子？」

「做什麼用？」

「安置莫家父女。」

「安置莫家父女？」

白天星側臉微微一笑道：「不懂我這樣做的用意，是嗎？」

——全書完——

文藝創作小說　名作家　嚴沁　心血結晶

剖視了各階層的人心百態
刻劃了青年人的苦悶

愛她的？
誰能阻擋

經已出版

暮雨　嚴沁

失落的風鈴　嚴沁

生去的陽光人　嚴沁

淚漓漓
冬綠……4.00
青籐絲……4.00
夜雲輕……4.00

愛絲絲
扣人心弦使人不忍釋卷！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電話：H484221-4

閃電手畸行奇騙

名作家

小菁

奪魄索　小菁著

黑澤銀蛇

奪魄索

已經出版

衝破地獄門　小菁著



緊湊的情節
驚險的故事
濃郁的人情味
使你透不過氣